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九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1399/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九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九六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歷代相臣傳一百六十八卷(一)

〔明〕魏顯國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鄧以誥等刻本

.....

歷代相臣傳一百六十八卷

(一)

〔明〕魏顯國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

鄧以誥等刻本

刻歷代相臣傳叙
魏汝忠傳立輯相臣傳蓋史外傳也
魏汝忠之微也易乾之九二見龍文明而致
壯頌用占否泰尚書載忠臯諸謀服肱義儔
誓思休休而虞媚嫉惟子孫勑民之以召公佐
命卷阿矢音尹氏不庸南山興刺詩以代升降
概可觀焉周鼎典統維家南其禮絕而權重
皆稱普書元季兼調元之義相臣職不得已
而以其吏予齊晉謂朕休獎王匡非獨抒王述
亦以寄相道云爾式伯尹十二季間或爵之或
後之姑以具是非聽萬世之公論左丘明綜列
史足以發明褒貶之旨唐臣內傳羽翼麟經其
吏若新而珍罪善敗令人躍然如有所覩魏君
興家仲同籍砥亢高潔懷雅自喜由歷代紀志

以及墳索什級之累下至稗官小說靡不蒐網
已而授劄筆罔謂丈夫不營子穉乃跼促隸臣
乎遂以平日所記數復購卯方故軼舊聞編史
書大全目為纂更以耳視不休書竟成視家仲
南雍曰唐楊文貞大琴一時尊賢多減闕從獄
音樂此汝益吏吾察服為吾亦欲為所欲為汝
益許我乎嘗觀全招之也其政府大臣繫天
相傳序
下重如未矣是來也之靈或方盛而不保其終
極烈之也必其政府大臣無足為天下重如遇
坎得濟蹇之士雖顛蹙而竟持其後相臣所關
也猶若此意欲輯其遺事彙為一帙席任相者
可券賢姦當國者可鏡跡歷汝益謂何家仲曰
也後自謂具眼一談往吏如以槃岳燭喻日而
之鐘之篇者不以今以子之心為時人之目縱

觀己事有不失志格心抒精一德者乎子所營
真子穉吏也魏君遂階伯子搜討并令十餘季
始就因獲而過余瀟湘余受而突業淺惟主臣
遣會取象於龍床鳳震其為餘風為氣固可
鼓也萬物覆露群生其為疾飈為斧為浮且播
鼓乘輿竭澤叩海無論三代漢相國大將軍等
耳始何以愛篇奠墓後何以房闥相唐申書
相傳序
節度使等耳品將人相而安社稷者何如人且
順下比而肇土崩者何如人宋平章參政等耳
調和消釁并紛更釀成何其他用煩殊安穰
績并金幣預威何其嚴望愛別比類而雅別古
今叢敗一一皆可覆按語曰夫之所支不可壞
非不可壞也也固支之耳觀漢問言天子以罪
流為家臣燭任宰相叩海一物失所貴歸於

嗟夫大臣以此為心又何至覆餗折鼎而以其
國僇俾哉今相臣傳具杜其間補天浴日者雖
子載上人懷懷如有生氣其他縱煉灼齒季輒
為志士殺劍此其書固與六經諸史相維持余
因授剏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亦予古得失之
林也

皆

萬曆丙午白藏仲月豫章豐以誥書于衡州之

忠愛堂



東故匱洪遠

懷城安 刻

鵝湖徐夢豹

錫山王大益

晉安龔文龍

古猗卓仲禮

建州徐夢熊

涖陵徐 桐

朝坂趙養性

安成劉芳巖全刻

歷代相臣總論

豫章魏氏顯國曰天子而下宰相邁百僚呼吸宸衷
穆清指顧邊陲晏衍惟拔賢才彙征咳唾生民潤澤
故人主欲致太平莫先擇相相道得則事治而功成
是以位最崇任最鉅其道有三曰格心曰康濟曰進
賢退不肖書曰咸有一德又曰罔以寵利居成功格
心之謂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亢龍有悔
康濟之謂也傳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惟仁人能好人
能惡人進賢退不肖之謂也審乎此相道得矣是故
格心非伊尹弗可也有伊尹太甲可以成賢君康濟
非周公弗可也有周公則破斧缺斨可以皇四國進
賢退不肖非皋陶伯益弗可也有皋陶伯益則九官
十二牧不難於推讓讓說終行不難於屏除故曰人
主莫先擇相然世不皆唐虞三代人不皆伊周皋益
苟忠誠足以悟主材畧足以應變鑒識足以得人奚
古今逕庭乎蕭鄴侯肇基關中得國士而卯金鼎定
張留侯運籌帷幄招大老而鴻鵠羽成曹參師蓋公
遵鄴侯清靜之治王陵拒呂氏守高帝白馬之盟周
太尉誅呂安劉功成反掌霍子孟權昭立宣忠比阿

衡魏相白去副封防難敵而心存揀世邵吉閉門拒
詔保曾孫而口不言功鄧元侯杖策帳基深遠名勢
吳忠侯說降定蜀屢奮忠猷邵公厚德鎮浮斥權奸
面折廷諍伯起清標範俗論寵倖累牘連篇李杜矢
忠糾繆而內侍罷斥陳寶協策討姦而黨錮見原上
相漢孔明鞠躬輔主定鼎三分太真奮義興師殄除二
逆茂先博物如子產獨贊平吳茂弘匡濟比夷吾中
興東晉陶士行惜分陰勤王室而清肅八州謝安石
褫薛羅攘符夷而寢制九錫王華放景仁王曇首劉
湛四貴同時風力幹局致元嘉之盛豫章王嶷竟陵
王子良兩藩作輔清貞礪俗絕馳競之聲蔡興宗值多
僻不屈不撓而智以自全徐修仁逢興運有猷有為
而誠能動主崔浩多籌畧精天文屬太武經營之日
廓寧區夏高允好文學敦行義適孝文嚮治之時任
用材能任城拾遺補闕實濟險夷彭城送往事居足
參宸斧斛律金功高寵盛每懷掇掖之戒于思敬績
懋守謙竟登三老之榮段韶仗鉞擁旄料爾朱宇文
討伐輒奏其功高頻深謀奇畫薦蘇威賀弼文武各
盡其用已上六房杜善斷善謀樞輪並用姚宋行權
守正弦韋相資文貞奏記濟以仁義實欲責難於君

宣公參畫輒契事機更以推誠勸帝梁公取日虞淵
用束之而五王樹績鄴侯回天密勿薦李郭而兩甸
復清張九齡丰度剛正拒武惠妃外言而料祿山之
反崔佑甫議論渾大奪王架鶴禁兵而策正已之詐
楊綰素德清規甫宣麻而人自化裴度玄謨妙畧再
調弔而國愈安郊公討劇闕西平誅元泚遂成破竹
吉甫易諸鎮德裕討魏博竟殄輔車顏清臣叱朱泚
竟殺身以成仁鄭台文討黃巢即坎牲而誓衆唐已上
趙韓王剛毅果斷首收藩鎮之權曹濟王清廐畏謹
獨蒙伐蜀之賞李文靖阻中官不予使相更識丁謂
之奸而人服其先見呂惠正鎖內侍即定皇儲請全
繼遷之母而國賴其後功文穆取人才多夾袋所畜
元獻待寒士每尊酒相歡沂公苞苴不行正色而朝
端倚重某公棲臺無地扈蹕而北虜旋論韓稚圭調
和兩宮罷內侍數十人出則寒西賊之膽范文正爭
廢郭后言弊政數十事進則先天下之憂富文忠議
二字契丹之庭謀馭素定歐文忠變五季文章之體
蹇諤尤多文彥博望重量宏而召用子方呂公著識
敏守貞而爭留獻可司馬公正志積誠盡罷新法夷
夏想聞其風采范忠宣盡忠行恕深戒朋黨縉紳垂

服其和衷李忠定志屈恢復請立藩鎮之制趙元鎮
心無適莫力救張公之議張浚念二帝北狩不主和
議有補天浴日之功汝愚獨立嘉王召用正人無突
基代庖之失杜清獻惡李鳴復黨權臣而弗屑共事
崔正子因鄭清之開邊隙而飄然見幾虞允文承嫡
師之命撫敗散兵從權制勝遂破金人精兵四十萬
文天祥召忠義士盡心死節不負宋家養士三百年
宋相耶律楚材內參廟筭奏罷宮選求孔子後而設
科取士天澤伯顏外靖邊塵滅金取宋深戒妄殺而
不驕不伐廉希憲懷孟子進知無不言及榮惟惺則
胸次包藏兵甲姚公茂得周程書若將終身一侍左
右則謀猷鞏固金湯許衡以師道自負折節力行士
民悉服其化劉秉忠以天下為任披忠進諫制度繁
然一新哈剌哈孫卧疾數日密迎仁宗而始誅姦黨
康里脫脫調和三宮感悟武宗而靡有嫌隙元已上
歎盛哉若而臣者咸寄心赤棘顙面黃槐貞白鮮儼
望實允孚亦庶幾三代以下賢相乎他如莽操謙恭
欺挾假安漢而為移鼎之謀八王奸險剪屠及傾晉
而召五胡之釁林甫深思偃月玄宗三子見殺盧杞
及易天常德宗萬乘播遷秦檜賣張浚趙鼎而殺岳

飛似道私之和冒功而挑強敵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其諸臣之謂乎故內有林甫盧杞之奸則外有祿山朱泚之叛內有秦檜似道之奸則外有兀虜金人之禍故為國者莫先擇相擇相者辨賢奸而已鄧文素公與育臣同籍育臣曩與長嗣編纂全史就文素公書齋質之因徃謁青螺郭公竟以活版梓成於吳興旋自吳興過南雍文素公復謂予曰觀治亂而知宰相考宰相而占善敗若觀火然其心冲夷其守冰葉氣定而不蕩功成而無跡其象為泰為謙或以身為市以利為壑險如山川幻如鬼域其象為剝為否君其揭而編次之育臣唯弗敢辭夫世知文素公端凝恬澹而不知其留心經世類如此公語錄曰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鳴呼讀其文可想見文素公為人矣是為肇自皇帝六和至虞夏商周之際并采列國典故秦漢以觀勝國斯全矣夫匹夫善敗尚不可誣况安危所繫勸戒斯存事有當書文求覈實輒為有公不憚更繙額傳成文素公已含玉因誌正於太守公太守公性命實際不言躬行士大夫比之河南二位今治衡文學政事游刃有餘輒加榮正日撥討焉屬里中胡子牀上

公車道南嶽太守公柱留再校無復魚虎帝遂付殺青其間賢可為表不賢可為鑒與則足徵未必無小補云

昭代相臣彬彬國史具在願異日揚摧之

歷代相臣職名

黃虞三代制附列

黃帝置六相虞舜命禹陶稷契復舉八元八愷夏禹惟益契殷成湯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武丁以傅說為相置諸左右為三公紂以箕子為太師比干為少師周武王以太公望為太師復以周公為師召公為保春秋戰國俱謂之相或謂執政惟楚謂之令尹

秦制

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甘茂樗里疾為左右丞相始皇即位尊呂不韋為相國至二世以趙高為中丞相

前漢制

漢高帝即位一年一丞相以蕭何為之九年以為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武帝后元二年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秉政成帝綏和元年何武建言宜建三公官於是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何武為大司空金印紫綬比丞相至平帝元始元年稱王莽為宰衡

後漢制

光武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眾務三公遂為宰相鄧禹為司徒吳漢為司馬宋弘為司空中年以后事歸名閣尚書始為機衡之任然當時未盡奪三公之權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漢末曹公擅政三公則楊彪趙溫尚書令中書監則二荀劉放孫資之徒故中書尚書令之官乃為真宰相而三公遂為具員

三國制

李漢諸葛亮為丞相將費等俱為尚書令大將軍諸葛瞻以尚書事兼僕射魏初以鍾繇為相國司徒文帝復置中書監令其后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為之高貴卿公以司馬昭為之吳初顧雍陸遜俱為丞相后改徐景同平章事

西晉制

晉初因魏制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遂與司徒不並置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多為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人臣之職是世諸土俱以三公領丞相事東晉王導為太傅督中外諸軍或兼開府儀同三司或為太尉侍中宰相或出鎮或領府

陽尹省置不同

南朝制

宋初以劉穆之為左僕射侍中尚書令如故惟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諸王秉政者十一人齊多因宋制以丞相為贈官而已王秉政者三人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后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亦為贈官陳相即太尉司空僕射

北朝制

魏初置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俱始置之然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右各置府僚北周有大冢宰大象二年以楊堅為大丞相罷左右

隋制

隋內史納言即為宰相他官參預則尚書僕射惟李穆為太師

唐制

唐初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其后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品位既崇不以輕授人故假以他名太宗時魏徵以秘書監參預

朝政自是有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名有同中書門

下三品之名有參知機務之名有同平章事之名惟

同平章初以處宰相之資淺者位在參知之下中世

以後則為真宰相之官開元以后多事皆用兵則為

節度使皆崇儒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

運甚則為延資庫使名尤不正先天以前其員頗多

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為限多則三天寶十五年之

後藩鎮強梗勳賢並建故備位者衆然秉鈞持衡亦

二三人而已五季倣唐

宋制

宋初唐同平章事但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

丞相已上至三師為之其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其

次為集賢大學士或置三相則為昭文集賢兩學士

并監修國史並除焉參知政事副宰相毗太政參庶

務殿廷別設專位於宰相勅尾署銜降宰相一等至

道二年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

平章者謂之使相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

尚書二令而不除人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

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左右

丞以代叅知政事元祐初司馬光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自紹興以后皆因之政和中改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建炎三年呂頤浩參酌三省之制中書二侍郎並改為叅知政事惟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存宰臣上而宰相之上遂有貴官厥後蔡京王黼賈似道效之手章之名流弊如此

元制

元朝置中書令一員典領百官會決庶務太宗以相臣為之世祖以皇太子兼之太宗始置左右丞相各一員統六官百司居令之次置平章政事四員掌機務貳於丞相凡軍國重事無不由之又置左右丞各一員號左右轄參政置參議中書省事秩典左右司文牘為大曹之管轄其三省長官皆因宋舊

黃虞相臣目錄

風后

力牧

常先

大鴻

大山

稽顙

華陶

稷

契

益

八元

八愷

夏商相臣目錄

胤侯

伊尹

仲虺

咎單

伊陟

巫咸

黃帝時六

虞舜一傳

丁丑二年

丙戌元

丙戌元

丙戌元

丙戌元

丙戌元

丙戌元

丙戌元

丙戌元

丙戌元

丙戌元

丙戌元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載復相夏商

臣扈	相	同
巫賢	元祖	乙丙申
井盤	元祖	丁巳
傅說	武丁	元紀
箕子	武丁	元紀
比干	武丁	元紀
周相臣目錄	武丁	元紀
呂望	武丁	元紀
閔天	武丁	元紀
散宜生	武丁	元紀
泰顛	武丁	元紀
南宮适	武丁	元紀
周旦	武丁	元紀
召奭	武丁	元紀
畢公高	武丁	元紀
皇父	武丁	元紀
仲山甫	武丁	元紀
尹吉甫	武丁	元紀
召虎	武丁	元紀

列國相臣目錄	齊桓公	相
管仲	齊桓公	相
晏嬰	齊景公	相
范士會	晉景公	相
趙武	晉景公	相
孟獻子	魯宣公	相
甯俞	魯宣公	相
子產	鄭宣公	相
令尹子文	楚宣公	相
孫叔敖	楚宣公	相
百里奚	魏襄公	相
商鞅	秦孝公	相
魏冉	魏襄公	相
范雎	魏襄公	相
呂不常	秦昭王	相
王綰	秦昭王	相
馮去疾	秦昭王	相
李斯	秦昭王	相
趙高	秦昭王	相

右黃虞至秦相五十三人傳四十二人列八卷

前漢相臣

蕭何高祖元年為丞相九年為相國十四

曹參六年卒為丞相

張良六年封留侯十一年為太子少

王陵惠帝六年為右丞相呂后稱

陳平惠帝六年為左丞相

審食其惠帝七年為右丞相呂后稱

周勃惠帝八年為右丞相呂后稱

灌嬰惠帝四年為丞相

張敖惠帝二年為丞相

申屠嘉惠帝二年為丞相

陶青惠帝二年為丞相

周亞夫景帝七年為丞相

劉舍景帝十年為丞相

衛綰景帝十年為丞相

竇嬰武帝二年為丞相

許昌武帝二年為丞相

田蚡武帝六年為丞相

薛澤武帝元年為丞相

公孫弘武帝元年為丞相

李蔡武帝元年為丞相

莊青翟武帝元年為丞相

趙周武帝元年為丞相

石慶武帝元年為丞相

公孫賀武帝元年為丞相

劉屈氂武帝元年為丞相

田千秋武帝五年為丞相

霍光武帝末年為丞相

金日磾宣帝元年為丞相

上官桀宣帝元年為丞相

王訢宣帝元年為丞相

楊敞宣帝元年為丞相

蔡義宣帝元年為丞相

常賢宣帝元年為丞相

張安世宣帝元年為丞相

魏相宣帝元年為丞相

丙吉宣帝元年為丞相

黃霸	宣帝五鳳三年古卒
疏廣	為太子太傅宣帝見守令
疏受	為太子太傅元
于定國	宣帝元始三年罷定國為
常玄成	元帝永光二年
匡衡	為丞相昭三年成卒衡
許嘉	成帝建始三年嘉為大將軍
王鳳	成帝建始三年成帝即
王商	成帝建始三年巨衡有罪
張禹	成帝建始三年禹為丞相
王音	成帝建始三年音為大將軍
薛宣	成帝建始三年宣為大將軍
翟方進	成帝建始三年進為丞相
王根	成帝建始三年根為丞相
何武	成帝建始三年武為丞相
孔光	成帝建始三年光為丞相
師丹	成帝建始三年丹為丞相
傅喜	成帝建始三年喜為丞相
朱博	成帝建始三年博為丞相
平當	成帝建始三年當為丞相

王嘉	建平三年為丞相元壽元年為大
董賢	建平三年為丞相元壽元年為大
彭宣	建平三年為丞相元壽元年為大
馬宮	建平三年為丞相元壽元年為大
王莽	建平三年為丞相元壽元年為大
王舜	建平三年為丞相元壽元年為大
甄豐	建平三年為丞相元壽元年為大
右前漢相臣共六十三人傳三十三人列十二	
後漢相臣	
鄧禹	建武元年為大司徒三年為右
王梁	建武元年為大司徒三年為右
吳漢	建武元年為大司徒三年為右
卓茂	建武元年為大司徒三年為右
宋弘	建武元年為大司徒三年為右
伏湛	建武元年為大司徒三年為右
侯霸	建武元年為大司徒三年為右
李通	建武元年為大司徒三年為右
韓歆	建武元年為大司徒三年為右
竇融	建武元年為大司徒三年為右

歐陽欽	建武十五年為大司徒尋下獄死
戴涉	是年代欽為司徒二十年下獄死
蔡茂	建武二十年為司徒二十三年卒
朱浮	建武二十年為司徒二十三年卒
杜林	建武二十二年為司徒二十三年卒
王况	建武二十三年為司徒二十七年卒
張純	建武二十七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馮勤	建武二十七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趙喜	建武二十七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張佚	建武二十八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桓榮	建武二十八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馮魴	建武二十九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李訢	建武二十九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東平王蒼	建武二十九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郭丹	建武二十九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虞延	建武二十九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范遷	建武二十九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伏恭	建武二十九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牟融	建武二十二年為司徒二十二年卒
邢穆	建武二十四年為司徒二十四年卒
王敏	建武二十六年為司徒二十六年卒
鮑昱	建武二十七年為司徒二十七年卒
第五倫	建武二十八年為司徒二十八年卒
桓虞	建武二十九年為司徒二十九年卒
鄧彪	建武三十年為司徒三十年卒
鄭弘	建武三十一年為司徒三十一年卒
宋由	建武三十二年為司徒三十二年卒
竇憲	建武三十三年為司徒三十三年卒
袁安	建武三十四年為司徒三十四年卒
任隗	建武三十五年為司徒三十五年卒
丁鴻	建武三十六年為司徒三十六年卒
尹睦	建武三十七年為司徒三十七年卒
劉方	建武三十八年為司徒三十八年卒
張酺	建武三十九年為司徒三十九年卒
張奮	建武四十年為司徒四十年卒
呂蓋	建武四十一年為司徒四十一年卒
韓校	建武四十二年為司徒四十二年卒
巢堪	建武四十三年為司徒四十三年卒

劉燾	延光二年	為太尉	司徒
馮石	延光四年	為太尉	司徒
陶敦	延光四年	為太尉	司徒
桓焉	順帝永和五年	為太尉	王
朱寵	永建元年	為太尉	司徒
朱儉	永建元年	為太尉	司徒
張皓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劉光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許敬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龐參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王龔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劉崎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孔扶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施延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梁商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黃尚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王卓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郭處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趙戒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梁冀	永建二年	為太尉	司徒

劉龍	劉矩	種嵩	虞放	盛允	祝恬	孫朗	韓續	尹頌	房植	黃瓊	吳雄	張歆	杜喬	袁湯	李固	趙峻	胡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袁詡	宗俱	朱豔	李成	楊賜	橋玄	郭禧	劉翬	許訓	聞人襲	王暢	竇武	宣鄴	劉茂	陳蕃	周景	許栩	楊秉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元平代 是年 免 帝 建 元 年 王 初 復 為 司 空 代 廣

段頽	是年代 李成為大尉
唐珍	是年代 空為大尉
陳耽	是年代 空為大尉
劉逸	是年代 空為大尉
劉寬	是年代 空為大尉
陳球	是年代 空為大尉
孟馘	是年代 空為大尉
袁滂	是年代 空為大尉
張顗	是年代 空為大尉
袁逢	是年代 空為大尉
劉邰	是年代 空為大尉
許臧	是年代 空為大尉
鄧盛	是年代 空為大尉
張溫	是年代 空為大尉
何進	是年代 空為大尉
崔烈	是年代 空為大尉
張延	是年代 空為大尉
許相	是年代 空為大尉
丁宮	是年代 空為大尉
曹嵩	是年代 空為大尉

樊陵	五年為大尉
馬日磾	五年為大尉
劉震	六年為大尉
楊彪	六年為大尉
黃琬	六年為大尉
董卓	六年為大尉
荀爽	六年為大尉
王允	六年為大尉
曹操	七年為大尉
右后漢相臣一百五十二人傳四十三人列十六	
季漢相臣	
諸葛亮	七年為大尉
許靖	七年為大尉
李平	七年為大尉
蔣琬	七年為大尉
費禕	七年為大尉
姜維	七年為大尉
董厥	七年為大尉

諸葛瞻	為僕射四年為將軍此始
樊建	尚書令
魏相臣	
鍾繇	漢獻帝二十一年擢以繇為
華歆	尚書令
王朗	尚書令
陳群	王即位為司空是年為鎮
高堂隆	王即位為司空是年為鎮
劉放	黃初二年為中
孫資	黃初二年為中
衛臻	王即位為司空
曹真	黃初五年為將軍
曹休	大將軍
司馬懿	黃初五年為將軍
陳矯	黃初五年為將軍
曹爽	黃初五年為將軍
高柔	黃初五年為將軍
何晏	景初三年
司馬師	景初三年為太
司馬昭	景初三年為太

韓暨	景初二年
吳相臣	
顧雍	黃武四年
陸遜	赤烏七年為
步騭	赤烏七年為
諸葛恪	大元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孫峻	吳主亮建興二年
孫綝	太平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濮陽興	永安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張布	永安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陸凱	永安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萬彧	永安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張悌	永安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徐知誥	永安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柴再用	永安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徐景	永安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王令	永安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李德誠	永安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周本	永安元年為太傅統國事建興
右三國相四十四人傳十七人列六卷	

西晉相臣

安平王孚 為太宰泰始八年卒

王祥 為太保泰始四年卒

何曾 為太尉泰始四年卒

荀勗 為司空泰始八年卒

賈充 為太傅太宰太康八年為司空尋為太傅

石苞 為太尉太康四年卒

裴秀 為尚書僕射泰始七年卒

義陽王望 為太尉泰始三年卒

齊王攸 為太尉泰始三年為司馬都督青州諸軍

下邳王晃 為太尉泰始五年卒

高密王泰 為太尉泰始五年卒

劉寔 為太尉泰始五年卒

衛瓘 為太尉泰始五年為尚書令永熙元年卒

華廙 為太尉泰始五年卒

劉毅 為太尉泰始六年為尚書僕射六年卒

王渾 為太尉泰始六年卒

魏舒 為太尉泰始七年卒

楊駿 為太尉泰始七年為太傅

賈模 為太尉泰始九年卒

張華 是年為侍中六年為司空永康元年為趙王倫所殺

裴頠 是年為侍中趙王倫所殺

裴楷 是年為侍中

王戎 是年為侍中

王衍 是年為侍中

汝南王亮 是年為太尉

趙王倫 是年為太尉

梁王彤 是年為太尉

南陽王保 是年為太尉

齊王冏 是年為太尉

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 是年為太尉

河間王顥 是年為太尉

荀藩

東海王越 是年為太尉

卞粹 是年為太尉

梁芬 是年為太尉

瑯琊王睿 是年為太尉

劉琨 是年為太尉

東晉相臣

王導	太興元年加驛騎大將軍開府僕射同三司受遺詔輔政太寧元年為丞相五年卒
刁協	太興元年為丞相五年卒
劉隗	為侍中五年都督青徐將軍
荀組	為司
南陽王義	為侍中太保錄尚書事
周顗	為王敦所殺
庾亮	為太寧元年為中書監三年為中書令四年為司空六年卒太寧三年
和鑒	為太寧元年為尚書令領宗成和元年出四年
卞壘	為尚書令受遺詔輔政
褚奕	為侍中四年
鍾雅	為侍中四年
陶侃	為太寧三年都督荆豫州諸軍
溫嶠	為太寧四年為太尉八年卒
何充	為太寧五年為尚書令八年卒
庾冰	為太寧五年為尚書令八年卒
諸葛恢	為太寧八年為尚書令
會稽王昱	為太寧八年為尚書令

蔡謨	永和二年領司徒四年為司徒十年免為庶人
顧和	永和二年為尚書令
桓溫	永和二年為尚書令
王彪之	永和二年為尚書令
王述	永和二年為尚書令
王坦之	永和二年為尚書令
謝安	永和二年為尚書令
瑯琊王道子	太和二年為尚書令
陸曄	太和二年為尚書令
陸玩	太和二年為尚書令
陸納	太和二年為尚書令
王國寶	太和二年為尚書令
王珣	太和二年為尚書令
會稽王世子元顯	太和二年為尚書令
桓德	太和二年為尚書令
王謐	太和二年為尚書令
劉渚	太和二年為尚書令

右兩晉相七十三人傳三十六人列十八卷

商宋相臣

劉穆之

義熙十一年為左僕

徐羨之

永初三年為尚書令加司空錄尚書事加

傅亮

尚書令元嘉二年為尚書僕射義符即位為中書監

謝晦

書令元嘉二年為中

王弘

元嘉元年為司徒錄尚書事五年為衛尉

王華

中護軍元嘉二年為中書加

王曇首

中護軍元嘉二年為

蔡興宗

明帝泰始二年為僕射三年為刺史泰始

王敬弘

明帝泰始二年為

王僧達

明帝泰始二年為

王僧綽

明帝泰始二年為

王球

明帝泰始二年為

王彧

明帝泰始二年為

何尚之

明帝泰始二年為尚書僕射二十八年為尚書

謝弘微

明帝泰始二年為

謝莊

明帝泰始二年為

徐湛之

明帝泰始二年為

殷景仁

明帝泰始二年為

劉湛元嘉二年為領軍中八年為太子詹事給事中

沈懷文

明帝泰始二年為

江湛

明帝泰始二年為

柳元景

明帝泰始二年為

沈慶之

明帝泰始二年為

顏竣

明帝泰始二年為

顏師伯

明帝泰始二年為

劉劭

明帝泰始二年為

袁粲

明帝泰始二年為

長沙王東

明帝泰始二年為

長沙王道隣

明帝泰始二年為

臨川王義慶

明帝泰始二年為

南康王義真

明帝泰始二年為

江夏王義恭

明帝泰始二年為

始興王濬

明帝泰始二年為

建安王休仁

明帝泰始二年為

東海王綿

明帝泰始二年為

桂陽王休範

明帝泰始二年為

行嘉熙年尚書令寶蓋未元元年改

南棟相臣

王錫	周弘正	徐陵	沈君理	王勵	淳于量	沈欽	袁樞	徐杜	章昭達	安成王	劉仲琴	杜稜	黃法範	歐陽頤	侯安都	徐世譜	吳明徹	王冲	侯瑱
		大建元 主至德 元年 加侍中 中							太建元 三年 卒 司空						為司空 死		為司空		為太尉

源賀	乙渾	陸麗	高允	古弼	張黎	穆壽	長孫道生	崔浩	長孫嵩	北魏相臣	一卷	右宋齊梁陳相共九十九人傳三十一人列十	謝仙	長沙王叔堅	永陽王伯智	袁憲	晉安王伯恭	陸繕
皇興 四年	永平 六年 自為 太子	三年 為司 徒 和平 一	二年 為中 書監 太和 一	魏南安 王立 為司 徒 五年	王立 為太 尉 南安	為中 書監 五年	四年 為司 徒 太平 真君 十一年 秋	神龜 二年 為侍 中 特進 將軍 將軍	始元 二年							十八 年 卒 傳		

陸毅	為太子	延熙五年卒
穆泰	為太子	初
李冲	為太子	太和十年為秘書令二十年卒
東陽王	不	太和十年為太子十八
高祐	為太子	太和十年為太子
穆亮	為太子	太和十五年為太子
高閭	為太子	太和十五年為太子
楊椿	為太子	太和十五年為太子
王肅	為太子	太和十七年為太子
韓顯宗	為太子	太和十八年為太子
任城王	為太子	太和二十三年為太子
彭城王	為太子	太和二十三年為太子
廣陵王	為太子	太和二十三年為太子
咸陽王	為太子	太和二十三年為太子
郭祚	為太子	太和二十三年為太子
于烈	為太子	太和二十三年為太子
源懷	為太子	太和二十三年為太子
高肇	為太子	太和二十三年為太子

清河王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崔光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于忠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高陽王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廣平王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胡國珍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京兆王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元叉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汝南王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元天穆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爾朱榮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城陽王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肅贊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長孫雅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李彥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楊侃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楊津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楊椿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元暉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爾朱世隆	為太子	延熙元年為太子

高歡	字文泰	高澄	盧辨	周惠達	廣陵王啓	李彪	獨孤信	趙貴	侯莫	北齊相臣	楊愔	斛律金	高隆之	孫騰	高德政	斛律光	陸法和	段韶	趙彥深	
元年歡自為丞相	太師三年舉兵及	年為太師	書令	大統五年	十六年為柱	國十七年卒	十六年為柱	伯周孝閔	大十六年為柱	十六年為柱	高書令	天保三年	中為太保	為太保	為太保	為太保	為太保	為太保	為太保	為太保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劉逖	和士開	祖珽	北周相臣	宇文護	李弼	于謹	侯莫陳崇	達奚武	竇熾	楊堅	隋相臣	高頌	蘇威	楊素	李穆	右魏齊周隋相共八十四人傳二十三人列九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為僕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大統元年為大丞相十四

唐相臣

裴寂高祖即位武德元年為右僕射知政事九年為司空貞觀三年卒

劉文靜武德元年為尚書右丞貞觀二年為內史令六年為僕射貞觀元年為左

蕭瑀貞觀四年為僕射貞觀元年為太子少傅貞觀四年為僕射貞觀元年為太子少

李綱武德二年為太子少保貞觀四年為太子少師貞觀四年為太子少傅貞觀四年為太子少

封德彝貞觀四年為中書令太宗貞觀元年為侍中貞觀元年為侍中貞觀元年為侍中

宇文士及貞觀元年為中書令貞觀元年為中書令貞觀元年為中書令

長孫無忌貞觀元年為右僕射二年為右僕射二年為右僕射二年為右僕射

房玄齡貞觀三年為尚書左僕射貞觀元年為尚書左僕射貞觀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杜如晦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

魏徵貞觀六年為秘書監貞觀六年為秘書監貞觀六年為秘書監貞觀六年為秘書監

王珪貞觀七年為侍中貞觀七年為侍中貞觀七年為侍中貞觀七年為侍中

溫彥博貞觀四年為中書令貞觀四年為中書令貞觀四年為中書令貞觀四年為中書令

戴胄貞觀四年為中書令貞觀四年為中書令貞觀四年為中書令貞觀四年為中書令

李靖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

侯君集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

李勣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

高儉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

于志寧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貞觀七年為右僕射

張行成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

劉洎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

高季輔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

馬周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

竇德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

許圜師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

姜恪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

閻立本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貞觀四年為右僕射

褚遂良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韓瑗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來濟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李義府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許敬宗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上官儀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杜正倫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辛茂將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劉祥道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樂彥琦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孫處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陸敦信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貞觀六年為右僕射

劉仁軌	乾封元年為右相咸亨元年致仕三年同
李敬玄	年為左僕射傳
郝處俊	中書令永隆元年為中書令尋
戴至德	上元二年為中書令
張文瓘	中書令
裴炎	永隆元年為中書令
崔知溫	弘道元年卒
薛元超	中書令
魏玄同	永淳元年為中書門下承奉事垂拱三年卒
郭待舉	聖元元年卒
郭正一	聖元元年卒
岑長倩	聖元元年卒
劉景先	聖元元年卒
常弘敏	聖元元年卒
王德真	聖元元年卒
劉偉之	聖元元年卒
李景謀	聖元元年卒
崔登	聖元元年卒
常方質	聖元元年卒

裴居道	聖元二年
常思謙	聖元二年
常待價	聖元二年
張光輔	聖元二年
傅遊藝	聖元二年
狄仁傑	聖元二年
朱敬則	聖元二年
李昭德	聖元二年
婁師德	聖元二年
杜景儉	聖元二年
武攸寧	聖元二年
武承嗣	聖元二年
姚崇	聖元二年
魏元忠	聖元二年
蘇味道	聖元二年
王及善	聖元二年
常安石	聖元二年
李迥秀	聖元二年

唐休璟	長安三年同三品	張柬之	長安三年同平章事神龍元年誅張易之	袁恕已	神龍元年同三品尋	崔玄暉	神龍元年同三品	敬暉	神龍元年同三品	桓彥範	神龍元年同三品	豆盧欽望	神龍元年同三品	常巨源	神龍元年同三品	揚再恩	神龍元年同三品	李嶠	神龍元年同三品	于惟謙	神龍元年同三品	蘇瓌	神龍元年同三品	蕭至忠	神龍元年同三品	宗楚客	神龍元年同三品	紀處訥	神龍元年同三品	張仁愿	神龍元年同三品	崔湜	神龍元年同三品	趙彥昭	神龍元年同三品	常嗣立	神龍元年同三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嘉福	景雲元年	岑義	景雲元年	竇懷貞	景雲元年	鍾紹京	景雲元年	劉幽求	景雲元年	李日知	景雲元年	薛稷	景雲元年	宋璟	景雲元年	崔用	景雲元年	郭元振	景雲元年	張說	景雲元年	陸象先	景雲元年	魏知古	景雲元年	盧懷慎	景雲元年	源乾曜	景雲元年	蘇頌	景雲元年	杜暹	景雲元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嘉貞	八年同平章事尋為中書令
李元紘	十四年同平章事
裴光庭	十七年同平章事十八年為
宇文融	中書令
蕭嵩	二十一年為中書令
韓休	二十一年同平章事
裴耀卿	十三年同平章事
張九齡	左相二十五年為中書令二十三年卒
李林甫	中書令天寶十一年卒
牛勣	客二天寶元年卒
李適之	天寶元年為
陳希烈	五年同平章事
楊國忠	十一年為右相
常璩	素十三年同平章事十五
房琯	十五年同平章事
裴冕	元平章事至德
崔渙	平章事
崔員	平章事
李麟	肅宗至德元年同平
苗晉卿	平章事

張	鎬是年同平章事
李光弼	至德元年為北都留守同平章事二年加
郭子儀	廣德二年為中書令二年為右僕射尋加司徒
蕭華	上元元年同平章
王縉	廣德二年為中書令
元載	事大曆元年同平章
李輔國	中書令尋殺
來瑱	廣德二年為中書令
杜鴻漸	是年同平章事
王璣	以代宗廣德元年為中書令
李峴	平章事
李揆	平章事
呂誼	平章事
第五琦	平章事
劉晏	代宗廣德九年同平章事二年罷建
裴遵慶	元平章事
楊綰	大曆十一年同平章事
常衮	是年同平章事

崔祐甫	十四年同平章事德
喬琳	平章事
楊炎	中元年同平章事建
張鎰	中元年為盧杞所害傳
盧杞	建中元年同平章事
閔播	建中三年為遠州司馬
崔寧	平章事尋罷
陳少游	平章事
蕭復	建中四年同平章事與
劉從一	平章事
姜公輔	平章事
劉滋	貞元二年同平
崔造	貞元二年同平
李茂	貞元二年為太尉尋同平章事加司
齊映	貞元二年同平
張延賞	貞元三年卒
柳渾	貞元三年卒
馬泌	貞元三年卒
馬燧	貞元三年卒
董晉	貞元九年卒

竇參	五年同平章事九年
趙憬	貞元八年同平章事
陸贄	貞元八年同平章事十年為太子賓客
渾瑊	貞元八年為侍中十五年封咸寧王卒
賈耽	貞元九年同平章事貞
盧邁	貞元九年同平章事
崔損	貞元九年同平章事
趙宗儒	貞元十二年同平章事
鄭餘慶	貞元十四年同平章事十六年為司馬
齊抗	貞元十五年同平章事
杜祐	貞元十九年同平章事
高郢	貞元二十年同平章事
鄭珣瑜	貞元二十一年同平章事
鄭絪	貞元二十一年同平章事
顏貞卿	貞元二十一年為太子太師德宗興
李勉	貞元二十一年卒
李淑明	貞元二十一年卒
常執誼	貞元二十一年卒
杜黃裳	貞元二十一年卒
袁滋	貞元二十一年卒

武元衡	憲宗元和二年同平章事八
李吉甫	事九年同平章
裴均	三年同平章事五
李藩	四年同平章
李絳	五年同平章
權德輿	五年同平章
張弘靖	九年同平章
常賁之	九年同平章
李逢吉	二年同平章事
王涯	二年同平章事
崔群	四年同平章事
李鄘	三年同平章事
李夷簡	三年同平章事
皇甫鑄	三年同平章事
程異	三年同平章事
令狐楚	四年同平章事
裴度	十年同平章事
段文昌	十年同平章事

蕭儁	十五年同平章
崔植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杜元穎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王播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元稹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牛僧孺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李程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竇易直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常慶厚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路隋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李宗閔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李德裕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賈餗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李固言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舒元興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李訓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李石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陳夷竹	元和十五年同平章

蕭	倣	咸通十四年同平章事乾符二年卒
劉	鄴	咸通十二年同平章事
趙	隱	平章事十三年同
崔彥昭	乾符元年同平章事	
裴坦	是年同平章事	
鄭畋	信宗乾符元年鄴罷以畋同平章事五年	
盧携	乾符元年同平章事五年罷自殺	
李蔚	二年同平章事	
鄭從讜	五年李蔚罷以讜同平章事	
王徽	僖宗廣明元年同平章事	
蕭遘	中和元年同平章事	
常昭度	是年同平章事乾寧一年為大保致仕被害	
裴澈	中和三年同平章事	
孔緯	僖宗光啟二年同平章事大順二年罷乾寧二年卒	
杜讓能	平章事二年同	
張潛	光啟三年同平章事大順二年罷全義所殺	
崔昭緯	昭宗大順二年為平章事伏誅	
徐彥若	是年同平章事	
鄭延昌	景福元年同平章事	
崔胤	三年司徒侍中全忠愍之	

鄭	蔡	乾寧元年同平章事
李	谿	乾寧元年同平章事
陸希聲		平章事
孫	慆	平章事
陸	康	平章事
王	搏	平章事
朱	朴	平章事
崔	遠	平章事
裴	贊	平章事
王	傳	平章事
裴	樞	平章事
常	貽範	平章事
蘇	檢	平章事
柳	燦	平章事
獨孤損		平章事
楊	涉	平章事
鄭	珏	平章事
張	文蔚	平章事
右唐相臣共二百二十八人傳一百二十五人		
列四十二卷		

五季梁相臣	敬翔	梁主晃開平元年知崇政院事 乾化二年同平章事梁亡自經
李振	唐殺之	
五季唐相臣	郭崇韜	天祐十六年為中門副使掌機務二十年 為樞密使同光元年為侍中三年代蜀四 年被○樞密使 自此始
安重誨	平章事	
豆盧革	二十二年為行台丞同平章事尋免同光 二年常為轉運使天成元年免二年殺	
趙光胤	同平章事	
常說	同光元年同平章事 天成元年免二年殺	
任園	天成元年同平章 事二年免尋殺	
崔協	天成二年 同平章事	
王建立	三年同 平章事	
趙鳳	三年同 平章事	
李愚	唐長興二年同平 章事清泰元年免	
劉昫	同平章事 應元元年免	
盧文紀	同平章事 洪王清泰元年 同平章事	
姚顯	清泰元年 同平章事	
馮道	為太師歷 唐晉漢周	
五季晉相臣		

趙瑩	天祐二年同平章事
桑維翰	同平章事四年為中書令
李崧	二年為樞密使
景延廣	重寶元年同平章事
馮玉	同平章事
五季漢相臣	
蘇逢吉	天福十二年
蘇禹珪	是年同平章事
竇貞固	十二年為司徒
李濤	十二年為司徒
史弘肇	是年為中書令二年為侍中
楊邠	是年為樞密二年為
五季周相臣	
王峻	主威廣順元年
范質	建隆元年同平章事乾德三年同王
李穀	同平章事
王溥	同平章事
王朴	四年代李穀為
魏仁浦	同平章事
五季南唐相臣	

宋齊丘	昇平元年為左丞相
徐玠	為右丞相
嚴續	中書門下侍郎
李建勳	
馮延巳	保大二年同
孫晟	
右五季并南唐相三十八人傳十一人列二卷	
趙普	建隆元年為樞密副使乾德二年同平章事
曹彬	太平興國元年為樞密副使三年進檢校太師同平
薛居正	乾德二年卒知政事自此始
呂餘慶	乾德二年卒
盧多遜	開寶六年卒知政事興國元年
竇偁	興國七年卒
宋琪	興國七年卒知政事
李昉	七年卒知政事八年同平章事
呂蒙正	二年同平章事咸平四年平章六年罷祥

李 穆	八年參知政事
李 至	八年參知政事
辛仲甫	三年參知政事
王 沔	三年參知政事
賈黃中	四年參知政事
張齊賢	四年參知政事
陳 恕	四年參知政事
呂 端	四年參知政事
趙昌言	四年參知政事
蘇易簡	四年參知政事
寇 準	五年參知政事
張 洎	五年參知政事
李昌齡	五年參知政事
溫仲舒	五年參知政事
郭 贊	五年參知政事
王化基	五年參知政事
李 沆	五年參知政事
向敏中	五年參知政事
王 旦	五年參知政事
王嗣宗	五年參知政事

趙安仁	七年參知政事
王欽若	七年參知政事
畢士安	七年參知政事
馮 拯	七年參知政事
丁 謂	七年參知政事
陳彭年	七年參知政事
張知白	七年參知政事
王 魯	七年參知政事
李 迪	七年參知政事
呂夷簡	七年參知政事
魯宗道	七年參知政事
張士遜	七年參知政事
夏 竦	七年參知政事
薛 奎	七年參知政事
陳堯佐	七年參知政事
王 曙	七年參知政事
晏 殊	七年參知政事
王 隨	七年參知政事
宋 綬	七年參知政事
盛 度	七年參知政事

富弼	至和二年同平章嘉祐八年為樞密副使
王堯臣	嘉祐元年卒
曾公亮	是年卒知政事嘉祐六年
韓琦	嘉祐三年同平章英宗治平元年加尚書右僕射四年為司空兼併中五年罷
張昇	
孫朴	五年俱
歐陽修	嘉祐六年卒知治平四年
趙槩	七年
趙朴	四年卒知熙寧二年
吳奎	四年
唐介	熙寧元年
王安石	熙寧二年卒知三年同平章
陳升	熙寧二年
韓絳	熙寧三年知三
馮京	熙寧三年卒
王珪	熙寧三年卒知九年同平章事元豐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八年免
呂惠卿	熙寧七年卒知政事八年免
絳	熙寧八年卒知政
元	熙寧九年同平章
吳	熙寧九年同平章

蔡確	元豐二年代為尚書
章惇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張璪	元祐四年為尚書左僕射
司馬光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呂公著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呂大防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范純仁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劉摯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蘇頌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韓忠彥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曾布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蔡京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趙挺之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劉達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何執中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張商英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鄭居中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劉正夫	元祐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余深	宣和二年為太宰
王黼	宣和二年為太宰
蔡攸	宣和二年為太宰
白時中	宣和二年為太宰
李邦彥	宣和二年為太宰
張邦昌	宣和二年為太宰
吳敏	宣和二年為太宰
徐處仁	宣和二年為太宰
康格	宣和二年為太宰
何栗	宣和二年為太宰
耿南仲	宣和二年為太宰
李綱	宣和二年為太宰
黃潛善	宣和二年為太宰
張慤	宣和二年為太宰
汪伯彥	宣和二年為太宰
朱勝非	宣和二年為太宰
呂頤浩	宣和二年為太宰
王綰	宣和二年為太宰
杜充	宣和二年為太宰
范宗尹	宣和二年為太宰

趙汝愚	淳熙五年	權參知政事尋為右丞相寧宗慶元二年卒
余端禮	五年	參知政事尋知樞密字宗安元
京鏗	五年	代駟參知政事慶元二年為右丞相尋卒
鄭僑	慶元二年	參知政事
謝深甫	慶元二年	參知政事六年
韓侂胄	慶元二年	為樞密都承旨四年加少傅嘉泰二年加太師開禧三年誅傳
何澹	慶元二年	參知政事
陳自強	嘉泰元年	參知政事尋加樞密三年
張巖	嘉泰元年	參知政事三年免
許及之	嘉泰二年	代自強參知政事四年
袁說友	嘉泰二年	參知政事尋免
費士寅	嘉泰三年	參知政事
張孝伯	嘉泰四年	參知政事
錢象祖	嘉泰元年	參知政事二年免尋為右丞相嘉泰元年為左丞相尋免
李壁	嘉泰二年	參知政事
雷孝友	嘉泰三年	參知政事
史彌遠	嘉泰元年	為右丞相尋去二年復相理宗
婁機	嘉泰元年	為太師尋卒
婁煥	嘉泰二年	參知政事
章良能	嘉泰六年	代

陳	劉伯政	杜	金天錫	李宗勉	史嵩之	李鳴復	鄭性之	崔與之	真德秀	喬行簡	陳貴誼	鄭清之	葛洪	袁詒	薛極	宣	鄭昭先	曾從龍
華淳祐六年卒 知政事七年卒	知政事四年卒	知政事五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葉夢鼎	陳宜中	王煥	江萬里	姚希得	楊棟	何夢然	皮龍榮	朱燭	丁大全	賈似道	程元鳳	董槐	徐清叟	謝方叔	吳潛	趙葵	王伯大	別之傑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知政事三年卒

馬光祖	成淳三年	知政事
常挺	咸淳三年	知政事
馬廷鸞	三年	知政事
章鑑	三年	知政事
留夢炎	三年	知政事
陳文龍	三年	知政事
吳堅	三年	知政事
常楙	三年	知政事
賈餘慶	三年	知政事
李庭芝	三年	知政事
文天祥	三年	知政事
陸秀夫	三年	知政事
張世傑	三年	知政事
右宋相二百五十二人傳一百一十八人列為三十二卷		
元相臣		
邢律楚材	太宗五年	為中書令
王文統	三年	為中書令
張文德	三年	為中書令
燕希憲	三年	為中書令

史天澤	二年	為中書右丞相
耶律鑄	二年	為中書右丞相
姚樞	四年	為中書左丞相
商挺	至元七年	為中書左丞相
阿合馬	至元九年	為中書平章
安董	二年	為中書左丞相
許衡	二年	為中書左丞相
劉秉忠	三年	為中書左丞相
宋子真	三年	為中書左丞相
張德輝	三年	為中書左丞相
伯顏	三年	為中書左丞相
阿朮	三年	為中書左丞相
阿剌罕	三年	為中書左丞相
竇吉剌帶	三年	為中書左丞相
和禮霍孫	三年	為中書左丞相
張雄飛	三年	為中書左丞相
扎散	三年	為中書左丞相

八都馬卒	元貞元年平章政事
梁德珪	元貞二年平章政事
哈刺哈孫	元貞三年平章政事
不蘭奚	元貞四年平章政事
阿忽台	元貞五年平章政事
八木剌沙	元貞六年平章政事
阿老瓦丁	元貞七年平章政事
阿沙不花	元貞八年平章政事
塔刺海	元貞九年平章政事
兀兒	元貞十年平章政事
明里不花	元貞十一年平章政事
狀元兒	元貞十二年平章政事
塔思不花	元貞十三年平章政事
塔失海牙	元貞十四年平章政事
教化法	元貞十五年平章政事
忽魯丁	元貞十六年平章政事
別不花	元貞十七年平章政事
塔海	元貞十八年平章政事
脫脫木兒	元貞十九年平章政事

乞台晉濟	元貞二十年平章政事
赤因帖木兒	元貞二十一年平章政事
脫虎脫	元貞二十二年平章政事
三寶奴	元貞二十三年平章政事
樂實	元貞二十四年平章政事
李孟	元貞二十五年平章政事
鉄木迭兒	元貞二十六年平章政事
阿散	元貞二十七年平章政事
張驢	元貞二十八年平章政事
張珪	元貞二十九年平章政事
秃忽魯	元貞三十年平章政事
兀伯都剌	元貞三十一年平章政事
趙世延	元貞三十二年平章政事
哈散	元貞三十三年平章政事
郭實為	元貞三十四年平章政事
伯鉄木兒	元貞三十五年平章政事

蕭拜住	三年平章政事仁宗
張思明	三年中書
阿卜海牙	延祐四年平
王敬	平章政事
伯答河	四年為右丞
千奴	五年為平
史弼	五年平章政事
亦列赤	五年平章政事
黑驢	五年平章政事
拜住	五年平章政事
乃刺忽	五年平章政事
廉詢	五年平章政事
只兒哈	五年平章政事
欽察	五年平章政事
買閭	五年平章政事
兀伯都刺	五年平章政事
馬刺	五年平章政事
朵	五年平章政事
倒刺沙	五年平章政事
塔失鉄木兒	五年平章政事

察乃	三年平章政事
徹明帖木兒	三年平章政事
燕帖木兒	三年平章政事
伯徹里	三年平章政事
撒迪	三年平章政事
撒郭	三年平章政事
至泰	三年平章政事
脫別台	三年平章政事
阿吉刺	三年平章政事
許有士	三年平章政事
帖木兒不花	三年平章政事
探馬赤	三年平章政事
只兒瓦多	三年平章政事
馬札兒台	三年平章政事
脫	三年平章政事
鉄木兒塔識	三年平章政事
別兒怯不花	三年平章政事
賀惟一	三年平章政事
納	三年平章政事

阿魯看至正四年為右丞相六年為左

鞏卜班至正五年為右丞相六年為左

朵爾直班至正六年為右丞相七年為左

蓋苗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鎖南班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太平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韓嘉訥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太不花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忽都不花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欽察台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孔思立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柳思監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月魯不花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哈麻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定住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達識帖木爾至正七年為右丞相八年為左

右元相臣共一百三十一人傳十七人列十二

卷

黃虞相臣傳卷之一

豫章外史

伯子

同郡後學

胡以良校正
鄧履吉全訂

風后 力牧 常先 大鴻 大山 稽

黃帝閒居夢大風吹去天下塵垢又夢人執千鈞之

弩驅羊萬群帝寤嘆曰風為號令力政者也垢去土

而后在也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群能牧民為

善也天下其有姓風名后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

黃虞相臣傳

占求之得風后於海隅進以為相得力牧於天澤進

以為將風后明天道陰陽之幾知天下鬼神之事探

天巧運天化權衡太造衍握神符為佐命首勲力牧

撫萬邦順民時立人紀弼相聖人以副玄象又按黃

帝時作歷法二人實司之漢藝文志有風后力牧各

十三篇皆言陰陽事計即治曆之類也至韞鈐記所

載握奇兵法又悉出風后噫其真天受也哉若常先

大鴻治民為司馬大山以察地利稽司徒豐功懋德

道合軒黃外記云得六相而天地治神刀至俱一時

聖佐云

皋陶

皋陶初名咎繇本少昊之後帝裔子取高陽氏之女
曰脩生大業大業取少典女曰華生繇繇生馬喙忠
信疏通切而敏事漁於雷澤虞帝求旃以為士師帝
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謂上服也呂刑所
謂戰於原野朝市也五流五等衆刑之常刑有五
三等者流離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刑繇惟
五分土繇一振褐而不仁遠乃明五刑弼五教立械
獄造科律聽獄執中為虞之士而天下亡冤民協於
中不犯於有司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
之休封之於皋是曰陶既禹代舜立乃復陳知人安
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詳具
虞書先是舜作歌而責
難於臣皋陶廣歌而責難於君君臣責難如此有虞
之治所以為不可及也卒於皋所謂公琴者在今六
安縣北十五里安豐芍陂中大冢也廣紀即皋陶冢
楚人謂之公琴有子三人長伯翳能馴鳥獸知其詁
言以服事虞夏始食於羸次仲甄事夏封六次封偃
偃之後俱食於楚六至春穰魯文公五年為楚所滅
藏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蓋傷之也

按文公五年穰楚仲歸藏六冬公乙藏蓼藏文

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夫皋陶乃吳之後四
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乃皋陶之後而蓼則
庭堅之後也杜預既誤以庭堅為皋陶字乃復以
蓼為皋陶後偃姓失之矣

稷

后稷名棄帝嚳之元子也其母有邰氏女姜嫄為帝
嚳元妃記載姜嫄出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
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為不祥棄之隘巷牛
馬過者皆辟不踐徙置林中會人伐木乃遷而棄之
水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為神遂收之初欲棄之因
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麻菽
及成人遂好耕農教發苗糞土別五土之宜始為明
田民皆則之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享其利至舜時
仍為舊職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詳具
虞書與益共陳謨於帝曰孜孜曰慎位曰臣鄰曰化
頑曰明德曰懲儆詳具
尚書舜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別姓
姬氏

按孔氏曰左傳昭元年曰邑姜方震哀元年曰后
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愚觀姜嫄誕后稷之事
毛傳初無異說不過謂姜嫄為帝嚳之妃姜嫄從

契

帝嚳禋祀郊禘復帝跡而行將事齊政神歆其祀
美人之福遂止其身於是震動風然而覺生子而
長養之是為稷其說甚正至鄭乃有大神迹之說
并改敏字為稷字謂姜嫄履大迹不偏履其拇指
之處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已而有身鄭氏出
於毛氏之後不知何以有是說也嚴氏謂鄭氏信
識緯而為是說爾故歐陽氏深辨之云秦漢學者
喜為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充有盛
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
欲神其事故務為之說也愚故錄之以備參考云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
記載三人浴於玄丘之水睇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
之因孕生契契聰明仁聖佐禹治水有功帝舜曰契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契為
司徒教以人倫於是務稼之匡直之輔翼之又從而
振德之疆於行畜於志以養天下之形是以廢政惟
和萬國咸寧民皆迪吉莫不振動服化此亦可封而
隣仁壽封於商賜姓子氏子昭明居砥石生相土克
承商業始居商丘山長諸侯至孫冥為司空世事虞

夏十有二世而湯興遂伐桀而有天下故商頌曰玄
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視既發相土烈烈
海外有截玄王即契也

按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契母取而吞之遂生契
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羣燕不徒巢何得云啣即
使啣而誤墜能不碎乎即使不碎又何至啣而吞
之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
而不得故從而為之誣爾或者曰然則玄鳥之詩
何解也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
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
之若自天來是古說猶未誤也據詩傳可知史記
之誤

八愷 八元

昔鄒屠氏有女履龜不踐高陽氏納之生子八人蒼
舒賁欽禱演大臨龐降霆堅中容叔達齊聖廣淵明
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姬訾氏女曰常儀生而髮與
足齊墮地能言高辛氏納為第四妃八夢日而生八
子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經忠肅恭
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不殞其名以至於克克未及舉舜於是舉八愷使主

后土以撥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
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夫和婦貞天下舉服
舜之明斷焉

策要相臣傳

卷之二

大

人

聖賢
除民

夏商相臣傳卷之二

伯益

伯益字蹟散居高陽氏子族之三為唐澤虞號百重
將軍今鞏洛嵩山廟號存焉及舜攝政廼命十二牧
居官相事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禽獸皆曰益拜
稽首讓於朱虎熊羆舜曰往哉汝諧遂以朱虎熊羆
佐益主虞山澤鳥獸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而虎豹羆象之屬不為民害及舜命禹為司空禹與
益奉舜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任
土作貢禹功告成帝錫玄圭嘉益有贊禹功錫之皂
裘高相臣傳

卷之二

伯益

疏禹受舜禪舉益任政十年禹崩以天下授益益讓
禹子啟而居箕山之陽啓賢諸侯皆去益而朝啟益
以是不有天下詳見初封於梁後南梁大教梁之枝
也有梁氏教氏伯氏

按世有以伯翳即為伯益其謬甚矣愚嘗攷之伯
翳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源甚著
非高陽後也陳杞世家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
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而云垂益夔龍其後不
知所封不見也又云皋陶卒封其後於六或在許
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得為伯益尤顯山

湯乃益勤脩德政以迓天休年百歲而崩太子大丁

喪以報大德塋於毫去湯冢七里至太戊時其子陟

與臣毫厘咸輔王大修成湯之政云

柳子厚贊曰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又及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密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辯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懂懂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

子王子曰成湯播告於衆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略無沮禦杆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大義主大誼相湯而放伐之天下不驕方湯學於伊尹尹之相湯格

言正論宜不少矣而不傳於後至湯崩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再變也嗣王亦竟以是率德故古今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餘人哉

萊朱

萊朱即仲虺一名仲倪又名仲嚳奚仲之後也其先任姓黃帝之後薛寧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湯放桀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隆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績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詳具商書仲虺弼相王道輔平政治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此所以爲賢佐云

按周禮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庶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脫其臣民衆庶也

夢寐

命說

傳說

傳說者殷之傳巖人也傳巖在北海之洲震虢之界
 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
 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
 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以
 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於天下得說於傅巖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
 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為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
 納誨說對揚休命作說命三篇帝曰若金用汝作礪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故乃
 心沃乃心說復言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王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藥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
 交修予罔予棄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
 乃有獲說總百官又暨乃僚協心佐理成商家中興
 之業按說命後世命官制
詞其原蓋出於此說命上
篇記得說命相之辭
中篇記為相進戒之辭下
篇記說論
 按揚慎曰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確況當求於
 意外如尚書云說禁傳巖之野禁之為言居也後
 世猶有卜禁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禁於
 版築孟子舉於版築猶舉於岩穴非謂其親操版

築也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之宗室也為紂太師馬融王肅以為
 紂之諸父杜預以為紂之庶兄食采於箕故曰箕子
 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盃為則必
 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
 不可振也紂又為淫佚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是
 時周伯發嗣位諸侯叛殷歸周紂為淫亂不止有梅
 伯者性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值醢其身有雷開
 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微
 子數諫不聽乃與箕子比干謀去人或曰可以去矣
 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悅
 於民吾不忍為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
 乃解衣披髮佯狂而去之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
 之曰箕子操及武王既克殷王虛已問箕子殷所以
 亡曰吾伐紂是歟箕子不忍言殷惡乃問以天道箕
 子陳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初一日
 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
 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
 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詳其故周人得以叔彞倫立大典故在書曰以

箕子歸衍洪範法受聖也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

鮮而不臣也箕子至其國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

為民設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

信不淫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盡為禾黍

箕子傷之欲哭不可欲泣不可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校童兮不與

我好兮所謂校童者蓋紂也殷民聞之皆流涕云

蘇頲濱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武王陳洪範

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

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

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比干

王子比干者紂之宗室也為少師見紂淫佚作炮烙

之刑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

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君有過而不死爭如石

姓何乃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

王洗心易行伏於象魏之門紂大怒比干自謂聖人

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武

王伐紂克殷乃封比干之墓

周相臣傳卷之三

太公望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常為四岳佐禹平

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

商之時申呂或封支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

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呂尚嘗屠牛於朝歌

賣飯於孟津蓋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

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蛇非

虎非熊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手磻溪見老

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

人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漁者也西伯謂左右曰得無

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太公曰當

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父矣故

號之曰太公望望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

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西伯曰吾願富其民於是

發倉粟賑孤獨以望為師西伯脫羑里歸望左右之

西伯歸德孚政平虞芮質成於是伐崇密須大夷作

豐邑天下三分有其二西伯薨子發立時紂惡不悛

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師尚父佐之時維鴈揚肆

伐大商會朝清明大都師尚父之謀居多王訪箕子

之後又召士大夫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
 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
 卅書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吉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為子孫
 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
 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
 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
 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刀劍戶牖各為銘焉初虞夏
 之世幣金有三品或黃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
 帛廣二尺二寸為副長四丈為疋故貨寶於金利於
 刀流於泉布於市束於帛按圜即員員即錢也周官
 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
 財帛之官故曰九府圜謂均而通也於是武王封師
 尚父於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
 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
 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人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
 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集遠方是以與
 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
 業便魚鹽之利而民人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

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
 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
 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

周公旦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仁孝異
 於群子父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
 東伐至孟津公輔行伐紂作泰誓至牧野作牧誓破
 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
 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公於少昊之虛曲阜公不誅封
 留佐武王既武王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
 曰我其為王穆卜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設三
 壇公北面立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
 祝曰惟爾元孫發遣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責於天以旦代發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延命於帝廷
 敷祐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
 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
 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
 許我我迺卜三龜一習吉敬篤見書乃并是吉公曰
 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

侯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間於金滕之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瘳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之畧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武庚放蔡叔收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等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命唐叔以饒周於東土作饒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鴉鵲王亦未敢誚周公七年成王自鎬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維色卜居焉作洛誥

周公以殷民及履難制遷於洛邑俾密邇王室作多士多方以訓告之成王長能聽政周公乃遷政於成王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陪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摘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諧周公周公奔楚成王餐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作無逸以訓恐王急於政事又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火師火傅火保曰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又作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自王朝邦國至於閭閻閭巷祭祀會同燕饗等禮樂無不備焉因典章文物之盛著為六典實周一代之禮是為周禮周公在豈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莖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公既薨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

以開金滕書宋隱曰尚書武王前作此書之異
 不書此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
 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
 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
 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
 之德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
 木所經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
 郊祭文王元子孫在周歲內比世為諸侯俱名周公
 召公
 召公奭姓姬氏仕文王王為西伯時聞國最廣於是
 徙都于豈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召公之采邑且
 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有司請召
 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先王之志也乃巡
 行鄉邑聽斷於龐畝阡陌之間或舍其棠之下於是
 德化大成於內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
 從化其後人思其德作甘棠之詩以美之西伯卒相
 武王伐紂有功為太保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
 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於王曰玩人喪
 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孟功乃成不貴異物賤
 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

德政

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捨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召公以
 為非所當受也王有疾召公欲為王穆卜周公卻之
 乃自以為功武王崩相成王公以王將蒞政當戒以
 民事故咏公劉之事以告之作篤公劉又作洞酌之
 詩為戒王營洛邑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召公
 因周公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惓惓於歷年之久近
 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小民為祈天命之
 本以疾敬德為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時成
 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公從遊因王之歌而作詩以為
 戒召公告老周公作君奭之書留之成王將崩召太
 保奭受顧命立康王太保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左
 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作
 康王之誥尋薨元子就封於北燕子孫在畿內者食
 采於召世為召公穆公虎其賢胤也
 按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
 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
 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周公作居奭以諭之
 陋執斯言要皆為序之所誤獨蘇公謂召公之意
 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正然詳君奭肯意乃召公
 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

論以留之兩

召虎

召穆公虎召公奭之胤也周畿內諸侯食采於召佐厲王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使人監謗者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國之巫能前知者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胡可塞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不聽於是國莫敢言國人果叛襲王王出奔於疏召公乃匿太子靜於其家國人圖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得脫周公召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共立之是為宣王中興周室淮夷作亂宣王命召公平之且辟疆境至於南海詩人作江漢之詩以美告成於王錫以圭瓚鉅邑一旨錫之士田穆公作常武之詩以美宣王宣王中興召虎之功為多

仲山甫

仲山甫河南華川人宣王時賢臣也佐宣王為太師謚穆仲封於樊今襄陽之樊城是也魯武王以枯與戲見王王將立戲樊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宣王伐姜戎既喪南國之師廼料民於太原料民多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為農隙耨獲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而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王命仲山甫築城於齊尹吉甫作天生蒸民詩以送之其降生之異德職之全功業之隆皆此一詩盡之矣

史南曰文武開周旦奭明運以基有道之長至宣

王中興山甫立嫡有諫耕籍有箴可謂補衮闕矣其賢孰尚焉

尹吉甫

尹吉甫周宣王內史也成康既歿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玁狁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宣王自將伐淮北之夷王詔吉甫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仲山甫城齊吉甫作燕民之詩送之蓋其深於詩教者也吉甫輔佐宣王脩文武之政復周召之業當時翕然稱賢相焉吉甫之子伯奇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撈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履霜操是也曲終投河而死吉甫之後當幽王時為太師節彼南山之詩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

齊相臣傳卷之四

管仲

管夷吾仲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襄公立無常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莊公伐齊納糾小白自莒入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小白已入得立是為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公子糾召忽死管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唯管夷吾乎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以是瀕于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之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若不

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北至三轡三浴之桓公親送於郊授之以政三月仲論百官言隰朋寧戚王子城父賓胥無鮑叔牙五子可以治國而自任以霸王之事於是桓公使鮑叔為大諫與四子輔政管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親諸侯國人夫說七年桓公會諸侯于鄆齊始伯二十四年會盛公為管仲城小穀明年狄人伐邢管仲請救邢二十九年相桓公合諸侯之師伐楚脩辭以責之楚齊相臣傳

表之四

服盟於召陵三十三年相桓公盟諸侯於甯母請無納鄭子華姦命且非所以合諸侯也三十五年相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申五命之禁王使宰孔賜胙自是桓公於管仲號稱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語詳周紀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世子四十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

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背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不因而去之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刑賞必當不以其私桓公一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歸牲為載以戮力同心征狼白狄之地反胙於絳大朝諸侯於陽穀終桓公之世威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于葵丘之會首止之盟王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然管仲家富侈擬於宮室塞門反站

三歸官事不攝而桓公亦上僭王室內嬖如夫人者
六人終以此敗管仲既卒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
十餘世後有管仲脩者事楚為賢大夫白公之亂死
焉後漢皇后陰氏家皆其後也

史記稱管仲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桓公實怒少
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桓公實
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
桓公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
齊今考之此說皆非也桓公二十九年會諸侯于
陽穀為鄭謀楚是歲有蕩舟之事故明年伐楚因
遂侵蔡其實本為伐楚動也山戎病燕故桓公為
燕伐之非不義也亦何待令脩召公之職而後可
哉如曹沫之事蓋出於戰國之雜說公羊不推本
末而信之太史公又以為然今刺客傳論之備矣
皆不可信故不取也戰國之際諸子著書因管子
之說而益增之其廢情任法遠于仁義者多申韓
之言非管子之正也其甚者言治國則以智欺其
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於是有不費之寶石壁
策茅之謀使管仲而信然則天下亦將以欺奪報
之尚何以稱伯哉

晏平仲

晏平仲名嬰來之夷維人晏弱之子也靈公二十六
年晏弱卒嬰麗緣斬首經帶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
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莊公
三年晉欒黶自楚適齊嬰言于公曰南任之會受命
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
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
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父
矣四年莊公自衛將遂伐晉嬰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王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莊公伐
晉封少水乃還六年崔杼娶棠姜莊公通焉驟如崔
氏崔杼弑之死者十一人嬰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
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
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
封為左相盟曰所不有如此盟嬰仰天歎曰嬰所不
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此盟上帝乃歆景公二年
崔杼死三年慶封奔與與之卿敗其郤六十弗受子尾
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
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以邲敗乃足欲足欲亡無日
矣在外不得寧吾一邑不受邲敗非惡富也恐失富

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
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嫚謂之
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附謂幅也四年嬰因
陳桓子以納邑與政從季札之言也是以免於樂高
之難是時氏陰收齊民季子與晏子知之晏子嘗以
事適晉晉叔向問齊故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
氏矣其後陳桓子卒城樂高專齊之政子孫代有齊
國晏子雖以行義顯齊然不得任其國政蓋從容風
議時有所匡救焉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
市欲隘置廛不可以居請更諸夷墮者晏子對曰君
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抑小人近市
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故煩里旅公曰子近市識
貴賤乎對曰識之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
有踴踊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愀然為之省刑及晏
子適晉公遂更其室還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
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遠卜不祥君子不犯
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公不得
已從之齊人好箝數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為
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擊箝者不祥下車去之
然後國人不敢犯二十六年公有疾以丘據言於公請

誅祝史公以問晏子晏子曰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
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
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
無怨宜夫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公曰子稱是語
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
事其祝史薦信而無愧心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
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
鬼神其道遇達君內外頗邪上下怨疾神怒民痛無
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非也其蓋失教美是矯誣
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國受其禍
祝史與焉其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僂
嫚於鬼神今山林之木虞衡守之澤之荻蒲舟鮫守
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
賄布常無藝微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
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
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神攝以
東姑尤以西其為人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
詛君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
關去禁薄歛已責而疾有間遂田于沛晏子待于端

解左
越石

薦御
天者為

臺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
 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其後復從容為公言陳氏將代
 齊公信之而不能其言之不回類如此越石父賢
 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
 謝入閨夕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之曰
 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
 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
 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知已
 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於是晏子延入為上客
 晏子為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擁
 齊相臣傳
 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
 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
 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
 八尺乃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
 它日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
 為大夫晏子死陳乞逐高國晏子之子圉奔魯
 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
 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
 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
 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謂

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陳說犯君之顏此所謂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
 之執鞭所忻慕焉

齊相臣傳

卷之四

五

晏子傳

晉相臣傳卷之五

士會

士會弑太傅士為之孫為字子與陶唐氏之苗裔也歷虞夏商周成王遷之于杜為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故為士氏為事獻公公患桓莊之族偏以問士為士為謀去群公子盡殺之狄人侵晉晉侯將伐之為曰獬君驕必棄其民無眾而后伐之公如其言卒滅虢焉及獻公惑于驪姬將廢太子為太子城曲沃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

晉相臣傳

卷之五

士會

用師而動

將何見焉七年晉使薦嘉慶瑕以守樞林之塞始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卻成子曰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武子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武子武子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為劉氏靈公失道趙盾患之將諫會請先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敗之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荀林父帥師救鄭鄭楚已平桓子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穀不可適以中軍佐濟晉師從之果敗于邲七年春武子帥師城赤狄甲氏及潁呼鐸辰三月穀秋俘景公請于王戊申以冕服命武子將中

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氏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冬晉侯使武子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手王享有體存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八年卻克之怒齊也魯欲報齊還請伐齊公弗許武子將老召其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以君子之喜怒以己亂也弗已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惧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勞乎爾從二三子惟敬迺請老卻獻子為政文子退朝而暮武子曰何慕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卻子伐齊師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手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為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故文子為政有令名晉國賴之

趙武

趙武字文子莊子朔之子盾之孫也莊子佐下軍將早卒趙嬰齊通于莊姬原同屏季放之嬰齊曰我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手祭之之明日而亡景公十七年莊姬以趙嬰之亡故譖於公曰原屏將為亂樂邵為微公殺大夫趙同趙括文子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文子而反其田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賢者為寵驕故與王實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貳風聽臚言于市辨妖祥於諺考百事于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蓋戒之術也先王疾寵

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壯不若老者多矣見
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
善善進善不善茂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
亦茂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
宮室之有牆屋也薰除而已何又加焉見智武子武
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成子
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
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
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
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
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
曰誰之不知可以求乎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
從欒伯之言可以儆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
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鄰亡人之言也何稱述
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悼公立呂相卒
公以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為卿十三
年為上軍帥平公十一年代范宣子為政文子令薄
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齊為餘以廩丘奔晉取衛宋
邑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文子卒治之令胥
梁帶往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十三年文

子及楚令尹子木合諸侯之大夫於宋弭南北之兵
鄭簡公享文子於臺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
二子石從文子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
君既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皆賦詩文子告叔向
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
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修所謂不及
五稔者夫子之謂也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
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仲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子木卒文子
喪之如同盟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與人之成杞者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文子問其縣大
夫則其屬也乃召之謝過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
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
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與尉
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磬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
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
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磬之加密石焉諸侯罷之
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
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
勿鄭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

信以人之有

不阿不援不阿不援

其斷者仁者之為也其譽者不仁者之為也室成諸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從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而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焉時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十七年及楚令尹子圖尋宋之盟會諸侯之大夫於鄆宋之盟楚人先子木復衷甲焉文子不與之競於是祈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詿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穠是黍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晉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

賦詩

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令尹事文子賦大明之首章文子賦小宛之二章文子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文子歸及魯叔孫曹大夫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文子禮終文子賦椒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文子辭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文子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文子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文子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麗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兒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文子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文子於潁館於維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趙孟不復年矣秦后子來奔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

無道而年數繇孰辨不五稔文子視蔭曰朝夕不相
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子問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君
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
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屹
日而愒歲急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平公有疾
秦景公使醫蘇視之出曰疾不可為也是謂 逆女
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
若君不死必失諸侯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以佐
君為諸侯盟主於君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子
胡曰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和聞之曰
直不輔曲明不規闇樞木不生危松栢不生埤吾子
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
謂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疾國家乎對曰上醫醫
國其次醫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
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
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盡選男德以象谷明
宵靜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谷而食蠱也
是不昭谷明而皿蠱也夫文蠱皿為蠱吾是以云文
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十年不服不過
十年過是晉之殃也十二月甲辰朔文子烝於溫庚

家士庫
十餘之

成卒鄭伯來弔文子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
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
不交利死不屬其子馬子趙成景子孫鞅簡子

晉相臣傳

卷之五

十

勸

魯衛鄭相臣傳卷之六

孟獻子

孟獻子名蔑魯慶父之曾孫也慶父弑般與閔公季
 友縊慶父以靖公室立其子公孫敖其後世為孟孫
 氏教生文伯教惠叔難教卒獻子立宣公九年王徵
 聘於魯公使獻子如周聘王以為有禮厚賜之十四
 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使歸父會楚莊王謀救宋也
 成公十二年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
 加厚遂從公會晉侯伐秦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
 大功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冬獻子會晉侯盟
 於虛打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塗
 襄公二年秋會於戚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晉荀瑩
 善之遂城虎牢鄭服三年公如晉盟於長打獻子相
 公稽首荀瑩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
 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
 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為晉侯不
 許獻子曰寡君願固事君無失宜命即無賦於司馬
 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備小國而為罪寡君是
 以借助晉侯許之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
 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執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

論而後不從

鄭有

人查

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
 無靈者使吾邦家安有姓和協惟此二者獻子出宣
 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
 為富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
 輶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
 楚子囊鄭子耳侵魯西鄙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
 曰鄭其有灾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灾
 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
 宋向戌來聘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
 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取
 問十九年秋八月丙辰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
 既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
 等矣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
 歸之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所友樂正襄
 牧仲五人未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能忘其家而與
 之友獻子子莊子速幼以勇聞於諸侯齊侯圍成莊
 子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
 還莊子卒傳焉羯生孟倍子穀饒生孟懿子仲孫何
 忌生洩是為武伯南宮敬叔懿子之弟也學子孔子

武子孟氏世祿於魯

賓俞

賓武子名俞莊子子也晉文公將伐曹僭道於衛成公弗許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逐伐衛已而晉及齊盟於欽孟成公乃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成公以悅於晉公出居於襄牛武子從之元咺奉公弟武叔以攝位晉人以武叔故後公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武子先入俞國人長祥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而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以武叔之死也出奔晉以訟於晉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生士榮為大士公不勝晉殺士榮則鍼莊子謂賓俞忠而免之執公歸於京師賓諸深室武子職納蒙饘焉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晉侯使嬖衛酈公武子貨嬖使薄其醢不死魯侯為之請乃釋公周治殺元咺子適子儀

相讓

五年公復歸於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明年秋衛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卽何事相之不享於此又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從之卜二年公使武子聘于魯魯侯與之宴為賦淮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孤弓矢千以覺報宴令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孤弓矢千以覺報宴令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卒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世執政於衛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也子國與子儀同事僖公簡公元年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三年耐止司臣

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堵女父司臣尉翽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群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令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二年子產始為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卻之及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壞則子之家壞何攸攸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

無二汝心有令名也衆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文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亡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陳者我埋木刈敵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後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
慎辭哉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
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
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殘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
矣子太叔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
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
過鮮矣十九年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
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體也臣之
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及賞禮請辭邑公國子
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二十一年九月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外僞言
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
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
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僞聞之大適小有五
美宥其罪矣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
及小國不因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
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
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
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
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二十四年春子產相鄭

伯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得見與否
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
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對曰伯有侈而懷子哲好
在人上莫敢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
日矣六月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
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
其君弱值公子侈太子卑大夫傲政多門以介於大
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子產為政使都鄙有貢上
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
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子皮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
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
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十
五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
產辭而責之於是晉人乃築諸侯之館鄭人游於鄉
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
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

之然明曰我而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是觀之公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辭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二十五年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文擇焉皆許之子皆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起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皆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皆怒既而秦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父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皆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賢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皆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有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乃放之於吳是年六月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

疾語詳左傳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雙櫟如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二十六年秋子皆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郕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而罪二也昆季爭室而罪二也董陸之盟汝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幽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國人不助天其助幽人乎請以印為楮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汝汝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於周氏之衢如木焉二十七年公如楚子產相逐與楚子田於江南之夢二問禮於子產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子產作丘賦國人皆謗之其父死於路已為藁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欲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

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敵將如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偁而無禮鄭先衛亡偁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三十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躬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子產聘於晉晉侯疾有黃熊之夢韓宣子送客私問焉子產備言其故因為豐施歸州田於晉時鄭人相譙以伯有之厲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寃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殫死其寃鬼猶能馮依於

人以為淫厲以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定公元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相公以會及盟子產舉周制班貢之輕重以責晉自日中以爭至於晉人許之四年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遠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咲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哉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微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寵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服歸服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非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罕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高宣子謁諸鄭伯以求商人環子產弗與曰非官清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

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闕其間，鬼神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六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郤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王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王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為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政，侵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告君。大夫政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疆，賈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尋，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

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郤邑也，亦弗為也。僑若驪王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皆賦，以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將子產，拜賜。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焉。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不藉手以拜。五年，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璫，半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四國皆火，明年龜復曰：鄭又將火。請用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竟不與。亦不復火。鄭未火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岷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吾可，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使司馬司寇祝史宮人府人庫人各徹其事，乃徙主告於先君之廟，禳火於玄冥，回祿，祈於四墉，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告於諸侯。是秋大為社稷，以禳於四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七年，鄭大水，龍闕於國門之外，汭淵國人請為榮。子產弗許，曰：我聞龍不可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子產有疾，謂子太

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加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尼聞子產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古史曰子產為鄭不以禮法傲人凜乎其不可犯將死戒子太叔也子產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為古之遺愛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蓋惠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產則以禮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楚相臣傳卷之七

關子文

關子文伯比子初若教娶於邾生伯比若教卒從母畜於邾通於邾子之女生子文邾夫人使棄諸薳虎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為虎於薳故命之曰關穀於薳而以其女妻伯比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為令尹子文賢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傾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悉告以舊令尹之政初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為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吾而不能怨之於法吾族之犯法其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

天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為令尹四十年
縉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
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禄子文逃之
王止而後復弟子良為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
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
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慝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
政迺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
不其餒而及子文子闔般為令尹越椒與焉賈諸般
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為賈復殺之遂處于烝野將
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為質弗受戰于泉潁椒
敗遂滅若教氏子文之孫歲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
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歲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
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
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旂改命曰
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鄭公

孫叔敖

焉又獵字叔敖又曰孫叔敖名鏡楚大夫為賈之子
也賈初為楚工正秉心淵沉而有謀臨事果敢而能
斷遇敵整暇而不迫子文用子王為令尹國老皆賀
賈尚幼後至不賀知子王之剛愎無禮不克終也

後子王果敗于城濮及楚莊王時大饑戎伐其東又
伐其西侵于訾枝楚人謀徙于阪高賈曰不可我能
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楚遂滅庸庸晉趙盾伐鄭賈救
之遇于北林因晉解楊皆其謀也叔敖少出遊見兩
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叔敖曰吾聞見
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
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
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莊王九年為賈見叔敖於
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莊王欲以沈尹為令尹辭曰
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王必用之臣不若也令尹
虞丘伯見于王曰臣之尸禄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
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賤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
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
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而士民可使附也莊
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賀客畢至有狐丘夫人
者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巾曰僕聞之有三利必
有三患子知之乎叔敖楚然為容曰小人不敏何足
以知之願聞其說夫人曰夫為高者人妬之官大者
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夫是以吊也叔敖曰不然吾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

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 夫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
病諸於是代關為令尹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
政緩禁止吏無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
夏以水各得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
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棄市令言之教曰市亂
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故曰吾今令之復矣適言之
王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卑車王以為不便馬歇下令
使高之教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
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
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尚其車十六年莊王將興師
伐晉曰敢諫者死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
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
臣也於是遂進諫曰君今貪彼之土所謂知前之利
而不顧後害者也正猶螳螂之欲攬彈而不知黃雀
之在後而黃雀又不知挾彈丸者方窺而斃之也臣
敢愛死不以告王哉王遂止不伐晉而士卒以寧王
使城沂叔敖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
用手板幹稱畚築程士物議遠邇畧址具饌糧度有
司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晉荀林父帥師又楚戰于邲
叔敖令進師晉人敗績莊王問於叔敖曰寡人未得

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
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叔
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
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
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
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
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其定國
是寡人豈敢以禍國驕士民哉叔敖相楚期年而楚
國大治莊王以霸教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
北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
則溫何不為也教曰吾聞君子服美蓋恭小人服美
蓋僞吾無德以堪之矣教疾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
不受也必封汝汝必無受地利者衆之所欲也楚
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
機可長有者唯此故病甚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
許貸千金未取也卒之后莊王置酒召優孟孟歌曰
貪吏不可為而不為庶吏可為而不為者當時
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可為者當時有清名
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貪吏常富富
常貧貧不見放乎王悟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
不受而請寢丘馬與之四百邑其後世不絕云

秦相臣傳卷之八

百里奚

百里奚虞人也少時家甚貧流落不偶出游以干諸侯后歸虞事虞公為大夫及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併虞官之奇語奚曰是不可可以不諫也奚曰貪賂玩寇公蓋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子心吾行吾志耳遂不諫而去之秦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因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因問語三日穆公大悅授之國政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交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餒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及周三子頽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因得不及虞公之難是以知其賢穆公於是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晉亂公子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納夷吾於晉而立之是為惠公既而晉饑使乞糴于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平對曰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救灾恤患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

明子孟
相視

晉君
二置
訓救

之曰汎舟之役初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寒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獨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歎於奚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徒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徒自歎于街奚乃令吏行其罪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巴人致貢而八戎咸服由余聞之歎關請見其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德澤流于後世而秦卒賴焉其子曰孟明視為政于秦穆公嘗使其禦晉師于殽為晉師所敗諸大夫請殺之穆公曰是孤之罪也孟明何尤焉復使為政既乃率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敢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為魏昭王使于齊雎從晉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范雎辯口乃使人賜雎

科
孫
侯
孫

金十斤及牛酒。雖辭謝不敢受。項賈知之大怒。以爲
雖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以告魏。齊大怒。使
舍人各擊。雖折齒。留雖。死。即卷以資。置廁中。賓
客飲者。醉更溺。雖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雖從
實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
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逐操。雖亡。伏匿。更名。姓曰張
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于魏。鄭安平詐爲卒
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安平曰。
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
敢盡見。稽曰。夜與俱來。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稽知
雖賢。謂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
辭魏去。過載。雖入秦。至湖關。適秦相穰侯東行。縣邑
雖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
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聞
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者得無與諸侯客
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雖
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
索之。於是。雖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
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雖入咸陽。已報使因

救
王
王

昭
王

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
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固載來。秦王弗
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
年。南拔楚。西郢東。破齊。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
信。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剛壽欲以廣
其陶封。雖乃上書言之。語在秦世家。於是昭王大說。
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雖於是。雖乃得見于離宮。佯
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
雖。謬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
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王遂延迎。謝曰。寡人
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
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敢敬執
賓主之禮。范。雖辭讓。是日觀。雖之見者。群臣莫不洒
然變色。易容。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
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耶。雖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
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雖於是。教王以遠交近
攻之策。曰。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欲霸必
親中國。以爲天下樞。楚強則附。趙強則附。楚趙
皆附。則齊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
魏國可虜也。語詳秦世家。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

睦為客卿謀兵事卒聽睦謀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復說昭王收韓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語在秦世家睦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王廢太后逐穰侯昭王聞之大惧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睦為相封睦以應踰為應侯當是時昭王四十一年秦相左庶長范雎之入秦也睦既相秦秦踰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睦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睦曰然須賈笑曰睦有說于秦耶曰不也睦前日得過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睦曰臣為人庸賈須賈意哀之晉與坐飲食曰范雎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晉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于相君者哉睦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睦亦得謁睦請為

秦相左庶長范雎

君見于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馬不出睦曰願為君借大車馬于主人翁睦歸取大車馬為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賈怪之至相府門謂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賈曰卿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于是睦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睦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睦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睦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睦為外心於齊而惡睦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賈辭於睦睦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坐豆其前令兩黥徒

夾而馬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睢既相王稽謂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官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而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官車一日晏駕吾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睢不擇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于函谷關非大王之聖賢莫能貴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睢于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睢說之怨必報睢相秦二年昭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睢必報其仇乃詐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間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

今范君亦寡人之親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以求魏齊魏齊不得已而自刎趙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四年秦攻韓汾陰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賈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熹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豪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后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擇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王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睢懼不知所出遂澤聞之往入秦也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大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廩之下不見人大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迺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騁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強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困窮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會莊襄王卒斯乃求為丞相文相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即李斯因以得說秦王滅諸侯成帝業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正以游說諸侯名士可下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斯議亦在逐中

秦相臣傳

卷之八

九

李斯

秦相臣傳

卷之八

十

李斯

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已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功之患始皇三十四年後李斯議燒詩書百家語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

置酒於家百官長官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
喟然歎曰嗟乎吾聞芗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
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
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
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于沙丘李
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輶
車中趙高因番所賜扶蘇璽書說胡亥從之乃扶說
李斯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
身死而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遂危社稷
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謀高曰上和同可
以長久善者因禍為福君何憂焉斯乃仰天而嘆垂
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
是斯乃聽高矯詔廢太子扶蘇而立胡亥扶蘇與將
軍蒙恬皆賜死於是二世立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
中趙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李斯子由為三川守
群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
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請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
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
容以書對教督責之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
嚴稅民深者為明之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積于

市初趙高為郎中令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
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宜深居禁中不得與羣臣
見面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
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為言迺給丞相入
諫二世大怒趙高因曰丞相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
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
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
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
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
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骹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
因上書言高之短二世曰趙君為人情廉彊力下知
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
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
臣故曰死二世已前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
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
是二世曰其以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斯拘執束縛
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
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
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
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

夫差吾以忠死宜二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心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李斯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脩甲兵飾政教官闢土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魯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也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見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李斯趙高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

天下以樹秦之名罪天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進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使吏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輔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適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前漢相臣傳卷之一

豫章外史 魏頭國集
伯子 維鵬編次
永孫 維鵬編次
同郡後學 胡以良校
張敬焯 鄧履吉

蕭何

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嘗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餞三何獨以五或三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信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課奏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丞相御史府律令圖書藏之項羽屠燒咸陽以巴蜀王沛公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王怒欲攻項羽何諫曰今眾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時韓信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數十人信度

何已數言上上不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

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吾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王為大將何如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稱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曰項王雖伯天下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為伯實失天下心大王入關繩毫無所犯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

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還去何常與關中卒輒捕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王滅楚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封為鄧侯食邑獨多八千戶帝且謂相臣傳

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何從其計上乃大喜十二年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杓循勉力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稀時客有說蕭何曰君戚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何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典何曰君自謝民何因為民請苑令民得入田上怒下廷尉獄王衛尉諫赦之曰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何以參對何買田宅必居窮辟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魏七月何薨謚曰文終侯子孫嗣薨無子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為鄧侯小子延為玁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鄧侯薨子遠嗣薨

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素忠謹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封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喜為鄼侯傳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前漢相臣傳

卷之一

四

蕭何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頃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閼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廬陵郭氏曰予意何功自有大者不在發蹤指示與全關中也而漢群臣莫敢明言之帝不欲群臣之明言之也漢所以帝強半韓信功也信與帝起漢中定三秦虜魏取代仆趙脇燕擊田臧項功在諸將上顧始亡而追之繼薦而將之者何也進賢

受上賞何之功孰大於此何曰韓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則廷臣無與信伍也帝亦常自言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則戰功無與信多也漢無信則何縱指示誰與殺獸縱全關中誰與戰垓下當時群臣乃吮吮首泰不一及信上與鄂君明何功大亦吮吮辭人獨與全關中不一及何進信吁難言矣自信載雲夢之車帝已忌其功矣群臣無敢訟信功天孰敢多進信者功手功韓之功勢不得不諱何之薦豈獨諱其薦帝之疑何亦自此深矣何也賞陳平及魏無知則疑信必及何不召平而後知之也信之反幸何詔而誅之何不誅信則帝之疑何又豈特械繫已哉

曹參

曹參沛人也據筆曰曹參字敬伯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中涓者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至霸上霸上者破秦入關霸上者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及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秦司馬欣軍碭東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

陽城 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吳威及九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宛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侯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咸陽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關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從西攻陽武下懷轅軼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

陽城 北破之從南攻擊與南陽守斷戰城郭東陷陳取宛虜斷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峽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辯故道雍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擊東及高標破之復圍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

陽城 河內下修武度圖津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東取碭前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及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

陽城 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鄒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鄒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漢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車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澤陰平原而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定齊郡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童及故軍將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洪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

從破

從破

從破

從破

從破

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
 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
 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敖破之燕布反
 參從悼惠王將軍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
 大破之南至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
 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
 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
 參為齊丞相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
 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
 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
 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
 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
 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
 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前漢相臣傳
 市無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後漢相臣傳
 極刑而天下畔此其效也參欲以道化其本故不欲
 擾其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
 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
 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
 為丞相吏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

從破

從破

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者皆
 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
 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
 舍日飲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
 更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
 歌呼相與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
 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
 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
 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
 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問侍自從
 其所諫參參怒而咎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若
 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
 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
 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
 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重橫參等守職遵而勿
 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
 年卒謚懿侯子窋代侯有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顧若
 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氏以寧一平陽
 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

九年卒謚為辭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謚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謚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謚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按二相自微時善高祖羽運勳高祖衛鑑定矣蓋知臣莫若君也顧帝為疑忌之主何幾不免而鮑生召平兩為何計竟釋帝疑參守何規乃師蓋公清靜無為噫何參誠一代賢相矣鮑生召平蓋公三士者豈智謀之士自秦而隱者與二相國好士之風可想已

前漢相臣傳卷之二

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有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狙者伺伏也如細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駭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怖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

今郡食其以秦發秦

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蓋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轅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維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百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鄼食其持重寶唱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

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而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范增欲殺沛公令項莊以劍舞良出令樊噲擁盾直入侍沛公沛公因得脫走步趣霸上良獨留謝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

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之意按此棧道通項王與韓彭良乃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將與項王有怨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而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人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咸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

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欽推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殷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

詩
封

項
侯

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
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及其故舊墳墓
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
國立者後桡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
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今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
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乃遣良操印立信為齊王其秋
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
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封信王楚封越王梁諸侯皆
至遂滅楚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
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
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
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
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
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
在雄陽南宮從後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
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
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
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
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

詩
封

項
侯

項
侯

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
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
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
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
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
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
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
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
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穀滻倍河向
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
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
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
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
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
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
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
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
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吕后
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用計策上信用
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

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壁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前漢相臣傳

卷之二十一

十一年燕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燕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

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理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望子固不足道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

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嗷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道深矣惟恐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

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前漢相臣傳卷之三

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粃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之女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取張氏女齋用益饒將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畧地立魏王興秦軍相攻於

王莽

臨濟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說之平亡去久之項羽畧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

市信

武君將魏王名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

裸身

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腰中常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是時石奮為中涓受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

前漢相臣傳

卷之三

二

陳平

內外

娶五

行將

諸護

折金

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悅之是日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讜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為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諛之於王漢王召讓無知無知曰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漢王迺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

山子周偽信

女高以氏解

王忠之平請捐金行及間問其君臣以疑其心王以
 為然乃出黃金恣所為不問出入已而項王果疑亞
 父欲急擊下榮陽城項王不信平乃出女子二千人
 解榮陽東門之圍六年人告韓信及帝以問平曰古
 者天子有巡狩以會諸侯陛下第出偽游雲夢信聞
 必迎謁謂而執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後
 卒用其策滅楚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越
 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乃復賞魏無
 知其明年平從攻反者韓王信都於代至平城為匈
 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
 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
 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
 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
 餘戶問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
 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
 從至天下定後嘗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
 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
 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
 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

誅諸

乃用平計召周勃與平受詔即斬噲頭二人馳傳未
 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呂后弟帝
 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因而致上自誅之乃以
 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請長安令周勃代將
 將兵定燕反縣平行間高帝崩恐呂后及呂頤諶怒
 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于榮陽平受詔
 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勞
 出休矣平畏諶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
 即中令日傳教帝是後呂頤諶乃不得行樊噲至即
 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王陵為右丞相平
 為左丞相高后元年以平為右丞相高后議欲立諸
 呂為王平以為可王陵固爭不可遂病免陵七年高
 后崩呂祿呂產及平交驩太尉周勃與朱虛侯章定
 計誅諸呂立代王文帝元年以平為左丞相二年十
 月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魯孫何坐畧人妻棄市始
 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
 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魯孫陳掌以衛氏親戚
 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按曲逆初仕魏仕楚既仕漢庶幾愚于虞而智于
 秦者故蟋蟀侯秋吟蟋蟀出以陰言變化也顧其

計具惡草出女子偽遊雲夢皆春秋戰國之餘習
蒙馬虎皮之流耳奚奇乎當時告信反者曾不為
信一言遂致高帝殺戮功臣巡狩之計及基慘刻
之禍夫鄼侯薦信見猜而不敢言平奚忌而不言
耶逮事太后也王陵守白馬之盟而平乃阿依弗
言遂王諸呂故程子曰平逢呂氏之怒不敢諫直
畏死耳后来令勃入北軍非推功讓能蓋令勃先
試其難已居其易耳矧文帝立少帝在宮中非孝
惠子甚明又無一言廢之相業謂何

周勃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徙沛勃以織曲薄為生常為
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
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適攻豐擊秦軍
碭東還軍番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
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殺定魏地攻爰戚東
緣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
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
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
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
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三月楚懷王封

前漢相臣傳

卷之三

五

陳平

先登

時好

最

地

茶藏

破

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從沛
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攻長社
先登攻潁陽緄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
守騎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
以沛公為漢王王賜勃爵為咸武侯從入漢中拜為
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北擊趙
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擊章平姚印軍西定汧
還下郡潁陽圖章邯廢丘破西丞擊蓋巴軍破之攻
上邽東守峽關轉擊項籍攻曲遂最還守敖倉追籍
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
守碭陽操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
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
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號絳侯以
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
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王信軍銅鞮破之還降
太原六城擊韓王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
韓王信軍於滎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
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
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絳轉擊韓信
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軍最鴈門守國因

前漢相臣傳

卷之三

六

田

定陽 中縣 郡定 陽東 中縣 郡定

轉攻得雲中守趙丞相其肆將勳定雁門郡十七縣
因復擊穉靈丘破之斬穉得穉丞相程縱將軍陳武
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
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
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綰軍沮陽追至長
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
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
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
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
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
前漢相臣傳 卷之三
趣為我語其難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
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
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國相秉漢權欲危劉氏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
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今太后
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番此為大臣諸侯
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
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
之利也祿猶豫未決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
國產計事會即中令賈壽使從齊來俱以灌嬰與齊

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
欲入北軍不得乃令尚符節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
勃北軍復令寄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
國急歸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信寄不欺已也遂解
印以兵授太尉勃於是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
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
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衛尉毋入產殿門
產不知祿已去北軍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排
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
宮衛帝予率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
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
樂衛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入分部悉捕
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
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
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
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
則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詔列侯
就國乃免相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畏誅常
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

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胃絮提文帝曰絳侯絀皇帝重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徙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

王陵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讎陵又本

無從漢之意以故晚封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平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退讓平勃曰始與高帝歃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於是意欲廢陵乃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薨其後玄孫嗣侯位坐守爵金國除

贊曰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乃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前漢相臣傳卷之四

灌嬰

灌嬰唯勝敗者也高祖為沛公畧地至雍丘下章
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
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聞賜爵七大夫從攻
秦軍毫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
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
陽守爵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武關戰於藍田疾力
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
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
前漢相臣傳 卷之四
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
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於定陶南
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
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王遁而西
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中從反從擊破之攻下
外黃西收軍榮陽楚騎來聚漢王迺擇軍中可為車
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
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
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嬰雖少然
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

大破

楚大

楚大

楚大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
軍後絕其饑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
魯下破之將卒斬右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
武軍於燕西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
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
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
遂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
鄉受詔將中郎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
下將卒房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
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擊破其
前漢相臣傳 卷之四
騎將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
齊將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
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
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立為齊王使嬰別
將擊楚將公果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郎長身虜騎
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度淮盡
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
嬰度淮擊破項聲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邳
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
節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顧鄉從擊項籍

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選冠已而徙為趙相
相趙王耳耳卒相其子效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及蒼
以代相功從攻荼有功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
遷為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為
相國而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
又善用法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
計者縣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
年遷為御史大夫其後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
年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曆以
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掌
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
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
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張蒼蒼尤好
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選律曆蒼德安國侯王
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相洗沐常先朝陵夫
人上食然後敢歸家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
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
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
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曆制
度更元年蒼由此自糾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大

為姦利上以為諫蒼遂病免孝景五年燕諡曰文侯
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尺
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
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年百餘歲迺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
率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帝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
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三千
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
前漢和臣傳
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竇
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
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
故安侯嘉為人燕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
通方隆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召通且欲斬之
通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通頓首出
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相幾殺
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二年是錯為內史
青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調罰侵削諸侯而丞

和嘉自紉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不便更穿一門
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塋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
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官上謂自歸上至朝
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塋垣故
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
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責至合因歐血
而死謚曰節侯傳至孫史有罪國除

周亞夫

許知亞
侯大必

亞夫勃之子也為河南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
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重矣於人臣無二其

卷之四

七

前漢和臣傳

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
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
死指視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已
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
為條侯續絳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
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
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
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
吏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
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

文帝
帝行

亞夫
不表

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
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
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
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霸門群臣皆驚又
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塊戲耳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
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
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
太子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以中尉為太
尉東擊吳楚因自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眾
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既發至霸上
說亞夫亞夫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投殺澠間果得吳
伏兵乃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
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自守日
使使請亞夫未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帝詔
使救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
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
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

平
楚

孝
太子

信
不
信

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
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出
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
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
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
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
孝王與亞夫有隙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
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隙之
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實太后曰皇
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及章武侯先帝不
前漢功臣傳 卷之四 九 廉頗 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實錄白人生各以
時行耳實長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願
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
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
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
默然而沮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
勸後亞夫不可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下侯之
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不聽乃悉封為列侯
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食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
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願謂尚書取箸

不
對
亞
夫

侯
信
不
信

上以亞夫免冠謝上獨目送之曰此執轡者非少主
臣也君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具
可以塗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
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已簿責亞
夫亞夫不對上罵之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
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迺塗器也何謂反
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
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
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
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傳子建德為
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趙果餓死景帝
果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
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太史公曰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有
加焉守節不遷終以窮困悲夫按亞夫不待其死
史公以守節不通貴之過矣細柳營及爭太子爭王信侯事信有傳也
廬陵郭氏曰漢高帝遺詔屬周勃於呂后曰勃厚
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孝文且崩
誅產祿平戊濞周氏父子何負於漢哉獨奈何

文城勃而景竟餓亞夫以死景刻薄主無足論者
文號長者顧休於人言窘幽功臣向微薄太后胃
餐之提勃先亞夫族矣夫勃之所以得握重兵成
鉅功者呂后任之而其不死於廷尉者薄后謀之
二婦人重違夫命而孝文為人子獨慢之也景誠
刻忍竇太后以不掠梁王不侯王信故深銜亞夫
亞夫安望兒活出獄如乃父哉予於是而知母后
係人國家不淺細也薄成文之仁而竇遂景之刻
也

前漢相臣傳

卷之四

十一

前漢相臣傳卷之五

竇嬰

竇嬰字正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
客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帝即位為詹事會上酒
酣言傳位母弟梁孝王嬰引卮酒進諫曰父子相傳
漢之約也何得傳梁王竇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
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孝景三年吳楚
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召入見拜為大將軍賜
金千斤嬰乃言爰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賜金無入家者嬰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
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
侯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相七
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數
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嬰曰能
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
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不能死自引謝病
雍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祇加慰自明揚主之過有如
兩官與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
桃侯劉舍兒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上曰太后豈以
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沾沾自喜耳上遂不用建

太子

此後

陵侯衛綰為丞相武帝元年以為丞相初孝景時嬰為大將軍田蚡乃為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賓客益衰獨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夫使酒輒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穎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廷辨上問朝臣孰是惟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堅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有歲後皆魚肉之手上不待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論殺之按嬰諫立梁王爭廢太子非滅黔尸位者上書救灌夫非有罪也漢以私意殺之失刑矣夫汲黯是嬰則是矣乃蔽田蚡而論嬰乎

田蚡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實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晚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大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樂孟諸書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上所與撫多蚡賓客計策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

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實太后太后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實太后滋不說建元二年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蚡嬰由此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蚡日益橫六年實太后崩丞相許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蚡為丞相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蚡蚡為人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嘗請考工地

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嘗召客飲坐其尤蓋侯北卿自坐東卿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先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中諸第田園極膏腴中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而嬰失嘗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急驚唯灌夫獨不去故嬰默然不得志而獨厚遇夫也

衛綰

建陵侯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能左右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時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綰稱病不行文帝崩時且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問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驂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施施請口移言劔者人易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主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即官有誡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也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賜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

季別

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綰為長者不忍迺賜綰告歸而使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相終無可言上以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公孫弘

公孫弘齊菑川國薛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迺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親策之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當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黯先

論
臣
奏
封
爵

臣
奏
封
爵

臣
奏
封
爵

發之弘推其後上常悅所言皆聽左右幸至弘
上並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
廣大人臣病不節儉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
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
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
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
蒼海專奉朔方上許之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沒黠每
識其詐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
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
前漢相臣傳
卷之五
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于君
桓公以霸亦上階於君妾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
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
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
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賢弘焉元朔中代
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土
於是下詔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
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
方興功業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
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

論
臣
奏
封
爵

論
臣
奏
封
爵

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
用故人富貴為脫粟飯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
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木麻采內厨五鼎外膳一
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弘嘆曰寧逢惡
賓不逢故人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弘有隙無
近遠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
皆弘之為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
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鎮撫國家
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
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迺上書曰臣聞天下達道
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及
者天下之達道也仁智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
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
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
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
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
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
平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
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
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

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
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
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
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
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以醫
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
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
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請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
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
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其賜弘後
子孫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前漢相傳

卷之六

霍光

前漢相臣傳卷之六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
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
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
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
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
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
先驅至平陽傳舍遣使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
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
扶服叩頭曰老臣得托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
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過將光西至長安
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
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
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
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
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為
嗣遂屬之於光使黃門畫者畫周公召成王朝諸侯
以賜光武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昭皇帝政事一決
於光光為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晢疏眉目

霍光

霍光

霍光

卷之六

霍光

美須臾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即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時蓋色公主燕王旦上官桀等謀反侯光出沐日奏之上官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耳有詔光入光既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後桀黨有諸光者止大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桀等皆伏誅自是光威震海內初年輔政即問民疾苦振貸貧民除民田租以當盛位擇宗室二人劉辟疆劉長樂為光祿大夫與共事武帝末年海內虛耗光知時務之要復修文景之政與民休息以安世志行淳篤白為右將軍以自副杜延年有忠節權為大僕卿給事中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光白太后迎昌邑王賀而立之既即位行淫亂光憂憊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即數其罪而廢之延年請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乃與諸大臣議以太后詔廢王復因王吉言立武帝曾孫病已是為宣帝明年下

詔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昆弟諸婿外孫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木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藏梓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三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悉康成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

其封光兄孫中即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
大夫人顯政光時所目造瑩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
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
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
細馬黃金塗車繁薦輪侍婢以五采絲鞮顯游戲第
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
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
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
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書夜出入長信
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垺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
內不能善光竟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
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
事中他人一問女能復自救和後兩家奴爭道霍氏
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過去人以
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
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
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
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
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
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光大驚欲自發舉不

忍猶與會奏因署衍勿論光竟後語稍泄於是上怒
聞之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
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婿諸吏中即將羽林監任勝
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
張朔為蜀郡太守群孫婿中即將王漢為武威太守
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
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
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精
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為散騎騎都
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
騎羽林及兩宮衛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
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
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
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
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手中今許史
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
不可禹默默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
數相對啗泣自怨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上弱臣強
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灾
異數見盡為是也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

寧有是耶顯恐急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
如是何不早告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
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
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點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
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
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
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
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
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欲許后事陛下
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
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
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
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
山禹等甚恐顯夢弟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
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兇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
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
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
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
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羊豕可以此罪也
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

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
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
守山又坐駕祕書獻城西地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
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
要斬顯及諸侯女昆弟皆棄市惟獨霍后廢處昭臺
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乃下詔諸為霍
氏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至
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
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初霍氏奢侈殘
陵徐生曰霍氏必亡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
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
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福未有封人為福上書乃
賜帛十疋後以為却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于階閭之間確然秉志
誼形于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
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
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
光為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
關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
增顯獲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按古之人君武帝最知人其平生所用文武郡國
遼郵錢穀刑獄之臣莫不各盡其才試之信之矣
至於天下後世之事一旦付之子孟不疑蓋知其
氣節有餘也此武帝之明所以獨取焉昭帝聞燕
王上官之諍知子孟無他而罪燕王上官子孟由
是獲安此又昭帝之明賢於成王文景也文帝疑
賈生擅權紛亂復陳賢士景帝信七國誅晁錯威
王以管蔡之言使周公狼跋而東迨遭風雷之變
而後釋然故曰昭帝賢於成王文景而武帝似高
祖也

金日磾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元狩中驃騎將軍霍
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
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
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
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
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
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父
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官蒲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
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音焉
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
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
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安得
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
有法度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官署曰休屠
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嘗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
子二人長子為帝弄兒嘗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
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
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
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浮競遂殺弄兒上怒日磾須首
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赦日
磾又弄何羅及日磾察而覺之卒胡投何羅殿下得
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縣是著忠孝節上病屬霍光以
輔少主光議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
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
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
政歲餘病困大將軍見白封之外授印綬一日薨賜
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令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
磾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共壯起賞為奉車

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和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大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紀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屬封侯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家葬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敬岑明岑明皆為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敬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敬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番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敬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為託上詔岑拜為即使主客敬子淑本為左曹上拜淑為侍中使侍幸綠車載送衛尉舍使敬見以寵榮其子也須臾卒敬

三子涉參饒淑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匈奴中即將越騎校尉關都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淑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為大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傳太后崩欽使護作職辨權為太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錄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後坐事自殺葬後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前漢相臣傳卷之七

張安世

張安世子孺少以父任為即用善書給事中
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
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
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
即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命左將軍上
官桀等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用安世為右將軍
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
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
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昭帝
崩未葬光白太后徙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
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
世子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光薨後數月魏相
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
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
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
定策天下受其禍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
軍毋令頌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
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

用之安世聞言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

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

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

笑曰君言泰謙君不可當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

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

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官衛尉城門北軍兵

屬焉時霍光子弟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馬罷

其右將軍屯兵以禹為大司馬罷其眾後歲餘禹

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

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恠而

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震恐職典樞

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

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

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

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和絕弗復為通有即功高不

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

長短而自言手絕不許已而即果遷安世長史還辭

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

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

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

勢如此為光祿勳即有醉小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或罪即滿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謫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賀嘗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平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子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早死無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積守冢戶數稍減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置守冢三十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之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十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殫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歸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塋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

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帳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關鷄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諛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後恭儉自脩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

輒隨陵凡三徙復還杜陵

韋賢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王元傅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肅肅我祖國自承韋輔本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報聽諧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逮于彭城在予小子勤嘆厥生院此授秦禾邦以耕悠悠煢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唯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壹惠此離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惟佞是恢惟諛是信喻喻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迫於縱逸嬖彼顯和輕茲

創點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
 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正選縣近殆其
 恬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匪思匪鑒嗣其罔則彌爾
 其失爰及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履購惟我王昔靡
 不綰興國救顛執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歲月
 其祖年其逮者於昔君子庶顯於後我王如何曾不
 斯覽黃髮不返胡不時鑒其在鄒詩曰微微小子既
 苟且隨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
 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
 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嗟
 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既去禰祖惟
 懷惟顧初士我徒戴負盈路爰戾於鄒箭矛作堂我
 徙我環築室於牆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責上立
 於王朝其夢如王室其爭如何夢我王弼寤其外邦
 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
 洋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惟恭誦習弦歌
 異於他邦我雖鄙者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
 孟卒于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
 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
 給事中遷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

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
 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為
 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
 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
 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
 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
 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
 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前漢相臣傳卷之八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
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除為茂陵令茂陵遂大治後
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
先是千秋子為維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
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
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因丞相死不能
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
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
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
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
而并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輩下
有司河南中郎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
後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
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
獄久繫喻冬會赦出復有司茂陵令遷楊州刺史
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與內吉和善時言為光
祿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
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

副

諫

若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
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
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
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宜稍奪霍
氏之權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
相請白去副封以防雍蔽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
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謀反伏誅
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群臣數名實而相總領
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
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
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曰匈奴未有
犯於邊境雖屯田車師不足致意聞諸將軍欲興
其地臣愚不知出兵何名也今邊困乏難以動兵軍
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
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充薄
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
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乃欲
報讎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顏
冉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遂以車師故地與匈
奴未幾匈奴衰終臣服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

行

上言
陰陽
和
天地
時

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貢誼施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施行其策又數表奏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封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封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秋與震治則乖冬與離治則泄夏與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水旱傷則民饑寒饑寒在月則亡

聖

燕耻寇賊姦先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紀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誥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大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久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體也臣請法之中謂者趙堯舉春季舜舉夏倪湯舉秋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誥者策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嗣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晁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奏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還輒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

曰憲侯子弘中其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中侯

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相微時舍于客家田文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更代

胡寅曰魏相諫伐匈奴止無名之兵弭連結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賢者或尤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不自欺嗚呼賢矣哉

丙吉

補陳相臣傳

卷之八

五

陳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即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重衣魯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二人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繫獄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即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言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廷養視上屬籍於宗

正后

吉

遷

大將軍

長史

霍光

甚重之

入為

光祿大夫

給事中

昭帝崩

亡嗣

大將軍

光遣

吉迎昌邑王賀賀

即位

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

所立未定吉奏記光定策立宣帝宣帝初即位賜吉

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

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

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

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

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

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

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答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毋

博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

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

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

賢之於是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

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

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

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

後病果瘳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

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

車 醉 駁 不 行

駐報刺海吉勢

問答

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不案吏。自吉始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嘗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鹵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遼寧相臣儒

表之入

七

南司

遼寧府見吉白狀因曰頃虜所入遼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邊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群闔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恠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之掾史恠其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間京兆所當禁宰相不侵小事非所當問也

三
公
當
時
以
知
大
體

大書上

性善功顯也

方春未可熟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
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五鳳三年春言病
篤上自臨問誰可代者吉薦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
于定國太僕陳萬年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
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
大夫會延年老乞骸骨病免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
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
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謚曰定
侯子顯嗣耳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
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
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
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
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
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
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難
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
孫吉嘗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時吉得食米肉日用
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
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數奏其
龜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亡量矣孝宣

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讎讓不敢自伐剛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已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賊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脩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封吉孫中即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後續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勢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脩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于定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吏即

于公

于公

于公

決曹決獄平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理斷之咎當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群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稱弟子于公為人謹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矜寡罪疑從輕加密慎之

飲酒
不亂

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
為廷尉民自以不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
請讞飲酒益精明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其露
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
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
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
廢駁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然止始即位
關東連年被灾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
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
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寒日青亡光上復
以詔條責定國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
遂固辭上乃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
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過失年且三
十乃折節脩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
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勳
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
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
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問門塚父老方共治
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
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

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胡寅曰是時執天下之平自以為不寃者于定國
也趙蓋韓楊之死定國以為當乎不當乎以為當
則此四臣者皆無潔剛直臣也後世評者謂其罪
皆應司寇之議雖有罪尚不可殺也以為不當則
定國嘗奏憚為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延壽寬
饒之戮亦必經廷尉之評矣然則四臣死非其罪
不待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焉而
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

南漢相臣傳

卷之八

前漢相臣傳卷之九

常玄成

常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脩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教令自免弘懷嫌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生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有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乃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罷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穀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教不然孔子傷高為小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

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御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自劾責初宣帝寵姬張嬪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因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具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丁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因以成示子孫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二年薨謚曰共侯初宣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

侯育嗣薨子鄧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絕玄成
元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
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
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
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
千戶祿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
人初高祖時令諸國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
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
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
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
前漢相臣傳
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
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
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
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
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
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子四萬五
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
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
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

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
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
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
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
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
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
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
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
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諸侯臣等愚以
為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奏可因罷昭靈
前漢相臣傳
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
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議玄成等
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
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七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
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合廟中之主皆合
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
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
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
廟四親七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
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

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武受命之功者皆常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延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顙賔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廟漢相臣傳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卷之九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櫟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有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諱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下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

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武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穆皇帝為穆孝昭皇帝為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脩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象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廟漢相臣傳寢園日月間祀皆可無復脩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毋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脩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馬上詔問衡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仍復之元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罷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

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
定者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
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置太上皇寢廟園世世
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
又復擅議宗廟之命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
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
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
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
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
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
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
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
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
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
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訟之曰薄伐
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
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
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

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
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
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
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
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
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
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
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
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
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
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
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
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
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
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
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
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
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
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
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

伯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塋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塋此塋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忘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縣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無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美思人猶愛其樹况宗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

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中壘校尉散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稱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並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脩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而統二父違於禮

案議奏親謚曰悼哉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國稱
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年終本義父為士為
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
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
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脩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匡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
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
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願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
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

前漢相匡衡

當世少雙今為文學祇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願
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
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
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
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
以外屬為太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
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獻
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
以親戚輔政譽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休
辱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能進賢也將軍所舉不過

揚雄
高才
用賢

何主
可主
不嚴
危殆

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
滾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孤白之表而
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
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
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欽然歸仁與
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眾
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
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是時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
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竊見太赦之後姦邪不為
懲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道生之未
得其務也臣愚以為宜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
槓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奸仁樂施則
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則眾相愛此
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變色之言則
下有爭聞之患上有自毒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
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上說
其言選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
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
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復上

疏言之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及朝廷有政議
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由是為光祿勳
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常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
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
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休烈甚
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饗鬼神
佑焉論者爭言先帝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
或不可行而復復之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
為此紛紛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
之道必審已之所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
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
於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
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
惟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詩始國風禮本冠婚
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
必慎后妃之際別適庶尊卑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
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禮醴醴
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如當親者
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

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
天下定矣上雖納其言而不能用焉衡尤精於典禮
頃之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初元帝時中書令石
顯用事自前相常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
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
舊惡并其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
臣位知顯等顯權勢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
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
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
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
乞骸骨上丞相樂安正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脩明
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遵脩法度勤勞公家
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
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
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
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
因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
然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
連乞骸骨固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
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詔繫獄越騎官屬與昌弟

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天子使詣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僅之樂安鄉上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佰為界初元元年郡國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柰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焉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解何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儻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千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前漢相臣傳卷之十

王商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慟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錄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商獨以為訛言頃稍定問之果然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商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來朝仰視商貌大畏之初王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能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以是怨商使人上書

言商閨門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商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蝕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詰若虛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歿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番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以法誅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以罪自殺國除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

翟方進

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失父孤學給太守府為小史踈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毋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日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掾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丹三奏事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滂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番月餘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

機密亮結明主躬前漢相傳所慶有罪未伏誅無所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選疾無所卷之十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慶坐免官初方進新視事而消勲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知勲私過光祿勲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須過廼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體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四方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尊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誦節失度邪調無常色厲內荏隨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勲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教正以先郡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今方進復舉奏勲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勲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以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遂詐奏正法遂免勲昌陵令方進

自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若必正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賊數千萬上以為可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博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群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姦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甚篤及後母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為相公繫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加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廼令小兒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

亡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
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為
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
自知行辟亡功効而專媚邪臣欲以微幸苟得亡耻
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
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
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
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徵幸有司莫敢舉奏
冒濁苟容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
咸勿劾立後數年淳于長有罪以金錢與立立上封
事為長求番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
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
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不宜備大臣為郡守
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閑故光祿大夫陳咸與
立交通厚善請免博閑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
群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方
進知能有餘燕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跡為
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
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
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失遂

諫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之為
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
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
君何疑焉其專心一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迺
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
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綏和二年
熒惑守心會即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廼召
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問曰間者郡國數雖
頗就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
嘗忘為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
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
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芟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
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
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
恠君何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群
下而欲父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
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
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
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用贈以丞相

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榱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謚曰恭侯長子宣嗣

前漢相臣傳

卷之十一

八

前漢相臣傳

從施
易受

前漢相臣傳卷之十一

張禹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禹父徙家蓮勺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者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從學沛郡施讐受易琅瑯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并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御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上使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嘉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

疏宣
親崇

水陵
地

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
吏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
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
百頃涇渭澗灌極膏腴上價他財物稱是禹性習知
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莞弦禹成就第
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
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
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侯禹常責師宜置酒談樂與
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莞弦
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
論經義口宴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
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塚塋起
祠堂好平陵肥牛亭地又近廷陵奏請求之上以賜
禹詔令平陵徙亭他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
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傳不遵謙讓至求
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
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他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
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
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
以起居聞中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頃首謝

為子
謂計

對氏
變天

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姊為
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從
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
其小子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
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
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
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
見過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史氏
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
不平恐為所怨禹謂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
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
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槐里令朱雲劾奏禹
請尚衣劾斬禹成帝不聽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
安擇日繫齋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
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
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
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對已問
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曾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
之常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蕭
生來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

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藏微

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黜黜為陳波博士死陳下黜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為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通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第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紅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致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

明帝

光字子夏

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御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制草稿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無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議立定陶王不中意左遷廷尉光又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通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長犯大通迺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為大通無道父母妻子同

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乃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龍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傳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俞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傳太后在國卿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傳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政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孫傳遷在左右左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還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

光歸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曾於傳太后皆此類也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遣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依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諸光後數月遂策免光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傳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閔三相議者皆以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弱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敬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存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眊側惡甚則薄蝕是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於時

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
恭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陛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
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
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
天下幸甚俗之祈禱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
與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職光祿大夫位次
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歷
位大職卒無尺寸之功幸免罪誅今復備內朝與聞
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誠恐一旦顛仆無以
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文次轉遷非有蹕絕之
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故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
書令謹封上啟以舉故為東平太守啟始成東海人
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
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
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明年定三公
官光更為大司徒時董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
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來數言戒
衣冠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敵鈞之禮上聞之
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議大夫董賢由是權與人主
侔矣會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為大司馬徵

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立稱制委政於莽初
哀帝寵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
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
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眦莫不誅傷
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
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
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為太師
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
城門兵莽又風群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
上百官統焉光愈恐故稱疾辭位太后詔令太師毋
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
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扶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
第官屬按職如故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
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
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
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
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
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
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
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

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同送葬載以輿與輜涼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起墳如大將軍三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

按成哀朝無非王氏之黨而董賢以佞幸權侔人主張禹孔光則帝師三公也戒外戚斥佞幸收還主威答塞災異非相臣責乎張禹乃為子孫計取王氏反謂新學亂道誤人出何經義乎朱雲請尚方劍允宜孔光初有可稱不結黨友於傳太后不希肯苟合迨其老也降躬貶禮事董賢稱莽功德加宰衡豈其少而自強乎節乎

前漢相臣傳卷之十二

平當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拘邑令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畧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佐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乂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脩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禮作樂脩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惑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盡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

魏

不起

師冊

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徽廟園項之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徠有意者言勅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復徵入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累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後以諫封淳于長左遷鉅鹿太守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親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師冊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書匡衡舉孝廉為

老人

事

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出為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州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冊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上郎位多有所匡正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以故貧宜改幣上問冊冊對可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久難卒變易冊老人忘前語復從公卿議使吏書奏吏漏泄其草而丁傅子弟使人告冊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冊大不敬博士申咸等言冊經行無比而漏泄之過不在冊遂策免冊為庶人尚書令唐林上疏曰君子為賢者諱冊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太重宜復其爵邑使奉朝請詔賜冊爵關內侯封拜丁傅奪王氏權冊以師傅居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事語甚切直尋以議追尊帝父定陶共王事不協上意免為庶人冊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為太皇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

太后同尊又與共皇立廟京師俄如孝元皇帝博遷
為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
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子哀羸委
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專
節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
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
爵也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
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傳太后冢奪
其璽綬更以民產之定陶陳廢共皇廟諸造議除褒
貶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徵丹詣公
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詔以厚立之
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
子棻嗣王莽敗乃絕

傳喜

傳喜字雅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
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
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
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
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為皇后
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備

太后始與政事喜諫之山是傳太后不欲令其輔
政上於是賜喜黃金百斤及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
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
節素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
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
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
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
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隣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
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
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
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
年正月乃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
武侯丁傳驕等皆嫉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稱尊
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師丹共執正議傳
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
數月遂策免喜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罪惡雖在
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遺詔嗣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
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傳
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孥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
高武侯喜安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

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
手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
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
憂懼後復還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子嗣莽敗
乃絕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
殿門失闌免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復
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
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
有聲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

卷之十二

王嘉

王嘉

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二百嘉為人
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即位嘉以時政苛
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
于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
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
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各氏厚氏則倉
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
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
促急又數改更政事舉劾苛細發揚陰私送故迎新

跪請
中令
言重
帝重
守令

言重
帝重
守令

言重
帝重
守令

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付懷危內顧二千石盛
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
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場危小失意則有離畔
之心前山陽鐵官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莫肯仗節死
義以守相威摧素奪也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為故
縱遣使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
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善治民
之吏有章劾事番中會赦一解改事尚書希下章為
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改告之字
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無責
以備材任職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畧令盡力有
所勸此方今急務也今諸大夫有才有能者甚少宜
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
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餘吏蕭
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會息夫
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呪咀又
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權為吏二
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傳嘉勸上
因東平事以封賢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
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史大夫賈延上

封侯 受封

其事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上感其言遂停止數月方下詔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復奏封事請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悅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蓋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賢寵幸大臣四方皆同怨疾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嘗為之寒心今前漢相臣傳

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先是廷尉累相疑東平王雲之冤欲覆治其獄尚書令鞠譚以為可許上怒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書奏上不祇平及封還重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事下將軍中朝者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召廷尉

引孟

獄錄史和樂進嘉曰宰相不對理陳寃君侯宜引嘉引孟擊地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詣廷尉詔獄吏詰問嘉對曰相等治獄誠不見其顧望阿附復幸得蒙大赦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備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史大夫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嘉為相三年誅國除後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以褒為侍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遷為郫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為郎 郫縣敬悼之武弟顯家

不揚
人忠
平心
殺子

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
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與吾家租賦縣役不為
眾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
里間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
策拜為諫議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
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
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治禮經疏小戴者也行
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
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過欲亂
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
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
為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
不死自是後聖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
門謝恩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
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
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
弟顯及故人楊覆眾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
長史材能驚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歡退以謂武武曰
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裏職在進善退惡
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召見不可有所私聞

見法
字

唐
李

見後
字

顯覆眾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
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水
相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歲生郡中被災害
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
大夫遷光州刺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
舉方進虛偽武左遷楚內史遷師郡太守復入為廷
尉殿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御史大
夫成帝更武為大司空封記鄉侯食邑千戶記鄉在
琅琊不其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博望鄉
為記鄉侯國增武千戶武為人仁厚好進士樊稱人
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
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
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
託其所居亦無嚇嚇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
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歲斷獄治政內
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
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任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
重威職相逾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
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而內
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

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故惟內史事施行多所
舉奏歸為煩碎不稱賢功名畧比薛宣其材不及也
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前
史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番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
衆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後五歲諫大夫鮑宣
數稱寃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
薦武武由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
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京
師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
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
司舉可大司馬者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
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
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
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不宜令異姓大臣持
權親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
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
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武就國後莽寃感為宰
衡陰誅不附已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豐承
莽風指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欲誅上黨
鮑宣南陽公孫祿公子郡國豪傑坐死者數百人武

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衆人多寃武莽
欲厭衆意令武子况嗣為侯謚武曰刺侯莽位免
况為庶人

豫章外史

魏顯國纂述

伯子

一鵬編次

同郡後學

胡以良校正

張敬焯全訂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欲何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天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而留宿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保而已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

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剡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止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敍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蒲陽連大克獲北州畧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棄也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眾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韓歆為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為祭酒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愨為車騎將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冀關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

破王

破王

破王

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太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逐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各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帥韓情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勸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

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先武即位於鄠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鄠侯食邑萬戶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赴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赤眉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鄧以勞來之父老童婦皆裂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

破王

梁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拘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堡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亮也亡賊禁也長安吏人違違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遣馮翊宗歆守拘邑二人爭權相攻情逐殺歆歸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帝問使人情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情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翊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情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情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

廟叔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請洛陽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請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叔賢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人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筭答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餓卒徵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衆皆死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帝以禹功高封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冊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

見東向甚見尊寵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龍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為小侯按禹初入關之禹曰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吾且北道諸將欲計兵觀變先武較禹進討禹堅執不進明年赤眉去樹風禹乃入長安蓋先武欲急攻之卒無功禹欲緩取持重自爾同議者因禹之說以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此又非吳耿諸臣所能及也

論曰夫變通之世君臣相擇斯最作事始之幾也鄧公羸粮徒步觸紛亂而赴先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拘邑兵散宜陽虓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窺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按寇鄧耿賈四臣之經武緯皆彌綸之材台鼎之器若使之共天代天工必有建明於肇運之初者先武一切以功臣不復任用乃以吏事責三公夫三公之官周之六卿實養制也先武習尚書而不知軍諸臣亦情焉而弗論宰相之職遂失三公

後漢書
為具員而已終漢之世朝廷之權反歸外戚宦官
而漢隨以亡焉此光武之明察自用之失也與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
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往來燕
薊間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
或謂鴻曰吳子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
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
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
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
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
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請眾未知所出望見
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
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
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
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
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
帥及武先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
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
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

新書
北史
卷之

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
數與吳漢言其人勇猛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
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
之陰勒兵勅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騎至
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而奪其
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拜從遂即發其兵引而
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
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諸將人人多
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
皆慙勅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
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將虜掠不相承稟光
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逐分城而處躬既而率其兵
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
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當殲走及青犢破
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
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其鋒不可
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
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康然之於是康收
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躬從降應歸鄴不
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徑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

先修

漢書

第其衆悉降光武北擊群賊漢帝將突騎五千為軍
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
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武陽侯建武二年春漢
率大司空王梁朱祐杜茂賈復堅鐔王霸劉隆馬武
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大破之降者十餘萬
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為廣平侯食廣平斤漳曲
周廣年凡四縣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
河內脩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
南陽擊宛涅陽鄧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
豐戰黃郵水上破之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
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
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
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
圍蘄茂于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得十餘萬
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
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
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褰創而起推牛饗士令軍中曰
賊衆雖多皆刼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
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軍勉之於是軍士激
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黃

先修

漢書

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
潰及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
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
于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王梁擊破
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及
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
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
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
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
城非衆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
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
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
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
鹽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援
朐斬憲東方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囂畔夏復遣漢
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勅
漢曰諸部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
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更
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收十一年
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荊門長

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士三萬人沂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頃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逐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沮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譴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屬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新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

後漢書

卷之十一

十一

漢書

報

報

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聞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北江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逆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有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曰報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這當值其厄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平唐都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平奔陳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新述首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楊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關以東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踰城走廣都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

楊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謀其渠帥
 二百餘人徒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
 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
 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
 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
 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
 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
 名終及在朝廷介介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
 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
 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
 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
 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發北軍五校
 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子哀侯成嗣為
 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旦為灌陽侯
 以奉漢嗣旦弟盱為筑陽侯成弟國為新蔡侯旦卒
 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以奉漢後盱
 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為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為
 安陽侯帝以漢功大復封弟介為襄親侯吳氏侯者
 凡五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愛之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斯豈漢之方乎昔陳平智
 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
 懷則智者以有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李通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
 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府初事劉歆好
 星歷識記為王莽宗卿師莽求百姓愁怨通素聞守
 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
 為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
 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
 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
 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
 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光武初以通士君
 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
 因具言識文事先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
 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
 自有度矣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
 約結定謀議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遣
 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
 欲亡歸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會

隊復上通起兵之狀中郎將黃顯與守同里中相善極力爭救莽怒殺守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光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為柱國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為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為武陰王通從弟松為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宮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群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引拜為大司空通布衣倡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弟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

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李軼後為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宗室會見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後漢相臣傳卷之二

宋弘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奉
帝立以不附董賢遣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
侍中王莽時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
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武
位徵拜大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封
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
封宜平侯帝嘗聞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
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
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薦
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舉席
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以道德也而今
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
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
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
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
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
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
或相及為公卿者弘嘗譙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

威名

宋弘
不易

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對德如好色者帝即
為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不
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
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
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
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
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
芳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國除

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
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東武因家焉
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湛性恭
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
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使督大姦遷後隊屬
正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
湛獨宴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五穀不登國君徹
膳今民皆饑寒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
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
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
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

諫先
治近
勿親
陽漢

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
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
為司直行六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晉鎮守總攝
群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時彭
寵反於渙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
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百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
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出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
謂文王詢爾讐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
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
故三分天下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出
後漢書
入四年而威權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
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
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
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在城郭聞言兵
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
糧艱阻今充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
化渙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
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
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
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先後之宜顧問有司

奏
御錄

使極愚誠采其兩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帝覽其
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
不下唯云願降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
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
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
行鄉飲酒禮其冬車駕征張步湛居守時蒸祭高
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
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後南陽
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
多士宰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
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
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
所惜懦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
略謀慮朝之淵藪髮鬢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
王室名足以先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
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
門補缺拾遺臣詩蒙恩深渥所言城有益於國雖死
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
吏日未及就位因燕見中書省賜秘器帝親弔祠
遣使者送喪修塚二子皆前將軍卒

侯霸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
 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
 秋為元都講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
 宰縣界曠遠濱帶江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
 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清靜再遷為執法刺姦糾業
 執位者多所疑憚後為淮平太尹政理有能名及王
 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
 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
 乞侯君復舊莽年民至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
 後漢相臣傳 卷之二 侯霸
 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微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
 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
 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典故朝廷又少舊臣霸明
 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
 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
 也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
 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於是
 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
 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
 大司徒按東觀漢記霸事曰霸開太原閭仲叔之名而辟
 之既至而不同及政事後漢書而巳仲叔恨

曰始蒙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
 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
 而去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
 取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
 卿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
 近用道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為報心者也
 君子以之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
 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

後漢相臣傳卷之三

蔡茂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
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權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
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
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時餉
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
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
糾案無所迴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主帝伯超
叔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
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學人莫大
惡陛下聖德重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
且風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項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
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絕墨棄而
不用芥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
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冤魂不報洛陽令董宣
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善當宣
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象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
驕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
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建武三十年

八相

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
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贈賜甚厚茂初在廣漢
大殿極上有三種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
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
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臺之位也於
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矣職有闕
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賀字喬卿雖
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
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晚習故事多
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
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顯宗巡狩至南
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
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皆以
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南陽尹以清靜稱在官
三年卒詔書悲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間為涼州判
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
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為郡吏王莽
敗盜賊起林與弟房及同郡范滂孟冀等將細弱俱

客 後漢書 卷之四
東歸脫道而悔 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城逆殺之賢見
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
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
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
之賜車馬衣被群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
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內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
古學興與事劉歆林脫過之歆然言曰林得興等固
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問然而服海
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
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

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
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
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更益重之於
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
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
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
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後代王良為大司徒司直林
薦同郡范滂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
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為光祿勳
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即有好學
者輒見誘進朝夕講堂十四年群臣上言古者肉刑
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宄不勝宜增厲
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性辱則義節
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苛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
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
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寬失得故破矩為圓新彫
為璞獨除苛政更立麗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
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誅數無限果桃李之實
集以成賊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政固無庶士家

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逆為敵彌
添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
程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傳從
駕南巡狩時諸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
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
又辭不敢受命益重之明年代丁恭為少府二十二
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
為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
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
為丹水長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
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變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
物厚夫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
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朱浮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
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謀更始幽州牧苗
曾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
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諳風
迹叔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承郡正岑之屬以為從事

卷之三

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
穀廉贖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
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
自多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寵亦狠強兼負其功
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
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
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責責之曰朝廷之於伯通
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
子孫之親匹夫賸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主綬
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
詔何以為頗行步拜起何以為客坐卧念之何以為
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
休令之嘉名造梟鷂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
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
為惡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
恩俠遊讎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
天下往時遼東有承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
見群承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
遼東承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孰各盛
郭士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

今天下幾都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龍得書愈怒改浮韓急明年詠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天時二郡畔於北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惧以為帝急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今彭寵反及張豐逆節以爲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陲百姓皇皇無所繫心

後漢書卷之五

三河冀州易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在恃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蟻致弓弩不得弛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殘虐長安吾策其無殺必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慙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及渡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父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

復為執金吾徙封城父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間者守宰數易迫於舉劾懼於刺譴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願望治於一年之後帝采其言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黜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開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過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舍或作舍義亦此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誥

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情舉明
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
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
之密通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
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
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
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改敢越職帝然之二十
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生賣美國恩免二十
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轅同列每銜之惜其功
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
後漢相臣傳
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
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
後極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者其
事帝亦悔之

校朱浮守荊州討定北邊雖責彭寵似涉于激而
乃心世祖矣矧所論建信刺舉而輕鼎輔緣日食
而言數易守令翊運諸臣罕能及此顯宗殺之與
光武以直諫殺韓歆何異哉

張純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

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
爵土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
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米請闕故
得復國五年拜大中大夫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
復國尤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
侯食富平之半純存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
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記禮儀多
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
日或至數四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
太僕朱浮共奏言廟祀有司博采其議帝從之是時
後漢相臣傳
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
於長安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
為太僕后代杜林為太司空在位恭曹參之迹務於
無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
為漕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
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二年不為樂樂必崩宜
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則一祫五年一禘
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
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
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

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
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
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校七經
識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欲具
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
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
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
功焉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河內之亂修復祖
宗之德撫有萬姓天下瞻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
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
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
月東廵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勲復祖統報天神禪
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
東廵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
石文三月堯璽曰節侯子喬嗣

後漢相臣傳卷之四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
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
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丞谷關乃慨然嘆曰
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郡講諸儒
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
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
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
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
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為更始發喪哀經盡哀建
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
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
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
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
法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丹遷并州牧有清
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
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
相善明年坐考龍西太守鄧舉市無所據策免五年
卒於家時年八十七後顯宗因朝會問群臣郭丹家

今何如宗王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為不食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封丘之封冊出典州郡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常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字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記初為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先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奉兵應先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先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連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前梁令閭揚揚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

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還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譙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懣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償不嘗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先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踴躍任職勤母年八十每

趙熹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讐而讐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讐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讐皆臥後熹忽自縛詣讐熹不與相見後竟報之更始即

金史

卷一百一十五

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天柱將軍李寶
 降之不肯去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
 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
 果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
 詣武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
 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
 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為五威
 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先武破尋邑熹被
 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
 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
 人攜小弱趨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惑有強
 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
 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
 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親屬
 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
 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
 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說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
 為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
 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
 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

原守平

治懷

欲內熹熹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
 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荊州牧秦熹才
 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擊群賊安集降者縣邑
 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瑯邪相豪猾并熹
 為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未發覺即窮詰
 其間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
 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
 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
 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
 帝追感趙王乃賞出子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
 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
 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
 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銖銖姦惡後
 青州州賊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十六年帝延熹為成議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
 熹篤義多恩往還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
 嘉之後徵熹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江為英雄所
 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
 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
 令熹典邊事思為父長規熹上復還諸郡幽并二

州由是而定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
 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
 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
 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
 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
 熹乃表奏詔者將護分正它縣諸王並令就却唯朝
 脯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
 侯三年春生考中山相薛修不實免其冬代實融為
 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
 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
 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
 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為
 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吏者七八長子代給事
 黃門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乘車駕往臨弔
 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

牟融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
 教授門徒數百八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視
 事三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
 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永平五年入代

融是為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
 咸為大鴻臚十一年為大司農是時顯宗方勤萬機
 公卿數朝會每輒延集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
 喜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
 年代伏恭為司空舉勳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
 以融先朝君臣代趙熹為太尉與熹參錄尚書事建
 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
 其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
 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牟融

按牟融為豐令而縣無獄訟郭丹牧幽州而稱清
 平趙熹守平原而蝗不入境斯其循良已可稱矣
 及為相不懈其職皆有所稱述則世祖重守令之
 心誠切也意以製錦之才而司調鼎之任當時居
 大半世祖或有所試而然乎抑破拘攣之見乎

後漢相臣傳卷之五

東平憲王蒼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鬚髯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茌湖陵五縣益東平國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无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教語在禮樂與服志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逐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宜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寧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幸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其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逍遙倘佯珥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俟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殷望日重意不自

安上疏歸職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

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祿為中大夫今史為王家即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疋六年冬帝幸魯徵蒼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疋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嘆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疋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日明曠然發矇問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

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辭詩不
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
嘉謀以次奉行冀榮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
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
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
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
周行掖庭池閣乃闕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
命番四時水各一漿及常所飲水合五十簋餘悉分
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
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
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問饗衛士於南宮
因閉視舊時水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不亡不言哀
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
皇后各木一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歌
令後生子孫得見后水物之制今魯國孔氏尚存仲
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嚴服
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
前體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露赤汗今親見
其然也頃及虜尚屯將師在外憂念遑遑未有聞寧
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

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
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
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賈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
循行邸第務設帷牀其錢帛器服无不充備蒼既至
升殿乃拜天子親蒼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
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帝省奏
嘆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
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
賜以祕書列傳圖道衍祕方至八月飲耐畢有司復
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
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
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受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
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
寶與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
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
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
奏及所依書記賦頌七年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
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使者凡六人令
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
億布萬疋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

王不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輔
克慎明德率禮不越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
人夙夜兢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
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魂
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五十四年子懷王忠
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
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東巡
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
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
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泣盡哀賜

御劔于陵前

鮑昱

鮑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
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
昱應之遂討擊群賊誅其渠師道路開通由是知名
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荊州刺史表上之
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
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
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
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

足跡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

帛什器帷帳除子德修為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
宗召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復災青對曰臣聞
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
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禁者千
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
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
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典刑死生獲
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
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
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歸為神父時
郡學久廢德修乃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天
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歎服在職九年
徵拜人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
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解帶及處喪毀瘠三年
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
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鄭弘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山陰有白鶴山北臨海
弘人取薪溪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薪頭有人負
弘還之問何所弘曰織其布也曰帶也若和漢哉

新為難願旦南風第...
若邪溪風至今猶然呼...
為西域都護弘少為鄉...
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
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
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
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
既訟罪顯宗覺悟即赦...
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
等得路遺寶物縣于道...
五穀不豐獨致雨偏熱...
被郡國遇騷界不集郡...
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
後漢相臣傳 卷之五
息遷淮陰大守 謝承書曰弘清惠...
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
頃曰聞三公車轎盡作...
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
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
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
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
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
運皆從東治汎海而至...
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
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
連旱邊方有饑人食不

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
帝是其議元和元年代...
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
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
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
又上洛陽令揚光憲之...
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
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
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
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
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
後漢相臣傳 卷之五
褐巾布衣素棺殯殮...
以還鄉里

後漢相臣傳卷之六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後舉孝廉法南生賢傳曰餘冬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山有乞食者至安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告饑除陰平長任城令不五千人令以不為賢舉為孝廉也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眾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全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使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輔人於聖世尹所不恐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

聖出

聖出

聖出

卿皆言夷狄謫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徒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常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父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眾定聞閣行衍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寶太后臨朝后兄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有引上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眾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寶憲既出而弟衛尉執金吾景各車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財力者漁

奏立
阿修
增國
費終

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騷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竝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畫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東山松書王調漢陽太守朱融南陽太守皆其賓客皆賦歛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節未有以害之時實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焉日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盧王阿修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永安內地止以權時之策可得杆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及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修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彭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意竟立匈奴降者

右鹿蠡王以下輒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實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初安父沒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遷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竊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求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卒謚曰康侯湯長子成為中郎次子逢嗣逢字周陽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徒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又特詔秘器飯舍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

弟隗少歷顯官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
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敵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子敵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生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敵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子肝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肝與廷尉卿郭舉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肝持節反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郅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終陳掌不侯而郅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獄未嘗鞠人於臧罪其人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任隗

任隗字仲和少好黃老清靜寡欲每得奉秩常以贖

正見
世見

弟見
財見

卹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又遷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嘗稱其行以為將作大匠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燕之至隗還置真為建初五年遷大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而以洗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變鯁言直議無所回隱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

韓稜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稜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四百萬與從昆弟鄉里並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第與中風病不能聽政稜除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鄧禹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到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

不語
實錄

不語
實錄

不語
實錄

敢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和帝即位侍中實憲使人
刺殺齊王王子都卿侯暢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
弟稜上疏以為賊在京師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
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稜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
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
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
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啗禮無
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
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為城旦前書音義曰
名也書曰司寇虜夜稜在朝數為舉良史應順呂章
稜長城故曰城旦
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稜典案其事深竟
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
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稜發掘盜
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
張蒼為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稜孫演順
帝時為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大將軍
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還歸本郡後復
徵拜司隸校尉

後漢相臣傳卷之七

丁鴻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絳字幼春王莽末守
潁陽尉世祖畧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絳說其守遂
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絳為偏將軍因從征
伐絳將兵先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畧地下河南陳留
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
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絳願封本鄉或
謂絳曰人皆歆縣子獨求鄉何也絳曰昔孫叔敖
其子受封必求境埆之地今絳能薄功微得鄉亭厚
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
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明章句
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勤
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
絳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
於冢廬而逝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身被太病不
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覆不報也且當能
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墳壟鴻物與
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
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共

甄世權行故得中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
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
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
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
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廩食公車與博士同
禮項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
魯陽鄉侯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
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
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於恭奏上帝親稱
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
時人歎曰駿中興雙丁孝公東觀記曰上書其才
公賜錢二十萬結讀書亦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
同而此書獨作時人美也
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
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伉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
馬亭鄉侯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
徒是時實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端因日食上
封事曰昔諸呂崛起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
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上威損下權
盛人道悖於下効驗見於天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
微則易故大則難思不忍悔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求

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失明王
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
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
北宮於是收實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
太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
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
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
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
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
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
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
浮卒子夏嗣
張禹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
夫人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况
為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手因
與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丞郡太守後為常山
關長會亦眉攻關城况戰歿父歆初以報讐逃亡後
仕為淮陽相終於汲令禹性篤厚節儉東觀記曰禹
尚書事太常父卒汲吏人贈送前後數百萬悉無所
受

受又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
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渡吏固請不聽禹厲
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
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錄囚徒
多所明雪吏民稀見使者民懷喜悅莫不歸焉元和
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徐縣
北界有蒲陽陂傍多良田而埤廢莫修禹為開水門
通引灌漑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
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
繼其下歲市後歲至聖千餘頃民用溫給功曹史戴
閭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
後正其法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
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
太尉無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
險遂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
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
遷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禹帝初育欲令重臣
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宮朝夕進食
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禹上言方諒闇

宜且以假貧民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狀詔遣
小黃門問疾賜牛酒勸令就第其錢布刀紬衣物前
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
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
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
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竦司
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
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
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
慈之至孝親省方樂思情發於中又虞單外百官露
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
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虛空禹
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康假詔許之五年以
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於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懼為
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
除防字謁郡沛國鉅人也祖父宣為講學大夫以易
教授王莽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
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頭宗異之特補

尚書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
 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
 府大司農防動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
 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
 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秦亂經典廢絕本文畧存
 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
 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
 科前漢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勉勸
 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政教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牒
 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
 有策試輒與爭訟議論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
 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
 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為非義意說為
 得理輕侮道術寔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政薄
 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
 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
 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
 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
 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

拜為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
 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
 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自防始
 也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乃就
 爵云

陳寵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
 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
 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咸乃歎曰易稱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
 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冠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
 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園
 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
 行盛於午故以午為祖也臘者歲終祭神之名
 臘日也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
 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歛其家律令書文皆
 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
 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
 尉在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
 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事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

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世招致災旱事在於此
 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
 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
 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雄雞乳
 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
 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
 以通三統統者統一世之事王者三正述用周禮無
 言十一月陽氣始萌三統三統三統三統三統三統
 其色皆赤十二月陽氣始萌三統三統三統三統三統三統
 為歲色尚白鳥鵲始鳴三統三統三統三統三統三統
 人得加功以展其業要以人正為歲色尚黑三統三統
 朝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政正刑也
 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周以天元殷以地
 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周以天元殷以地
 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
 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而留
 罪明大刑畢在三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寧事欲靜
 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
 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
 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
 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
 改律秦為害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
 草律季秋論曰俱避三春之月而不許天地之正二

諸漢書

上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華百載
 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
 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
 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
 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
 器之皇后弟侍中實憲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
 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
 林卒被用而以賊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
 乃白太后令與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
 敢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
 後漢和臣傳 卷之七
 故父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
 之故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
 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姦
 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譚顯等以為腹
 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陰兩常有
 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
 還言世豪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僅在
 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
 絕及實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
 遣吏子弟奉餼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東平

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柳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弊於此少衰寵又鈞校律令條法溢於腐刑者除之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鄉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司徒寵雖傳法律而無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

後漢相傳

卷之七

七

七

後漢相臣傳卷之八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史記曰高祖封高祖故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見一說寶為鳴泉時至華陰山北震所困寶取之以歸置中寶食於下為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拔擢寶成濟以白瑣四枚與寶令君子孫當白位登三事當如此舉矣

習歐陽尚書震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死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街三鱣魚飛集講前堂冠音賈賈即鵲雀也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正文字通也鱣魚長者不遇三尺黃地黑都講取魚進文故都講云蛇鱣卿大夫之服象也

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臺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改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

不仕

不仕

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予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轉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謝承字季野等五人各從家頭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勸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侍通姦賂震上疏曰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猶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尊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從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

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從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太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閔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校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權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老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憚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株石其大匠石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谷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令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指言伯榮樊豐等前後所上轉切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剛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

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關上書指諫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論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理之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詎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慝且鄧氏故吏有志恨之心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志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穆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陳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適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貲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露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足與俾匡

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下兩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棘柱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饗其享於是時人立石為象於其墓町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勩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反催催由此孤弱帝乃得東后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參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永初元年九零種菴反畔遣車騎將軍討

議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謹曰方今西州流
 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
 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
 不得墾闢未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
 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戍戎不若
 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臨宜且振旅留征西
 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
 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紉然後畜
 積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
 北之耻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
 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
 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
 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
 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
 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羗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
 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
 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宜助國威鄧太后納
 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而徵鄧騭還四年羗寇轉盛兵費日繁年不登穀石
 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羗寇特因隴右供徭賦

役為損日滋官負入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
 取穀帛街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羗虜內困徵賦乃
 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
 則缺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
 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實於民民已窮矣將從何求
 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
 矣故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
 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
 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成故縣孤城
 絕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
 之此善之善者也隴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
 衆不同乃止拜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崇者有奇節
 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崇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
 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
 參思其微意良久曰崇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
 也薤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
 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主簿求能抑強助弱以惠
 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軍參主簿求能抑強助弱以惠
 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軍參主簿求能抑強助弱以惠
 時先零羗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羗及湟中義從胡

七千人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遂之參合
道為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
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竊見前護北校尉
龐參文武昭博智畧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
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慄前統西域勤苦數
年遠留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
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卿晉侯使復其位孟
明視喪師於峭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奔赤狄之土
秦穆遂霸西戎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科
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為
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為鴻臚尚
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為太尉錄
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毀
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察之時當會茂才孝廉
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參漢殿恭因會上疏
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無不稱頌太尉龐參竭忠盡
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參之問自處中傷之
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參之問自處中傷之
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夫國以賢化君以
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

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病太醫致羊酒賜嘉四
年復以參為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後漢相臣傳卷之九

梁商

梁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車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異為乘邑侯。商謙不受，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為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翁然稱為良輔，委重焉。東漢書曰：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車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異為乘邑侯。商謙不受，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為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翁然稱為良輔，委重焉。

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貴我所愛，必無是但汝共妒之耳。遂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貴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歆急呼騰貴，釋之。收遠等悉伏誅。鮮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濫刑不淫。蓋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也。竊考中常侍張達等，辨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異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祭藏衣衾飯噲，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腐肉，失以玉堂，以日大方，今遠境不寧，盜賊未息，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家舍，即時殯殮，歛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塚，塚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及薨，帝親臨，哀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束園朱壽之器，銀錢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賜錢五百萬，布萬匹，及鑿贈輕車介士，賜諡忠侯。中官親送帝幸宣陽亭，贈望車騎子異副。

梁冀

喬固壽

梁冀字伯車為人威肩豺目口吟舌戡能書計少為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枕滿彈碁五蹴鞠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關鷄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即將越騎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為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後漢書傳
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叱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黃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襲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牢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

孫壽

孫壽

封冀妻孫壽為褒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於妖態作愁眉顰蹙墮馬髻折腰步趨齒笑風容通目慈眉下細而曲折馬髻者似在一邊折齒笑者足不任體齒笑者若齒痛不折折始自異家所為京師翕然效之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轎車埤憤狹冠折上巾孤尾單衣壽性鉗忌言性忌管如能制御冀甚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交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盜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答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戚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官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為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內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造私客籍屬縣富人搜以他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異因以馬乘遺之從貨錢五千

萬香以三千萬與之。其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逐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異乘輿，乃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異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異乃大起第舍，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踈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異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飭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數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鬼，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

善太
中依
中依

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異二弟嘗私遣人出獄上堂，異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異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異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司奏異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異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猷，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異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異，異賓客布在縣界，以請託。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犯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異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異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異，異為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異，託以他事，乃殺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

十九見其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何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孰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火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願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援故敢忘忌諱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者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廬

卷之九

問知其詐陰求得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楊劉常當時名儒素善於著異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梁胡武皆危言高論與著友善先是梁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請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梁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觀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忌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為光祿勳又諷眾人共薦其子胤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

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為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謀位歸弟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他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耻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為穎陰侯胤子桃為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猛姊塔那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送唐衡方惟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

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具奏勅吏收憚以輒從外人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僕尚書令尹勲持節勤丞即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歛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具璽將左右殿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勲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諱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勲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勲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垂於務則難乎御物商挾同天之執居彫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術

粹之音載謠人口雖與巢盈門何救阻饑之危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傾側孽臣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國而豈徒然哉

王龔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武元年擢為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束閣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宣退以非禮龔敗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閭閻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為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丞白實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中郎乃奏記於高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劾令白實未審其事

深淺何如王公求修厲節敦樂疏文不求苟得不為
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為譏佞所搆毀衆
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詰理
訢寃之義纖微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
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他變則
朝廷獲害賢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
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時君善之列在
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揭無
逆宜加未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
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
後漢相臣傳
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暢

後漢相臣傳卷之十

李固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邵之子也邵在數術
傳固貌狀有奇表昂角匡屏足履龜文少好學常安
行尋師不遠千里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扶策驅馳
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河圖讖緯仲容備古家神
如髮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
知是遂究覽墳籍結交費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
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
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
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弊為政
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
則陰陽和穆政化垂則崩震為灾斯皆閔之天心效
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
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
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又加遷賞其存寬
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
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
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
主威敗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
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為望風政積蔽之後易致

與誠當沖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
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應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
年賢聖相繼卜有八主豈無阿孔之恩豈忘爵賞之
寵然上畏天威俯崇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
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
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
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
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故其
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威為椒房子弟群從榮顯謙
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
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
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
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雜者給事殿中
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
用焉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
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有因詐乘章以
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軍梁
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又乃得拜議郎出為廣漢
雒令至白水閔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未幾
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

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風
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
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
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暉
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
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
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錮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
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群下繼望可令
中官憐簡嬖倖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
天意若有皇子毋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
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
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
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兩燭而沈陰鬱決
官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惡刑愚者觀
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祈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
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
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大地之心福
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誠令王綱一
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休之譽豈與此
外戚九輩耽用奸佞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天下愚不

荆州刺史

秦高

秦高

遠大休竊感古人一飯之報况受顧

尚不能用永和中和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

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與之更

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欲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

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

悉降州內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懼

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

愈急冀遂令徙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

年却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

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解散

後漢相臣傳

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為神人之

清者為賢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

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各臣秦使懷

遂為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軼段干木故

群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取闕兵于西河斯蓋積

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

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

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

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然夕惕孳孳

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告歸誠以

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

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群望

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始始隆崇今更滯也

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

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薦

陳番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房植

等是口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還瓊舉以固為大司農

先光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

者親屬輒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

光祿試尚書即時省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

雄上疏以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可歸有司帝

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希復

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

劉宣上言自頃選舉收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

百姓又宜止禁遊弄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

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平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

其姦穢重罪收討詔獄及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

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楊徐璠賊威

強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等欲河時徵諸王侯

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

入神感動豈有臣子及共掩匿乎昔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主而隱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卿侯薨閭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之立幼弱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縉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堂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後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固所匡正每從用其言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肯遂共作難章虛誣固罪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和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餘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憲呈試出入踰後輜輶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美姿態放恣仰從

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悼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臺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事之忠沒有所諍之說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前由帝尚能言曰食棗餅令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屍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太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繼從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祐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口以天下與人步為天下

得入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
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
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
在此一舉吳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時
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
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吳妹
時在京師吳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
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吳曰將軍累世
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
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
貴可長保也吳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吳意氣凶凶
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之皆曰惟
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吳厲聲曰罷會
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吳愈激怒乃
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耳
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
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
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嬰獄鎖詣開通訴太
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
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已害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時

年五十四臨終與胡廣遺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
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
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
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
事後之良史豈有可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
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叔固二子基茲
於偃城皆死獄中續漢書曰基偃城人字基公基字季公並為長史固
其子固二子太守知其狂遇之甚寬二子託獄而死
其子固二子太守知其狂遇之甚寬二子託獄而死
戒而露固尸於西衢今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
南郭亮字亮字子光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
章鉞右秉鈇鎖詣關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
陳辭於前逸守喪不去夏門呵之曰李杜二公為
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
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
義之可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亭長數曰居非
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踴地厚不敢不踣耳日適宜視
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
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班字仲山南陽人也少與亮同宗
班字仲山南陽人也少與亮同宗
固才高行美不交非類班字仲山南陽人也少與亮同宗
死乃星行奔赴哭泣哀司獄察狀奏聞天子釋而不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

4

卷四

後漢書臣傳

卷之十

十一

李

鄧遂廢錮終身爰在職二年卒時人感其世忠正感傷惜焉

杜喬

杜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巡察兖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雷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汜宮濟北相崔瑗等賊罪千萬以上考瑗居官至請家無石儲喬奏誤矣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官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

三

杜喬

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滿臣龍驤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伎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且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暭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賣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

漢書

異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異小女死令小卿會喪

獨不往異又銜之遷光祿勳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

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歆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

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賊罪明著

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

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抗由是海內歎息

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衡左惟等

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上

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怒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

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

三

杜喬

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

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

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

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雷楊匡聞

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冥門亭吏守

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

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

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

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捕斬

長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璜中常侍璜之兄

也匡耻與接事託疾收歿云

按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可謂殺身以成仁非求生以害仁者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胡廣書至矣哉杜稷之心乎杜喬於梁氏封侯之日二君廢立之際正色抗義無所回撓李杜齊名豈虛語也哉當時義士門人請開殉尸非平生忠義詎能感激若此乎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一

十四

杜稷

後漢相臣傳卷之十一

黃瓊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臨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昭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遜敬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峴峴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蔽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裨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頌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

僕射初瓊隨父在台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諫官
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
間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微
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
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於
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
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
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
楊厚未蒙擢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
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
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公
早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諂佞者十三人誅
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
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
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
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
致死亡亦足以威和氣招降災早若改敝從善擇用
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
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以此後不行籍田之禮
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

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
之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修千畝疏文
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
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虛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
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
成湯之不迨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如書奏
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
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
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
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
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溫不宜改
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
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果
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
傳司隸校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敷德
其制度賚賞似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
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
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
啟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
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

德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之邑同
 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之從之冀
 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
 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
 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
 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以師傳之恩而不阿
 梁氏乃封為鄉侯邑千戶璽辭疾讓封六七上言
 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璽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
 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
 五侯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
 年以冠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
 上疏諫曰陛下初從滿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
 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豐偉充朝重
 封累職傾動朝廷鄉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
 華明珠南京之寶族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
 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
 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使為罷替之主故太尉李
 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殞歿為報而
 坐陳國議遂見殺賊賢惡切痛海內傷惧又前白馬
 令李雲指言宦官梁冀誅皆因眾人之心以收積

新之故弘農杜眾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義非
 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幾免
 而雲既不辜眾又並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
 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
 破卵則鳳凰不翔刺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
 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
 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
 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郡草相黨自冀與盛腹
 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宄臨冀當誅無可設乃復
 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
 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跡所謂抵金玉於
 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
 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誤說所舉無高
 而不升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
 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于永殃負蒙益深敢
 以鵠鵠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
 卒時年七十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

胡廣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
 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過

論以立

是年

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側後漢書
 歸鄉里父貢交趾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
 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貢從家來省其父真
 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勅其助其求才雄大會諸吏
 貢自於牖間容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
 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
 學究五經古今街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
 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公及尚書卿侯文特勞來
 舉者於足公府下詔書勞旬月五遷尚書僕射順帝
 來雖為及拜即格勅戰事
 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
 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候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
 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
 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詔文一下形之
 四方臣賊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
 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尚書令左雄
 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
 章奏廣復與敞處上書駁之曰臣聞若以兼覽博照
 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
 先人詢于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誥之於故
 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

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其奇顯用
 年平疆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
 祖德師經參雜霸執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
 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衆心不厭帝不
 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廣在尚書劬勞
 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
 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畧深茂堪能撥煩頤以參
 選紀綱類俗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
 出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
 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為太尉錄
 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侯以病遜位尋
 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拜太
 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瑗司空孫
 朗生不衛宮皆滅允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靈帝立
 與太傅陳蕃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
 被誅代為太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
 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
 喪盡哀卒禮無愆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
 體明解朝章雖無謬直之方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
 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

定策大議不全貨帝崩國為太尉與廣及司空趙岐
德忠為後患意立吾侯志廣成等又與中常侍
下肅婚姻以此議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
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
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
傳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
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
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咸才幹高第秋公平傳三禮
州表其建寧三年自太尉拜太尉自交相位的
身率下常食脫粟飯菜茹已不與州郡交通
二千石賈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已許
京師百物進送盈金不能得見蕃等每朝會輒稱
後漢相臣傳卷之十一
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憲平元年薨使五官中
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
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
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緣廷
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
雄休戚歲作十二州二十五官歲其九歲亡關後涿
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駒餘增補十六篇廣復
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
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及諸
解詰凡二十二篇憲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

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
 楊秉
 震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
 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類
 出為豫剡徐充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
 石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
 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
 大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高書帝時微行私過幸
 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
 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蹕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
 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
 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以先
 王法服而私出禁游降詔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
 宮駭憂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
 下悔靡及臣奔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勸
 講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敗憚權
 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
 黃瓊惜其去朝廷言秉勸講惟懼不宜外遷留拜光
 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
 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

乘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乘免歸田里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應歸致百其年冬復徵拜河
餘萬就以餉乘乘開門距絕不受
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以賊眾為
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事衛
羽及捕得方因繫洛陽匡慮乘當窮竟其事密令方
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乘詰責乘對曰春秋不誅黎
比而魯多盜方等无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
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惡終為國害
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乘
竟坐輪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
規等訟乘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乘及康
士帝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乘著大不敬請
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滄詔議奏乘儒
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節俱微不
至誠遠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高進之風夫明
正之世必有不召之臣朕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
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許議其罰於是
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
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
怨乘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

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訟紛錯舊典中臣子
弟不得居位乘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
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怨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
貪殘塞史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
尉北軍中候各實叢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
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乘條奏牧守以下四
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元遠東太守孫誼等五
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
拜為郎乘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淨食
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沈濯衆務宜絕橫拜
後漢書
卷之十
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
年南巡園陵特詔乘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
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乘聞之下書
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
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乘復上疏諫曰頃者道路拜
除恩加豐諫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
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覩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
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
刺史累有賊罪暴虐一州明年乘劾奏參檻車徵詣
廷尉參惶恐道自殺乘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

奏免
官別
與國

賜

案國舊典宜監之官本在給使省闔司守夜而今
猥受過寵執政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
報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
王公富擬國家飲食盡有僮僕妾盈純素案中常侍
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
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邴之
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
書之以為至戒以此觀之容可近乎宜急屏斥投畀
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送官歸本郡書奏尚
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
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
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
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无所不
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
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
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清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
三不惑酒色財也入平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一

楊秉

書
宣服

禮
周

後漢相臣傳卷之十二

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
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
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
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
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
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不合校傳而去後公府辟舉
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
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有清廉威明稱屬城聞風
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
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
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
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
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
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
不肯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密
藏而孕育其中誰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
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詰蕃有所請託不得通
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坐左轉脩武令稍遷拜尚

請封
有今

請封
有今

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政失和平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依漢相臣傳

卷之十一

畏其高微為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後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君人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岳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

有
空

有
空

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都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灾且聚而不御必主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舊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遠此則為肆縱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興馬之觀乎書奏不納自蕃為光祿勳與五官中郎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為勢家郎所詰訴坐免歸項之徵為

尚書僕射轉大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
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蕪安臣不如施
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等復被任用遂
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
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
原有升之爵任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
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
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
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二
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
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
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有
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前累氏五
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少
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
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大原太
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
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怕怕而小人
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

過甚况乃前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
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
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怒覽之從橫沒財已幸
宣犯衆過死有餘辜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
構致此刑誅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
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
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
禎符瑞豈遠乎哉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
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
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二
字文理高唐人瑨字幼平陝人並有經術稱處位敢
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獄中九年李膺等
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
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實后臨朝
詔曰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
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
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宦託病不朝蕃以
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
廢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
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靈帝即位實太后復優

賞武

賞武字游平扶風三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棄太尉武少以經行者稱常教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餘民饑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糴於路旬施貧民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性疎簡奢修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謂當與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冠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李膺杜密陳翔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虐爲姦臣賊子之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見理出以敬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煩賢佐以

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尉寓荀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矯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餐餐外典州郡內幹心膺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詎周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實愛天官唯憂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之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讀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徵立之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爲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鄆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爲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百姓匈匈

歸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
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
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
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盧江太守朱寓等列
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
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俊知其風旨莫不延
頸企踵思奮其志力會五月日食番復說武曰昔蕭
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
數十輩手番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
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一
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
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事為貪暴天下匈
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
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
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
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
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書皇太
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 宮門常閉將
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書以星辰

糾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
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
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水代之使永
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璆送北寺獄番謂
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水與尹
監侍御史祝璿雜考璆辭連及曹節上甫勲永即奏
以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
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
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噤蕃
璆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一
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誅武等
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
今帝拔劍踊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禁信閉
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為
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
格殺之遂害勲出鄭璆還共劫太后奪璆書令中謁
者守南宮閉門絕復道使鄭璆等持節及侍御史謁
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
者召會比車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
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以...周請行車騎將

加御與護勾中郎將張翼率五營討武夜澤
王甫將虎賁羽林衛騎都侯劼戰于合千餘人出
屯朱雀掖門與翼等合明日悉軍閣下翼武對陳甫
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翼武反皆禁兵當宿
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
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者盡武紹走
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有洛陽都亭校捕宗親賓客
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
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立監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
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
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
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許云已免騰
以為己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
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實姓以事列上
會表卒曹操定荊州輔與宗人從居於鄴辭丞相府
從征焉超為流矢所中死初武出產武而并產一蛇
送之林中後世卒及葬未竟有蛇自墓卓而出徑
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
有頃而去時人知為貴氏之祥騰字子升初桓帝巡
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

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業與躬幸即為
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
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
解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溫之弟也

論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教抗論
俗而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
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整情志遠埃霧也愍夫
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避世為非
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
及遭際會協策實武自謂萬世之遇也懷懷乎伊
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扶持民心漢
世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按陳蕃位上公實武掌兵柄同心協力而不能去
刀鋸之賤反致殺身蓋忠有餘而智不足也當時
主弱政在房閹宦者之勢甚張武等謀汲汲欲誅
之而太后未明禍亂之源故謀不能行謀不能行
則可去矣盧植說武曰足下雖立帝宜辭大賞以
全功名武不能聽張負豪勇素非中人之當武不
能收為己用乃遲回達旦使賊得以壯勇而使之
觀與隨悔為曹鄴所賣即上疏明陳實之冤則二

公之失謀甚矣未幾何進復欲盡誅宦官有袁紹之羽翼劉瑜陳琳之嘉謀反召外兵遽致殺身蹈陳實之轍進亡而漢隨以亡故曰漢之禍進為之也曹操曰宦官古有人主假之權寵至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欲召外兵盡誅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此操之所以為智謀與茲合諸傳觀之三公蓋忠有餘而智不足也

後漢相臣傳卷之十三

楊賜

楊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足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聞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謂行則讒夫昌詭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摧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族茂宋景其事甚明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災異

論
存

論
行

論
存

免復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
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
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
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
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
有權執者旬日累遷守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
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
園觀鷹犬之樂極繁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
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
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臣受恩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三
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下書
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
蜺屢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
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
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
憤悲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害意少子
乞還女婚朱雲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
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親無以報國猥當
大問死而後已乃苦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
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和辟昏亂則視其

論
存

禍今殿前之象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
人所謂蜺蜺者也於中乎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
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
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枝蜺可謂極矣案春秋識
曰天投蜺天下怨四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
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虛宮春秋文耀鉤曰
仲諫曰無近虛宮恐失權齊大懼退去色黨更立
賢輔使右出望上牛山四面聽之以敬神宋均注曰
山君性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貴之君惑于妄黨之
象也望謂祭以謝過也源俗牛山作升者說也今
妄嬖嬖人開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
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于時如驩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三
梵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虞常伯
任芝居納言却儵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
受封爵不次之寵而今播紳之徒委伏猷畝口誦免
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
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
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危乎莫過於今唯陛下慎經
典之誠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
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繁游雷恩庶政
無敢怠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
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懷

懷之心哉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和
方賜以師傳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為
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圭
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
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園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菜
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
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園壞沃衍
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
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
禹甲宮太宗露台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
復漢相臣傳
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
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
害於政也帝悅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
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
年黃中賊起賜被召會議諸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
賊免先是黃中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
姓天下雖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
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
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派人各護
歸本郡以孤訪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

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
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晉中後帝徙南宮閱錄
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
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
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戶邑於
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
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
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
復代張溫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
東園梓器祔賜錢三百萬緡五百疋策曰故司空
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
朕昔初載授道惟懼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
昭於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進
五登褒職珥難入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勲哲人其萎
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朕章今使左中
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
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台令史十人發羽林騎
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
駕送至舊塋公卿以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
為子彪嗣

橋玄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公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客且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後漢相傳卷之十三六

玄為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坐事為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於冀市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堅臥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為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為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為寇鈔四府舉玄為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討擊胡虜及伯

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為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灾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接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何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瞑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詰問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材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

輒懷愴致祭奠自為文祭焉玄子利官至任城相

陳球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父疊廣漢太守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趨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令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縣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該方略暮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郡中惶恐掾史曰違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矛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勢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

崩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合葬日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大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掖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宮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且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令若劉英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李咸乃詣闕上疏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

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
 庶降知名在朝清忠推倖憚之六年遂球司空以地
 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大尉
 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永樂少府乃潛與司
 徒河間劉劭謀誅宦官初劭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
 武同謀俱死故劭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
 劭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
 得雷同客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反在
 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
 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三
 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劭以正
 直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劭劭曰凶豎多
 耳目恐事未濟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
 持焉用彼相邪劭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
 女璜用事宮中所為程知之節甫頗得聞知乃重賂
 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劭
 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勢受取狼藉
 步兵校尉劉劭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
 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劭與球及劉劭陽球皆
 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璜吳郡太守璜弟琮汝陰
 太守弟瑋瑋時年六十二子璜吳郡太守璜弟琮汝陰

何進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
 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潁
 州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
 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
 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
 京師張角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
 慎侯四年榮陽數千人群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
 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群賊平定而還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四
 詔遣使者迎於成皋拜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
 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
 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岩說進曰太公六韜有
 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於帝
 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
 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
 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大
 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
 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
 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

誅氏謀表

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
 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
 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塞
 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
 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
 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臯章韓遂帝從
 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陰知其謀乃上遣袁紹
 東擊徐兗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初何皇
 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群臣請立太子帝以
 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為人主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
 後漢書臣傳 卷之十四
 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塞碩碩既受遺
 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內欲先誅進
 而立協及進從外碩司馬潘隱與進有舊迎而目之
 進驚馳從僂遁歸營引兵入屯比郡即因稱疾不入
 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
 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無忿塞碩
 圖已及乘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
 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權重日久久人與長樂太后專
 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
 雖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

袁紹勸兵

謀塞碩

何碩故

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衛亦尚氣候
 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紀何顯荀攸等
 與同腹心塞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
 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
 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
 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
 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
 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其
 也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
 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
 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勳兵部曲將吏皆美
 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
 一為天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中伯何足道哉今
 大行在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
 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
 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
 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
 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雖遠太后意且欲誅
 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
 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

道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
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闈
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
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又不決紹等又
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
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
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
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權要龍驤虎
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遠經合道天
人所順而天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疆者為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四
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虜階進
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
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
皋使武猛都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
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
依省內以致貴富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後水不收宜
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進變計乃
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學士將軍復欲何
待而不早決之手進於是表紹為討賊校尉假節
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略

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
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
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
野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
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
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州郡詎宣進意使捕案中官
親屬進謀猜日頗世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
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
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官殿情懷慙慙願復一
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
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
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常侍以下還三
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
喪不送葬今敕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
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
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閣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詔以太
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
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
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詔卿門戶耳
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

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栗穆接劍進於
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
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
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卿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
誅矣進却曲將吳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
欲將兵入宮宮閣閉求術與匡共砍攻之中黃門持
兵守閣會日暮術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
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
闔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
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仲數段珪段珪
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隗矯詔召
樊陵許相斬之苗紹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
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反疑其與宦官
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
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
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曼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
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故而
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十餘人紹因進兵
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因迫遂將
帝與陳留王數十人出出後門各下天津公卿並出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四

七

何進

中察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
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
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中
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殺武陽君何氏
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
后臨朝之威外迎群英秉風之執卒而事敗闕豎
自死功類為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
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於泓
也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四

七

何進

王允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
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
與定交年十九為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
恣為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誚事宦官因
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
原終畢二年然後歸家復遷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
名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欲
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為別駕從事允由是知
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

留問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欽蘭臺石室圖書祕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有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尊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策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援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重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兩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等共謀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星字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則應民書內發者

勝幾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民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劔客遇之呂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伏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群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以辟下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悍表氏而畏關東令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眾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

宋允
允父
允兄
允弟
允子
允孫

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
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
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
公望以國家為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王宏
為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催等欲
即殺允懼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
汜李催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
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
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若舉兵共討
君則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
宏不允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
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於景定及宗族
十餘人皆見誅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
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
官營喪王宏字長文少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
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
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咸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
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誥曰宋
翼登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
服輒見以挾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葬於許都

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
園祿賜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
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
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候所以獲免於
難後為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揚彪皇甫嵩皆
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趙戩字
叔陵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
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
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
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
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論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
引其權伺其間而蔽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
而終不以猜忤為累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
推卓不為失政分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
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蘇氏曰漢唐末世議者以為天下患獨在宦官宦
官去則天下無事故漢之竇氏何進唐之李訓鄭
注擊之不勝止於自死袁紹崔胤擊之而勝漢唐
因之而亡方其未去是累然者屢而已矣及其既

去則潰裂四出而死繼之噫後之人君自謀其國者其毋使瘦主吾頸而至於不可去謀人之國者亦毋欲快吾之一決而傷人之命哉

後漢相臣傳卷之十五

楊彪

楊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先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椎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天下莫不恆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司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先武宮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蕩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甕數千所并所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辨百姓何足與議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慮焉卓

作色曰公欲以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請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為京兆尹先祿勲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為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與平元年代朱雋為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催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遷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辭時袁術造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言聰明仁智

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脩宇德祖好學有俊才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於是出教唯曰鷄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公歸計決矣修之幾決多有此類脩又常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恠其速使廬之知狀於此忌脩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

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壯為者皆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

論曰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誠以負荷之寄不可以虛冒崇高之位憂重責深也延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節識所任之體矣遂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必餘慶先世帝平方之茂矣

黃琬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五

四

黃琬

黃琬字子琬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即以高功久

駱

遷都

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遣京師為之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韞韞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韞俱禁錮韞子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韞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情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先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惧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

崔杼弑君於齊安嬰不恨其罪吾雖不得誠慕古人
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
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
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催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
獄死時年五十二

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
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
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
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其陵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五
相綏撫荒餘以疏儉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
討賊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通懸皆
畔還本國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
今烏桓既畔皆願為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
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
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
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
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尉其調右北平太守劉
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
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牛天

平周

通利

北俗

子避位勅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步騎五
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
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省
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
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
王政所殺送首詣虞虞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
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贛侯初
平元年復徵代表袁隗為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
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
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
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
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
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
徙虞雖為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
慕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初詔令公孫瓚
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衆以自強大而縱任
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
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勅海太守袁紹及
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遂隔關塞不知
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遣使樂浪太守張

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蒙陰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虞子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五 幽州 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讐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番瓚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黠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還薊不應虞乃密謀討之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眾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

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陵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入廬舍勅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改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生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勢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論曰自帝室王公之冑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繕兵昭烈何遠之有

後漢相臣傳卷之十六

董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其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徵守塞卓督力過人雙帶兩健左右馳射為羌胡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巳校尉生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抱罕河關群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拜卓破虜將軍興邊冠將軍

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知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章遂敗走掄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忝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碩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矣慎不從引軍困榆中城而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偽立鴈以為捕魚而潛從鴈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以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獫狁侯邑千戶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种而卻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園陳倉乃

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去
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耻
為衆所脅憂患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
部曲並各分爭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
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牽挽臣車使不得行
臣不能禁止朝廷不能制頗以為累及靈帝寢疾璽
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
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
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
之北州効力邊陲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六 董卓
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
乃私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
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
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
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請
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
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璜等以火帝及
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
城西聞火帝在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
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

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
有廢立意初卓之入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
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
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
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
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太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
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
言曰太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
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
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六 董卓
策延年案劔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
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
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
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群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
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入子之心威儀不類人
君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孝順又議太后
賊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之罪無孝順之節
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
傳斧鉞虎賁更封郡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
俱帶鈇鉞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

聖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殷積卓縱放兵士哭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貨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薨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乳官主妻略宮人嘗刑濫罰睚眦必死群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杜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較石數萬又錢無餘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古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聞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璆侍中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頌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銅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陳留孔伋為豫州刺史潁州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職但將將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

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璆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募弘農王欲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璆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璆而彪恐懼請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為罪卓既殺瓊璆族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遺赤眉之亂宮室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塚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隊章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禽潁州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經衆倒立於地熟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

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甚衆明年孫堅派令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勳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卓屯澠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轡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以弟旻為左將軍封鄴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髻亂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谷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六 董卓

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吹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輒轉柩案問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害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忝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伏鉞臨衆未有不奮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子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問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當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六 董卓

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
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
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
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
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
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於北
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怖懼欲還呂布勸
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
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
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
後漢相臣傳
卷之十
九
董
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齋赦書以令宮內外
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
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
昱於郡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
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大置卓臍中
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並氏之尸焚灰
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三萬斤銀八九萬斤

漢相臣傳卷之一

豫章外史 魏顯國纂述

伯子

冢孫

同郡後學

維藩考證
胡以良校正
張放焯
鄧履吉全訂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
後也父珪字子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
為表街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
季漢相臣傳
卷之十
一
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自北

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
南陽之鄧縣在襄陽
城西二十里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
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

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

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宜願見之乎襄陽記
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
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臥龍鳳雛兩門為誰曰

徐庶

亮字元也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

論
可
取

論
可
接

論
可
爭

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
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
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
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
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
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
李漢相臣傳
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叛國富而不知存恤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
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
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
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
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盡漿以迎將軍者乎
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
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
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

孫
琦

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
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
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入於吾
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
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
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
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
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
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
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權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
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
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
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
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
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
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
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

歸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

李漢相臣傳 卷之一 五

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所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圖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

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翼有所望如不從義者士大夫各歸求生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安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王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興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李漢相臣傳 卷之一 五

以富饒

賜觀者皆神其如此即定易勝耳虎矢縱使更

賜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矣

不復發矣遂至涪地南中平昔即其漂天威也南人

以詩亮亮曰昔番外人則當番兵兵番則無所食一

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積之罪自嫌重若

報而綱紀相定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番兵不運

夷漢粗安故耳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

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

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志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李漢相臣傳
卷之一
六

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

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

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

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

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

能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以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
中尚書吏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
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
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且
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
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松之
備以建興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
此伐自順漢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
敗軍之前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
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
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以足當率三軍
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
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且以討
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
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
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陽
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
將軍曹真擊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

此能明非春秋
雙至

部後

賞罰蕭而 誦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
中響震魏 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
諸軍在前 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
為郃所破 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眾
上疏曰臣 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統銳以厲三軍不能
訓章明法 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
之失咎皆 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任事多闇春
秋責帥臣 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
為右將軍 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
陳倉曹真 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
與戰破之 斬雙七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
刺史郭淮 率眾欲擊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
二郡詔策 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
貶卿重違 君意聽順所守前年擢師鹹斬王雙今歲
爰征郭淮 適逢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
顯然方今 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
而父自挹 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其
勿辭九年 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
張郃交戰 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
源馬運糧 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無

死諸
生仲

數
事

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
耕者難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春秋曰亮自至熱挑戰宣王亦出治戰使衛青
其出矣亮曰彼無戰情而必出治戰者以示威
復出矣亮曰彼無戰情而必出治戰者以示威
其出矣亮曰彼無戰情而必出治戰者以示威
上皆親覽焉所使對曰諸公夙興夜寐二十以
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
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亮死蜀人皆哀之
道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亮死蜀人皆哀之
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于亮死之夜
往大還小倣而亮卒於此 亮死蜀人皆哀之
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 亮死蜀人皆哀之
帥與晉元帝策亦云亮 亮死蜀人皆哀之
言也其云入谷而卒 亮死蜀人皆哀之
蜀人入谷而卒 亮死蜀人皆哀之
所曰天下奇才也 亮死蜀人皆哀之
反旗鳴鼓若將向 亮死蜀人皆哀之
結陣而去入谷而 亮死蜀人皆哀之
宣王曰吾能料生 亮死蜀人皆哀之
軍山因山為墳家 亮死蜀人皆哀之
曰惟君體資文武 亮死蜀人皆哀之
絕興微志存靖亂 亮死蜀人皆哀之
震八荒將建殊功 亮死蜀人皆哀之
事臨垂克建疾 亮死蜀人皆哀之
功紀行命謚所以 亮死蜀人皆哀之

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
侯視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
成都府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
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
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
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雅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
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
為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
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
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許靖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
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
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
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
漢陽周處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
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馥陳紀等為
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
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留孔仙為豫州刺史

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已郡太守不就補御

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
詔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
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
叱使令出於外斬之靖懼誅奔伯仲依楊州刺史
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
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黨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
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
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趾
太守士燮厚加款待陳國表微以寄寓交州徵與尚
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
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
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
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街王命使交部乘勢
募請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
吏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閭十年吉凶禮
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頃於表
析方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
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
鼎沸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表沛鄧子

孝等浮涉澆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如草饑殍存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勅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微承此休問且悲且意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縣夷越遙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諸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幸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上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勿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

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使漢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通逃之負泯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街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貴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則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願顯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群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翔環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千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憫懷璉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時漢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

聞之嘆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
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王靖
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
宵惶惶懼不能緩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
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
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
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欽子游景
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
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
輔大臣咸與靖書中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季漢相臣傳

卷之二

十四

非

季漢相臣傳卷之二

蔣琬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
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
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
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
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
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
而已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
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
季漢相臣傳 卷之二 蔣琬
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加
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
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除化廐延
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眾人既不
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
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
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
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繼給亮每言公琰託
志忠雅常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後主曰臣若不
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部

以為安

亮亮

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宇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駱弘三郡苦其暴雲遂相糾結與之離隔敝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若其治嚴撫帥諸后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其寡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太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李漢相臣傳卷之二

客如其面而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又督衆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知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之復何問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討秦川自後連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水乘魏興上庸會集疾連動未待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

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姜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慄今魏禱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疆食先推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志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擣河右臣當帥軍爲維繼今涪水陸四通李漢相臣傳卷之二

惟急足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都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即欲共會其塋所允白父和請車私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哉之色禕更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宴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

其如此乃謂名曰吾常疑彼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
 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禪與允俱為舍人遷
 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寮於
 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禪右而亮特令禪同載由是
 眾人莫不恭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禪為昭信校尉使
 吳孫權性滑稽嘲嘲無方諸葛恪羊衝等才博果辯
 論難鋒至禪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禪別傳
 每別酌好酒以飲禪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
 當世之務禪雖累至禪辭以醉而後問以國事并論
 而適失其權甚器之謂禪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膺朕
 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禪
 季漢相臣傳 卷之十一 禪為中護
 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類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
 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
 至並生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禪常入其
 生間諒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禪匡救
 之力也亮卒禪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禪
 傳曰於前戰因多事公務煩猥禪識人每省不
 言記舉自智視已完其意其後數倍於人終亦不
 忘常以朝時事其間接納言者飲食諸如之博奕
 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並代為尚書令發數禪
 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無遺乃歎曰人才力有限
 若此其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臨事終日猶有不暇
 琬自漢中還濟禪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
 軍次於興勢殺禪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

禪共圖基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操甲嚴駕已訖禪與
 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若耳君信可
 人必能辦賊者也禪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固讓州
 職禪復領益州刺史禪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禪別傳
 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與凡十一年出住漢中自
 琬及禪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遣先諮斷然後乃
 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
 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禪
 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生禪歡飲沈
 醉為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
 弟恭尚公主禪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季漢相臣傳 卷之十一 姜維

姜維字伯約天水翼人也少孤與母共居鄭氏學博子
 為人好立功名謀養仕郡上計掾為從事父同昔為
 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
 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
 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
 果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
 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黨太守去追至城
 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翼翼亦不入維維

乃俱詰詳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長將西縣千
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為食曹掾加
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
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
其所行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
曰頃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
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當
遣詣宮觀見主上後還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
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
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往漢中琬既遷大司馬
李漢相臣傳
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
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
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討定之又出隴西南
安全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侯霸等戰於洮西胡
王治無載等舉部落降維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
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
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
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禕
卒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
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如督中外軍

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
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
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氏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
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
洮西經眾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
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
維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
却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陵谷星
散流離死者甚眾眾庶由是怨譟而隴已西亦騷動
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李漢相臣傳
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
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
嶺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眾皆惶懼
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督軍於長城
維前住亡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固維數下挑
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
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嘗言兵諸國以禦外
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督拒曹爽
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國雖合周勃重門之
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國皆歛

兵聚谷還就漢樂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
 桿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
 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
 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
 中胡齊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
 城又於西安見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
 守五年組率眾出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驍旅
 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黃皓等弄權於內
 右大將軍閭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
 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
 季漢相臣傳
 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分兵護
 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微信鬼巫謂敵終
 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
 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
 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並厥等詣陽安關口
 以為諸圍外助比至陰平關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
 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
 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將舒開城出降得金格鬪
 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開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歔
 甫至漢壽維亦舍陰平退而適與翼歔會還保劍

閭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遠萬世
 之略功濟巴漢聲暢平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懷疇昔
 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荅書列營守險
 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
 谷道傍逐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撥
 成都維等初聞膽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
 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
 詣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甲詣會於涪軍前將
 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摧還其甲號節蓋
 會與維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謂張杜預曰以伯約比
 季漢相臣傳
 中土名士公休泰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檻車
 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會陰懷異圖
 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搆成援眾以圖克復也乃諸說
 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
 安歸乎夫歸信不肯美於援據以見疑於主愚臣
 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聞主愚臣
 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
 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立威燭之發而從未
 許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亦不能行也臣之從未
 由是也維曰君言則君智矣臣之從未
 既死徐殺會曰則君智矣臣之從未
 而後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維將士憤發殺會
 及維維妻子皆誅

卻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宅舍
獎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藥後庭無聲樂之
娛衣服取供與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
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
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
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
戚以是敗削不復料槌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
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求也維
昔所俱至蜀者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
度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季漢相臣傳

卷之二

十

姜維

附魏相臣傳卷之三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
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
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
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令以
病去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
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狀
始遣使上書催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
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晉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
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
王室而遂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
繇言厚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
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
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長出安繇有力焉拜
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
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兵相與爭太祖方
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
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
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

記
太祖

卷之三

鍾繇

在官渡與袁紹相持，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
 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
 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
 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
 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
 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
 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之，以弱所
 在之民，誰非寇讐？此為未戰先自敗也。若渡汾為營，
 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
 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其後河東衛固
 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
 破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
 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
 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
 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
 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
 楷茲度矩。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及策，就弟文帝
 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
 遷大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坐
 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三公皆乃一代之偉。」

原缺第三葉

止後，芬果敗，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
 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欸等，欸到為尚書，即重
 卓遷天子長安，欸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
 至南陽，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過一
 處，大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
 既以受之，若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
 大決中道，隨井皆欲棄之，欸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
 別去，眾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晉欸說術使進
 軍討卓，術不能用。欸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
 安集關東，日磾辟欸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欸豫章
 太守。欸為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孫策略地江東，
 欸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之。上賓
 之禮，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欸，孫權欲不遣。
 欸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永固使僕
 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番僕足為養，無用
 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說乃遣。欸賓客舊人送之
 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欸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
 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愛
 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
 乃各番所贈而服其德。欸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
 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

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欽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欽出而嫁之帝歎息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女女皆作衣服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欽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欽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欽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欽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欽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戰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番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

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舉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太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鑒蓋不能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契是以觀兵以闔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欽薨謚曰敬侯子表嗣初文帝分欽戶邑封欽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

王朗

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舊丘長時太尉楊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興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

也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
之朗乃請策策以儒雅詰諫而不害雖源移窮困朝
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焉太祖表
徵之朗自出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朗被徵未至北
陽塞閉問絕德懷增思前見章表和尋湯武罪已
之迹自後東高同縣之罰覽賢未周深願潛然主上
寬仁貴德有過曹公輔政思賢正立策書婁下嚴勤
款至知張南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權實出羽扇也
也譙讓之使張昭自蒙漢晉春秋曰孫策之不敗害
也孫策何以得至此初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
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而相之周公瑾江湘之勝
據賢而為其將謀而有成而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
非徒向已拜諫議大夫祭司空軍事魏國初建以軍祭
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
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文帝即王位遷御
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
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
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
封鄙之內鷄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
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後未息誠今復除足以懷遠
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脩四民放熾必復過於
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

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徇其情則無冤死之囚
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
廩則無饑餓之殍嫁娶之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
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
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
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
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
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帝頗出游
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歸周衛
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
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轅靜室
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
駕出臨捕虎日晏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
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虞以諷晉
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
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
詔有司施行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
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曰雨水方盛
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鷄鵠集靈芝池

彪

至子以讓
東不權勿

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曰
 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
 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
 路增上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
 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
 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
 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驕
 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默無禮且
 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
 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
 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通番是以為之與師諒師行
 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
 為慶設其傲狃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
 於邑臣愚以為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
 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
 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
 駕臨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
 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
 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諫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
 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返道路

生營

聞衆後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番日
 晏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極天下之患故乃先
 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
 欲廣其禦兒之疆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召
 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
 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
 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太官而
 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踴稱升平幾致
 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
 之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自
 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卿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
 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華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修
 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
 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
 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
 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動耕農為務習
 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
 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
 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
 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少

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此其子孫之詐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八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教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為於邑且少小常若被禪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或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為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魏略本名嚴後改為朗魏書曰朗高才博識而性嚴整歷世多有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如中表禮贊無所受常謙辭朕收用時以周急為先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亮直多聞善賈馬之學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拜

魏相臣傳卷之四

陳群

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群為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群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劉備歸豫州辟群為別駕時陶謙病徐州迎備備欲往群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老獍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群言舉茂才除拓令不與相臣傳卷之四行隨紀避難徐州蜀呂布破太祖辟群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群封還教以為模遠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群群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群為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為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違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群對

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
 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
 傷民時鍾繇與群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
 太祖深善繇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群轉
 為侍中領丞相東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扶名義
 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
 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群昌
 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及
 孫權至廣陵使群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
 許昌以群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還
 疾群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
 進封穎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
 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開府頃之為司空
 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蒞政群上疏曰詩稱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又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
 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已來于戈未戢百
 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
 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
 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

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
 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
 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群以為太祖昔到陽平攻
 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
 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派兵
 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群議真復表從
 子午道群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群議
 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群又以為宜詔真還
 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群上疏曰
 長短有命存亡言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
 中防莫有不脩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魂夫夫人動合
 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為師表故也八歲
 下殤禮所不備况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
 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
 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頌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
 悉聽群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聞車駕
 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悲俱求舉朝大小
 莫不驚恠或言欲以避哀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
 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
 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

皆可摧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害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徒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群上疏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占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火留神桌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戒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群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群群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群功德分群尸邑封一子列侯曰群

前後數言陳其大略上封事輒制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議群居多坦率正始中詔於群臣上書以為名臣矣群曰臣見人君失道直諫其非而揚其惡可謂忠臣矣臣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手長者矣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曾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盾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為丞相軍議悌後為歷城侯徵文學轉為相徵遭太祖喪不衰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為堂陽長宜為平原王傳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群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四海以為不宜為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續民百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為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隆為散騎常侍賜爵關侯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景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且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

鍾單穆公諫而弗聽冷州鵲對而弗從遂迷不復
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諂漢
之奢靡以盪聖心永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
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民之休也是日帝
幸上方隆與下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
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曰夫禮樂者
為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
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也新聲發響商辛
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獎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君舉
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

鍾大

卷之四

七

七

猶領大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
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法皆所以明教戒也惟
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
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今案舊史災火之發
皆以台榭宮室為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克廣者實由
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
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
時即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凌霄閣始構有鵲
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
興宮室起凌霄閣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

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衡之斯乃
上天之戒也今若付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勤
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利三王可四五帝
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乃更建立九龍華
飾過前天琴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
乃皇天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
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
子祇尊之禮以率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
天怒時國軍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
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展績其猷而品
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
而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今有司
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
宜崇禮樂班叙明堂脩三雍大射養老普建郊廟尊
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
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於六合
緝熙之化混於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
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隆又以
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
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

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大極之北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獸飾金鼎凌雲台凌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莫不疲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今天下彫弊民無擔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不能授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無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及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谷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衆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主玩好又上用財必考於司會今陛下所與其生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

魏相臣傳

卷之四

八

高堂隆

台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諠之室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其臣非輒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患歎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收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王衡曜精則三王可遇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蕭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典典兵往往恭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有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與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鬼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燕倖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寒寒匪躬如何

魏相臣傳

卷之四

九

高堂隆

微疾未除身里今昔相吉以隆德除疾而更壽貢
尚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強飯專精以自持隆卒
遺令薄塋欵以時服君鑒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
君修每思諫其惡至死不忘憂
德音波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
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
以顯其高堂隆之謂也

衛臻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
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
祖亦異之數請茲議大事定討董卓戰於滎陽而卒
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爰侯悖為陳留太守舉
譙相臣傳卷之四十一
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悖怒
執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門侍郎求郡朱越謀反引
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欵令問始聞越
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
貴人於魏因表留臻泰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勲賜
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
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群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
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曰臻曰天下之珍當
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
中領軍徙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薛孫權已在

漢書

吳書

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抗衡此必畏怖為辭耳
考核降者果守將詐詐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
後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將濟遺
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
衣廝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曰古人
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
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
天下馳騁而起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大散
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
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
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檀叡蘭台令史臻奏案之詔
曰殿舍之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
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
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群司將遂越職以至陵
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荊城臻曰
然吳之驍將必不從權且為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
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
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慮車駕可無親征以
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母丘儉
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至

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東吳孫曰愈時陳
戰國細衍非王者之事也吳頌歲猶兵寇就避境而
猶案甲養士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
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
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為司
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
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寵滿侯丁儀等為之
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
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
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為
魏相臣傳

卷之四

十一

陳矯

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于木偃息義壓強
泰留侯順神不忘楚事譏言嘉謀望不吝為賜宅一
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
咸熙中為光祿勳

陳矯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薛孫
策女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瑨請為功曹使矯詣許
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觀察還以見誨矯
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閉門
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

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
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
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
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為孫權所闔於
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鄒郡雖小形
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人挫謀徐方永
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
威此王業也太子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國倒縣奔
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義乎太祖乃遣
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
魏相臣傳

卷之四

十一

陳矯

辟矯為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
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
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
歷年矯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
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
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西曹
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群臣
拘常以為太子宜制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
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
辨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

李弼歸大節明略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祚
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
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幸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
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
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
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加侍中光祿大夫遷
司徒景初元年薨謚曰貞侯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
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臣群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
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精練
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薨子黎嗣

附吳相臣傳
卷之四
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初矯為郡功曹使過泰
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
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將不亦可乎悌
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

附吳相臣傳卷之五

顧雍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曾祖父奉頴川太守蔡伯
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
一清許劭而易數伯喈貴吳之謂曰卿必成致令以
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
歎因以為字焉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
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
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
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
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薦黃武
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
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
動舉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
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
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
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
用文武将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
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
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
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

令大刑罰微重宜有所勸植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久之呂壹奏博為中書與校詣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摧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奸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議後查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置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病微時權令醫趙泉親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日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勲

步騭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祖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羗郡之豪族為孫權討虜將軍

或案

平太

此處

召騭為主記除海鹽長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嚴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騭騭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命騭上益陽騭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竊擾處處阻兵騭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滬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吳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吳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緇焉未之能詳侍曰愛之能勿勞乎中馬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蓋引而至於君子哉騭於是修時士在荆州者來詣騭問津梁然程普

諸葛亮文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孰別
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若不親小事百官有司
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
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洽也齊桓用管仲被髮
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
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
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存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
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
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後書
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臨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撻
桀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
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踴天蹇地誰不戰慄昔
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皋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
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
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為國遠怨夫人吁嗟
王道為虧甚可懼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
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雅武呂則陸遜潘濬平心
專意務在得情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
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
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閑雖有大臣僕不信任

人言
三

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虐也又嘉
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鳥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
日地皆震動地陰顛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
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
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
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
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
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
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手權亦覺惶
逐誅呂壹臨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
問吳相臣傳 卷之五 五
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赤烏九年代陸
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
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
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
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臨所領加撫軍將軍
協卒子璣嗣侯
陸遜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遜少
孫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表術與康有隙將攻康
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

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
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遜連年亢旱
遜開倉穀以賑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
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馬會稽山賊大帥
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召兵討治所向皆
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
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
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基時豺狼闕望克敵寧亂非
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
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
附吳相臣傳 卷之五 陸遜傳
會丹陽賊帥費校受曹公中綏有動山越為作內應
權遣遜討校校走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
布諛角夜潛山谷開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
三郡疆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陰
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於式表遜枉取民
所在愁擾遜後詣都稱試作文權曰試白君而君薦
之何也遜對曰試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復試
以亂聖聽不可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
為耳呂蒙稱疾請建業遜往見之謂曰聞別境境如
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為遜

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
北進未嫌於我倘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
可禽制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
且已據荊州思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
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
才堪肩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
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使然後可克權乃
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
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
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捲共獎王綱近以不
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
遜遁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
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
闕望麾葆操矟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
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使
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
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
羽覽遜書有讒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
啟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
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

邊將軍封華亭侯劉備宜都太守樊交委郡走諸城
長吏及蠻夷若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
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
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步兵斷絕
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
太守郭睦大破之秘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
千人首尾西方遜復討破布凱脫走蜀以為將
遜令人誘之布師衆旋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
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荊州士人
新還任進或未得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
附六和臣傳 卷之五 陸遜
先武中興羣俊畢至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懷
懷乞晉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
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
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
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
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賞誘諸夷使將軍
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雲廖淳傅彤等各
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
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
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

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
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部之地荊州
可憂今日爭之當今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
自送死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不足為威伏
願至尊高枕勿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
乃令入五六百里相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
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
集思慮精專未可攻也今任已久不得我便宜疲意
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
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
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
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
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鞏山陳兵自統遜督促諸軍
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人自燒積
僅得入白帝城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
或官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案劄曰劉備天
下知名乃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諸君並荷
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顧非所
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行以屈諸君使相承
望者以僕有口不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

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敎諸將還節度者邪遜對曰臣雖驚驚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矣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繼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問吳相臣傳卷之五權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復都陽太守孫綏謫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爲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孫權於時莫與爲比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封黃龍侯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

及豫章三郡孫權董督軍國時南陽謝景善劉廙之義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少宜恩貸以安下情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驅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至疾病今驅見衆經涉不毛孫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于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征遜上疏乞息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孫權權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

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福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執遜得為瑾聞之甚懼言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福具知吾關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荳與諸將奕茶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見遜遂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馬以向襄陽城鼓素憚遜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毅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噓不得開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門斬首獲附吳相臣傳
家之五
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侵擾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携而歸者鄰境懷之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極順等並帥走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瞻矜恤六子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莫不感涕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遜為寇遜聞即討破還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同明訓州官計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

民為本疆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強者未之有也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亦為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茲充充路夙夜戰懼不遑寢寐惟君天資聰敏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為丞相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手總司三事以訓群寮可不敬與君其品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關附吳相臣傳
家之五
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為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一宮勢教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曹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碑而蔽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監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欽口論遠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吳繁坐數

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而卒
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遜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
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
上意蔑乎下非安得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
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其先見如此長
子延早夭次子抗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
論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
名未著權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既竒遜之謀畧又
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
忘身庶幾社稷之臣矣

附吳相臣傳

卷之五

十四

陸遜

附吳相臣傳卷之六

諸葛恪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與
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為賓友轉左輔
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
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並兩字
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
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
權又大嘆令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
曰此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
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
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
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群臣並會
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
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
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致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
皆此類也權甚異之欲試以事守節度節度堂軍
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楊山陰民多果勁
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檢盡

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舉議咸以
丹楊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郡陽四郡鄰接周
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
吏皆伏兵野迤白首於林莽適亡宿惡咸共逃竄山
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
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
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其戰則蟻至敗則鳥散自前
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
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
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榮戟武騎三
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
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
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
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
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
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
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丹陽長
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因山暫圖叛逆伉
縛送府恪以伉遠教遂斬以徇以儆士民聞伉坐
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時老幼相攜而出

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
其功遠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
阻不賓歷世縶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
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崇鉅甲不沾汗元惡既
梟種黨歸義野無遺寇邑閭殘姦既掃兇惡又充軍
用募條耆老化為善草魁魁更成虎士雖曰國
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功軼古人
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用數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
至之舊章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
劬勞拜恪威遠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眾佃廬江皖
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後遠遣斥侯觀相徑
要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亦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
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挺恪屯
於柴桑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荆
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
子太傅中書令以孫弘領少傅權疾因召恪弘及太
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翌日權薨弘
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乃秘權死問欲矯詔除恪
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生中誅之乃發喪制服恪
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閭稅事崇

思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推
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蔡東興隄遏湖水後廢不
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
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
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上耻於受侮令大將胡遵諸
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恪與軍四萬
晝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
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
谷丁奉為前部時天寒大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
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盾裸身不即嚴
附吳相臣傳
其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度浮橋擒
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
歿死者數萬故將韓綜為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
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依旅而歸進封恪陽
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
百疋綰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欲出
軍諸大臣以為數出必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
夫蔣延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昔戰國之
時諸侯自恃其疆地處互有救援謂足以傳世人莫
能危忘情從懷憚於然力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

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拾萬財穀如山
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都
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
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昔
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
為沼乎夫差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
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
吳禍况其疆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
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
鄉士林之數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
比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者但以操時兵衆
於今遠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
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
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
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
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
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若復十數年後
其衆必倍於今如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虛唯有此
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畧
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

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得志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領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肅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警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貪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墮殘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且率兵養銳觀衆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為書荅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不如止圖新城新城固則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

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瘕者大半死傷塗地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塹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促徐乃旋師由此衆糜失望而怨黯興矣繼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黑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昔所奏署令長賊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常進見者無不踈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構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嗽聞水腥臭侍者掖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往東興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蔣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

惟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
 白主上欲以嘗恪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勳
 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
 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
 能不知峻陰計謂恪曰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
 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屐上殿謝亮還坐誤酒恪
 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若平常有常服藥自可
 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
 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遂死
 而峻乃交下張約從旁所交裁傷左手步趨
 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
 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先是童謡曰諸葛亮
 車衣箋鈎落於何相或子圖處于死又謡云子
 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然約落若
 校飾華帶世謂之鈎落子岡果葬亮身而亮
 束其腰授之於此源子岡果葬亮身而亮
 車衣箋鈎落於何相或子圖處于死又謡云子
 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然約落若
 校飾華帶世謂之鈎落子岡果葬亮身而亮
 束其腰授之於此源子岡果葬亮身而亮

論曰諸葛恪才氣幹畧邦人所稱然驕且各周公
 無觀況在於恪矜已凌人能無敗乎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興
 諸暨長所在清治逆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
 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
 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
 山賊陳慈於零陵斬慈克捷拜巴丘偏將軍封都鄉
 侯轉為武昌右都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綏遠
 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倏節領豫州牧孫皓立
 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
 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戈陽可襲凱諫止
 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群臣侍見皆
 莫敢近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
 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
 汴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上疏曰
 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
 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
 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
 以來君威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忠闇於群孽

且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羣無罪實無功使
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導君於不義敗
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
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
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吾
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
行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
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
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
哲隱藏百姓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
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患及負薪躬請
嚴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
之衰末三家并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用危險
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晉錯賞
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盡於不急是以為晉所
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聖文不及
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
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頭陛下
息大功損而後務寬盪去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
而瘠薄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

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
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焚惑作妖童謠之言生
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
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
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曹無致命
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
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
無復輸入而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
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
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之
監司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
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
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籃得免毒螫
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苦四方之民雖負而至矣如
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
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
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未有畜積貨
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帝伏
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十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
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課

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
聞啟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
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
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
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
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群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
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
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
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頤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時致上列將何定伎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
附吳相臣傳
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壽終者邪何
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卿有不測之
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
義刑於色表疏皆指事直陳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
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
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
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
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
稷之損餘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
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禧初為黃

門侍郎出領帥曲拜偏將軍凱後入為太子中庶子
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諧構非一既以重
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將在疆場故以計容忍
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
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皓謁廟欲廢皓
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
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即陳留奏皓
久陰不雨風氣颶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或云凱
所諫皓二十年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
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
附吳相臣傳
之篋箭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
之云

孫章外史

魏顯國纂述

伯子

一鵬編次

同郡後學

胡以良校正

張放焯全訂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琊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
 仁青州刺史祥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
 之父由是失愛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
 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欲嘗生魚時天寒冰凍祥
 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
 又思黃雀炙遂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取以供母鄉
 里驚嘆以為孝感有卅奈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
 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
 覓避地于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
 居喪毀瘠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徵為別駕祥年
 垂耳順固辭不受弟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
 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
 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

陳君之政

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
 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
 校尉從討母丘儵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
 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
 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
 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
 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太尉
 加侍中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曰相王
 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首貴
 然是魏之宰相吾等為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
 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君子愛人
 以禮吾不為也及入觀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
 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祚拜太保進爵為公帝
 新受命虛已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
 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
 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詔聽以唯陵公就第
 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及疾篤帝令以
 訓子孫子孫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年八十一詔賜
 東園祔器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
 親上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嘆曰太保可

謂瀟瀟矣有五子肇夏後烈芬烈芬並幼知名為祥
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葵舊土芬欲留
葵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
仁與達吾二子有焉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
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
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臨薨乃以
授弟覽曰爾後必有典者是稱此刀後覽孫多賢才
興于江左王導別有傳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
不修小節縣召為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
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
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
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决乃取鐵於鄴市市上
長趨乞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望當
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
曰卿是何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嘆
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也文帝敗於東關苞獨全
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寬大
事乃遷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歷東萊

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拜鎮東將軍
封東光侯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未定苞時奔喪
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
騫譏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
武帝踐祚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自諸葛誕破賊
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
以威惠服物吳人歆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
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
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
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為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
謂必為叛歆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
築壘遏水勞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
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征東將軍琅邪王伉月下邳
會壽春苞用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
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耻受任無効而無
怨色時鄧粲官督郭廙上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
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
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所撓不
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為弘厚不宜擢用帝又詔苞就
任苞奏州郡農桑未有常典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

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帝從之也在位稱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諡曰武有六子

裴秀

裴秀字秀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知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度遼將軍母

晉相臣傳

卷之一

五

裴秀

丘儉嘗荐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旋玄靜守真性入道與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功和鼎味毗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井羅之儔兼包顏冉游夏之美爽乃辟為掾豫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軍誅以故吏免頃之為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以行台從豫泰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

制略

僕射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封秀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壙為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武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司隸校尉李熹後上言騎都尉劉尚為

晉相臣傳

卷之一

六

裴秀

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以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唐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

百篇

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
括地諸雜圖各不說分率又不考證準望亦不備較
名山大川雖有蠡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
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
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
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
徑路迂直檢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
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
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
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
晉相臣傳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
田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分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
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
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
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之於山海
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
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
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
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斜迂直之算故
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

平表

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
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廢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
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
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痛悼之賜祕
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謚曰元初秀
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且使諸卿任職未
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章言平吳之事其
詞曰孫皓酷害不及聖明御世燕弱攻昧使遺子孫
將遜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世也臣昔雖已屢
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啟願陛下時共
晉相臣傳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
得表章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
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為王公配饗
廟庭有二子濟顧濟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濟庶子
憬不慧別封高陽亭侯以濟少弟顧嗣顧自有傳

晉相臣傳卷之二

荀勗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仕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為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為立祠遷廷尉正叅文帝大將軍上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時官騎蹇遺求為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遠貳

晉相臣傳 卷之二 荀勗

為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恩義不可不速為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叅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被伐蜀宜以衛堆為監軍及蜀中亂賴堆以濟會平澤洛與裴秀羊祐共營機密時發使聘吳並遣常侍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晉王位以勗為侍中

荀勗

荀勗

荀勗

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祐讓乃固辭為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充將鎮關右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為妃則不啻而自停矣勗與統同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闕雖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為正直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為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脩律呂並行於世初勗踏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聚世伏其明識咸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天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咸寧初吳石苞等並為佐令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奏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為亭侯邑一千戶又封孫顯為潁陽亭侯乃得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對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數徵國官置

晉相臣傳 卷之二 荀勗

晉書

卷之四

官兵還當給國而關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言如
 前帝以勗言為克多徙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使
 以赴農功勗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省事不如清心太康中詔以勗為光祿大夫儀同三
 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
 徒李胤並卒太子太傅又缺勗來陳三公保傅宜得
 其人若使楊珧奏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
 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司為司徒如令瓘新為令未出
 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充土尤
 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
 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
 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
 馮純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
 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不言
 不欲使人知已預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
 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婿武統亦
 說勗宜有所營置有戴歸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
 語諸子口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戚也
 汝等亦當宜遵人間宜識吾此意之義以勗守尚書
 令勗久在中書專官機事及失之甚惆悵帳或有

晉書

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
 試令史以下覆其才祗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
 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勗荀文若之進善
 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
 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
 侍周恢諭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操
 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
 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
 布石疋造兼御史持節護喪諡曰成勗有子其達
 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諡曰簡子峻嗣卒諡曰
 烈無子弟嗣輯少子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
 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為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
 勒為勸農軍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
 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
 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叢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
 科令兼度支考課辦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
 郎及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上事從景帝討毋丘
 儉文欽於藥嘉帝疾篤還計書當充監諸軍事以勞

增邑三千五十戶後為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
 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問欲伐
 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
 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
 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楊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
 其規畧為反必也今徵之及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
 禍大帝乃徵誕為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
 曰楚兵輕而銳者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
 克也帝從之咸陽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
 晉相臣傳
 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
 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
 率眾距戰於南關將軍敗騎皆成倖弟太子舍人濟
 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奉汝正擬今日殺
 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陽安
 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
 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
 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
 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同受腹心
 之任帝又命充定律假命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

建封臨沂侯為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群官
 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
 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克仁且又居長有人
 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
 曰知汝者賈公問也帝讓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
 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隸侯及受禪以建明大命轉
 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卅掾氏
 為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既頒于天下百姓便之
 於是詔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疋固讓不許
 後代裴秀為尚書令常侍散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
 侍為侍中以毋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
 南有事遣典將軍楊懿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為政務
 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
 鎮充復上表欲立勲邊境帝並不許從密任職褒貶
 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
 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
 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
 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
 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為齊王妃懼後益
 盛及氐羗反叛時帝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

賈充
告最
結婚

中乃下詔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侍中車騎將軍如故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足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煩駕而自晉矣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啟晉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祐曰始知君長者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咸寧三年日食于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幸愈甚朝臣咸側目焉伐吳之役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為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為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廼徙屯項王濟之封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憂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

諸軍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為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疋增邑八千戶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俱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開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充與群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篤疾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大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卒時年六十六帝為之慟使使持節都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衣冕之服充婦廣成君郭槐性妬忌初裴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相之槐望見謂充殺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慙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甚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見亦思慕而死充遂無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諫槐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不從表陳充遺意帝詔曰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于人心其以謚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不得以為比及下詔官謚謚博士

充為
後妃
制絕
妻前

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充卒至葬賜二千萬及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氏為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藥福藥一名荃福一名曙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刑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奏詔託以謙冲不敢當而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為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舍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母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賢之禮官皆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為海內準則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潛每涕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潛懼充遂去廼排轍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群僚陳母應還之意眾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為皇太子妃帝廼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悲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

壽

壽

壽

壽

女為妃槐廼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脣因逐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素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遣罵之聞者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卒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附葬賈后弗許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孫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掾充每讌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問左右識此人有一婢說壽姓字女大感想發于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亦心動便令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散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廼夜中作鷄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廼考問女婢左右具以狀對秘之遂以

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鑠繫黃門侍郎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輳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者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賡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成君薨去賊喪未終起為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濟欲引若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稽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騎都尉濟北侯荀峻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

中領祕書監如故謚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誠左右忽使人知於是眾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惧言之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及為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甚恐及遷侍中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弟及兄毋賈午皆伏誅賈后服金縷而死

晉相臣傳卷之三

衛瑾

衛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父觀魏尚書瑾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明識里人稱之弱冠為魏尚書即時權臣專政瑾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傅璠所重謂之審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晉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瑾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伐蜀瑾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審與瑾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以瑾兵少欲令艾殺瑾因加艾罪乃遣瑾先收艾瑾知之然勢不可遏因以計收艾及會謀閉群官將作亮瑾又稱疾出就外廨故艾會兩覽而瑾竟成功朝廷封瑾瑾以尅蜀之功群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瑾雖運智謀而無寒旗之效固讓不受除關中徐州等處大將軍都督軍事所在有政績于河東晉東有移桓西有力微並為邊害瑾離間二虜遂使邊隙於是路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瑾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審受封為亭侯瑾六男無爵悉

善書

立鄉

魏林

讓二弟遠近稱之瑾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瑾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瑾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瑾自以諸生之冑婚對微素抗未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食遜位帝不聽瑾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卿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瑾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瑾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瑾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瑾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瑾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瑾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若離婚瑾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瑾懼告老遜位下詔不許有司又奏取宣付廷尉免瑾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瑾千兵及楊駿誅以瑾錄尚書事劬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

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璿贊其事楚王璿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璿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聞璿與璿有隙遂謗璿與亮欲為伊霍之事放帝作手詔使璿免璿等官黃門齋詔授璿上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遼收璿左右疑璿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臺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璿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年七十二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而葬之恒二子瑒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璿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

晉相臣傳

卷之三

三

衛

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璿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及楚王璿伏誅璿女與國臣書訟璿舉門無辜受禍悲憤感慨于是追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

按衛太保定九品之法立卿舉里選撫牀諷易太子異夫尸祿觀敗者竟遭賈后殲及子孫不亦傷哉

王渾

王渾字玄冲太原晉陽人也父景魏司空渾沉雅有度量其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西吳掾與誅隨例免

破吳

吳

五將

斬吳

起為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楊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壤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眾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太佃皖城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舡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矚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禁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督張喬攻尋陽濂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眾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十八

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
節詣渾降而王濬破石頭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
始濟江登建鄴宮醢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
軍按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
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
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
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
摧大敵獲張悌使皓途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
陵功勲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
侯弟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疋轉征東大將軍復鎮
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
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虛席門不停賓於是江
東之士莫不悅附微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
朝廷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言攸至親盛德宜
贊朝廷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
幹方之實懼非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
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
皇帝子文皇帝弟佃駿各處方任有內外資論以
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
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

謹

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
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
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唯當
任至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于
疏遠者庸可保乎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
庶全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也帝不
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
如淮陵及揚駿誅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
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
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
王瑋將害汝南王亮也公孫弘說瑋曰昔宣帝廢曹
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
得宿望鎮壓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
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
家兵千餘人閉門拒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
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
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冲虛詢
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耻下問也舊三
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
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番心萬國之意也可

令中書令指宣明詔問方士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奸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寬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若不能別見可前請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時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堂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濟字武子

晉相臣傳 卷之三 七 王渾 按平吳之後將帥雖多而定吳之功王渾為最然負氣害善非推功不伐者可同年而語矣

王戎字濬冲瑯琊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目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吼震地眾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佳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是苦李取之信

賈逵

趙然

知鍾金保 功之 難

伐吳 功

然阮籍素與渾為交戎年十五隨渾在即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濟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當其要會朝賢嘗上已楔洛或問王濟曰昨遊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所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景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襲父爵辟相國祿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賸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

將孟春以斬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疋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吝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歆為異耳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廢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碁而容貌毀悴杖

晉相臣傳 卷之三 九 王戎

然後起裴頠往吊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潘冲不免戎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頽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治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揚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戎戒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

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替而戎奏遷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眾害政戎不仰依兗齊典謾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苟媚取容屬怒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婿也頠誅戎坐說齊王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博士王繇曰潘冲謫許多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及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

晉相臣傳 卷之三 十 王戎

問徽書至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說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為我壽之戎曰公首舉義眾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功朝野失望人懷二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問謀臣葛璜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偽樂登階側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憂慮伯王之為人與時

牙等

有人
倫

過酒
墟
借粉
瓦

與時浮沈戶調門送而已華非司徒雖位總司而
委事察宋問來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三
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
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備天下積實聚財不知紀極每
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
天下謂之膏肓之疾女適柴額資錢數萬久而未遷
女後歸寧戎也不悅女遽還重乃歡從子將婚戎遣
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事嘗出貸之恐人
得種乃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
敗績於蕩陰戎復詣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

王戎
卷之三
王戎
戎出奔于知危難之間親執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
懼容時召親屬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知縣時年
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
金人皆欽其寶真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
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
用短陳道寧纓纓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
敦每侯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廢賞先見
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
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
淪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縻今日視之雖遠邈若山海

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永品於卿議戎從弟衍將不許
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
獲濟焉子禹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盛
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楊平太守惜
為嗣

晉相臣傳

卷之三

王戎

王戎

晉相臣傳卷之四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多通圖緯方伎之書少自脩謹造次必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鵠鵠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描群形於萬類惟鵠鵠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翮翮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鴈鵠過猶戢翼尚何懼於罟罟晉相臣傳卷之四尉翳翳象龍是為游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簞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與物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質以質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鵠鵠介其常距鵠鵠軼於雲際鵠鵠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朋故無罪而皆斃徒啣虛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鷂而受紕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

張華

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城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遙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環足備也除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鵠鵠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嘆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言於文帝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真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于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厲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群臣多以為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伐吳之計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聚軍既進未有尅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尅及吳滅詔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

王攸
後託

三
餘十
歸

子一為亭侯千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詰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華以此微忤上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羅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顯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恢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諷帝損抑華權帝默然頃之以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為太子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為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群臣於朝堂議之皆承望風旨以為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為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宜依漢趙太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為廢人楚王瑋矯詔

王攸
後託

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華白帝誅之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畧進無逼上之嫌退為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閭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為太子所信遇乃以賈后謀問華因廢賈后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摧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頃陛下詳之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主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氏羗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主貪昧信用孫秀秀所為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劉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

人幸內從西來言於彤曰氏菟自父非秀之為故得
 免死倫既還誦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
 今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讐
 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
 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鏡等盡焚為華少
 子避以中台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
 脩德以應之耳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
 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
 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刀將加頸而
 言如此不顧而出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
 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
 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
 華曰武庫之議臣諫事俱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
 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更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
 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
 可測也遂害之夷族朝野莫不悲痛時年二十九華
 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侯門之士有一介之
 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
 無餘財惟文史滿于篋嘗徒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
 掾虞攡定官士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

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
 中人有得烏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
 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
 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
 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用中茅
 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
 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雒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
 開視雉側果有蛇蛇為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
 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
 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末賊時斗
 牛間常有紫氣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
 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
 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
 凶因登樓仰觀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
 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否
 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
 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
 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備煥
 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
 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

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
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眩目遣使送
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
豈可欺乎煥曰本朝時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
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
得寶劍愛之常置座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
報煥書曰詳視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
天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
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
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
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
而反湏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嘆曰先
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
此類不可詳載太安三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
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中級符策遣使吊祭之切陸
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惟中國
人士見華一而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
後作誄之又為誄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
文章並行於世二子梯題

按或先學為國華名士一世而運籌決勝且有嗣

於生矣

裴頠

裴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
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從橫一時之傑
也太康二年徵為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
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
頠奏脩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
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鍾磬磬
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
脩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
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遠
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兩互所致傷天
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
能樂席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辯論豐博廣
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毅頠以賈后不說
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敕增置
後衛卒吏給三千兵以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
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校二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
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或改以為言覽之者莫不寒心

顧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
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
之上心不以為是顧曰誠如公慮此謀遂寢顧旦衆
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侍太子而已或說
顧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蓋言上若不行則可辭病
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未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
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顧雖后之親
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
居位俄復使顧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顧上言賈模
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然漢二十
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
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
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
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豈于繼體答卑傳說
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湯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
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
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疏廣成太子以舅氏為官
屬前世以為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
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
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匡補射子尚並侍東

宮顧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
俊宜用成德臣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
體風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聞遐風
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顧與張華苦爭不從顧
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
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
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
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群本宗
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
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大品而為族則所稟者
偏偏無自足故憑好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
之所體所謂有也之有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
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較雖出處語默
殊塗所以質生存宜其情一也眾理並而無害故貴
賤形焉夫得由乎所接故古尚北為是以賢人君子
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性復稽中定務惟夫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
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
乃可濟乎故大建瓴極緩理群生訓物出範於是乎
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明

矣欲行則速惠情供則怨懣懣則興攻專利則
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夫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
茲之舉而尋艱事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觀簡損之
善遂開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
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
存則無以為政矣先賢達識以非所帶示之深論惟
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
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
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
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
明之業遂易門津顧用嬰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
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櫛列虛無
不允之微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
顧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
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
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
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畧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
以離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
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道者也
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

晉相臣傳

卷之四

十一

梁簡

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
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
須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
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墮高墉之禽非靜拱
之所能捷也審校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
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
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
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誦事賈后頗甚
惡之倫數求官顧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怨倫
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廢朝望因除賈后之際遂
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彤東
海王越稱顧父秀有勲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
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及正追復顧本官改葬以
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爵為中書門下侍郎該為散騎
常侍並為乞活賊陳午所害

晉相臣傳

卷之四

十二

梁簡

存焉

晉相臣傳卷之五

齊獻王攸

居喪
不食
不眠

齊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令攸為嗣從征王凌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罷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母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軍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政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不受太

晉相臣傳

卷之五

齊王攸

今注

承莫之能政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是懼至於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賑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御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故撰次其事使粗有常規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司以

賴服皆如舊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將帥驍騎
常嚴營兵士數千人戀彼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
言之帝乃還彼兵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
年饑饉議所節省奏議曰臣聞先帝之教莫不先
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
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動心恤公以盡
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
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
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
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
事晉書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
宣惠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
畏威懷惠莫不自勵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
業服飾奢靡富人燕羨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
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
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
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為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
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歲於太子
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
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授立太子尊以弘道固

晉書南畝

卷之五

三

晉書

以貳已儲德既立并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適倖者
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傳外
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曰然羸
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
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弼佐不忠禍
及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問昔有江充無曰至
親匪貳或容潘宗諛言亂真誣潤離親驪姬之說晉
侯疑中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
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
以不敦見安戒危親亡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閭世
以為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為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
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
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為
武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
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
后前疾危篤因歔歔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恒
有憂戚之容時人以此稱嘆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
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
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
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

晉書南畝

卷之五

四

晉書

中馮統皆諛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統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既信統言又納統說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世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勲劬勞王室且登顯位以稱晉相臣傳

卷之五

具瞻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宮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未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彌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時不於常天既遷有魏之阼我有晉既受天命不於常建群后越造王國於東土錫茲青社用藩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

國又以攸子寔為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鉦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勗統構已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有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墮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王乎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享太廟子罔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

晉相臣傳

卷之五

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法然流涕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璠璠寔晉史曰齊攸以兩朝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合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冀子之滯愛遂乃號龍章於袞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統勗之謂也

齊王問

齊武閔王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
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大醫診候皆言無
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問號誦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即
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為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
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
游擊將軍固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
其在內出為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慕遷鎮東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固因眾心怨望潛
與雖孤王盛穎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
為現之鳥反曰齊無異志固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
乃與軍司管讓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
龍毅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
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
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和隆承檄猶豫未決蔡
軍王遂斬之送首於固固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閭和
張泓孫輔出壻坂與固交戰固軍失利堅壁自守會
成都軍破倫眾於黃橋固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
王與廢倫惠帝反正固誅討賊黨既畢率眾入洛頌
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

公封

府公
日頭
入頭
府呼

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
輔魏故事固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大
樂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門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
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十秋門墻以通西閭後房施
鍾懸前庭舞八佾沉於酒色不入朝見惟寵親昵以
車騎將軍何勗領中軍封葛嶺為牟平公路秀小黃
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
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固府即考竟
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
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固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
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
即收殺之固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
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已居之矣
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
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眾致英豪
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驅塵之
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鳥合之眾當凶強之敵
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撥六合之內著
盟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
不可久倚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

父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為難遺其不可謂之為
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
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遺棄夷之刑群王
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
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可觀
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
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
結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
未為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
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尚不自先今公宜
齊相臣傳
卷之五
九
齊王固
放桓文之勲邁臧機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
推近功遂身退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嶽於群后耀義
讓之旗鳴思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
徐之域高枕營丘之燕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
以贊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
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
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
逍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顛覆之慮群下
竦戰莫之敢言惠以哀亡之餘遭陽九之運其矢石
之禍赴大王之義脫禍冠豈從戎於許其關戰陣功

顯表
同非
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
毅遠趙志戀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豐違情
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
舉退就銕鎖此惠之死賢於生也固不納亦不加罪
羽軍校尉李含奔於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顯
誅罔因導以利謀顯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
已大司馬罔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
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勲力也而罔不能固守臣節實
協興望在許昌營建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
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淸篡逆誅夷
齊相臣傳
卷之五
十
齊王固
而率百萬之衆來統洛城阻兵經年一朝親百官
拜伏晏然南面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秘校
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誕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
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
之中宮沉酒酒色不恤群黎董艾等操弄王爵貨賂
公行群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貨謀斥罪
忠良伺闕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罔所行實懷
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驛客至宣騰詔旨臣伏
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問擁彗兵樹
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

主戎
勅同
錄第
不從

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會洛陽驛
騎將軍長沙王又同奮忠誠廢罔還第有不順命軍
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親功高勲重往歲去就名
合衆望宜為宰輔代罔阿衡之任顯表既至罔大懼
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
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
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
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罔委權崇讓罔從事中郎
葛璜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
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擐甲胃攻圍陷陣得濟今日
計功行封事殷未徧三台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秘緩
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偽書令公就第
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
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又徑入宮發兵攻
罔府罔遣董艾陳兵宮西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
觀閣及千秋神武門罔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
唱云長沙王矯詔又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
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
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罔敗又擒罔至殿
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罔猶再顧遂斬

後益
典稿

於閭闔門外狗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其子港
陵王超樂失王水濟陽王英子金墉暴罔尸於西明
亭三日而莫敢收斂罔故掾荀閭等表乞殯葬許
之初罔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
之婦人曰我截簪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
著布柏腹為齊持服俄而罔誅永興初詔以罔輕陷
重刑前勲不宜湮沒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
為縣王以繼罔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冊罔
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
使持節大鴻臚郎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祇服
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
卷之五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
名謙虛振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為騎都
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佃子繇俱侍講東宮
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
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出書右僕射領游擊
將軍復為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
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為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
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又罔守洛陽殿中諸將

補遺

補遺

補遺

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黔夜收又
別省逼越為主啟惠帝免又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
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
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
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
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顓夾輔朝政讓
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左
司馬尚書曹馥為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
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
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顓
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
復舊郡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
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廙遣督護白微以
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眾潰越進屯陽武山東
兵盛關中大懼顓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
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及
洛陽詔越以大傅錄尚書以下到濟陽二郡增封及
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勇越之
姪子也與其妹夫諸葛亮共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
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為群臣所廢先帝暴崩多

補遺

補遺

疑東宮公孟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平言未卒越曰
此豈宜言和遂叱左右斬之以玫瑰世家罪止其身
因此未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
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荀
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於許長史潘
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為青
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為丞相領兗州牧督
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於鄆城
越恐清河王覃終為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
王彌入許越遣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
鄆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於滎陽召田甄等
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
鎮鄴也携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社祁濟李渾薄盛
等部眾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為乞活及騰敗
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為汲郡蘭為鉅鹿太
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
李渾薄盛斬田蘭率其眾降甄社濟棄軍奔上黨越
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為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
王延等為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
廷尉殺之越解兗牧領司徒越既與荀晞構怨又以

請討

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
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畧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
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為右衛將軍王景為左衛將軍
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趙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
有猜嫌散騎侍郎高翰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
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充
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
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
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滿殄以東諸
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
京華以失據會則翼輿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
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憚并何倫等守
衛京都表以行台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
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
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
偏裨失利帝鄉便為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
以為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技杖志履討之
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令會之衆以俟戰守
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
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為啼又表討越

晉相臣傳

卷之五

五

東晉書

越

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
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
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
携貳上下崩離禍結衆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
于頃秘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為大將軍統其衆還築
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
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
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
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瑋焚其
餘衆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為縣王何
倫李憚聞越之死秘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
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沛倉又為勒所敗毗及宗
室三十六王俱沒於賊李憚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
下邳裴妃為人所畧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詔招
魂槨越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
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

晉史曰齊王冏以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
既成極皇與於已墜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
禍忘憂逞忿縱慾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持久笑
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采王豹之奇策

晉相臣傳

卷之五

五

東晉書

納孫惠之嘉謀高謝哀章永表東海即古之伊霍
何以加焉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
立陵暴之業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山鎮既而帝京
寡弱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
衆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
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屍猶為幸也

晉相臣傳卷之六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
飲酒石餘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太
原王謂之曰卿終當為碩輔然今未能免妻子饑寒
吾當助卿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嘗詣野王主人
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
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
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
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
無學業勸令不就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
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榮乎於是自課百
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灝池長遷浚儀令入為
尚書郎時欲以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
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
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
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
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
而嘆曰吾知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轉相國參軍封剡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

魏舒

第

自

善射

魏舒

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榮陽二郡太守甚有聲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與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及山濤卒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望晉相臣傳卷之六

二

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國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賜几杖不朝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祿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而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賜賻厚謚曰康子況有才行爲太子舍人早卒以庶孫融嗣又早卒以從孫嗣

裴楷字叔則父微璽冀州刺史明悟有識董弱冠知名元精老易少與上成齊名仲曾爲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贊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華詔楷於御前執讀計議當否楷喜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僚佐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引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禮義時人謂之王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降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群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群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中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貴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富貴之間便以施諸

族最親

賈誼

以駿
被建
不神
亂色

窮多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
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皆歲請二國租錢百萬
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指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
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
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
風聲何得何失指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
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
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
充為言帝乃出充為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
平吳之後帝乃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指
晉相臣傳
陳三五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數服
焉指子璿娶楊駿女然指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
政乃轉為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
誅指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起倉卒誅戮縱
橫衆人為之震恐指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終筆與
親故書賴侍中傅祇救護得免猶生去官太保衛瓘
太宰亮稱指真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
邑二千戶後指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
機要指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為指請曰指受先
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指性

計二
將或
敗

不競於物昔為常侍求出為河內太守後為侍中復
求出為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為衛尉及轉東宮班
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者共見其心也指今委
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為可用令張華在中書王
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為復令指入名臣不多當見
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指疑
昨賜之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爽指有知人之鑒
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指見而奇之致之
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
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傳擬汪翔廟
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劉寔字子貞平原高唐人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寔
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讀博通
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
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必也尚書即廷尉正後
歷更部郎叅文帝相國軍事封伯陽子鍾會鄧艾之
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
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寔言寔之先見

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趨廉遜道關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使益為書，相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能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于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李氏所用不賢不能謝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張表者，其讓賢推能皆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牘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又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征缺。

晉相臣傳

卷之六

六

劉案

四征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察舉官本不妄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樂厲，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謐謐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弊恒必由之。篤論了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太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群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秦始初進爵為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為大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定妻盧氏生子濟而卒，華氏以女妻之生子夏，定竟坐夏

不累主人 如廁 崇 親故

受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憂免後起為國子
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
寔為師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
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
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
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
為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
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詔以侯就第位居
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
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
簡相臣傳
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憇止不累主人薪水之
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
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襜褕甚麗兩婢持香囊寔
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
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
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正喪妻為廬杖之制
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
學不倦雖居職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
衍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以明
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十
所更諸字崇嘗言至敬精微更以實涉棄致於世

晉相臣傳卷之七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祖
邁為相國祭軍散騎父蕃位光祿大夫琨少與范陽
祖逖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
將軍石崇河南金谷間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
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秘書郎
賈謐祭管朝政京師人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
陸雲輩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
二十四友太尉高尉王泰辟為掾遷著作郎太學正
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
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
拜兄與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侍司徒左長史四
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父惠帝華長安東海
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制
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
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
為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
虓領冀州遣琨詣滿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
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楨於廩丘卒走王浚始得其

魏晉書

卷之七

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內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領匈奴中節將現任在路上表言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觀寇唯有臺關可得告羅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通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疆圉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銳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疋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慶朝廷許之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現募得千餘人轉關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現剪除荆棘收葬骸骨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農而轉現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現密遣離間其部落降者萬餘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替派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聞現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送者多歸於現現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且素著豪奢聲色雖暫自極

魏晉書

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戚現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現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諫并勸現除潤現不納初單于猗屯以救東瀛公騰之功現表其弟猗盧為代部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現侵已之地數來擊現現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謂令狐盛於現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現不之察便殺之現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況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況為鄉導屬上黨太守龔醇降于聰焉

門烏丸復反現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黎及令狐況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岳以郡降聰現父母並遇害現引猗盧并力攻黎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現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為聰未可滅遣現牛羊車馬而去晉其將箕澹敗黎等戍晉陽現亦復仇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城以招集亡敗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現上疏陳謝及麴允敗劉曜道再現又上表其畧曰逆胡劉聰敗率大羊馮陵屠殺人神發憤伏省詔書用國南陽三保大尉涼州刺史執紼介

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繼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獲千計旗幟揚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臣前表當與鮮卑爲虛刺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勒款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倚虛國內欲生姦謀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苗臣爲計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唯臣才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解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踴力不從願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放戎行身先士衆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棄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臣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燕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倚虛討劉聰尋倚虛父子相圖虛及兄子相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虛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虛衆二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討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勸箕澹諫曰此雖晉人

入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挾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土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令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遂率衆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相與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建武元年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敕血戰書檄傳郡鎮俱集襄國同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竟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誠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群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家遣使齎群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無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群書示琨曰意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耻

晉書
卷之七
謝安傳

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志義也。匹碑雅重現將就
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為匹碑所信謂匹碑曰
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
禍若有奉現以起族盡矣匹碑遂番現現之度長子
遵懼誅與現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
匹碑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現將龍季猛迫於乏食
遂斬橋絃而降初現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耻
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動復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
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歎率部曲死於賊壘
斯謀未果竟為匹碑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
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
惟彼大公望昔是涓濱叟鄧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
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
隆二伯王安問黨與仇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
衰甚久矣夫何不夢周誰云聖選節知命故無憂功
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
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俠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何
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現詩託意非常慷慨幽憤遠
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畧以
常詞酬和殊乖現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現曰前篇帝

晉書
卷之七
謝安傳

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然現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
拘經月遠近譴歎匹碑所署代郡太守辟問嵩與現
所署廩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
以襲匹碑而韓據女為匹碑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
碑於是執王據辟問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
使匹碑殺現匹碑又懼衆及已遂稱有詔收現初現
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
死生有命但恨仇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歎
不自勝匹碑繼殺之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
廷以匹碑尚彊當為國討石勒不舉現哀三年現故
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現太子中庶子溫嶠
亦為疏理帝乃下詔褒悼仍敕幽州吊祭贈侍中太
尉諡曰愍子群嗣現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
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
曰吾枕戈待旦志在逆虜常恐祖生先著鞭其意氣
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
計現乃乘月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
茄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之賊棄圍
而走

晉書
卷之七
謝安傳
吳頤見謝安氏竟終幽周痛步

晉相臣傳卷之八

王導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尊引為東閣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皆元帝為琅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

晉相臣傳

卷之八

一

王導

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交伉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吾之肅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德也命及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廢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大道之常大玉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疏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景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而榮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饗儲位取素餐典誼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迺拜導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為樞軍諮祭酒初過江朝廷微弱謂周顗曰中州多故求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

謂顗曰向是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山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唯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赴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生事除節于省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正人倫設庠序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因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崗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融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琇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皆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設立於是典籍頗具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帝詔為安東假節帝及敦得志加導尚書令初西

都覆收海內思王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皆王氏親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謀所立導固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以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適上疏稱武官齊歸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爽所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太子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曰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還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嚴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節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疋進佐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讀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及石勒侵軼陵詔加導大司馬候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積險必不奉詔且山數蔽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修六軍賁緒導入宮

何帝峻以尊德望不敢加官爵以本官居已之右峻
又通乘輿幸石頭爭之不得峻曰米帝前肆醜言
導深懼有不測之禍皆路永匡術貴寧並說峻令殺
導盡誅大臣更相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
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
衛禦甚嚴事遂不果乃攜二子隨水奔白石及賊平
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等議欲遷都導不肯遂止
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昔帑藏空
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
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兢服之
晉相庾亮傳 卷之八 五 王導
練遠訪賢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
此六年冬燕詔歸朕於導曰無下拜導辭朕不敢當
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
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
帝猶為之興烏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崇福之然後
視事導簡素家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
萬疋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命帝幸其府縱酒
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
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
右長史司馬給布萬疋歲而賦退解大司馬官傳中

升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
悍之過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
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
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
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塵
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
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
尉陶稱問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
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倘如
君言元規若果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
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終間遂息昔亮雖居
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
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而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
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睦同
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
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亮嘗六十四帝舉
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賙襚之禮
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遊輜輶
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

吳與為比周曰文獻利以太牢鬼而有靈焉
寵二弟伯道與導俱知名時人以頴方溫太真以
敵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勸奮悅弱冠
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歷中書侍郎恬會稽內
史洽子珣珣字元琳與謝玄為桓溫掾俱溫所敬
重溫經中夏軍中機務並委珣珣兄弟皆謝氏壻以
猜嫌致隙謝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珣妻由是二族遂
成仇讐安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安卒遷侍中
孝武徵為尚書僕射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
珣以才學文章見昵于帝王恭舉兵進衛將軍都督
晉相臣傳 卷之八 七 王導
琅邪水陸軍事珣字季琰亦有名于時歷著作博士
侍郎侍中協元帝撫軍參軍劬勞賦歷吏部尚書僕
射薈歷會稽內史散騎常侍南宋王弘雲首知名皆
珣子也

晉史曰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恩建克復之功
用成翌宣之道于是王敦內侮蘇峻連兵實賴元
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謀竟剪吞沙之寇觀其
開設學校存乎沸鼎 爰立章程在乎撫風之
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恢弘遠矣夷吾體仁能調
小國孔明踐義善綱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

按導東晉元臣然有所長亦有所短未可全許焉
東晉以上大臣王敦素不臣而導以兄弟遇合一
時相推討華軼滅杜歿便為不世之勲中興甫建
已著強僭之跡致元帝疑憚別用劉隗刁協刻急
之流以成大亂初導以敦為忠良欲與同心共成
晉業耳使敦不死終肆其志晉必不能抗不知敦
事成之后處導何地而導亦將何以自處乎導當
任事之際簡遠無競鎮物自其所長至於總統眾
務網理細微又多以所長失之故謂導賢于一時
則可謂之元臣未有逆順不分強弱不辨委柄物
晉相臣傳 卷之八 八 王導
外事順心而可以任人家國者也矧取侮方鎮見
僚僚皆其力用所限猶欲以無心處之蓋衍澄餘
習不能自拔故耳且孔愉孔坦當時正直之士言
陵王氏竟黜抑之謂之元臣去蕭何孔明遠矣

晉相傳卷之九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次弟之子也父愔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數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為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

劉琨以主謀

晉相傳

卷之九

溫嶠

劉琨太子崇

王敦

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何復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為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比歸詔不許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

晉相傳

卷之九

溫嶠

疑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遇具奏教之逆謀請
 先為之備帝及敕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
 安北部諸軍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
 下請都堂論皆政之听先嶠因奏國要務帝多納
 之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暉下壘等同受顧
 命皆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
 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上流
 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
 軍鎮武昌其有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
 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潯陽濱江都督應
 晉相臣傳 卷之九 三 溫嶠

日之急殄冠為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
 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
 分兵給亮遣王愬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
 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
 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允言於嶠曰征
 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若於是遣王愬期奉侃為盟
 主侃計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
 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
 臣初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
 至謹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也
 晉相臣傳 卷之九 四 溫嶠

撫迴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斯致誠義感諸侯而相如趙邦之陪隸壯君之聲按劍秦庭東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害忠良閔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誠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唾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是屬群后况今居臺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且祖約性情褊阨忘刻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疆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群公職在禦侮而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

晉相臣傳 卷之九 五 津

稟規畧以雪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標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仗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用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

減逃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半並在路次同赴此會唯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或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寔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于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慙理既同之且自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擲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通疆胡東接逆賊因以饑饉將來之危迺當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且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察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于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昔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我率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千百里

晉相臣傳 卷之九 六 津

重子內公

陶侃

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也查浦嶠屯沙門浦皆祖約
 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
 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
 幸石頭時峻多馬軍南軍仗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
 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
 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
 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
 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
 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
 北良將安在荊州樓胡屬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
 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
 也嶠曰不然自古成敗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
 公之援官渡以寡敵眾仗義故也峻約小堅為海內
 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
 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可捨垂立
 之功設進退之計哉侃無以對遂晉不去嶠於是創
 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上祖宗之靈親讀祝文
 聲氣激揚流淚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
 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嶠峻
 其將士因醉突陣馬頭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石頭

晉書

嬰城自固嶠迺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
 印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
 嶠侃錄尚書遣問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
 堂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于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
 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掘坑軍若敗術圖自解嶠
 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于嶠
 舡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威
 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
 公邑三千戶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
 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
 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
 遂毀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犬奇形異狀或乘
 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
 何意相照也意甚悲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援之因中
 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
 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
 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
 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
 率群后五州響應首啟戎行元惡授首王室危而復
 安三光出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大猷以

遺早世也死用痛悼于厥心夫哀德

銘勲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

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疋謚忠武祠以太牢初

葬于豫章後朝廷追贈勲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二

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識著於聖世

勲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頌陛下慈恩停

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于后土詔從

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

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

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為交

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晟曰放之溫嶠之子宜

見備典而授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遂存周禮近察人

情則望寔惟允昔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

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寶與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

怒曰奈何沮衆若此以其法誅之勒所部以進遂破

林邑而還卒于官第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論曰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

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踰義申胥付以加焉謀敦

剪峻奮節櫛名枕戈兩若雪分天之仇皇輿旋

軫卒復夷庚之燭微天人之感懋大盜幾移國乎

太真智以緯忠弘而能整再匡晉室豈在功外

取與仲緬一本至誠充其所能非東晉人材也知

鑒德素居正幹用不闕深見大体以德助人蓋其

次矣

却鑒

却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憲之玄孫也

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

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

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

惠帝反正寮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

東海王越辟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

檄為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

旭肺之別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回及京師

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于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

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鑒謂寔曰

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慙而退

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為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

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川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

者相與資贍鑒後分所得以贖宗族鄉曲孤老賴而

全濟者甚多咸相謂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依仁

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王莽千餘家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蘇水制駁鑒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光乎演並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龜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使鑒為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未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寔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識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疎又恐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慙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繫身此面議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觀顧天壤邪荀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帶不遣敦之黨以鑒為日主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知道微儒雅之士名

晉相臣傳

卷之九

十一

如鑒

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賊敦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入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死城小而不固宜及其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鑒曰群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中胥之徒豈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大放之明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亂之朝無出關之操准下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疋帝以其有器望萬機以動靜輒問之王導欲贈周札官鑒不可導不從鑒曰敦之逆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銘於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齒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兖青三州軍事兖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十盡溫嶠庾亮陸暉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便

晉相臣傳

卷之九

十一

如鑒

欽率所領東赴詔以北。以不許於是遣司馬劉鍾
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工師敗績。矩遂還中書。令
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乃司空鑒去賊通城。孤報絕
人無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犬誓三軍曰。賊
臣祖約。蘓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
紀。陵汨五常。侮弄神靈。之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
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
醜。池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派周
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群臣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
今主上憂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
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
偷安。有渝此盟。神明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
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開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
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
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
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米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
日。必潰矣。嶠深以為然。又陶侃為盟主。進監都督楊
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
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據
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

杆守曲阿。虔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乘勢來攻。
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
軍曹約以為大業京口之杆。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
勸鑒退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約曰。吾蒙
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
強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
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
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衆軍李閔追斬之。
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
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徽聚衆數千。浮
海抄東南。諸縣鑒逐城京口。加都督揚州。知晉陵。吳
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
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沉篤。忝位過才。曾無以報。太常
臣蔡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
疏奏以蔡謨為鑒軍。同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脯
哭于廟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依溫嶠故事。贈太宰。
謚曰文成。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
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
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故共相濟耳。恐不能
兼。有存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還吐與

一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二年二子愴墨惜字方回少襲爵南昌公轉臨城守守在郡優將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簡文帝即位固起歷會稽內史輔國將軍后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歸卒贈侍中三子超融冲超最知名

按郝公知趙王之逆去職閉門拒陳午而逃不染其罪其妻為王所殺王故蘇峻稱逆稱兵不屈不撓警師討賊遂與太真士行並埒元勳宣力王

室揚名本朝宜哉

晉相臣傳卷之十

陶侃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地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遇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釀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枞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勅諸吏謂從事曰若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絕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御之從事即退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即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耻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時豫章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為卿論所歸侃詰之暉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

化幣 陳敏 用破 蘇敏

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
後為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
官歸為郡小中正會劉弘為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
為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
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
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
亂弘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
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
隨郡內史扈環問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
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
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
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
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
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
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
身無私焉後以世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
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東海王越軍
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
臻為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
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

咸隆

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
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舊威假赤幢曲蓋輅車鼓吹
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
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
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柔之左右侃即遣兵逼
柔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柔縛送帳下二
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派亡者歸之盈路侃竭
資致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
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
令二將為前鋒兄子興為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顗為
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
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
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聞耶部
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
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逐
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
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
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非陶
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
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池口又移

入沔江遣朱同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
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
大督護進軍斬冲悉降其眾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
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于沱陽破之又
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涇中部將張奕將貳於侃
詭說曰賊至而動眾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
至果為所敗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
侃坐免官侃之左史辭詣王敦白其功狀敦於是奏
復侃官復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
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
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湘城賊中
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眾情益懼降者滋多王
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
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
乎貢初橫脚上侃言訖貢歛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
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
赴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
將還江陵欲詰敦別皇甫回及朱同等諫以為不
可侃不從敦果番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
將以王虞為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番侃敦怒

不許敦將鄭攀蘇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
以匪虞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
迎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宰天下何此不
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
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
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
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
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
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
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弢據臨賀因機乞降勸
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郡及交州秀才劉沆俱謀反或
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
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
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沆於小桂又
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乘勝擊
溫郡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
耳於是下書諭之郡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
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朝運百甓於府外
暮運於府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
逸恐不堪事甘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

平賊交

批答

陰情

梗持
未熟
稻人
竹頭

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荊州刺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間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常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廼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撻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喪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餐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呵辱其饋饋當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孰而鞭之是以百姓勤于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命舉掌之咸

月

從

從

從

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其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廼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侃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禽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廼從根請夜脩壘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薛暢部將彭世斬峻於陳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勒逸於石頭初逸亮少有高名以明穆

樊王
導
叔

降
石
孫
孫
孫

皇后之尤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
平俱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詰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
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咸令取故節侃笑
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
尋以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
戶賜絹八千疋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
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為後
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
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修率兵據湓口侃以
大軍繼進默遣使奴婢絹百疋寫中詔呈侃參佐多
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
色曰國家年小不出朕懷且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
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悍勇所在暴掠以大難
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際會聘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
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官宰相便
為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而有船艦成資故
包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發足下宜至是以得風
發相赴豈非運與以定大事者乎侃省書笑曰是乃
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奔石勒默父子五人及然
將張芝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事敗

石勒

石勒
石勒
石勒

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蓋畏侃蘇峻
將馮緄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為成將侃告勒以故
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
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江陵因移鎮
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湘東太守
辟劉弘會孫安為掾屬袁論梅陶兄微時所荷一襁
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
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
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
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屢讓于今日事有合于時
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敢朝廷
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
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震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
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
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忝有始必
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
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
憤憤兼懷不能自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
特賜封長沙頃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塋今
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勤國臣修遷之事刻

以來秋奉迎窀穸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
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聞者猶謂大馬之齒
尚可小延歎為陛下西平李柱北吞石季龍是以違
母丘與於已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
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
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
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群僚司徒導鑒
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
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敵替
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
晉相臣傳
卷之十
美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
刺史印傳榮戟仲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
馬王愐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保輿車出臨津就船明
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
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
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蓋寧八州諸軍事荊江
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考以寧乃者桓文之勲伯舅
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榮
命未及加崇是天不弔奄忽薨朕用震悼於厥心
今遣蕪鴻臚追贈大司馬假憲章祠以太牢祀而有

嘉茲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命葬國南
一十里故吏刊石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一
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
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後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詰
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
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
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
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置之於已門
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
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為
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
更少進侃懷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
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郭城宜分兵鎮之侃每
不答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
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郭城隔在江北內無所
倚外接群夷上求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
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
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
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
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番及

疾駕將歸長沙軍資器使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
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為美
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坐諸君輩尚書
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
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
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然膝妾數十
家僮千餘琬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
澤網得一織梭以挂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
又夢生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惟一門
不得入閤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瘖左腋
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欽板曰以君長者
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
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監理當為公若微於上貴
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裹手
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疆兵潛有窺窬之
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
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洪辟丞相掾
早卒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用聘為妻生
侃而陶氏貧賤湛氏紡績資給之使侃交結
勝已侃少為尋陽吏嘗監魚梁以時遺母湛氏封鮮
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反
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
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按朱子加封侃申狀引劉義仲所撰贊曰侃有大
功於晉正大光明史誣侃以折翼之夢常懷異志
謬矣使侃實然則夢寐之祥正合自知它人安得
而知之晉史未足據也矧其忠慎掾屬將吏無不
敬信庾元規揖其膺而下拜王茂弘服其言而動
色可易訾哉

晉相臣傳卷之十一

下壹

下壹字望之濟陰宛胸人也祖統琅瑯內史父粹以清辦鑒察稱光第六人並登宰相府世稱下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惠帝初為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齊王冏輔政為侍中中書令進為公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人忌而害之壹弱冠有名譽永嘉中除著作郎龍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為從事中郎不就曹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上以壹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為從事中郎委以選舉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乃以戕自陳曰壹年九歲為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壹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拙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願昧冒榮進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參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壹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壹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校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頗累恭順其何哀孤之

下氏六龍

晉相臣傳

卷之十一

下壹

下氏六龍

下氏六龍

日不見愍恕拔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為世子師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迹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戚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壹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與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壹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為郡中正穎川庾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壹奏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為永制朝議以為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壹奏導廢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罪繩並請免官雖事請不行而舉朝震肅壹幹實當官以義貶為已任勤於吏事欲執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中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

科峻
不可
卒

亮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
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鯨為達
壺屬色於朝曰恃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
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
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
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病
耳若下望之之巖巖刀玄亮之容察戴若思之峰岬
當散爾邪壺廉潔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
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
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蘓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
心終必為亂今日微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
年為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
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
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
踐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又
與平南將軍溫嶠書以論之壺司馬任台勸畜良馬
以備不虞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
豈須馬執峻果稱兵壺復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
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城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
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並平朝熟趙胤等

與峻大戰於陸西為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
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關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
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
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眾及左右吏數百人
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年四十八子瞻盱見父沒
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尚書郎弘納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
下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
宜加典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
驃騎將軍加侍中納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
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敬盡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
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
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
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
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誓再對賊鋒父子
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
等之贈况壺仗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况在不疑
可謂上準許穆下同稽紹則允合典謨允厥眾望於
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
祠以太牢贈世子瞻散騎侍郎瞻弟盱奉車都尉瞻

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矧子誕嗣咸康六年咸帝追思壹下詔曰壹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為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壹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壹兆壹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

晉史曰下壹束帶立朝以匡正為已任塞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於一門古稱社稷之臣是已

周顗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司徒掾同郡賁高有清操見顗嘆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顗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顗從弟穆亦有美譽歆陵折顗頤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從父將武城侯拜為秘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為鎮軍將軍以

傳

顗為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民傅容等叛迎蜀賊杜弢顗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奇以兵救之故顗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帝召為揚威將軍充州刺史顗遂建康帝留顗不遣復以為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補吏部尚書顗之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觀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且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職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傳訓賞輕輟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者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維塵之耻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不宜冲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度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益唐突西施也帝燕群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今日之罪故知不至於死尋代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

為有司所奏帝不加黜責初顓以雅望獲海內盛名
後顓以酒失為僕射畧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
更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顓在中朝時能
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
來顓遇之欣然乃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
視客已腐脅而死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
酒瞋目謂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
蠟燭投之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大攻固出下策耳
王導甚重之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
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
以為忤又於導坐嗷然嘯咏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顓
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顓
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顓曰君年少未
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
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
仲剛懷強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耶既而王師敗
績顓奉詔詣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紀順下
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慚
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顓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
三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耶顓曰二宮

自始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璜等勸顓
避敦顓曰吾避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問求活
外校胡越和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顓大
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
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毋令縱盡以傾王室
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顓色不變容止
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
年五十四顓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稱捕馬於樽頭
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
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
遇一面披襟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
憚顓每見顓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
繆坦籍顓家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未
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平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
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
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
忠誠申救甚至帝約其言顓喜飲酒致醉出導猶
在門又呼顓不與言顓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取金
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

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顗三子閔恬顧閔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領軍吏部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秘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烈魚子以弟順長子琳為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順並歷郡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按顗母李氏字紹秀少時在室顗父沒為安父兄不在終秀聞出獵過兩適止紹秀之家會其精辦而不聞人鼓後推使視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泣因求為妾父兄許之遂生顗及為中興中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紹秀舉觴勸三子曰吾小渡江託足無所不謂汝等並貴列吾日前吾復何憂又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來人之譽此非自全之道焉性充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錄當在阿母曰下耳阿奴誤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晉史曰伯仁凝正處腹能約以高才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其赴郢而金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顗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晉相臣傳卷之十一

庾亮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琛在會稽疑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劾封都亭侯泰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敗席而前退而嘆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為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謂姻婭之嫌上書固讓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亮克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克事平以功封永昌縣

開國公固讓不受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
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
與西陽王義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
勝既而正色陳策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
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
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
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
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
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
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
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况
兼宗帝室近屬兼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傳天下咸以
亮剪削宗室琅玕人下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
闕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闕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
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為
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
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
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
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
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於京都詔假亮節都

督征討諸軍事戮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
而走亮乘下船西奔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
掩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察搆其三
弟惸條翼南奔溫嶠上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
為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為盟主侃在尋陽既
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
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
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
亮歎難因留侃侃問曰安用此為亮云故可以種侃
於是猶相稱嘆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峻黨張
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
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實生國
禍喪敗之未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十人守白石壘
峻步兵萬餘四面築攻衆皆震懼亮激勵將士並殊
死戰峻軍迺走追斬數百級峻誅帝幸溫嶠舟亮得
進見稽顙歔噓詔群臣與亮俱升御坐明日又泥首
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下詔慰諭
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
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謬議彌與皇家
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

不

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
 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通登
 遐陛下肝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
 之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重寬宥全其首
 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矣疏
 奏詔不從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
 舟船亮適求外鎮自效出為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
 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
 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潁城以
 反亮表求親征於是以前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
 永毛寶趙胤匡街劄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
 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
 國之大信竊惟矯然獨為君子亮曰元帥指為武臣
 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歸鎮西將軍又固
 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數十上
 至是許之陶侃薨亮都督江荆豫益梁六州諸軍
 事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
 時恐孫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曹寧等諸將並
 不表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都鑒不從

乃止

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
 亮又與鑒腹曰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何託付之
 重大茲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
 固社稷之遠策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置其所
 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皆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
 原之謀乃解豫州校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
 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郢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江
 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
 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翼為輔國將軍梁州
 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偽荊州刺史
 李閔已即太守黃祖送於京都亮當率人衆十萬據
 石頭城為諸軍聲援乃上疏乞魏棘桑議以定經畧
 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却鑒議以資用未備不
 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郢城亮遣使尋拜
 而亮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佐尋拜
 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郢城隔沒憂慨發疾
 會王導薨微亮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
 帝許之咸康六年亮嘗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謚曰文
 康後至車駕親臨及塋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將塋何
 亮會之鑒曰理王樹於上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

不

南

乘馬有的盧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愬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秋夜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地率行已多此類也三子彬羲蘇羲為吳興內掾帝頗愛又義義至卻獻詩頗存諷諫蘇為冊陽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亮弟冰自有傳

按征西請勿用中韓似乎怨深陳外戚亟欲恢復中原似乎忠乃包藏不測構宗藩謀誅大臣激成反狀致危天子晉相臣傳設譚太真陶士行興師討罪社稷幾非晉有矣

庾冰

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靈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弟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帝請為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竹園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乘卻奔會稽內史王帝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從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追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於京師又

傳問

運司馬滕舍攻賊石頭城拔之水動為多封新吳縣侯同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諫不拜司空却堅請為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為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為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譴然冰尤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任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替務蒙及天庭歿流和族若晉興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鎮沛刑憲斬墜遂令臣等得為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由復得視息於天壤下也臣不復明於往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臣等得自効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令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計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為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

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詠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
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水置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異
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
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
為異援水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
無殊庸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蒙故朝仍朝望國器
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
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正道而陛下遇
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
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
陛下暫屏旒纓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兵
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
之安也群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
視聽察覽必寄之群下群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
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機
綱兼將相或借誦與人或求謗窮竟良有以也以今
觀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倍當其運否剝之難
變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陛下而傾首於將來者
也實冀不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
深池載之厚宅冲虛以為本勤訓賢以為務廣引朋

步詢於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偽必達天
聰然後覽其大推以總綱網躬脩節用克弊豈遠大
布大帛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
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側於勞謙納其起
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
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水輔政水辭以
疾薦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
祠以太牢水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龍嘗嘗
縮十疋水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彪曰吾
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歛以時
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給為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
積世以此稱之水七子希襲友溫倩邈柔

晉相臣傳卷之十三

王述

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必親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為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為宛陵令太尉司空頗辟又除尚書吏部郎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筭邪將為情邪若謂為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與立城壁公私勞擾若謂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况此非今日之要邪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昔秦忘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檠狐之淫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甚幸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動不能安于武昌但得近移夏

不為

以女子

真

足自

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瑯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典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于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王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欲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长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乏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華於昔始為當時所嘆但性急為累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

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賸甚撮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愛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兢暫都江右方當蕩平區宇旋軫京若其不爾宜改還國陵不應先事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

嗣

王坦之

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趙小字也簡文帝為撫軍將軍辟為掾累遷參軍加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微拜侍中襲父爵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裁心非時俗放蕩不教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苟卿稱莊子放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

不法何晏云鵲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遠體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眾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耳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及乎道而況下斯者乎若夫莊生者望大廷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于三篇恨哉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眾人因籍之以為鄙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園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耻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縣語當割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適變雖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地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

莊溫敦
居

冲安
和謝

神安
好謝

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知而不既豐登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係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為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教為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為貴恭順無為則盛德日新親任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為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共瞻社稷之臣且受過先帝綢繆繆繼緒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之遇故周旋舉動皆應詔旨二臣二臣之于陛下則周之旦與漢之霍光顯宗之上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聰雖聰不啓不廣群情雖愚不引不盡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嚴律期功之隆不廢妓樂頗以成俗臣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

論

君思相愛惜之志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若索執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近未易為也坦之荅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真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讓淹允加以今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群手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議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兼錄愈降謙義生于不足故時弊而義著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于彼孟反范變殿軍後入而全讓于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斯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不可取誠恐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無

損焉隆名在于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遺顯
而不在于求是于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比秉挹
之義與考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
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也夫乾道確
然示人易矣坤道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
德彰於羣生豈矯枉過直而久其所哉由此觀之則
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
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
以致惑此莊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容者也然理
必有源數亦有本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
弊無不至豈可以熈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
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趙句一一中而釋
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篇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
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
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死死者常報其事後
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勸脩道
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亦卒時年四十
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為憂國室之事則
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按坦之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為憂國室之事則
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晉相臣傳卷之十四

陸暉

陸暉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
高平相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
公矣居喪以孝聞後察孝薦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
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
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遷大中正
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
南人暉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
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為尚書左僕射
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壺為領軍將
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暉與王導卞壺
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
宿遣詔曰暉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
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自守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
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祚拜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暉隨帝
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暉吳士之望
不敢加害暉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
騎以動進爵為公封次子峻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

里拜墳墓有司奏傳制假六十日侍中頗合黃門侍
郎馮懷駁曰暉內慈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
臺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墓宜還自還不須制日
帝從之暉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
大將軍謚曰穆子謹散騎常侍

陸玩

不許
婚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
允平當郡檄網紀東海王越辟為掾皆不就元帝引
為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
玩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

晉相臣傳

卷之十四

二

陸玩

為乳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
戲曰僕雖吳人幾為儉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忝
威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導請為長史適以年期
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
正姦惡宜皆免官禁痼會溫嶠上表中理得不坐復
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
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暉俱守宮
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
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
臺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

自陳

騎常侍餘如故玩頗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端
若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
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
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
懷霽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疑不足上
暢天聰聖恩徘徊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
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
不有皆庸勲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
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
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典督所存久以無狀妨

晉相臣傳

卷之十四

三

陸玩

賢職職臣猶自知不可况天下之人乎今復內參論
道外統百揆不堪之名有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
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
弘亮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却鑒庾亮相繼而
薨朝野咸以謂三良既歿國家珍瘁以玩有德望乃
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
酒瀉置柱杪之間玩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
人梁棟耶玩笑曰敢卿良歲既而嘆息謂賓客曰以
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公
輔謙讓不辟祿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

良戲
玩杜
案

後漢書

何充傳

何充

時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其亮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加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陰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基道濟群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亮年六十謚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晉被滅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現有佐命之勲先陪陵而葬內是特置與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瀋人祖惲豫州刺史父歡安曹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舍時為廬江郡貪污狼籍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不安充安然自若由是忤敦敦敗累遷中書侍郎亮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敦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束衣義車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

晉書

為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厲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為佐史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桀有萬夫之望必能摠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仗五十人還尚書令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為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從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因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倖人主慮妨世之後戚屬轉疎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卿親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幼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聞鴻紫二君之力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謀不觀昇平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為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知晉陵諸軍

議
之
不
可
州
刑

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庾之庾翼將
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
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為都
督楊豫徐州知瑯邪諸軍事假節度領揚州刺史將
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
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
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械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
文帝而克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泰漢旨使
太子足為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
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錄尚書事加侍中
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未以後任委息
之於時諸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依
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以百
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
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隆中之有則翼抗
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充曰
累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溫者又曰
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耻懼不淺充曰是足能
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
軍褚哀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哀錄尚書

供
沙
門
觀
之

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哀為方伯殷浩居
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遷正改革之能而
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
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
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
沙門以數百萬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
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富
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輩數千戶郡尚不能得
卿晉作佛不亦大乎時郊情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
與弟崇信釋氏謝方議之云二弟諂于道二何伎于
晉相臣傳
表之十四
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
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
贈司空謚曰文穆無子弟子於嗣卒又無子又以兄
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克弟準
晉史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勅彰屢試迭居端
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祇諫而克抗言
孺子雖居歷于權臣翊奉儲君克導于末命頗
參大議屢書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

晉相臣傳卷之十五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度爰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初辟西王陽掾及蘇峻構逆却鑒以裒為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康帝為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裒女於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平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為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為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知琅瑯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初裒總角詣庾亮庾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五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裒以近戚懼獲譏撫上疏固請居藩於是改授都督徐兖青揚州知晉陵吳國諸軍事徐兖二州刺史假節

伐石 河龍 縣

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為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太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裒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揚徐兖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偽相支婁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議請援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遠裒節度軍次代陂為石遵將李羌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為賊所害裒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晉鎮廣陵詔以偏師之責不應引咎通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

順乞師救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為慕容光皇及符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子歆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祕書監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番考城人也世為著姓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信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後為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為丞相

青相臣傳

卷之十五

三

蔡謨

擢為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荀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為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為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為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為掾不就騰渡江時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為掾轉參軍後為中書侍郎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

樂賢堂

樂賢堂

青相臣傳

卷之十五

四

蔡謨

會稽以謨為吳國內史既至與張闔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為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勲賜爵清陽男屢讓不許冬燕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尉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談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觀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遂竊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戒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思於平城若爭強於

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
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
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
拘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
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對
恨之力尚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
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
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
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
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眾異之
晉書卷之十五
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
墉再戰而斬石生擒彭越殺石聰威郭排還據根本
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又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
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
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
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
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
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
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其於是何者重鎮也名
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渡實有

河南之勢賊所大懼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
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
汜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
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
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
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為其
用方之於前相去倍半矣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
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汜水之
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汜水禦季龍又
所疑也昔祖士雅在難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
晉書卷之十五
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
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
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汜北方之於今四方之一
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
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嶺西而季
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
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
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論
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汜以西
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

魏止
拜陵

魏止
伐胡

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興賊水陸異勢便
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
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
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
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
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為太
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交
青三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
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
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
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
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
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
騎足以來赴非唯鄰城相勦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
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
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若進攻
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
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先為左衛遠近聞
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
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驍擊寇之下

明威
受室

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
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
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
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龍驤
將軍徐玄等守中州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
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
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
十餘處隨宜防備有筭畧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又錄
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
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國中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
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
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
合於草昧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
必將經營分討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
殫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
司徒上疏讓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
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
使諭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春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
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

不至
辱軒

門
後

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璠黃門郎丁
 蔡徵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
 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遠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
 旦至申使者十餘及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
 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
 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於是公卿奏曰
 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遠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
 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
 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
 同不臣臣等參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
 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免
 為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誦誦教授子弟數
 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成名故
 屬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已
 來閭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己之義以謨為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
 上疏陳謝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十
 六詔贈侍中司空謨曰文穆謨博學於禮宗廟制度
 多所議定文筆議論有集行于世總應郡以來注班
 固漢書者為之集解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

學為撫軍長史

按道明寢亮移鎮止勿伐胡謀猷足嘉屢拒恩命
 益弘遜讓之風觀其戲侮王導評量世事非自屈
 于人者殷深源竟論之于獄斯為過矣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吳荊州刺史祖
 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
 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王導為揚
 州辟為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
 方捫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
 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
 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
 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生曰昔每聞族叔元公以贊
 中宗保全江表軀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
 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
 俊由是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
 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
 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細漏吞舟何
 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
 時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為

止封
保母
名

司馬和為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為主簿選太子舍人卑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為揚州請為別駕所歷皆著稱選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和鑒請為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污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傳阮即劉儵官百僚憚之遷侍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氏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有此唯漢靈帝以乳母趙婕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執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頗從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還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論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

和
命

和起為尚書令遣散騎郎諭旨和每見催逼輒號叱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政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帝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千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摠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愠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朕而遂周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即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晉相臣傳卷之十五十一十二有司以尚違法糾出詔原之和重奏尚挾憾肆電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殺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致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執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易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後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聞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為非則政道凌遲出乎禮廢憲章類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以儆物守司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

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惟權臣不為。阿附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衛將軍。

晉相臣傳

卷之十五

十三

顧和

晉相臣傳卷之十六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壺為米。逼人王導。亦深器之。曰。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經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超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遯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滄谷。悠然歎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無歸邪。舟人承言。即回。眾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

新序
見王

重安雖處衙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
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
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耶安掩鼻曰恐
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
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
丞高崧崧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
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
甚有媿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
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詰安值其理髮安
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憤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
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校賤求歸尋
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之徵
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
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
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
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
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
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煩墮後置人邪溫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齊名
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

公羊
以發

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籙政
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噂噉互生同異安與坦之
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
弘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
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
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
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疆域寇境邊書續至
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策德政
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
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
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
肝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
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
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
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竟營之宮室用成皆仰
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後無勞怨又領易州刺史詔以
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
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於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
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
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楊

淮肥之捷

宋三桓所得

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符堅發
 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萬及兄子玄等
 應機征討所在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
 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
 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
 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
 出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玄
 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為其甥羊曇曰
 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
 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
 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
 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
 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
 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楊州刺史豫徐兗青
 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
 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之爵不許是時
 桓冲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
 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朝廷疑又懼桓氏失職桓
 石虔復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
 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為豫州既

自魏

以三桓據二州彼此無怨各得其任其經遠無勢
 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第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
 台輔其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
 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
 姪往來游集殺饌亦屢費百金頗以此譏焉而安殊
 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
 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
 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翊構安
 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於西
 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
 經畧粗定自江道遠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
 量宜旋旆并召子狂虜將軍琰解巾息徒命龍驤將
 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
 若二賊假延來在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
 還都聞當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
 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寧乘溫
 興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興者代其位也十
 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
 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諭旨先是安發

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常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
 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於朝堂賜東園秘器朝
 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大司馬
 桓溫故事又以平符堅勲更封廬陵郡公安少盛
 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官宿縣者還詣公安問其歸
 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
 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
 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及
 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羊曇
 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
 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
 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
 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
 有子子璠璠襲爵官至瑯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
 陽太守無子弟允祿勲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
 裕以安勲德濟世特更封該弟璠為柴桑侯邑千戶
 奉安祀璠有軍國才用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
 陣破堅封望蔡公太元末王恭孫恩作亂璠與劉牢
 之討平之恩入海島以璠為會稽內史督軍事及至
 郡不為武備賊既至前後斷絕璠帳下都督張猛於

後斫琰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後劉裕左里之
 捷擒猛送琰少子混混刳肝生食之按世說劉琰之
 妹性忌不令公有別室公既深好聲樂後欲納妓妾
 兄子外生輩微達其旨共誚夫曰乃問誰便此詩云是
 無此

史臣曰建元之後巨猾陸梁權臣橫恣蓋甚危乎
 微矣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泛江
 海而已暨禔辟蘿襲朱紫庶績於是用康彞倫以
 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
 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萌心文靖從容而杜奸
 謀宴衍而清群寇真所謂兼將相係存亡者與
 按東晉以名用人而士大夫亦以名自周顒戴
 淵庾亮阮孚阮裕劉琰謝尚殷浩王述父子王羲
 之謝太傅之流有遇有不遇或成或否獨太傅一
 人收用名之效蓋自何晏夏侯湛以來更變故
 剪伐而卒不為之衰息至是而安獨有以成而
 後亦莫之繼也桓溫廢立之際勢焰愈熾安為侍
 中見而遙拜溫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
 拜於前臣揖於後則安之惕縮甚矣淮淝既捷而
 晉祚竟亡何也是時謝安自謂功盛畏讒至攬桓

伊之鬚然晉世事柄悉在諸臣安亦未至於不可
為者大抵功成意衰衆人常情况虛曠依違在有
無可否之間者乃當時上大夫膏肓之疾耶

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
初除佐著作郎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御史中丞
侍中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
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世往有赦愚意非宜何
者黎庶不達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惡之輩復生
心於僥倖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

晉相傳

卷之十六

八

王彪之

曲安遠補句容令敕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
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
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
邪若起用寒悴當今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
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
愛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
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
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
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繫已備欲作匹夫豈有全地
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

去不使

去不使

去不使

晉相傳

卷之十六

九

王彪之

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
正義相裁無故匆匆先自猖蹶浩曰決六事正自難
項日來欲使人問問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
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為政
之道以得賢為急非為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蒞
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
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幽明
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勲格辰極道
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
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
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視為故
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
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
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賢人久於其事久
則中才猶足成試令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
省者矣六卿之任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
務約宗正所統蓋數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一衛任
之其次駢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
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駢騎
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

詩見

史記

人對坐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則無關也凡餘諸官
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任帖而領之若未能自
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
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使廢官之選差清蒞職之
日差久無奉祿之虞費簡吏事之煩役矣永和末長
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符堅符眉請兵應接時
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彪之屬疾歸上簡
文帝戕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信而弱兒果
詐姚襄反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
君言君謀無遺策張陳何以遇之轉領軍將軍還尚
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
文曰武寧第中大脩器仗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
對曰武寧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察之恐懷
異同者或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轉尚書僕射時豫
州刺史謝奕卒簡文使舉可以代奕者曰人有舉桓
雲者君謂如何對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
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
蒂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機下作異者耳
簡文領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內
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二萬

不紀
綱目
通鑑

史記

下案

史記

餘口桓溫下鎮姑敦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
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
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
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析布米不時彈免彪之彪
之去郡即見罪未上州台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為罪
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為尚書頃之復為僕射是
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為彪
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
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
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耶時廢立
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采
發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
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
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等立聖明選
過歸心當崇獎工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詳溫
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群臣疑感未敢立
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
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
位太皇太后今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
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

從以不
論文九
陽水

國讓使萬機停滯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共封還內
謀停事遂不行溫過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
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
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頗使宏改之宏遂
逡巡其事既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
不役又久自可更遲遲迎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冲
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無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時
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
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
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重婚冠及命從嫂臨朝示
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
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
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平已彪之不違安旨故
以為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
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
上疏乞骸骨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
更營室宮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
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台都坐殆不蔽
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徒不至陋
始令豐約之中今日可隨宜增蓋脩補而已雖寇未

能
皆為
修屋
不事
佳天

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効力勞擾百姓邪
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
保寧國家豈以修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
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
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
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為贈謚曰簡子越之
撫軍恭軍臨之東陽太守
按叔武歷仕五朝不激不阿值多僻之時謀而能
斷屢折權姦遂寧晉室且阻太后以從嫂臨朝拒
謝安營宮室可謂得相職矣東晉昇鉉宰臣如叔
武豈易得哉

謝安營宮室

卷之十六

王

如叔

晉相臣傳卷之十七

王道子附元顯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為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晉相臣傳卷之十七王道子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於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為務姘姆尼僧尤為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子所樹立既為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為長夜之宴蓬首昏日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仲舉板荅曰故宣武公

許榮
王道子

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領曰儼知儼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於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為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眾無衛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為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誠為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毋失布罪由令尹令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為本昔年下書勅使盡規而眾議蕪集所無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誠寵法尚不能遵況精妙手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克獎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無優崇之國寶即甯之甥以誦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姘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

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懇密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寧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事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鉅萬道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眺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

王湛序

卷之十七

王湛序

王湛序

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為兗州殷仲堪為荊州王珣為僕射王稚為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睦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為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預朝政王愷等常國寶馳競荊州太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獲吐寧仲堪僂民持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微之以為臣荊州謂王忱也法獲即王珣弟王恭僂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為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為五萬九千戶安帝時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眾事動靜皆奏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拜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為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為征虜

王湛序

卷之十七

王湛序

王湛序

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頃妃薨畢可居職如故於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其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為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為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晉相臣傳

卷之十七

五

王顯

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尚之為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都督假節以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舟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穎川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頃中堂忽有驕馬蹀籍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眾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比於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內外驕然詔元顯甲仗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讖議於是與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為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飲祚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已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

卷之十七

五

王顯

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後東土蹢然人不堪命天下
苦之矣既而孫恩乘機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
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
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
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與良
師友正言弗聞詔譽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為
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
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為會稽王夫人
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
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
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群
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於時軍旅薦興國用虛
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飲不已富過帝
室及謝琰為孫恩所殺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
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
彥璋為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
孫恩至京口元顯桐廬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
無他謀畧唯日禱蔣侯廟為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
於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
風不得進以糧不至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

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
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心腹有時流清望者
誰手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
後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
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
求福則立至于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
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
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
揚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為用而第下之
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
私不瞻玄必乘此縱其姦竄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
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
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
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為然
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疑也法順還說元
顯曰觀牢之顏色必二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
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道子酬繼不
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 林防衛竟承玄
旨醢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時寇賊未
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於王妃陵追諡元顯曰

忠

晉史曰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藥信惑
說諛遂使尼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曩倫攸
斃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州之年受棟梁之寄
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奪庸瑣之常材抗姦兇之巨
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為安帝之孫疆
道子實晉朝之宰詒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
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
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
執典午之喪弘弘多實此之由也

晉書

卷之七

九

王

晉相臣傳卷之十八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曩之子也生末期而太原溫
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
物也曩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
易吾姓也曩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預為溫時年十
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
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
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
采安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
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蜩毛礫孫仲謀晉宣王之流
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
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
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
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塔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
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溫為都督荆梁四川諸軍事
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
弱溫志在立勲於蜀永和二年率眾西伐時康獻太
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
少深入敵場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

率衆
西伐

備錄

物類
英

晉書

卷之十八

一

桓

溫

平蜀
李勢

秦用
蜀士

上議
伐請

平沙之上壘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
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
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
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
三戰三捷賊眾散自問道歸成都勢於是悉眾與溫
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
鼓於是攻之勢眾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
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督堅勸勢降
乃面縛與觀請命溫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溫停蜀三
旬舉賢旌善偽尚書僕射王瑒中書監王瑜鎮東將
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為參軍
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及溫復討平
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
及石季龍死溫欲率眾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
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仗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
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累遂得相持彌年雖
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
國家用殷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眾
四五萬殷浩慮為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騎虛備
住溫軍內外噂咻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為撫軍與溫

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迴軍還鎮上疏曰臣
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
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
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須越無地臣以
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靖亂寇讐不滅國
耻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
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
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
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樣弄虛說以惑朝
聽昔樂毅竭誠垂涕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
珍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忘之所由也今主
上富於春秋陛下以昭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群下
方寄會通於群才布德信於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
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譽而及間起于
甯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
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
鵠立南望赴義之眾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
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
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
難未弭而內獎交興則雖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

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盡溫復進替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淝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鮪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符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峽柳愁思堆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冲戰白鹿原又為冲所破雄遂馳襲司馬鮪鮪退次女鳩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按堵獲養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者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為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英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者意其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軀甚似恨雌溫於是號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氏奉上疏解

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平蔡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京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以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竟與諸葛亮登平乘樓眺臨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有餘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將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背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陽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後殿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峻出黃城討蠻賊文

盧等又遣江夏相劉祐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
皆破之傳首京都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賊
并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次子濟
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
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
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
之慶顯着而人事乖遠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
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
既往者也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
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剪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
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
及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
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相舉然
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
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
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情之
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臣既就此
功既成則陛下盛勲比隆前代周宣之盛也與當年
如其不效臣之罪也塞裳赴護其井如齊魯曰在昔
殷亂忽微五紀戎狄肆暴繼繼幽跡眷言西顧慨歎

奏行
七事
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先復舊京
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第
但河洛丘墟所管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
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遠遠罷都督溫表辭不受又
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以既總
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
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
不當漢之一郡宜拜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
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為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
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
前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
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
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
尚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奏朝政溫上疏曰
方攘除群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
而朝議咸疑詔詔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
奏朝政非所敢聞臣遠離宮省二十餘載雖陳戎務
後勤思苦若得解帶道還鳴玉闕廷泰誓無為之契
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顧但願以江漢艱
難不同羣臣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縣兵漢川戍禦

猶廣加猛蠻盤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
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邀外臣知捨此之惟危敢
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耻帝道皇
居久陋於東南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君憑宗廟
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竟則臣據
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
必定今臣豈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疎
鈍並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杆牧圉表秉相濟實深
實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燕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
方隅詔不許復徵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淮止
晉相臣傳卷之十八
之溫逐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楊州牧屬鮮卑攻洛
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洌洲議征討事
溫移鎮姑孰會采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譙惟下七
奠及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觚非望或卧對親
寮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
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
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
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寢窺之尼裸身先以刀
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
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

之溫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充二州刺史
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
於南州祖道都色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慕容
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
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睢將慕容容垂傳末波等
率衆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
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
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
陳番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
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耻之歸罪於袁真
廢為庶人真怨溫証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符堅慕容
容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
昱會溫於徐中詔以溫世子給事熙為征虜將軍豫
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疋錢百萬溫
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
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既久又
兼疾厲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
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容暉符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
護三瑤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瑤等與
戰于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瑤嬰城固

破持

破持

守溫築長圍守之符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故瑾北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孫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為賞溫以功詔加班超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既敗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還覆敗名實頓減於是衆軍却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疋布十萬疋溫多所廢徙誅度債廢陶曹秀等是時溫威勢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譙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衆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競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為識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二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巨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為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

其幕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家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進公丞相晉京都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為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疋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為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祖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答嗣鳴噓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疆寇實群情之大懼然禮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群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為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國家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

貴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
 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杜稷所寄先帝
 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
 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溫
 入朝赴山陵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於
 道側當時預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
 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
 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
 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迷帝所言故衆
 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故
 晉相臣傳
 消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
 為溫所廢死消頗有氣向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
 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消為崇因而
 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諡
 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
 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初仲問溫以
 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溫知已
 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溫
 六子熙濟韻補偉玄熙字伯道初為世子後以才弱
 使冲領其衆及溫病熙與叔秘謀殺冲冲知之待于

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韻字叔道賜爵
 臨賀公禧最愚不辨敘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
 為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
 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武昌侯贈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傳
 事悉書不諱既而和溫見之大怒謂盛子曰枋頭誠
 為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弟此史遂行自是問君
 門戶事時盛年老還家諸子乃共誹謗
 諸為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私敗之云
 按東晉權歸王謝桓庾四族而四族亦人材所自
 出殆如齊諸田魯三桓晉六卿矣以桓氏溫玄觀
 之較六卿世德世勲弗如胡遽欲代爾馬氏哉
 晉相臣傳
 卷之十八
 十二
 溫

南宋相臣傳卷之一

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晉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討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遂動見詔詢穆之亦謁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糾修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即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楊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楊州或欲令帝於舟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昶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將和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楊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

南宋相臣傳

卷之一

二

劉穆之

山權道今若復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何由可得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廣固還祖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謠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問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具穆之莫不畢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家帝恩義無隱諱此張遠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為穆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有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長人果有異謀穆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舟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

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以穆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事領選如故穆之內總朝政外攻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覩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彼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彌日旦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嗜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瞻生多關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義熙十三年辛帝在長安本欲頌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雖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德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備朝穆之雖功著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住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耻其妻江嗣女甚

明誠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換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換柳消食君乃常微何忽須此妻復載髮市殺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拌貯換柳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駕還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哀之玄孫也哀子奕據安萬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度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瞻遜約位至宋文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武帝當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酌對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墨涉獵文義博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晦聞猶以為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

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
群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
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頃有兩王人耳劉穆之遣使陳
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
晦為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
穆之喪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入直喜
甚自入閣參審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遷右衛將
軍加侍中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
疲急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群僚誦詩
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泉下
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
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為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
公永初二年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
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
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
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
居外為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政適有此授精兵舊
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進封建平郡公固讓至江陵
深結侍中王華與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
野侯義賓文帝既即位晦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

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
人二兄以之北面而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元
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
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晦啟言此行又言
拜京陵裝舟艦傅亮與晦書言薄伐何朔事猶未已
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
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璦
馳使告晦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晦問
計於承天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卿且決戰
走復何晚吾不愛死顧負先帝耳又謂承天曰幼宗
尚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
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以楚南蠻兵籍率見
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晦命周超為司馬轉登之為
長史文帝既誅羨之等及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
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使當輔翼
孤主孤背天日豈得訟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鸞駕
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榮陽之世屢彼猜嫌積怨犯
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取奔不以賊遺父
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
弟輕躁昧進王華情忌忍害帝時已成嚴尚書符荆

州暴其罪狀晦移檄建鄴言王弘雲首王革等罪又上表陳情聞檀道濟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周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携弟遜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成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汝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蝼蟻食晦續之曰功遂倖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難陟晦女為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號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籍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皆為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

傅亮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高祖咸晉司隸校尉父瑗以學業知名至安成太守桓玄篡位聞亮博學有文米選為祕書郎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起丹陽尹孟昶以為建威縣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典誥命武帝以其久直動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其兄五兵尚書迪迪喜而告亮亮不答即馳見武帝不樂外出帝笑曰謂卿瀟灑耳能

入輔

南宋相臣傳

卷之八

八

謝

如此甚協所望也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為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亮從征關洛還至彭城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晉帝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時衰暮崇極如此非可久安輒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晚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開亮於是叩扉請見武帝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帝知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亮既出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言天文今始驗矣亮入都即徵武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餘如故以佐命功封建成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中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武帝不豫與亮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為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文帝既至立行臺於江陵城

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亦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欲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篤求暫還家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時年五十三事子流建安亮之方貴也兄迪每深誅焉而不能從及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亮布儒生倖倖際會既罕相兼兼重權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時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焉亮初奏大駕在道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亮自一復求退無由又作幸有穆生董仲道贊一至是竟不免長子演先

卒演弟惺湛逃亡湛弟都徒建安後並還京師按劉宣公始事宋武內總朝政外供軍旅竭誠盡節知無不為惟惺之臣此為最已至於元勳道子之政令遠升桓玄之科條繁密遂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可謂宋室宗臣徐傳謝三人俱始義顧命之臣廢昏立明遂有文帝為宋良主於社稷之計蓋亦大矣惜乎學術淺欲為三窟據外制內此蔡廓所以知其不免也矧武帝二子不得其死宣人臣以道事君者乎

南宋相臣傳卷之二

江夏文獻王義恭

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端麗桓美人出也高祖特許鍾愛諸子莫及飲食寢卧常不離於側高祖為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醢盆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臾食日中無筭廬陵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景平二年監南豫雍秦并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真鎮歷陽時年十二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進監為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謝晦義恭還鎮京口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既出鎮太祖與書誡之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夾輔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靡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深源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叔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自新之美而進德修業未

南宋相臣傳

卷之二

一

王義恭

南宋相臣傳

卷之二

二

王義恭

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者也汝性褊急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又誡之曰且數引見佐吏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情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九年徵為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倫樂則繁會克諧驕驂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質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臺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重情及陋幽谷空同顯著楊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真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資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君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校竿釋綬翻然來儀必能毗變九官宣贊有模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劾力兄濟忠諫欽至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丘勲勇既

昭心事燕竭雖蒙褒叙未盡才宜並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趾遼遠累喪藩將政刑每開撫蒞惟艱南中夏遠風謠迥隔蠻僚狡竊遠氓茶炭寔須練實以綏其難惟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戌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聲言無足甄獎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領太子太傅持節如故給班劍二十人置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兗二十

卷之二

三

王義恭

一年進太尉領司徒餘如故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僭奉行文書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一千萬它物倍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別給錢李千萬二千一年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春索虜寇豫州太祖因此欲開定河洛其秋以義恭總統群師出鎮彭城解州子祭酒虜遂深入徑至瓜步義恭與世祖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虜退走自彭城北過義恭震懼不敢追太祖遣騎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先已聞知乃盡殺所驅虜民轉騎引

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勸勒義恭答曰臣未能臨翰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耻及虜至義恭果走賴眾議得停事在張暢傳降義恭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嘆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增督南兗豫徐兗青冀司雍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十三州移鎮盱眙修治館宇擬東城一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鷹舡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督揚南徐三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侍中錄尚書太子太傅如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值元凶弒逆其日劾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各有常人應有詐妄致害者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劾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朕侍中朕又領太師世祖入討劾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並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劾問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次戰中道義恭慮世祖舡乘陋小劬乘突中流容能為患乃進說曰急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劬從之世

卷之二

四

王義恭

祖前鋒至新亭劬挾義恭出戰恒錄在左右故不能
自拔戰敗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舩於
東冶渚使車馬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岸僅能得
免劬大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世祖
時在新林浦義恭既至上表勸世祖即位曰陛下忠
孝自天赫然電發袂袂泣血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
赴數均八百義奮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
止而猶居藩邸未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社紹延七
百昔張武抗辭代王順請耿純陳疑光武正位況今
罪逆無親惡盈滿阻兵安忍戮善崇茲履地戴天
南宋相臣傳 卷之二 王義恭
畢命俄頃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
推王室之亂天命有在故抱拜兆於壁壁赤龍表於
霄徵伏惟大明無私遠存家國七廟之靈迄哀黔首
荼炭之切時陳帝祚永慰群心臣負累嬰罰偷生人
世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世
祖即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
尉錄尚書六條事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劔為三
十人以在藩府服王環大綬賜之增封二千戶世祖
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孝建元年南郡王義
宣滅質魯爽等及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

滅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又增封二千戶世祖以義宣
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
省錄尚書上從其議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
曰臣等地居親昵位參臺輔導正之首請以爵先致
貶之端且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加省易謹
陳九事雖懼匪秉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餘漙
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詔付外詳有司奏
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誠是以尚
方所制漢有嚴律竊服罪雖親而罪降于頃世下僭滋
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于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
辨民志靡一義恭所陳寔允禮度詔可是歲十一月
還鎮京口二年春進督東南兗二州其冬徵為揚州
刺史餘如故加入朝不趨賀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辭
殊禮又解持節都督并侍中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
漢迄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祕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
寵義恭解楊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嘗
慮為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古
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頌永
固拜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卑顯授之恩
下十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代

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否由生於深宮不
觀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
遠至於華州優地時可暫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
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別差千城大將
若情樂冲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猶宜禁塞
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
以時休止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時世祖嚴恭義恭
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俯仰承接皆有容儀每
有符瑞輒獻上賦頌陳詠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
生石頭西岸累表勸封禪上大悅三年省兵佐加領
中書監七年從巡無尚書令解中書監八年閏月又
領太尉其月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
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任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
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書中事委
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詔曰總錄
之典著自前代考建始年雖覽於省而因革有宜理
存濟務朕覽獨在躬末浹政道日揆庶務允歸尊德
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宗重受遺
阿衡實深憑倚用庶庶績可錄尚書事本官監太宰
王如故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已求郡開國

公新除尚書令元景同票顧瑋翼輔皇家資業宣風
繫公是賴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
舊進領丹陽尹侍中領公如故又增義恭班劍為四
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恒與時
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每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
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
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
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
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
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
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為義恭作傳及
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
前廢帝任恃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
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時年五十三
斷析義恭支牀分裂腸胃挑取眼精以密漬之以為
鬼目睛太宗定亂令書追崇曰江夏王勤勞國家方
應託付之重盡心毗導永融雅穆之化而凶醜忌威
奄加冤害夷教有暴殄殍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
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
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

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泰始三年又下詔追祀
陪祭廟庭義恭長子朗字元明出繼少帝封南豐縣
王食邑千戶為湘州刺史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為
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前將軍江州刺史孝建元
年以宗室長子故繼封

謝莊

謝莊字希逸弘名父之子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
長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
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王宣虔也哉初為始興王廐後
軍法曹行參軍遷隨王誕後軍領記室分左氏經傳

南宋相臣傳

卷之二

九

重刊

隨國立篇製本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
州郡別殊合之則寓內為一元嘉二十九年除太子
中庶子時南平王鐸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
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以示莊莊賦亦就淑
見嘆之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世之
傑也遂隱其賦元凶執逆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
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帝遣腹心門生具
慶奉故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與陳除付中時魏末
通互市詔群臣博議莊議以為桓桓觀禮有足本強
驃騎竟陵王誕當為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

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別起日下無莊以丞
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矣似欲相逼切帝乃
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
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遠月賦何如答曰美
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予共明月帝召莊以誕之
答語莊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生為父離別浹
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
何者為疊韻答曰玄護為雙聲礪礪為疊韻其捷速
若此初孝武帝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
別爽後反叛帝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
南宋相臣傳

南宋相臣傳

卷之二

十

附錄

政於楚乎袁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
部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賤自陳曰稟性多病數年
遂成痼疾吸吸嘔嘔常如行尸復以眼患五月來便
不得夜坐恒蔽帷避風晝夜惛惛為此不復得朝謁
諸王慶吊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閣持此苦生而使
絳繒九流應對無方可手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
已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亡高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
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常復幾時屢經
授請未蒙哀許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頃侍坐言
次賜垂援助庶獲哀允後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
南齊相臣傳
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按驗重囚之制上時親覽
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
勢力乃下詔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循常甚易改舊
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
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
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顗之並補選
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群臣為
賦莊所上其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今樂府歌之五年
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勅開府門
莊居守以榮信或虛然不奉旨詔乃開上後同

宴從容曰卿欲劾郢君章邪曰臣間蒐巡有度郊祀
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暮
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
開門耳六年又為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
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
即位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
為謀文云賁詭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門母事
廢帝在東宮衙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
妃謀知有東宮不將謀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
所同政復一往之田不足為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
南齊相臣傳
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
有理明帝定亂得出使為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
酒酌之莊已微醉傳詔停待詔成甚工後為尋陽王
師加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
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憲子時年四十六著文
章四百餘首行於世五子鵬胡顗從瀾

南宋相臣傳卷之三

王弘

燔券不收責

泰寧謝運

治江後

王弘字休元瑯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於是建乞田之策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時内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惟弘微召一無所就桓玄剋城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武帝為鎮南宋相臣傳卷之三

軍將軍召輔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義熙十一年召為太尉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番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初建遷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為運人桂興淫其妾殺與江次棄尸洪源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舉此而勿罰則將若武帝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為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十四年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便之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

義康入朝

同三司武帝因宴集謂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上表固辭見許進謁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之罪將見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為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召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任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誠以盈滿無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辭分錄弘博練治體晉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免數上疏陳便宜上皆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歎歎弘歛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為家寶又為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

人主
恐勞
人主
恐勞

度其見體亮如十九年遷位太保領中書令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卹加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明敏有思致既為人望所宗造次必有禮法凡勤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又編隘人有忤意者輒加詈辱少嘗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常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識公城子野何所在弘

南齊書

卷之三

三

弘

王華

王華字子陵輔國將軍王弘之從弟也祖會衛將軍金稽內史父厥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厥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厥

難門隨
先沙

修
下車
威從
修

得
無
餘

即聚眾應之及國寶死恭檄厥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厥厥敗走不知所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厥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襍從後津邏咸疑為華行違雲冰罵曰奴子急解行不及我以杖撻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交遊如此者十餘年為時人所稱美武帝欲取其用乃發厥喪問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為州主簿後為別駕歷職者稱文帝鎮江陵以為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侈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常相逢華陽者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為華所糾邵坐被徵華為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華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美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太將軍之志明矣獨畏靈陵嚴新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實歡慈仁天下

世宗

華與
不為
歸讓

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命必不然美之亮謝晦又要擅道濟王弘五人同功勢均體敵莫肯相讓脫有異論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文帝從之曰卿復為吾之宋昌矣乃晉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審子為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為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審子先為何無忌步成國侍郎還東脩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審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審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美之等執權日夜構之於帝審子常東歸見金昌亭左右欲泊船審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嘗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慨嘆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審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詰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于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

世宗
王曇首

世宗
王曇首

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罵母奪爵以長弟修紹封齊受禪國除

王曇首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而素尚除著作即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瑯琊王大司馬屬從府公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武帝時謝晦左坐武帝曰此君並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帝悅行至彭城武帝大會戲馬臺預坐者並賦詩曇首詩先成帝覽讀問王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怒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文帝為冠軍將軍番鎮彭城以曇首為府功曹移鎮江陵隨府轉鎮西長史武帝甚知之謂文帝曰曇首沈毅有器度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氣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致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台

山記
卷之三

所遣百官舉力不能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
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既下在道有黃龍躍出
負上所乘舟上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
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
朱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
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騎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
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禁不肯開門尚書左
丞羊元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奏曰既
無墨勅又闕幡禁雖稱上肯不異卑刺元嘉元年二
月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
禮其不請白虎幡銀字禁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
之失亦合糾正於是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宴集
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
封詔已訖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步象難將成
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仰憑天光効
其毫露豈可因禍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
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其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
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所親委任無兩宮彭城

勅元
威以
康義

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快快又欲得揚州甚惡曇首
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
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覽卿此屢稱固疾辭州
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不朝
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
合臥臨曇首勸弘戒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
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嘆曰王詹事所疾
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赧侍側曰王家欲衰賢
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九年以預
議誅徐羨之功進封豫章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
享文帝廟庭

王彧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長兄
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伯父智無
子以景文繼智幼為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
推謝表蔡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嘯歎亦
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
則為野父矣蔡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
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
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

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為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覲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為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法因捕

南齊書

卷之五

九

王

此選大備與公卿嚙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徙為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尚書右僕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猶為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誑言曰一士不可親子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子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答曰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舛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脩幹與深谷之澁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為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至如賤者不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結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恨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早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

南齊書

卷之五

十

王

私西
從容
慶死

墨客
飲樂

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得言者是其命吉
遇不吉者是其命凶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
豫圖上既有疾而諸弟垂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不
見疑出為江州刺史惠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
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或有異旨泰豫元年春
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
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
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教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棋扣函
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棋思行爭
劫竟歿內廬畢徐謂客曰奉教見賜以死方以教示
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
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
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啓答教并
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
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長子約

按休元從武帝有佐命功及定策立文帝練達政
體斟酌時宜量首有才器且位通顯能戒盈滿王
氏家法真不替也子陵力贊就徵遂為宋之宋昌

雖中徐謝蓋不獨已為耳景文初年立景芳聲籍
甚若使泰始之期身非貴戚與泰始方第駕頻
履可免然詔書賜死從容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
明帝可謂不知人矣

與劉
建共
奏期

殷景仁陳郡平長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
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
王謐見而以女妻之為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
書侍郎景仁不為文而敏有思致不談議而深達理
至於國典朝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
志也文帝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時與王華王曇
首劉湛四人並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
之美近代莫及文帝元嘉六年章太后所生蘊氏卒
車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依兩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
為漢氏雅恩加爵於時承秦之弊非所以作乎萬國
貽則後昆上從之丁丑憂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
事劉湛代為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
以宰相許之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
仁位遇踰已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
延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
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
更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
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為然景仁對

親舊嘆曰引之令入入便嘆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
使傳家養病湛議欲遣人君劫盜者於外獲之以為
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從景仁於
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為護軍府密通官禁故其
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
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
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
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
稱脚疾小床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
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王傳代
南宋相臣傳
卷之四
二帝
景仁
拜畢便覺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任僕射下省
九月餘卒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孝
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遺裕位太中大夫道裕
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

論曰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元嘉之盛卒致宗
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美矣哉

劉湛

劉湛字弘仁南陽人也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服封安眾縣五等男
少有勇力不尚文書涉史傳讀前代舊典弱

有寧物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為文章不喜談
議本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皆不拜武帝請為
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贈送甚豐一
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
其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
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
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義康以本號
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湛為人剛嚴姦吏犯賊
自錢之上並殺之其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
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
南宋相臣傳
卷之四
三帝
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
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飲湛正
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來甚寒杯酒亦
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既至湛起曰既不
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以嫡
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
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
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
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
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

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非不復下之不欲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瑗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儒第二子曰琰字季珪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義恭亦為之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故事為之酸鼻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咨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相順許令答湛啟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繼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要且停此事耳

南宋相臣傳 卷之四 四 劉洵

汝慶黜賞罰預得失者必且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為湛所裁遂構隙隙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乏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八年文帝召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湛代為領軍將軍十二年又領詹

事湛與景仁情素款洽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遂生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頃出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帝其事不行義康官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悞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遂往謝湛曰老父恃老遂就殷鐵千祿由敬文閣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詭如此義康擅執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論治道并諸前世故事叙志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至晚節驅扇義康轡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班虎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若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遷丹陽尹金紫光祿大夫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既乖舉難將結湛亦知其無復全地及其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

南宋相臣傳 卷之四 五 劉洵

其能久乎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泄上竟弗之幸
後十日詔取付廷尉誅之時年四十九子黠等從誅
弟素黃門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邦又曰
不言無我應亂殺我日自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
乃汝邪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今日如何湛
生文輒殺之為時流所恠

何尚之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濡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
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為金紫光祿大
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潔已尚之少頗
輕薄好構蒲長折節蹈道以標立見稱為陳郡謝混
所知與之遊處家貧初為臨津令武帝領征西補主
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困患勞病積年飲婦人
乳乃得痊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為廬
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
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
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
於治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
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
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常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

星學

露出
范顯

正三
山神

及廢徙去米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覩
者後拜上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書雅好文義從
容賞會甚為文帝所知景平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
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
之立宅南郭外置學聚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
穎川荀士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並慕道
來遊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
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遠劉湛子黠而湛與
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及徙尚之為祠部尚書
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
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為廣州若
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
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瞻事迹未彰便豫相黜
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謗說但使
共知如此不憂大憂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
國子學建領祭酒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射是歲造
玄武湖上欲於湖洲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
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興役尚之又諫
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曝背此不足為勞時
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

大錢
以二
公稅
不便

家傳
士隱
之尚

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
憲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
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
順人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未容驟
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潰亂人泣於市良
由事不盡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
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信貧者彌增其困懼非
所以歆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等以為龜貝行於上
古泉刀與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
歷代雖法貴用彌便若以一大錢當兩國傳難朽之
南宋相臣傳
卷之四
何公

揚言荆
州原
之南
何公
市常
人

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
軍滅質友義宣司馬一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
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於是坐者並得原欲分荆
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
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
梁實為津要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楊二州戶口居
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楊州為根本委荊州以閫外至
是並欲分之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楊並因此虛耗尚
之建言宜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為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
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
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
甚苦尚之謂曰今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
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
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
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猥延之目尚之為猥同遊太子
西池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
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為吏
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安得圖官延
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乃熱

了接

時陪筆帝顧曰卿獨不叫與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與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興與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與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與宗抗言答曰陛下自執賊臣自蔡周旋既犯嚴制政當其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鑲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與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之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與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今身尚存累經律青猶當蒙有令孫天屬理相為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與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媒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職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父大人明末前廢帝即位與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建立儲府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與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承

得朝博
失政論

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義恭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遠近與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與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與宗於都坐慨然謂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無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與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與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客事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與宗又欲改為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駿恒為中庶子與宗先遷安都為左衛將軍駿恒為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欲車為左衛與宗曰

論
中
都
義
大
久
歷
任
義
恭

相去几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
損為降貶若謂安都晚遇微人本宜裁抑今名器不
輕且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官宜
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為黃門而已興宗又
口中庶侍中相去甚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
百日今又領校為不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
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累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
衛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為吳
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
恭由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罪詔付外詳議義恭因
南宋相臣傳 卷之五 義恭
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索隱孫選署亂政
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
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尼為妾姿貌甚美迎車已去
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
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
欲以徙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項
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為
臨海王子項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
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固勸興宗
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

義恭
內
禍

義恭
內
禍

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兵強去江陵
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文之功豈與
受制凶強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汝欲在外
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有兩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
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
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
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絕客以
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羨復命慶之
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
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
惶惶人懷憂怖指揮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
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
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之正
當委天任命耳加以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為之
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要富貴期
功賞各欲脫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
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
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
百僚采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今若沈疑不
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

屢幸貴州。解彌帝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春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祥其禍福慶之口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受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與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救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歆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開道隆深達此旨插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恣孫等咸見陵蔑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當明帝起事之夜發帝橫屍太監閣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時諸方並舉兵應晉安王司勳反朝廷所保唯卅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群臣以謀成敗興宗曰

南宋相臣傳

卷之五

六

蔡興宗

情順義理
款逆都族

言公猶
之羊晏

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逖徒親戚布在宗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否興宗曰今未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美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平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復封樂安縣伯曰秩吏祿終不以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衛國將軍劉劼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劼詐造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車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此虜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意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口我親卿三年出為鄆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

南宋相臣傳

卷之五

十

蔡興宗

孫子景元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元為都陽
郡會晉安王子勛為逆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母老
女幼派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
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
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官省封畧山湖妨
民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
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啟嚴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
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為吳
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帝崩興宗與
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
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都督荊州刺史如班劍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
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
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
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
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
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
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使無
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攝正不欲權
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

南宋紀事

卷之五

興宗

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地傳隆與父
善興宗常脩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王常通興宗侍
兒被禽反接興宗與杖敬王了無忤容興宗奇其言
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劄因以侍兒賜之為立
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過惡揚善如此敬王字蔗仕
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
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
外甥袁顗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顗母
也一孫一侄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
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
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
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
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
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棲居
名門高門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
以女適彖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泰豫封
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
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城
顏敬以試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
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

南宋紀事

卷之五

興宗

集行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
即昇明末卒順弟約博齊史有傳

汝興宗名父之子自幼有異行掌銓選有父風不
墮家聲當孝武子業暴君之世子勛作逐之日以
方嚴鎮靜見稱衣冠懼禍咸欲遠出流離外難百
不一存興宗情懷伊霍不激不隨遏惡揚善知無
不為底定勛勤幾先其斯為社稷臣乎

沈懷文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宜
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為楚昭王二妃

向宋相臣傳

卷之五

上

沈懷文

詩見稱於世為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
郡送故皇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
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
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
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
上誕領襄陽出為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
辭命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為廣州欲以
懷文為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
甚不悅以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為妾坐
鸚鵡與巫蠱事洩因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太子劾

帝以為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邵

大怒會殷仲舒得免託疾行奔新亭為竟陵王誕驃

騎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齎懷

文以為不可迺止尋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

書懷文以為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時榮感

守南斗朝議欲使子尚修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

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

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

制置立王畿於揚州而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

文曰周制豐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人

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古

適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

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

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囚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

到任評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遷侍中寵待

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

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

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夢聞丘未至期而雨

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懷文稱慶曰

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今燭今陛下有事

獄上郡平
六三九五

向宋相臣傳

卷之五

上

沈懷文

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寔聖
 願與侍臣賦之上咲稱善揚州移會稽念浙江東人
 情不和欲貶其勞祿惟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
 徙屋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上不從懷文頗
 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
 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
 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
 景文因談之次稱峻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
 伯後因語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上
 倍不悅上又令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
 逃亡加以嚴刑不能禁制迺改用軍法得便斬之皆
 奔竄山湖聚為盜賊懷文又以為言齊車上納年調
 鉅萬疋餘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一疋至三二
 千絲一兩三四百貧者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懷文
 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等諸皇
 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惠徧天下懷文又曰列
 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
 責若以用度不克故宜量加減省不聽考建以來抑
 黜諸第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
 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

南宋相臣傳

卷之五

十一

沈懷文

誅顧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
 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
 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官常乘副車在後懷文
 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
 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
 之江智深取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
 文曰風雨如此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
 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効顏竣邪
 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
 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
 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
 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
 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為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
 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
 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
 既被免貴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弟懷遠為
 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為
 妾孝武從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
 反懷遠聞則文筆慤起義使造機書并街命至始興
 與始興相沈法章論起義事平慤具為陳請由北
 見原諒孝武世不得還前廢帝世賜位武康令侯南
 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懷文三子演深冲

南宋相臣傳

卷之五

十三

沈懷文

南宋相臣傳卷之六

沈慶之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龍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廼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畧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討到彦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故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屣躡榜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廼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

功

討大破之為州府西上征蠻寇有功還都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齊陰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大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饑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科王玄謨等未逾兩將恐重辱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時恃馬足水浩大泛舟濟河礪礪必走滑臺小城焉可覆校如此二戍館穀弔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

等難之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其當訪耕墾
下欲伐國當臨敵觀之遂與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
公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
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壘造攻道立行樓土
山弁諸攻具時下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使徽
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
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
之為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
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慶分有
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過屠城斬誕進
南宋相臣傳 卷之六 三 沈慶之
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
鄭襄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
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慶之嘗夢引國簿入一廁中
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美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
大富貴然未在此夕問其故答云國簿固是富貴客
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
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五水變復為寇慶之
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
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菱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從屋
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菱湖列門同開焉唐

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與之享大
國家素富貴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
萬斛以始興封優遠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女十數
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
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樵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
妃上孝武金鑊勛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
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晉令群臣賦詩慶之粗
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
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即令顏師伯
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
南宋相臣傳 卷之六 四 沈慶之
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
悅眾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孝武宴駕慶之與柳元景
等並受顧命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
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
常乘諸鼻無輿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
每晨乘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
望車謂人曰我每游殿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
則與馬成二今成此車安所之手多賜几杖並同讓
柳元景顏師伯嘗語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
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內見之悄然改容曰

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惟當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是掉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案案從之慶之迺與相對為歡慶之既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勝行而前迺歎曰故是昔時沈公今視諸沈為何如廢帝狂悖無道眾勸之廢父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父慶之從帝渡江總統眾軍帝凶暴寔甚慶之猶盡言諫帝意稍不悅南宋相臣傳

卷之六
沈慶之
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迺開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武帝又忌之迺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是歲慶之楚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父死贈賻甚厚遣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群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

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大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迺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祕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文微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為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授禪國除昭明弟昭畧

袁粲

袁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父濯早卒粲幼孤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毋琅邪王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弊本讀書足不踰戶其從兄顗出遊要愍孫輒稱疾不動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或有欲與顗婚顗父洵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愍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群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人丁承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

卷之六

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獲孫恩勸師伯酒
師伯不飲恩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
見寵於上上常憐恩孫以寒素凌之因此發怒欲刃
之命引下席恩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久之得釋出
為海陵太守廢帝即位恩孫在郡夢日墮其背上因
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駙衛將軍恩孫
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
高士傳後以自況明帝二年遷領軍將軍徙中書令
三年轉尚書僕射加中書令又領丹楊尹黎負才尚
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
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
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黎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
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
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初黎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
負壚叩頭流血壚碎傷目自此後黎與人語有誤道
疎目者輒涕泣彌日嘗疾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
與母語曰恩孫無憂將為國家語不患沈歿但恐富
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黎貴重恒懼傾滅故自
挹損明帝臨崩黎與褚彥回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劍
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戎五百人元徽

南齊書

卷之六

七

袁粲

世說

元年丁母憂葬竟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
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黎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
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
能奮黎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
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
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
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領開封儀同三司領司
徒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時黎與齊高帝褚彥回
劉彥節述日入直平決萬機黎閉默寡言不肯當事
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
南齊書
素素往來門無雜賓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
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
故齊高帝既居東府故使黎鎮石頭黎素靜退每有
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
有人望氣謂黎曰石頭氣甚凶往必有禍黎不答時
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衆潰不克黎
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家有異圖相州刺史王
蘊與沈攸之深相結劉秉亦欲誅蕭道成將軍劉藎
黃回卜伯興等皆與通謀道成初聞事起往詣黎黎
辭不見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共之淵謂道成既

南齊書

卷之六

八

袁粲

備其內禁謀既定將以告淵淵即以告道成察謀矯
 太后令使魯伯與帥宿衛兵攻道成于朝堂因等帥
 所領為應劉秉等共赴石頭本期夜發乘惟惶不知
 所為哺後即束裝盡室奔石頭察驚曰何事遽來今
 敗矣道成聞之使王敬則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據倉
 城拒察又遣戴僧靜攻察劉秉踰城走察下城列燭
 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
 名義至此耳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察乞死死僧
 靜直前斫之察謂子曰我不失忠汝不失孝子仍求
 筆作啓云臣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免墳壠永就
 山丘僧靜乃並斬之初察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
 車行達大新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
 鏡良久曰視死如歸察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
 是如言最字文高時年十七既父子俱殞左右分散
 任候伯等其夜並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察小兒
 數歲乳母將投察門生秋靈慶靈慶曰吾聞出即君
 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看
 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
 歎殺郎君以求小利看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
 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狗狗戲如平常經年餘

闔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此狗
 即袁少時所騎也齊永明元年武帝詔曰袁粲劉彥
 節並與先朝同契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
 心雖其末節不克終而始誠可錄歲月猶往宜露優
 隆於是並命改葬

按粲自待甚高遺落世故其終能立節固宜然既
 已委權於先歆收拾於後自無可成之理此清談
 高詠誤之耳綱目於沈攸之袁劉皆書舉兵書謀
 誅書不克皆予之之詞者幸其僅能終嚴不以成
 敗之故而畧之也

南宋州匪傳

卷之六

十

袁粲

南齊相臣傳卷之七

豫章文獻王嶷

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
祖特鍾愛為仕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塘令太祖破薛
索元敗封西陽以先爵賜疑為晉壽縣侯除通直散
騎侍郎以憂去官桂陽之役太祖出頓新亭豐板為
宣預將軍領軍衛從休範率士卒攻豐南疑執白虎
符將戰屢摧却之事寧遠中書郎尋為武陵內史時
荊州界內諸蠻逐逐五溪於是蠻部大亂抄掠平民
至郢城下疑遣隊主張莫兒率將吏擊破之田都自
僚中請立而委侯懼亦歸附疑誅莫侯於郢城命田
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入為宋順帝車騎諮議參軍府
掾仍遷從事中郎詔司徒袁粲謂人曰後乘佳器
也太祖在領軍府疑居清溪毛蒼梧王夜中微行欲
掩襲宅內疑命左右舞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
見以為有備乃去太祖在鎮憂危既切期渡江北起
兵疑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
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必先人受禍今於此
立計萬不可失蒼梧王頊太祖報疑曰大事已決
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總管內直尚書攸之

南齊相臣傳

難太祖入朝堂疑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袁粲舉兵
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
孫預為先是王遜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以為
內應也疑知蘊懷一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
檢皆已忘去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上流平後世祖
自尋陽還疑出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
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
縣公千五百戶仍徙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八州
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時太祖輔政務在省約
停府州儀迎物僕射王儉與疑牋曰舊楚蕭條仍歲
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緝理公臨蒞南爾英風惟穆江
漢東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
古人暮月而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初沈攸之
欲聚眾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
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
市稅重濫更定新格以稅還民禁諸市調及苗籍二
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為市諸曹吏聽分番假百姓甚
悅禪讓之間世祖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
言建元元年太祖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國
內昇明二年遷侍中尚書命都督楊徐二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封
 豫章郡王邑三千戶會北虜上思為經略乃詔曰神
 牧總司王畿誠為治要荆楚領遐遠任寄弘隆自
 頃公私凋盡撫綏之宜尤重恒日復以為都督荆湘
 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
 刺史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居之至
 是有二府荆州資費歲錢二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
 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鎮府湘州資費歲七百
 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匹
 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二年春虜寇
 南齊相臣傳
 司豫二州疑表遣南蠻司馬崔慧景北討又分遣中
 兵參軍蕭惠朗司州屯西關唐軍濟淮攻壽春分騎
 出隨鄧眾以為憂疑曰虜入春夏非動眾時今豫司
 疆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
 而南也是時慕嚴疑以荆州隣接蠻夷慮其生心今
 鎮內皆緩服既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其矣
 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
 舊族父祖位王佐台卽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
 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
 行饗樂禮儀陽城張群亡命積年行為賊賊陽

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雖連討不
 能禽結寨於三溪依據深險疑遣中兵參軍虞欣祖
 為義陽太守使降意欲納之厚為禮遣於生斬首其
 黨數百人皆散四郡獲安入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諸
 軍事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如故加兵置
 位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府疑以將還都
 脩治解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齊府州物出城發
 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陵感疾至京
 師未廖上深憂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
 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得乘輿至宮六門太祖
 崩疑哀號眼耳皆出血世祖卽位進位太尉置兵佐
 解侍中建元中世祖以事失旨太祖頗有代嫡之意
 而疑事世祖恭悌盡禮未嘗違悞顏色故世祖友愛
 亦深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宋氏
 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疑上
 表曰循革貴宜損益資用治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
 卽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
 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為常因而未變緩之則
 莫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
 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時在各條公用公田計石進送

舊典之外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洗覈務令
隨宜損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為
恒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
加侍中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獻秩
殊恒序況乃地侔前淮勲無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
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為四千戶宋元嘉
世諸王入齊閣得白服常帽見人主唯出大極四廂
乃備朝服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睦
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
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故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
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復暫有入殿
亦省服身今所牽伏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
無大小臣必欲上啟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
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即賜重敕又啟揚州刺史舊有
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為疑不審此當云何行
園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舟皆相舛此非止
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有行來不可失表上
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
十以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
伏况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

扇并拂光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異還
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
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表但
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
疑求解太傅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疑常慮盛滿又
因宮宴求解楊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
一世無所多言世祖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
疑拜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
執牛推問不許取綯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為治
存寬厚故得朝野歡心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皇
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
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
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
之七年啟求還第上令世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疑
第永明末車駕數游幸唯疑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
夜歸至宮門疑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
所呵也疑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
慮上大笑上謀北伐以虜所獻龜車賜疑母幸第清
除不復屏人上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
妃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每

臨幸輒極日盡歡疑謂上曰古來言頌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託言如臣所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有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十年上封疑諸子舊例千戶歲欲五子俱封啟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戶營功德疑又放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術官泉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陰無几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耆耄彊德納和為億兆御臣命違昌數奄奪恩光長辭明世伏涕鳴咽薨年四十九其日上再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曰依漢東平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塋竟陵王長啟上曰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境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於靜默絕馳競之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為難在於今行無廢斯德求平樂於小可河間悅於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群英聲當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萌始功業高顯清譽逾新富貴隆重庶幾彌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忝度未有斯創凡庶族同

氣愛睦尚少豈有仰觀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嘗觀貌而天心不惟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生泣遷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輿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斯之大德而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為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先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又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州丞相楊州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送儀依東平王故事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几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耳吾無後當共相勉勵為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

陵悔若天道有靈效等各自脩立灼然之分無失也
勤學行守基業脩閭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
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子薦等號泣
奉行世祖哀痛特至冬乃舉樂宴朝臣上獻歎流
涕諸王郎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望見樓
悲感乃敕毀之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
相告置韞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齊庫失火燒荊州還
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群吏中南陽
樂謁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謁與竟陵王子
良戲曰下官夙稟名節思義軫慕望遂結哀輒欲率
南齊相臣傳 卷之七 九 子良
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微猷有述茂則方存昔
子香淳德留銘江界鉅乎遺烈墮淚漢南况道尊前
往惠積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斷須
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謁又與右
率沈約書託為碑文約答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
鴻猷盛烈方軌伊旦懃遺之感朝野同悲承常刊石
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
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
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冕煥倫儀刑
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問開創人名不入

第却醉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
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
珪為文
竟陵王子良
竟陵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昇明三
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閭喜公宋元嘉中皆責
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台使自
此公役勞擾高帝踐祚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
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朱百斛
一人給其新蘇郡閣下有虞翻舊休罷任還乃致以
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時有山
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
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
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
人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
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
少有清尚禮賢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范雲蕭
深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
為八友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與焉子良文章
及朝貴辭翰皆子良校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

難計

范神
著論
佛好

大水
開卷
病

子良密啟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
陳泉鑄歲遠類多剪鑿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
相半為制永久或聞守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
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一十人侍中如故移居
鷄籠山西鄉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
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經卷武帝好射雉子
良啟諫先是宿衛殿中將軍卬卿超上書諫射雉武
帝為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
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
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郊園營
齋戒大集朝臣衆僧為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
以為失宰相體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
范縝盛稱無佛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
形之用神於形猶利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
亡而神在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三中
書郎而故垂刺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
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
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
第北立解衣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楊州刺史
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

南齊相臣傳

卷之七

十一

王子良

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
良與太子善不放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中
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
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
以銅為花挿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
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
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遣詔使
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
推明帝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
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
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領仗屯太極西階
以防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
位太傅增班劍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
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贊南徐
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詔中
魚無美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
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斂以衮冕
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大官朝夕送祭
文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
將軍楊州牧綠綬綬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

監王如故給九旒轡輅黃屋左纓轎車前後許
徐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
孚故事初豫章王疑塋金牛山文惠太子塋夾石子
良臨送望祖劖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
而有知請塋茲地及薨遂塋焉所著内外文筆數十
九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
陸惠曉於卽門逢袁詠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
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
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瓜牙柱石之臣
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
安四海王融雖為負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
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
澀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
行子昭胃嗣

按豫章入則股肱王室則統御方岳忠勤謙退誠
無間然方之漢王蒼晉王攸無愧云竟陵子良居
富貴之地而論人疾苦亟能賑濟豈可謂之非仁
和史言其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蓋
亦齊世一人也惟薦好釋氏范鎮神滅之論尤當
辨

王儉

王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遺言為公僧房所養數歲
襲爵豫寧縣侯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
虔曰我不患此見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
王座右銘以貽之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
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
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嫌離
儉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起
遷秘書丞依七畧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
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史及蒼梧暴虐
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為
例補義興太守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
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請儉求官儉謂曰
齊桓戚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官所以有僕儉賞
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
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為二卿止三千戶意以為少
趙克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况卿與我情期異常儉
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
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

端無

封南昌縣公是歲有司奏定郊禋之禮儉以為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財起宣陽門儉與褚考回及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酌納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為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無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為宮臣未詳何服儉議曰存既盡敬亡豈無服上崩遺詔以儉為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諸事辭折未嘗壅滯褚考回時為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傳同

以家

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頗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即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作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文章天下皆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竝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又別抄條目為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諸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八坐丞即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啟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政領中書監兼掌選事

其年疾上親臨視覺年四十八謚文憲公儉寡嗜飲
唯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為當
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
翼商周及生子曰玄成取仍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
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累武帝受禪詔為儉立碑長
子騫嗣蹇子規事累

論曰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逢時遇主
自致宰輔之隆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
斯為盛

按王儉自負經術其作相也不能協輔時主光弘
道化立規垂訓庶乎久成區區炫耀耳目以家為
館孩撫后進蹇肆成風儒者之學墜於是矣史臣
以為家學孔教人誦詩書執卷欣欣此焉為盛殆
見其外邪

南梁相臣傳卷之八

范雲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
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途琰異之要就席雲
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生者嘆焉
嘗就親人袁照學書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
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尺
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為郢
府參軍雲隨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
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
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
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不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
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
就舍明旦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
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耳
心如薺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齊建元初竟
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
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雲能誦雲獨誦之王悅自是
寵冠府朝王為丹陽尹召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
齊高帝值有馱白鳥者帝問此為何瑞雲位卑最後

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北商郡王刑獄參軍事遷尚書殿中郎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為零陵內史在任繁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為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人猶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慰恩德罷亭侯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拓善拓姊弟徐藝為曲江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耻詣京訴雲雲坐儼竟下獄會赦免永元二年起為國子博士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閭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既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為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卧內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文無所幸

范增以為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為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資茂高祖覽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侍中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高祖著之是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甯城縣侯邑千戶雲以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胡亮知無不為高祖亦惟心任之所奏多允嘗侍燕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其年東宮建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尋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遠詔用人免吏部猶為僕射雲性篤睦事兄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郎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琨若咳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含殯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啟齊武帝論雲為郡帝曰庸人聞其恒相賣王不復窮法當宥之

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請取以奏
既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嘆息因謂子良曰不謂
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齊文惠太子嘗出東田
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
夫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
徇一朝之宴逸既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
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
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
發摘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
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郕號稱燕紫
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二年
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為之流涕即日與駕臨殯詔曰
追遠興悼常情所篤况問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
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齊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
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爰務登
朝具瞻惟允網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勤而舊
同論講方騁遠途永毗庶政奄致喪殯傷悼於懷宜
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俱如
故并給鼓吹一部禮官詣謚曰宣勅賜謚文有集三
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入
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
沉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嘗
遣臧油滅火而昼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能
屬文起家奉朝請齊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
為郢州刺史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
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為荊州又
為征西記室參軍帶關西令興宗卒始為安西晉安
王法曹參軍轉外兵並兼記室入為尚書度支郎齊
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
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
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
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
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
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司
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
琛瑯琊王融陳郡謝眺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
焉當時號為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為御史中丞轉
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寧朔將軍東陽

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
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衛將軍
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職
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
與約舊遊達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
祖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
他日又進曰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
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猶為彰
著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
人事不可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
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
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
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
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
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
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
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
同公作賊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眾
同約言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
雲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

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
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
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
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群居不
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
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
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為
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為尚書僕
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又拜約母謝為建昌國太夫人
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
野以為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
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與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
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卿哭起為領軍將軍冊陽
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揚州大中正奏
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
領中書令前將軍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
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初約久處
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同乃求外
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
年孤苦傍無其屬往者將墜於地契濶遙適因於朝

崎嶇薄宦事非為已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
 方泰襄陽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未明末出
 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
 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
 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事與謬逢嘉運
 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
 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
 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每外覲傍覽尚
 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揔攝當須過自束縛方可
 僂倪解衣一卧支牀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
 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
 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以此推筭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
 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
 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為言於高祖請三司之
 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
 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瞻望郊阜嘗為郊居賦
 工巧在謝靈運之上蓋名生意意生文文生句句生
 字逆順相取俯仰成態始有開舒終示欽寂宜其以
 此自矜也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

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贈錢五萬布百疋謚曰隱
 約左目重腫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
 二萬卷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
 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郎部傳
 嘗侍讌有伎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
 惟識沈家令約伏坐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
 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於
 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
 高才昧於營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
 止足每進一官輒啟動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
 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
 已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
 書左僕射出作遼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
 為婚家相為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
 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
 頃於戶下因病薨齊和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覡之巫
 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
 出帝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
 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
 盡曰隱故改為隱雲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

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通言十卷謚例十卷宋
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
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
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
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子旋及約
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
長史免約喪為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疏食辟穀
服除猶絕穀梁為給事黃門侍郎中撫軍長史出為
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
子寔嗣

南齊書

卷之八

十

潘岳

論曰范雲恩結龍潛冰約情深維舊者居帷幄追
蹤漢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
遷末跡為噴亦風德之衰乎

南梁相臣傳卷之九

徐勉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
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時屬霖
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老及長篤志好學起
家國子生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為祭酒每稱勉有宰
輔之器射策舉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尋遷太學博
士鎮軍參軍尚書殿中郎以公事免又除中兵郎領
軍長史郎邪王元長才名甚盛尚欲與勉相識每託
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縈衣裾俄
而元長及禍時人莫不服其機鑒初與長沙宣武王
遊高祖深器賞之及義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
祖深加恩禮使管書記高祖踐祚拜中書侍郎遷建
威將軍後軍諮議參軍本邑中正尚書左丞自掌機
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天監二年除給事黃門
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北伐候
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宅
母還群犬鳴吠勉嘆曰吾憂國心家乃至於此若吾
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
部尚書勉居選官適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

王儉
相其
材華

徐勉
字脩
仁

奏禮
三日
大飲

禮
月
談
少
還
力

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傳筆又該綜百
氏皆為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昂求詹事五官
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
咸服其無私除散騎常侍領遊擊將軍未拜改領太
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官昭明
太子尚幼勅知官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
殿內講孝經臨川靜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
國子祭酒張充為執經王瑩張稷柳澄王暕為侍講
時選極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
換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為轉太子詹事領雲騎將軍
南梁相臣傳
卷之九
二
尋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右僕射又改授侍中頗表解
官職優詔不許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
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歛者以俟
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
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冠柳
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續絕畢灰釘已
具忘孤胤之顧步愧燕雀之回翔傷情滅理莫此為
大且人子承食之時志慙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子
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規規或棄存改遺溫使萬有
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歛之晨申其望生之

論歷
代修
失禮

禮
三

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歛如有不奉加以糾
絕詔可其奏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僕射如故
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位盡心
奉上知無不盡爰自小選迄於此職常欲掌衡石甚
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
通經史多識前載朝議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圖議
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
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
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
南梁相臣傳
卷之九
三
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
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軍
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
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
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
其時為國修身於斯攸急泊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
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
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
勞之儀戰國從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
氏爵與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為貴

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
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掾南宮訓述集其散
畧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素其後兵革相
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
滅於旌鼓蘭台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
定新禮荀勗制之於前華廙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
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
暇伏惟陛下睿明啟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
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恭定光啟二學皇枝等
於貴遊關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
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
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濊撒山之賁固亦日書
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畧也是以命彼群才搜其
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濶上淹中之儒連蹤
繼軌肩負懷鈎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
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
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
寮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票衛將軍卅陽
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
憲薨祖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

南梁相臣傳

卷之九

四

條

勉

職官
考考

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
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
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鴻欽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
熊駝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
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
天監元年佟之啟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祭
詳以天地於革廢務權輿宜佳隆平徐議刪撰欲且
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
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為永準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
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
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
即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寮議請五禮各置贊
學士一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
者因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
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
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燕太常丞賀瑒
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璣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
裴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祭其事佟之後以鎮
北諮議參軍伏臘代之後又以桓代敬植之手由禮
學以五經博士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

記載發缺宜廣傳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奏別訪摠知其章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臧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王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不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刊之則供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南梁相臣傳卷之九

宋 儀
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令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令十有七秩一百三十卷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令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令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百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令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一十六卷八千一百一十九條又列副副閣及五

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六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周公且修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晉歷稔允當斯責無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竊竊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餘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頌之天下者矣愚心喜并彌思陳述兼前後職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毫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詔曰韜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予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尋加中書令給親信二十人勉以疾自陳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脚疾轉劇父闕朝覲固陳求解詔乃齊假須疾差還省

孔釋
殊選

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
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
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則自致軻軒如其不才終
為他有嘗為書誠其子松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
欲久廢王務乃為答客論以自解大通三年又以疾
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增親信
四十人兩宮寮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有
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放停出詔許之遂得
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高祖聞而流涕即日車
駕臨殯乃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餘
並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二十萬
布百疋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謚曰簡肅公勉善屬文
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
剛撰為別起居注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
選品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
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
為嬪人集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
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許立
碑於墓云

姚察曰徐勉少而勵志志食祿憤修身慎言行擇

交遊加運屬與王休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縉青
紫出閭閻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奉上動師古
始依則先王提衡端軌物無異議為梁宗臣盛矣

周捨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顗之八世
孫也父顗齊中書侍郎有名於時捨幼聰穎顗異之
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持之以道德既長博
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諷說音韻清辨起家
齊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
有儒學尚書僕射江柘招包講捨造坐累析包辭理
適逸由是名為口辯王亮為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為
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梁臺建為奉常丞高祖
即位博求異能之士吏部尚書范雲與顗素善重捨
才器言之於高祖召拜尚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禮
儀損益多自捨出尋為後軍記室參軍秣陵令入為
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
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有至者捨獨敦恩
舊及卒身營殯喪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太子右衛
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
史詔詰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

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捨棄給與人汎論談

謹終日不絕口而竟無一言漏洩機事衆尤嘆服之

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

府雖歲慶華堂閨閣重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族

為郭壞亦不營為右衛母憂居職起為明威將軍右

驍騎將軍服闋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員外

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項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

正遷太子詹事普通五年有司所奏捨坐免遷右驍

衛將軍加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上臨哭

哀慟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頃喪

南梁相臣傳

惻愴于懷其學思聖明志行開敏助勞機要多歷歲

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

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

襲喪事隨由資給謚曰簡子明年又詔曰故侍中護

軍將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通文史奉親能孝弟君

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衣靡兼水終亡

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卑貧有過古烈可量

加褒異以旌善人二子弘義弘信

南梁相臣傳卷之十

袁昂

袁昂字千里雍州刺史顗之子也顗敗藏於沙門沙

門將以出聞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

云顗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携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

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勅顗敗傳首建鄴藏於武

庫以漆題顗名以為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血絕

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為孝感感記更

制服廬於墓次從兄承常撫視抑譬之昂客貨修偉

冠絕人倫以父亡不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承同見

南梁相臣傳

從叔司徒榮繁謂昂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

自有所在仕齊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為丹陽

尹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累遷黃

門即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

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後為御史中

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賄貨昂依事奏

劾不憚權豪當時號為正直初昂為洗馬明帝為領

軍欽昂風素類降駕焉及踐祚奏事多留與語謂曰

我昔以卿為美名親經相詰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

遂蒙三顧草廬帝甚悅尋出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

虞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
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
葬訖起為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
皆降昂獨拒境帝手書喻之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
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
道路承欵狼顧一隅既未喻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
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
運億兆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能驅掃除京邑屠潰
之期當不云遠燕焚出端門太白入氏室天文表於
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甲冑
南梁相臣傳
卷之十
薦誠欵各率時守仍為犄角而足下以區區之郡禦
堂堂之師根本既仆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
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去就之
宜幸加詳擇昂荅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
有勤王之舉燕蒙誚責獨無送欵循復嚴旨若臨萬
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近
奉勅以此多虞見使安慰自承毫布屈止莫不膝袒
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自撥庸素文武無施
直是陳國賤男子爾雖欲獻心不增大軍之勇置
愚然寧沮衆帥之威幸藉將軍舍弘之大可得

以禮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亡
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建康城平昂舉
哀慟哭時帝之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勅元履
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
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
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為後軍臨川王叅軍
事昂啟謝曰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冥心之日焰灰非
喻美枯未擬樞衣聚足顛復不勝臣徧歷三墳備詳
六典巡校賞罰之科洞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
明君之朝峻三尺於聖主之日是以塗山始會致防
南梁相臣傳
卷之十
風之訖豐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斯戮之
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惟恩
及罪在臣實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
何取既殊鳴鴈直木固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
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龍行風驅電掩其時
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
義狗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陰薄五湖交通
屢起田儼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若魚保境遂失
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狗衆誰曰不然
幸因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歛骨吹魂還編黔庶古

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所死未知何地武帝答曰朕遺射鈎卿無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昂在朝嘗諤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殺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時務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即舉哀謚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馬僂理亦以義烈稱

王僧辯

南梁

卷之十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為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為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為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為王府中錄事王被徵為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為江州仍除雲旗將軍司馬守湓城尋為新蔡太守猶帶司馬王除荊州為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

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於竟陵於是信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為領軍將軍及荆襄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筭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遺召之不父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為遠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佐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何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眾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跪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

母世祖因所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據江陵人情搖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畧登時赦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等領齊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齊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卿有罪令旨使我鏢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即下地鏢於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後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叔並會僧辯於巴陵景既陷郢城兵眾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儀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儼前驅一萬進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光緣江成邇望風請服僧辯指授方

南梁相臣傳

卷之十

六

王僧辯

楊宋
子仙

楊宋
化仁

是悉中機宜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辯即率巴陵諸軍泚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眾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江攻鄴即入羅城宋子儼蟻聚全城拒守攻之未剋子儼使其黨時靈護眾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儼眾退據倉門帶江阻險眾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既聞魯山已沒鄴鎮復失羅城乃率餘眾倍道歸建業子儼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儼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板楫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延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儼行戰行走至白楊浦大破之生擒子儼送江陵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偽儀同范希榮盧暉畧尚據淦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眾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眾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山問告於江陵仍率大將百餘

南梁相臣傳

卷之十

七

王僧辯

人連名勸世祖即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
並蒙優答事見元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
及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
等戍至即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
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僞多謀名蓋僧辯僧辯畏
之既至湓口與僧辯會於白茅洲登壇盟誓於是升
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沾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
於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
以巨舟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
來趣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便大
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
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即
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於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
賊賊乃橫嶺上築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
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已絕通誅
送死欲為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瑒等二千
張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
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
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
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抹紅火

大極殿及東西堂等賊軍人肉掠京邑剝剔士庶民
為其執縛者袒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
頭至於東城綠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
望僧辯命侯瑒乘之橫進景至晉陵景退還吳郡景
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車
舸走推二子於水自淹漬入海至壹豆洲前太子舍
人羊鯤殺之送屍於僧辯傳首西臺曝屍於建康市
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於江陵偽行臺趙
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瑒瑒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
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
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
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為我所復人
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數功德僧辯瞿然乃
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群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
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皆辯之
力也世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
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任中尚書
令鼓吹並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
丁道貴於涿口盡收其軍實季洪雅又自陵零率衆
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遑其心深以為慮乃遣

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就車騎將軍宜豐侯晉南征僧辯因督杜弼等衆軍發於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為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為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為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並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弼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從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上據胡床不為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逐獲賢明因即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遂以王琳為辭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於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於江陵因被詔

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於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殺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汙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伯先鎮建康既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次於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鎮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於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賀俊遠賢稱於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佐俯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為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畧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其變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係合肥深湖西因娶以為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

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往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當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為明哲夫人也及既薨殯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尚書左僕射王褒為其文祭之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

南梁相臣傳

卷之十

三

僧辯

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為梁嗣因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使送質於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於江寧浦貞陽既踐偽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故陳霸先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於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當處於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

南梁相臣傳

卷之十

三

僧辯

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
陳既平淮南執琳殺之顓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
冢山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頌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
及荊城陷覆沒於西魏

按僧辯學涉該博謀畧冠時社稷為侯景所傾諸
王所撓僧辯征討自西徂東稍復舊物可謂有勞
於國矣說者謂內有奧主而外求君既立方智又
立淵明而不立昭明太子之子遂無成功事類奕
棋噫梁祚盡矣陳運方興僧辯一木將能支乎

新張
文考
贊

南陳相臣傳卷之十一

侯瑱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世為西蜀酋豪
蜀賊張文華據白崖山有眾萬人梁益州刺史鄧陽
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讐每戰必
先鋒陷陣遂斬文華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帥
之任山谷夷獫不實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
府中兵榮軍晉康太守範為雅州刺史瑱除超武將
軍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隨之侯景圍臺城範
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京邑京城陷瑱與嗣退還
合肥仍隨範徙鎮淝城俄而範及嗣皆卒瑱領其眾
依于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
事因而刃之據有豫章之地侯景怒于慶南界地至
豫章城邑皆下瑱窮蹙乃降於慶唐送瑱於景景以
瑱與已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與
質遣瑱隨慶平定蠡南諸郡及景敗於已陵景將宋
子仙任約等並為西軍所獲瑱乃從景質以應載
軍景亦盡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拔其武臣將軍南
兖州刺史鄆縣侯邑一千戶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
恒為前鋒每戰却敵既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瑱

率兵追之與景戰於吳松江大敗景盡獲其車寶進
兵鐵塘景將謝答仁呂子榮等皆降以功除南豫州
刺史鎮于姑熟承聖二年齊遣郭元建出自濡湏僧
辯遣瑱領甲士三千築壘於東關以杆之大敗元建
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二千戶西魏
來寇荊州王僧辯以瑱為將軍赴援未至而荊州陷
瑱之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為侍中使持
節都督江晉吳齊四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改封康樂
縣公邑五千戶進號車騎將軍及司徒陸法和據郢
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瑱都督衆軍西討未至法和率
其部北度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于夏首瑱控引西
還水陸攻之恃德食盡請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
情與瑱共討蕭勃及高祖誅僧辯僧情徒黨僧情奔
齊紹泰二年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是
時瑱據中流兵甚彊盛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
節未有入朝意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
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留軍入妻子於
豫章令從弟淹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及冬弗
能克乃長圍守之盡收其禾稼淹與其部下俟方兒
不協方兒怒率所部攻淹虜掠瑱軍府妓妾金玉歸

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皆潰徑歸豫章豫章人拒
之乃趨湓城投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以高祖
有大望必能容已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永定
元年授侍中車騎將軍二年進位司空王琳至於沌
口周文育侯安都並歿乃以瑱為都督西討諸軍事
瑱至於梁山世祖即位進授太尉增邑千戶王琳至
於柵口又以瑱為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瑱與琳相
持有餘日未決天嘉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艦
得通琳引合肥淩湖之衆舳舨相次而下其勢甚盛
瑱率軍進攬州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州而泊明
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
舟艦並壞歿于沙中溺死者數十百人浪大不得還
浦夜中又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
以荻船塞於浦口又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是時西
魏遣大將軍史寧躡其上疏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
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敵及史寧至圍鄧州琳恐衆
潰乃率船艦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軍中
明日齊人遣兵數萬助琳琳引衆向梁山欲越官軍
以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
臺慕容恃德子會領鉄騎二千在蕪湖西岬博望山

南為其聲勢。頃令軍中晨炊，厚食分棹，盡頭蕪湖洲尾以待之。將南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拍中於賊艦。其餘舁突青龍各相當，值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舂鎔鉄濫之。琳軍大敗，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蹂踐，馬騎並淖于蘆荻中，奔馬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艦器械，舂金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自餘俘馘以萬計。琳與其黨潘純、陸等乘單舸，艤自陣走至湓城，猶欲收合，離散衆庶附者及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其年詔以瑱為都督湘巴郢江吳南陳相臣傳。卷之十一。集賢堂。

等五州諸軍鎮湓城，周將賀若弼獨孤盛等寇巴湘。又以瑱為西討都督，與盛戰於西江口，大敗盛軍。虜其人馬器械不可勝數，以功授使持節都督湘桂郢州。武沅六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邑七千戶。二年，以疾表求還朝。三月於道薨。時年五十二。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加羽葆、吹班、劔二十人。給東園秘器。謚曰壯肅。其年九月，配享高祖廟庭。子淨藏嗣。淨藏尚世祖第二女富陽公主，以公主除貧外散騎侍郎。太建三年卒。贈司徒。

章昭達

昭達字伯通，吳興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過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昭達扶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時留異據東陽，武帝患之，使昭達居其心腹，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昭達策勲第一。陳寶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為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東之遂定。閩中盡會留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大馬之用，以盡臣節。自

餘無以奉償尋出為都督江州刺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歐陽紇據嶺南及詔昭達都督衆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淮口盛沙石以竹籠着於水柵之外用謂舟艦昭達及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蔑大艦突之大敗紇禽之送都督廣州進位司空太建三年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刻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群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食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咨咨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子大寶襲邵陵公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脩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已及往如言秋大獲足充築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即樹之小子也及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

里餓餒乃白諸兄曰今日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群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為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歿明徹自拔還都文帝即位以本官加太尉將軍及周迪反詔以明徹為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摠衆軍以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瑱代明徹令以本還朝天嘉五年遷吳興太守及行辭之郡帝謂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廢帝即位授領軍將軍尋遷丹楊尹仍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令出宣帝也毛喜知其詐宣帝懼遣喜與明徹壽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冠伊霍願留中深計慎勿致疑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太建五年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摠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

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為
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大字
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剋仁州授
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
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明徹
令軍中益脩攻具又遇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
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
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
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
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冒四面疾攻城城中震
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為
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戶遣謁
者蕭渾就壽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
陳旗鼓文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六年自壽陽入朝
輿駕幸其第賜鍾磬一部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
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鉞龍麾尋
授都督南充州刺史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兗九年
詔明徹北侵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
徐梁士彥率眾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進清水以灌其
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軍下軌

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豎木以鈇鎖貫車
輪過斷舡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車以舡載
馬馬明成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
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
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
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舡艦並不
得度眾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
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後故吏扶其柩歸至德
元年詔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覺嗣裴子烈字大士
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郎倚之子少孤有志
氣以驍勇聞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封海安伯
袁憲
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
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
論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
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
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溉日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
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
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侯弘正
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

星 龍 終 龍

奏 奏 奏

今憲請試時諫以何要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與
 順得無弊此後生邪何謝乃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
 與往後數番酬對開敏弘正謂安曰恣卿所問勿以
 童幼期之時觀者重沓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
 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語袁吳郡此
 郎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
 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
 及憲試乎起劇難憲隨問抗荅剖析如流到既顧憲
 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慨祖道於征
 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兄非不解義至
 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
 南沙公主即梁簡文帝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祕書郎
 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毀
 過禮陳武帝作相除司徒戶曹初謁遂抗禮長揖中
 書令王勸謂憲曰卿何矯眾不拜錄公憲曰於理不
 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陳汝之
 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郎王瑜
 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中
 丞羽林監皆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
 事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

別 相 錄 大 元 第 小 第

子 廢 太子 廢 太子

斷至有繼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閑為帝言之
 所申理甚衆嘗陪宴承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
 尉樊俊從席山亭談宴終日帝因謂俊曰袁家故為
 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
 改授南康內史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
 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
 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兵事先是憲
 之長兄樞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目樞為
 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
 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
 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
 幼後事委卿憲曰群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委
 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庶子除侍中太
 子詹事及太子中庶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
 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
 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
 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嘗從容
 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
 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是夏
 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答曰袁

德章質骨鯁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
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兵衛皆散走朝
士各藏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
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栢後凋也非唯由我無
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
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依梁
武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
堂景陽殿後主授井中憲拜天而出及至長安隋文
帝嘉其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開封儀同三司
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
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
隋至祕書丞國子司業君正弟敬

徐陵

徐陵字孝穆東海鄭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梁貞
外散騎常侍父橘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
太子詹事謚貞子母滅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
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實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
年數歲家人攜以侯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
也先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
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

十一
通鑑

梁普通二年晉安王為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橘為
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為
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部出
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
在縣贓汗因坐免久之起為南平王府行參軍遷通
直散騎常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記使陵為
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尋遷鎮西湘東王
中記室參軍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
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朝陵曰今日之熱
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
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及侯景寇京師
陵父橘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
居憂戚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
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
彥遵彥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
梁嗣齊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
往復致書皆陵詞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接
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為尚書吏部郎掌詔詰其年
高祖率兵誅僧辯仍進討常載時任約徐嗣徽乘虛
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

陵不問尋以為貞威將軍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
于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秘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
常侍左丞如故大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
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安成王諱為
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徽假王威權
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
台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
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
世祖流汗失色陵還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
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
六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
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諛諛不已者陵乃為書
宣示曰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
門胄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
太尉接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
致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于戈未息亦無條序
府庭空虛賞賜懸乏白銀艱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
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負外常侍路上
虎有誌議察軍市中如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水
府擇舉口口年歲何可猶作舊意非理也所見諸

人多踰本分猶言大為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
升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
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哉特不自色范曄
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
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至丞
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
參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
焉時論比之毛玠廢帝即位高宗入輔謀黜異志者
引陵預其議高宗纂歷封建昌縣侯邑五百戶大建
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
周弘正王勳等高宗召陵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此
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吏王
勳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
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議比伐
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
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
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
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
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
督令忌監軍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

好為
王自
絕

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並如故十年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僕射又除領軍將軍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吏俄遷右光祿大夫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為中書監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宣帝亦優之乃詔將作為造大齊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後主嘗為文示陵云是他人所作陵嘆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上詔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祿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時頃量加資給謚曰章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置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恠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家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卷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延商較四座莫能與抗自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有陳創策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充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

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

按侯瑱吳明徹皆有將帥之才乏宰相之器瑱破周師無西顧之憂明徹北征齊人王琳就擒江左似有生意然知進而不知退卒為周擒至憂憤而死堆章昭達勤王之畧行已之方較之二臣為優索德章孝感至于滅宇全舟立朝正色仁義率由宣帝曰袁家有人然哉徐陵聰明特達締造興運遂為一代文雅云



北魏相臣傳卷之一

崔浩

崔浩字伯深清河郡武城人父宏少有俊才號曰冀州神童符融之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總度事入為賓友眾務修理處斷無滯符堅聞之徵為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為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碩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燕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為吏部郎尚書左丞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為意妻子不免饑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以為宜號為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叶音樂定律令中科禁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座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

崔浩

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謬誇忤旨亦不諂諛苟容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於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策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爵白馬侯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寵信過之神瑞初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群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眾雖多而無猛健主將焉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健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太常三年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子浩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道武以其上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迴避浩獨恭勤不急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總數天人之際舉其

網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時
 後宮有是帝令浩推之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
 明年姚興果獻美女神瑞二年魏毅不登太史令王
 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識書云國家當都鄴大樂
 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帝以問浩浩
 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
 畜無筭號稱牛尾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
 滿諸州之地黎居郡中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
 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
 屈巧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
 阻隔恒代千里之際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
 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
 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
 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菓果
 足接來魏若得中熟則事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
 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魏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
 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魏無年願更圖也但
 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
 廩之來年遂大熟初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彗惑在
 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存或謂下入危亡

之國將為童謠後行其灾禍帝乃召諸碩儒
 與史官求其所請浩對曰案秦魏左氏傳說神降於
 辛其至之日各以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
 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
 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
 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謂而妄
 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
 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訖言
 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
 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汧河西上求
 假道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咸以裕難測疏勿許內
 朝咸同獨浩曰裕縱得關中難守終為我物聽其假
 道坐觀成敗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
 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
 守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
 裕軍不戰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
 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
 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其危
 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秦之非浩
 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父城之赴

武論
失策

遺詔
周禮

世知
新舊

火火如倚杖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
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
若平與而篡其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
地亦終當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
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
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
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
曰卿量之已審矣浩又曰近世人物王猛等帝大悅
語至中夜賜浩漂醪酒十斛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
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
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
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何在何國朕甚畏之
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繫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
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
異望是為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
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
時帝幸東南鳥瀉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曰往卿言
彗星之占驗矣朕自今日始信天道襲爵白馬公自
朝廷禮義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上能為雅
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

莊老
語錄

子太

祭法次序五宗祭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
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
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
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篚中
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
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
朕疾病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
計浩曰陛下春龍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毛
愈昔宋景見災修德榮歆退舍頤陛下遺諸憂慮時
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恩必不得已請陳
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
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
師傳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
統戎政監國撫軍太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
無為順神養壽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
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睿溫和不衆情所繫時登儲副
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頃並大成人而
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
記興衰存亡孰不由此帝然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
廟令太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長孫嵩奚斤同為

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穆觀丘堆為右弼坐西廂
面北僚總已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應其
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歷事四世
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脫解俗情
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識
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署謹以六人
輔吾子是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
以得志於天下矣會間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
滑臺浩諫之詳見紀中帝既意南伐不從遂遣奚斤
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
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
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
如分軍畧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滑臺武
牢及在軍北絕望南敕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
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
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為州州刺
史隨軍謀主及車駕還浩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
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
考秦皇漢武之遠失時浩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
言間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諫意欲容深

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集南也
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脩儒教
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
論其太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
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太武左右忌浩正
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群議故浩以公歸第
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皙性敏達長於謀計自
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術
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時
議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為難唯浩勸行果大勝詳見
紀中二年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
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潔左僕射
安原等乃使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辭說帝曰
今年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
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群臣其諫深等云深
少時常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
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辨之
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大王者
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伐者用刑
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

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沅應在他國深等不達大體雅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頌陛下勿疑深等慙曰蠕蠕荒外小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付汲汲而勞苦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夫蠕蠕者往數入塞國人震竊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穰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竊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綿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而保太后猶疑之復命群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脫之令寤既罷朝或有无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推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

北我南彼征我息其鬱然美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歿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變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又故戛則散衆放畜穰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驍駿望塵奔走壯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遠散亂帝沿弱水至西泳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

乃焚穹廬自載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
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道唯此
得免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
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
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酌器中令清夜有
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大武每幸浩第多
問以異事語見記中因令歌工歷頌群臣事在長孫
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
浩以示之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難決皆
先諮浩然後行俄而高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
出關相臣傳
卷之一
十一
崔浩
兵三萬先其未發遙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
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
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
從陛下征討西藏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
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疑欲南抄以取資財是
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公卿心既不獲聽故數稱
賊動以發朝廷背公存私意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
議語詳紀中浩又陳天時利目今見害氣在揚州
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
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

識新

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人白未出進兵者助
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
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
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
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
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
以為應故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
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杜超鎮鄴
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
入河汴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
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群臣皆曰義隆軍猶
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討而義隆乘虛則東
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決策先討赫連平涼既平
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
也才畧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
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
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
動在彭城勿進如浩所言遂遣浩司徒時方十和纖奏
立四王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
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召其

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織奏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帝應期受命開擴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魏故代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畝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織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為純臣罪未甚彰尚書古弼等曰彼地了無水草必致渴乏不任久停車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輩共相折難諸不復餘言惟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里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聞之乃見浩等辭音嚴厲形於辭色群臣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水多饒如所言乃詔浩總理吏務從實錄於是監秘書事以高允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

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父景穆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索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索等各欲迴還後獲尚書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索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為然廼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索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造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殺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悔也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

帝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各千段浩又
上五寶元曆表曰太宗即位敕臣解急託章孝經論
語詩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
曆易式九宮無不盡者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
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
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
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
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
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
臣慙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
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
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
將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
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書諸家並多誤者晉後書
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鄧彥海著
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於明元廢不著
述神龜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圖書浩及弟覽高深
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圖書三十卷
著作令史閔堪和探素諸事浩進請立石銘載圖書
以彰直筆并勅浩所著五經浩贊成之景祐善焉遂

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
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念毒相與構
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長曆生數
百人意狀浩服受財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崔氏無
遠近及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
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逸妻王氏每奇浩才
能自以為得婿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
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
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
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指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
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
路自罕司之被辱未有如此者世皆以為報應浩既
工書人多託需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
以百數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
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摹楷

論曰崔宏家世儒偉仍屬樵輿樞機任重守正成
務禮從清廟宜也浩才藝通博覽天文政事等
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焉獨明元為
政之穢太武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既
深矣勤亦茂哉未途邂逅遂不自全

源賀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以功進號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為卿導問攻戰之計賀曰姑臧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臣祖父舊人臣願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

北魏相臣傳 卷之二 源賀

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以功進爵西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賀為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深誠之賀本名破菟是役也帝謂曰人之立名宜保其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為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遏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賀營中為內應俄而麗抱文成戰騎而至及即位賀有力焉以

請死還罪

策勲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僚救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賓漢北不款府庫不宜致匱固使取之惟取戎馬一疋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生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三十已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臣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出為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游魂於北狡賊負於南其在疆場猶須戍防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休更受生成之恩後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人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群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諸戎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濟命之理既成之兵有蓋荷人人如賀朕臨天下後何憂哉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從後簡

清約寬裕甚得人心時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文成曰賀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乃遣使慰勉之帝顧左右曰賀忠誠尚致誣謗其不若是者可無恨乎時考殿最賀政為上第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後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討破之及獻文將傳位于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事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至正色固執不可即詔持節奉皇帝璽綬孝文是歲河西叛敕遣賀討之多所降賊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舊說略採至要者十二陳圖上之獻文覽而嘉焉又都督三道諸軍屯漠南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歸賀以勞後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勇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賚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給萬人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二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成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二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為便不可歲常舉衆事寢不報上書稱病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

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瘵疾於溫湯孝文文明太后遣使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于京師乃遺令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母懷恠母荒怠母奢越母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忠勤以事君清約以臨已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纈足申孝心茲靈寘器一無用也三年薨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王賜輜輶車及命服溫明祕器陪葬金陵長子延性謹厚少好學位侍御史散賜爵廣武子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

尉元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豪宗父目斤勇畧聞于當時位中山太守元以善射稱為羽林中郎以匪懈見知始遷給事中再遷北部尚書進爵大昌侯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獻文以元為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樹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屯于下碣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粲等與安

都俱還入城別令孔伯恭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
元以永仍據險要乃命安都與繁等同守身率精銳
揚兵千外分擊呂梁絕其糧運永遂指城夜遁以功
拜開府都督徐州刺史齊高帝即位多遣間諜扇動
新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震使總率諸
軍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延興元年假元淮陽
王劉昱將蕭順之等入寇淮北元遣將擊走之乃表
淮陽郡上黨令韓念祖撫綏招集愛民如子清身潔
已南民歸附二百有餘戶請乞為睢陵令顯祖詔如
其請之好申下人之善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為內都
大官既而出鎮開府統萬甚得民夷之心入為侍中
都曹進位司徒十年頗表以老乞歸詔許之元詣闕
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
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並
元亨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老私第可謂知始
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
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
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
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給
正公之祿十七年元疾卒詔曰元歷奉五朝美隆四

葉南陽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効所謂立身備於本
末行道著于終始勲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謚曰景
桓子羽恒州刺史

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漢太傅衰之後也少孤夙成有
奇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
外照必為一代偉器吾但恐不見耳年十餘歲祖泰
喪還本郡允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父而
厭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
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成感遺得喪
之語神應三年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
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
決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
以貪穢得罪惟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
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奉詔
領著作即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浩集諸術士考
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
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
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
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詰曰所謬

和崔
難之

田禁
請除

云何允曰秦星傳金水二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
旦在尾箕昏沒於申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
因昔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
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
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
惟游雅曰高君長於歷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
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
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
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
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
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雅乃止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機
何者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衆允因曰臣
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
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
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
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
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時著
作令史關湛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
聞之曰關湛所管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

不景
直認
國書

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
受布千匹難覺謀於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
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鑒謂曰首實罪不可
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
以實對魏主殺之初浩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
允番宿宮內翼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
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
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
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即鄧彥海所撰先
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
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
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罪應
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帝
謂景穆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易辭信也
為臣不欺君貞也宜宥其罪以旌之允遂得免浩竟
族滅餘皆身死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已所道之言而
令帝怒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
故人君有所畏忌慎其舉動崔浩孤負世恩以私欲
沒其蘊潔愛憎蔽其公直不為無罪至書朝廷起居
國家得失此為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定同

立文
成不
言功

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
苟免非臣所願也景穆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
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先是敕允集天文
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
其事要畧其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
明文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
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亦終身不言其
忠而不伐皆此類也郭善明勸文成大起宮室允面
諫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
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
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焚一切
禁絕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
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
矣人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
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
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一異也夫
大享者所定禮義訓萬國故聖王之至乃爵盈而
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
列今之大會內外扣混酒醉喧嘩罔有儀式又俳優
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清純此

何侃
論說

京房
布衣

二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
鑒改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
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忤帝所不忍聞者命
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遂屏左右
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
所論帝嘗謂羣臣曰如高允者真忠臣也朕有是非
恒正言而諭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
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於是拜允
中書郎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
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
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溫袍厨中鹽
菜而已帝戲之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
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沙太守允固讓帝不許
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允與游雅及
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
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
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愠喜之色
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
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
佳士而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同被之譴起於

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欽宗以下
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中釋是非辭義
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
寡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
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
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
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得不謂此乎知人固
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於心內崔亦漏於形外鍾
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
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為令公公
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
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
詔允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居于郡國卿儒學元老
且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立博士助教學生
三秩郡有大小多寡因之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
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
老詩又念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
其著頌者盧玄崔綽等數十人皇興中詔允燕太常
至交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後
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其伐頌帝覽

傳

善之帝時有不豫以孝文冲幼欲立京兆王子推
集大臣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
以勞神聽願陛下上思宗廟付托之重追念周公抱
成王之事帝于是傳位於文賜允帛百疋以表忠亮
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
述時與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
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于獻文軍國書檄多允
作也未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勲進爵咸陽公
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郡縣見郡公
廟廢毀不立嘆曰郡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
乃表修葺之允於時年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
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生祠於野王
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
上不聽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詔又被勅論集
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
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
漸期頹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詔曰允
年涉危境而家貧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
以娛其志特賜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
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脯給御

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線絹允皆分之親故是時貴臣之門並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服食儉素其燕退如此帝重加賞贈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性簡至不妄交遊賦文之手青齊徒其族望於代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乞姻媾皆徒步造門散財竭產以相贍慰問周至無不感其仁厚又隨其才能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才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允常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辛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臥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于是遣使備賜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醢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于庭王官往還屢慰問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薦老大有所資得以瞻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厚贈輿車以周喪用魏初以來臣之蒙祭者莫及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亮冀州刺史謚曰

此張籍
簡有書
居在後
高允自
見後

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論表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書百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于世允尤明美法為美術三卷子忱嗣侯自後子孫皆賢
按高允博學好賢立文成不言功知無不言言無不忠帝呼為令公宜矣國史之難太子欲導允言浩所為允則曰著述臣多子浩臣罪當族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國不欺君貞也歷仕五朝出入五十餘年忠勤清儉未嘗有譴魏初以來莫之及歟
高問
高問字閭士漁陽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子送租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問本名驢浩乃改為問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為中書侍郎乙渾檀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引問與中書令高允參決大政進爵為侯高允以問文富逸舉以自代遂為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初為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問表諫陳詞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枯何慮也問難也遷尚

後漢書

書中書監淮南王奏求斷祿間以為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間議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辨忠佞間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間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陽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間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月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校方命則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又言築城乃防敵之要事且有五利孝文詔曰此當與卿面論是年冬至大饗羣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群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群臣再拜上壽間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聞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間曰伏思太皇

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立會軌物齊衆之謂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後詔間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察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間表諫言遷有損必不獲已請遷于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車駕幸懸瓠間表諫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後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為太常卿又車駕南討漢陽間上表諫求回師帝不納宣武踐祚累表遜位優詔授光祿大夫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東一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為之流涕詔賜俱從豐厚百僚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疏也卒于家謚文貞間好為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間強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眾之中則謏論鋒起人莫能敵子元昌襲爵為尚書左僕射

北魏相傳卷之三

李冲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少孤為長兄崇陽太守承所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為門戶所寄冲沉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庭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詔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為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晉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冲曰民者真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時旋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久得其利因民之欲為之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

謀立三長之便

此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李冲

李冲

李冲

不可群議雖有罪異然惟以變法為難更無異立三長公私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兼轉三部尚書賜爵順陽侯冲為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隆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常之其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貧於是遂為富室而論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旅哀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冲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賊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街之至冲寵貴綜攝內外護為南部郎深慮為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撫之護後坐賊罪冲乃具奏與護本未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冲家至如子侄有欲求官者因其約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為言後假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恩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嘗謂冲為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召見侍接有加及議禮令潤飾辭旨刊定經書高祖雖自

下筆無不訪決焉冲竭忠奉主知無不盡出入憂動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殊方聰望咸宗奇之高祖深相親敬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官建五等以冲參定典式封崇陽郡開國侯封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吏部尚書東宮既建拜太子少傅車駕南伐加冲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軔高祖戎服御馬而出冲乃啟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出軍將公等更欲何云冲進曰自離都淫雨士馬困疲前路尚遙水潦方甚暫停南伐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吾誠有常卿勿復言策馬而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群臣曰若不南鑾即當移都於此王公等以為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歟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植進曰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野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群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為大舉因以協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

北魏相臣傳

卷之三

三

李冲

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冲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茲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王鑾之響巡時南徒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嶽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冲為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番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剋城則遣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羗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崕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驍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添戍絕界之外孤據群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漢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駐步弗降所剋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

北魏相臣傳

卷之三

四

李冲

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惟此而論不成為上高祖從之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及太子尙廢冲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決意南伐冲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為未可宜至來秋罷議而出後世宗為太子高祖譙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譙以暢私情冲對曰東暉承諸蒼生咸幸但臣前奉師傳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宥得預此譙慶愧交深後尚書擬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子而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密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為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為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為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冲機密有巧思北京明堂園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慶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冲動志殫力孜孜

北齊書

卷之三

李冲

無忌且理文薄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削厥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石有餘是其親者雖復凝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終四十髮髮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相援益及彪為中尉兼尚書為高祖知符便謂非復藉冲而更相輕背故冲頗街之後高祖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嘆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為滿矣冲時震恐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而縛詈辱肆口冲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為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贈司空公給東園祔器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卧疾望墳掩泣久之記遺太牢之祭以中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

北齊書

卷之三

李冲

蕭陳
亂高
祖促
蕭穆

皆叙亡歿之故言及流淚其相痛惜如此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念閱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及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始冲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冲目當官圖為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王肅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道之後也父奐肅贖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辨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肅贖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肅自謂禮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為肅贖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失舉器重禮遇日有加焉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備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肅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

此魏相臣傳

卷之三

七

王

此魏相臣傳

卷之三

八

王

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以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滌平南將軍除持節都督豫東郢三州諸軍事揚州大中正肅善於撫接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歸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興勅又詔曰肅丁荼毒志等伍胥自校吳州膺求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耻方展申復窮諭再期疏緼不改誠季世之高風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之有司可依禮諭之為裁練禪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百僚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為而來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群臣焦怖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臣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外已蒙濟

高祖
罪已

謝唯京城之內微為少澤蒸民未闕一餐陛下輕脫
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遣舍人答曰昔先水
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居群黎之上道謝前王今
日之旱無以救恤應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
以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
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
聞聖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惜姑射之神不食
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輟膳
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無感一日
之前外有旁澤此有客雲臣即謂天有知陛下有感
此觀相臣傳
卷之三
九
王
肅
矣舍人答曰此當遣人往行若果雨也便命太官欣
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內而慷慨要天乎若其無也
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
是夜澍雨大降以破蕭蕭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
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荆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
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
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
未尅而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義恭救之為叔
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肅乃解義陽之圍以
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為平

將軍高祖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
為宰輔徵肅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議自
魯陽至於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動經綏有過
舊戚禧兄弟並敬而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
澄以其起自微遠一旦在已之上以為憾焉肅恒降
而避之尋為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申釋詔肅上
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肅奏考以顯
能陟由績著異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僚曠察四稔
于茲請依舊式考驗能否從之裴叔業以青春內附
拜肅使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彭城王懿率
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卷豫州刺史蕭懿率眾三萬
屯於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園壽春懿遣
將胡松李居士等領眾萬餘屯壽死虎肅進討擊
大破之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生擒
獻蕭懿棄小岷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
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
戶餘如故尋以肅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
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肅頻在遠悉心撫接遠近歸
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
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

賜
杜預
之陵

護疵稱伐少所推下高祖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世宗為舉哀詔曰動靜卑高有域勝違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之歿寔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楊州刺史肅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以肅忠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肅宗初詔為肅建碑銘自晉氏後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畧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

魏書

卷之三

土三肅

按李冲王肅入贊謀猷出宣威畧並葬京陵崇矣肅流寓之士見知一面寄同舊列鼎鉉有光雖其器素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

北魏相臣侍卷之四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清河鄆人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帝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替遷都謀賜爵朝陽子隨以謀謬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惟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宣武即位即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周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諡閣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自求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鷄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上表以為鷄者小畜翅足衆多乃群下相助扇之衆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於制御也願陛下留聰明之鑒體天地之意爰發慈旨撫賑貧賤簡費山池戒撤嚴飲書存政道夜以安身侍

下相
為群
足四
言四

魏書

卷之四

崔光

崔光

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妖孽漸消祥禎畢集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知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是故桑穀供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鵠鵠巢于廟殿梟鵬鳴於宮寢菌生宿階軒生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若此之甚

北魏相臣傳 卷之四 崔光

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疆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群官無敢言者勅光為詔光遂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雪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垂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穉祿至有失大臣之愚識知無不言

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台大臣今當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勅光為師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向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綉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所授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肅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亡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敬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敢不服於是遂還頭遺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有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惠蔚進五

北魏相臣傳 卷之四 崔光

王公

諫
子

月以奉迎肅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石
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
尋還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
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
章綬冠服茅土衣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
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
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
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
子最其月勅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
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古
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
懷德率遵仁禮是以漢後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
具體伯嗜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
以時披覽仰裨未聞息鑾挾之勞納閑供之泰願精
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
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
臣為譴不言王后矣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
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
並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
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飾載馳竹竿所為

北魏相臣傳
卷之四
崔光

石經

作也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
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
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夫帝族方衍
勲貴增遷祇請遂多持成彛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
後矩神龜元年夏光表修石經曰尋石經之作興自
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
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
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趾泥灰或出於
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官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
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生蒿杞時致火燎
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職忝冑教參掌經訓不能
繕脩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耻今求遣國子博士一
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
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可之光乃令國子博士
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
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二
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不
聽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
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甸存省民物誠足為善雖
漸農隙所獲栖畝饑之家指為珠玉遺棄滯穢莫不

北魏相臣傳
卷之四
崔光

賢惜步騎萬餘來去經殘駕輦雜選競駕交馳縱如
 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
 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嶮山路危狹聖駕
 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
 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露容或未許億兆
 下心寔用悚慄伏願遠覽震辟恭已無為近遵老易
 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
 軌儀人神幸甚朝野抃歡八月復禿鷺鳥於宮上詔
 以示光先表白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詩所謂有
 鷺在梁解云禿鷺也貪惡之鳥野澤所有不應入殿
 此魏相臣傳 卷之四 崔光

庭衛侯好鷺曹伯愛雁身死國戚可為寒心陛下學
 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
 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
 委之川澤取樂奏書願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即棄
 之他澤詔召先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
 詔光東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
 光年耆艾疾病稍增而自彊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
 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
 止敵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
 甚勅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

言也善敬予手敬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
 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
 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脩短命也夫復何
 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
 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
 器每至先坐講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
 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封冀州刺史侍中
 如故又勅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公肅宗祖喪
 建春門外望輜輶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
 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
 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
 三郡馬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
 常慕胡廣黃瓊之為人故為氣樂者所不重始領軍
 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事之
 元又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
 禍光隨時倪仰竟不匡勅於是天下識之光善崇信
 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嘗恙念曾於
 門下省畫坐讀經有鵲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綠臂上
 有文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門朝
 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三經義疏

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畧以貴重為後坐疑於講文
凡所為詩賦銘贊誄誄誦表啟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
集光十一子勵勗勗勗勗勗勗勗勗勗勗勗勗勗勗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稱其才博許
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
官省坐致台傳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
託迹中庸斯胡廣之譏不免焉

郭祚

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
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

北魏相臣傳

卷之四

八

郭祚

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孝文初舉秀才對
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祚清
動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以贊遷洛之規
賜爵東光子孝文嘗幸華林園觀故景陽山祚曰山
以仁靜水以智流頌陛下脩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
前朕何為襲之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
之謂是時孝文銳意典禮無餘不流又遷都草創
征討不息內外規畧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
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勸勵常
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微後因孝文舉觴賜祚及

不欺

郭祚

郭祚

郭祚

崔光曰郭祚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
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
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授
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
此自應有讓因讓朕別受一官頃更彪有啟云伯石
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嘆謂祚曰
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
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侍中從進爵為伯孝文崩進
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
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徒
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
室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
責不免姦遂自塞詔從之祚持身清潔慎重惜官位
至於銓受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
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稱滯當時每招怨讎然
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稱之後轉鎮東將
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令境饑饉矜傷愛下多所
賑恤人懷其德澤入為侍中紫衣光祿大夫時議定
新令詔祚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勸唱而入宮門
至于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

之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奏
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殷者為上上
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通其
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惡而為升
降時詔崇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
戎旌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
旂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于師旅之際興
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
靖之年因子未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
引祚入東宮贈遺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太和以前朝
北魏相臣傳卷之四
法尤峻責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
幹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
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下至誠冲
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
畏自是積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及
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而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
政者煩恠之于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
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
陽王雍令出忠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於政事凡所
經歷咸為禍福每有斷多為故事名器重時望
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
使弔慰追復伯

北魏相臣傳卷之五

任城王澄

王澄字道鏡任城王雲長子少好學言辭清辨譽著
縣鍾康王薨居喪以孝聞釁封加征北大將軍以
流及反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誠
屬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宗室
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澄至州訪導懷附西南欽順加
侍中賜衣一襲乘黃馬一匹以旌其能轉開府徐州
刺史甚著聲績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
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誅之此二人皆賢士得
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隣人情去就非刑莫
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鄭國賴之
而民且愛而畏之為政者不可偏廢也帝曰隨時濟
世子產為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
語權高祖曰任城今欲為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
合當時殷流竹素臣既庸近何敢庶幾今江外尚阻
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服難以禮治愚謂子產
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
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權朕方創
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為中書令改授

尚書令齊庾纂來朝見澄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奐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由宗安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別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為七言連韻與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詔太常卿王謐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車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為吉也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使召澄未及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嶠函帝宅河洛王聖因茲大舉先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太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論革今真所謂革也澄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

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遼南馳還報會率駕於滑臺帝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穆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殿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道稽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齊明帝既廢統自立其雍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內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馬謐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為應留之議朕當為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及澄曰今無故勞涉空為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面叱司空亮之佞高祖比之汲黯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冲等言後從征至縣縣以疾駕還京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暑堂帝曰此堂成來

一發後
稱人

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
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
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
謂魚在在藻有頌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仍魚
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
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
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未曰步
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
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揚
泰在州謀反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使左右仍行恒
州事行達雁門遣書侍御史李渙先赴至即禽泰窮
其黨與罪人皆得鉅觥公陸安樂侯元隆百餘人
並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
稷臣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彭城王等曰汝等
脫當其處不能辨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見逆
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嘆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
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
右僕射臣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
其半尋除尚書左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命宣
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

百金
法之
明之

齊寶卷為叛逆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
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除開府揚州
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上表請修
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
之計以蕭寶寅為東陽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為江
州刺史成陽石以澄總督三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
統軍傅堅眼王神念等進次六峴東關九山淮陵皆
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總勅大衆駱驛相接所在
捷詔書褒美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既
狼狽失兵四千餘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
其開府又降三階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
每有橫調恒煩苦之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減
省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
口布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百官欣賴焉母孟太妃
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高肇當
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
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高
肇擁兵於外明帝冲幼朝野不安澄雖疎斥而朝望
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為尚書令於是衆
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

奏
比
議

諸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誡之益又奏利國濟人町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町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戒繼絕各舉町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若非仗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北邊相臣傳

卷之五

大

王

奏
四
條

奏
陽
王
我
九
條

未周悉今軍旅初寧宜發帑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疋輪轉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駁其事遂寢不行澄又奏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榜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行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寃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罪狀全無尺寸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咸懷驚愕若殺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付廷尉推寃驗其為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詔從之澄當官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其有綱貫西域厥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大僕以充國用詔曰王庶貞之德有過楚相可赦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本校竊陷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

清心省事
今不
官不

官各
務守
求往

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
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為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政清
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為先使在位群
臣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
信百官不急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
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外群官
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
堂親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敕判自世宗晏駕大宥
三行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方相窮數
以臣愚見謂為不可又尚書職分樞密係出納首魏
此與加臣傳 卷之五 二八 王

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
銜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
牌於象珥極麗貂於髮髮江南偽晉穆何后有女尚
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妖妄之服且婦人而服
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一絕因是
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
前詔帝從之時太后親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
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為
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
之價為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損庫藏燕曲賈左
北魏相臣傳 卷之五 九 王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

彭城王

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款獻當時以為哀
榮之極第四子彥肅

始平土加侍中征西大將軍薨生而母潘氏卒及有
 所知啟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瘠三年弗參吉
 慶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學不捨晝夜情綜經史雅好
 屬文高祖車創解侍中將軍拜光祿大夫復除侍中
 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
 駕南幸以總行撫軍將軍領宗子軍宿衛左右開建
 五等公侯二千戶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
 高祖與侍臣升金墉城顧見堂後曰周非竹實
 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總對曰鳳凰應德
 而來三竹梧桐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總曰昔在虞
 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鸞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
 竹高祖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
 日宴移於流化池芳林之下高祖曰向宴君臣肅然
 及將末觴情始暢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造戀餘光
 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
 離愷悌君子莫不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令黃
 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詔詩至總詩高祖乃為
 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總詩始
 知中令之舉非私也總對曰臣露拙方見聖朝之
 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

玉之本體也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
 一字足以價等連城總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
 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告退也克念作聖庶必有資
 耳後幸代都次於土黨之錮鞬山路旁有大松樹十
 數根時高祖進繼遂行而賦詩令人示總曰吾始作
 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
 之也時總去帝十餘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
 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
 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又除中書監侍中
 如故高祖南討漢陽假總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
 總以寵受頻煩乃面陳曰臣聞燕親疏而兩並異同
 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
 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非獨曹植
 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總
 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
 無慙前烈從征河北賜帛三千疋除使持節都督南
 征諸軍事領軍大將軍開府總於是親勅大衆須臾
 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為人所
 獲總言於高祖曰始有一鳥望旗願仆臣謂大古高
 祖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畧也吾亦分其一

南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
夜大雨高祖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
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總對曰水德之
應遠稱天心高祖令總為露布總對曰臣聞露布者
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須宣揚威畧以示天下臣小
才豈足大用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高
祖曰汝所為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總對
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高
祖為家人書於總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
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師範屢有口教仍
執冲遜難違清抱存舊至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
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
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舉鍾罰汝躬網維相厲庶
有勸敗吾朝聞夕述不為恨也總翌日面陳曰奉詔
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臣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臣處宗之長幼之順按物無國士之
禮每因啟請已蒙哀惜不謂今詔終不矜免猶願聖
慈賜垂鑒遂高祖曰汝詣往欽哉總表以一歲國秩
職俸以裨軍國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但汝亦我
乃減已助國職俸便傳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高祖

不豫總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遐邇肅然人無異
議徐審當世之上醫也先是假還洛陽及召至總引
之別所泣涕執手而謂之曰君今世元化至尊氣力
危懼願君竭心專思方治若聖體日康令四海有賴
當獲意外之賞不然便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存
亡由此君其勉之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齋使
欲進治總以高祖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總乃
密為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顯祖請命
乞以身代高祖謝日有瘳損自懸執事鄭總常侍坐
輿輦晝夜不離於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口進御
車駕還京會百僚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命舍
人宣旨總翼翊六師纂戎於楚汭北之勲每毗廟美
後討新野有克城之謀受命鄧城致大捷之効功為
群將之最也別當授賞不晉厥庸高祖謂總曰吾與
汝等早罹困苦中逢英關每謂情義隨事而疎比經
患經險危如塞葉非汝孔懷情敦忠孝孰能動止新
親必先藥膳每尋此事感恩殊遠總悲泣對曰臣等
宿遭不天酷恨長世賴陛下撫育得參人伍豈謂上
靈無鑒復使聖躬違和萬國所懸蒼生繫氣獲與之
勞豈由茶蓼以破慧景等動增邑五百戶又詔增邑

一千戶尋以總為司徒太子太傅俄而蕭寶卷將陳顯達內寇高祖復親討之詔總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是時高祖不豫總辭曰臣侍疾無暇六軍須有所託事不兩興情力又竭更請一王總當軍要高祖曰宗社所賴唯在於汝諸葛孔明霍子孟異姓受託而況汝乎行次清陽高祖謂總曰吾患轉惡汝其努力車駕至馬圈去賊營數里顯達等出戰諸將大破之總部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退高祖疾甚謂總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氣力危憊當成不濟矣雖敗顯達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社稷所伏唯在汝身總泣曰士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照暉陛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以忠貞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此乃周旦遁迹成王疑惑陛下愛臣便為未盡始終之美臣非所以惡華損勢非所以辭勤請逸正希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念愚臣忘退之禍高祖乃手詔世宗曰汝第六叔父總清規懋賞與白雲俱雲殿榮檢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立誓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總辭殫捨是遂其冲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懸疑姬旦

原缺第十五葉

宰輔總頰口陳遺旨請遂素懷世宗對總悲慟每不許之總頰口表聞辭義懇切世宗難違遣救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總為使持節都督中書省冀定幽瀛營安平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定州刺史總仍陳讓又面申前意世宗固執不許乃述職尚書令王肅等奏宜增邑一千五百戶總頰表固辭世宗許之總乃朝於京師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總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詔復授司徒以先望實又詔總以本官領揚州刺史總簡刑導禮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通安靜揚州所統建安戌王胡景畧猶為舊卷拒守不下總水陸討之畧畧面縛出降自總之至壽春東定城戍至於陽石西降建安山蠻順命斬首獲生以數萬計進位大司馬領司徒增邑八百戶又寶卷遣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水軍相繼二百餘里總部分將士分攻諸營伯之胡松率眾出戰諸將擊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等僅以身免總又分命諸將頻戰伯之計窮宵遁淮南平詔徵總還朝總政崇寬裕絲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初總之定壽春也獲蕭寶卷汝陰太守王

果豫州治中庾璽等數人傾軫禮之常參坐席采承
間進曰果等契闊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
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
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總矜而許之果又謝
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
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為遠人所懷如此總
至京世宗臨東堂引見詔總曰比鳳凰未一蒼黎
二化故仰屈尊謨緩懷邊附而寇豎昏迷敢闕淮楚
叔父英畧高明應機殄定凱旋今辰伏慰悲佇總謝
曰臣忝充戎帥撫安新故而不能宗武導恩感懷遐
邇致小豎伯之驅率蟻徒侵擾邊堡非唯仰慙天顏
實亦俯愧朝列春秋責帥臣實當之賴陛下慈深矜
過故使愚臣獲免罪責總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
野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
如故固辭不免總雅好恬素不以勢利嬰心高祖重
其事幹繫維不許雖臨崩遺詔復世宗留連每垂情
願常懷然歎息以詔旨殷勤使應命時咸陽王禧
漸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世宗世宗深
忌之又言總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世宗遣高
祖遺勅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非烈情願固得

之烈深以為念烈子忠嘗在左右嘗令忠言於世宗
云諸王等意不可測宜廢之早日覽政乃詔曰王宿
尚閑靜志捐世務先帝愛亮之至弗奪此情遺勅炳
然許遂冲退雅操不移朕亦未敢違奪今乃釋位歸
第五園是營高尚之節確爾貞固貴履之操邈焉難
追而王宅初構財力多闕成立之期歲月莫就可置
遣工役分給材瓦稟王所好速令制辦務從簡素以
稱王心總因是作蠅賦以論懷惡護構也又以總為
太師總遂固辭世宗又修家人書於總曰恪言奉還
告承猶執冲遜恪實闇塞政術多疵匡弼之寄仰屬
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宗清
高也使頭紆降時訓傾注之心總不辭而應命世宗
後頗幸總第及京兆廣平暴虐不法詔宿衛隊主率
羽林虎賁監守諸王於其第總上表切諫世宗不納
總既無山水之遠又絕知己之遊唯對妻侍贊對不
樂議定律令總與高陽王雍八座朝貴有才學者五
日一集參論執制應否之宜而總夙侍高祖兼聰達
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加以美答貌善風儀端嚴
若神折旋合度出入言笑觀者忘疲又加侍中總敦
尚文史物務之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

魏世子孫三十卷名曰要畧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
 閑居燕處亦無慢色情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
 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為
 冀州樂陵太守京兆王愉構逆僧固見逼從之尚書
 令高肇性既克復賊害賢俊又肇之兄女入為夫人
 順皇后崩世宗欲以為后總固執以為不可肇於是
 屢詣總於世宗世宗不納因僧固之同愉逆肇誣總
 北與愉通南招蠻賊總國即中令魏偃前防閑高祖
 珍希肇提携構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世宗
 暉不從令左衛元珍言之世宗訪之於暉暉明總無
 此總相臣傳 卷之五 十九

此世宗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為證世宗乃信之
 永平元年九月召總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
 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總妃方產總乃固辭不
 赴中使相繼不得已乃令命駕意甚憂懼與妃訣而
 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遂擊之良久更有
 使者責總來遲乃命去牛入稅而進宴於禁中至夜
 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而至
 總曰吾忠於朝廷何罪見殺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
 曰至尊何可復見王但飲酒總曰至尊聖明不應無
 事殺我求與告我罪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環築總

二下總大言曰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以刀環築總
 總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樽暴屍與從屏門
 而出載屍歸第云王因飲而薨總妃李氏司空冲之
 女也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
 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世宗為舉哀
 於東堂給東園第一秘器總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
 害百姓寃之行路士女流涕而言曰高令公枉殺如
 此賢王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追崇假黃鉞使持節都
 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侍中太師王如故鑾輅九旒
 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有司奏太
 此總相臣傳 卷之五 二十

卿劉芳議總謚曰王挺德弱齡誕資至孝肅性過人
 學不師授卓爾之操發自天然不群之美幼而獨出
 及入參政務綸綍有光爰登中鉉敷明五教漢北告
 危皇赫問罪王內親藥膳外六師及宮車晏駕上下
 哀慘奮猛衝威英畧潛通翼衛靈輿整戎振旅歷次
 宛謝迄於魯陽送往奉居無勲周霍稟遣作輔遠至
 通安分陝恒方流詠燕趙廓靖江西威懾南越入舊
 百揆庶績咸熙履勳不憚在功愈極溫恭愷悌忠雅
 寬仁興居有度善終篤始高尚厥心功成身退義光
 聖象美光世與休謚法保之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

宣謚曰武宣王子紹襲

按任城廉貞之德靖恭之節居輔弼而懷謇諤處
高密而存謙挹身用累朝寧濟夷險孝文比之子
房有以也彭城學業該瞻操履純粹孝以為心忠
以樹行送往事居匪異周旦奚云霍光竟而功高
震主求全致毀高肇王詳讒言一入卒致殞生嗚
呼護人害國至於此極乃知周成漢昭未易遇也

北齊相臣傳

卷之五

王

彭城

北齊相臣傳卷之六

楊愔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楊播之後也
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六歲學史書十歲
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
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踈
泣感嗟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
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
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
殿前有桀樹實落地群兒咸爭之愔顏然獨坐其季
父瞻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
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
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
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
食情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
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有識者
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
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
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

按津是愔
父名行所
不從也

同居

置竹
於別
室內

諸子
饌

太秦
已

龍

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城又沒葛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情乃託疾密舍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乃陽喑不語榮以為信然乃止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情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情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情固諫止之遂與情相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情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棘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之改容即署行台郎中時鄴未下神武命情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台右丞于時伯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情及崔悛出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惟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情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嘆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三十餘里會喪者將萬人尋

徵赴普陽仍居本職情從外幼鄉為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情聞之悲懼因哀感疾後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情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陁等屏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誦誦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祐之知武知情存遺情從兄寶荷齎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後授大行台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此齊和臣傳 卷之六 楊情 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為聘梁使士一至碭碭州內有惜家舊佛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與疾還鄴父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徙尚書令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情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臨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惟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

年二月為孝昭章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愔貴公子早著聲譽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厄厄冒履艱危一食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讐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為意其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卑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曾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郭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漢果自不虛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利重仁義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十卷太保平原王與愔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客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愔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庚二王位地親

逼深以後事為念愔與尚書左僕射平奏王師方侍中燕于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后奏出親王帝以奸党殺之

按愔風度深敏神儀秀發早已見知于時迨寇陷中山全家繫假溺易名遊嵩山入海歸田橫島稱劉安先生可謂智矣及其柄用參贊機衡朝無異議一門榮寵自古未有忠孝之報不亦宜哉末路奏出親王遂蒙奸黨之誅以趙彥深代楊休之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甚矣

高德政

高德政字士貞渤海脩人父顯魏滄州刺史德政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顯祖引為開府參軍知管記事甚相親狎又擢為相府掾遷黃門侍郎世宗嗣業如晉陽顯祖在京居守令德政參掌機密彌見親重世宗暴崩事出倉卒群臣以續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皇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政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居守德政與帝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為天文圖識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政勸顯祖行禪代之事德政又披心固請帝乃手書與

楊惔具論諸人勸進意德政恐惔猶豫不決自請馳
驛赴京託以餘事唯與楊惔情方相應和德政還未
至帝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之
事諸將等忽聞皆愕然莫敢答者時杜弼為長史家
啟顯祖云關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魏禪恐其稱義
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顯祖入召弼入與
徐之才相告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為
帝譬如逐兎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今若先受魏
禪關西自應宜知機先覺無容後以戮人弼無以答
帝已遣馳驛向鄴書與太尉高岳尚書令高隆之領
軍姜獻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楊惔等馳傳至高陽
驛帝使約曰知諸貴等意不須來唯楊惔見高岳等
並還帝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
汝兄如虎尚以人臣終汝欲行舜禹事此亦非汝意
正是高德政教汝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
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五月
應天順人德政亦敦勸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
撰禪讓詔冊九錫建台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帝發
晉陽德政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帝帝令陳山提馳
驛齎事條并密書於楊惔大畧令撰儀注防察魏室

諸王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
尚書崔陵度支尚書陸操詹事王昕黃門侍郎楊休
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月要魏太傅咸
陽王坦等摠集引入北宮留于東齋受禪後乃放還
宅帝初發至亭前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是以沉吟
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政徐之才苦請帝曰山提
先去若為形容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
驛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
已決無敢異言八日楊惔書中旨以魏襄城王昶并
司空公藩相樂侍中張亮黃門趙彥深入通奏事魏
孝靜在昭陽殿引見昶云五行運運有始有終齊王
聖德欽明萬方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
舜魏帝欽容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道若爾
須作詔中書侍郎崔劼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惔進
於魏靜帝凡有十餘條悉書魏靜云安置朕何所楊
惔對曰北城別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魏
靜帝於是下御坐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
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尋奏
請發魏靜帝曰人念遺簪弊屨欲與六宮別可乎乃
入與夫人嬪御訣別莫不歔歔掩涕嬪趙國李氏口

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保享黃髮期魏靜帝登車出萬春門直長趙道德在車中陪侍百官在門外拜辭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帝至城南頓兩受禪之日除德政為侍中尋封藍田縣公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德政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政事多有弘益顯祖末年縱酒酣醉所為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於前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人德政甚懼乃稱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其病何似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政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帝內忌之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其病帝從之德政見除書而起帝大怒召德政謂之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濡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刀不敢下帝起臨階砌切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政於門下其夜開城門以繩輦送還家旦日德政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乃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時

妻出拜入斬之并其子祭酒伯堅德政死後謂群臣曰高德政常言宜用漢人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讐也帝後悔贈太保嫡孫王臣襲焉

按德政有參定功而忠讜最能犯顏直諫非具臣庸器也文宣卒殺之可悲已

斛律金附子光也齊力過人忠勇謙慎為開國功臣除太師封咸陽王性質朴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為皇太妃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長子先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我家立勲抱忠自致富貴不藉女寵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天保三年薨无字明月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部下後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又嘗從文襄於洹橋較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郎子高歎

王雄
王雄

再
再

曰此射鵬手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
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皇太
子求妃孝昭以先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為太子妃歷
位太子太保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迥
齊公憲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
於芒山迥等敗光親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仍築
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勲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
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推冰及帝即位朝政漸
紊齊人推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
之志今日至此而唯耽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
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周軍圍洛
陽墜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
鋒刃繞交周將宇文桀衆大潰直宜陽軍還擊周齊
王等衆大潰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
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葉谷龍門三城與憲相持憲不
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抱罕
公叱威柱國常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
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
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達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
軍未至鄴敕令使於兵散光以功勳著未得慰勞

常
常

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
遲番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
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
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
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耳後珽在內
省言辭慢光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搥
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
破矣又穆提婆求娶光小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
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
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
之於是宮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
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
由是祖穆積怨周將常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
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
推自崩樹樹不扶自倒珽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
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
母令宣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
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
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
鸞鸞以為不可事寢珽又通啓求見帝使以庫車載

入璉因請問唯何洪珙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未可璉未對洪珙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能決行萬一泄如何帝然洪珙言而猶預未決璉令武都姜元頽玄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珙曰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珙馳召祖璉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璉此齊相臣傳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挑枝自後撲之光曰我不負國家挑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套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甚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宜陽之役嘗謂周人曰事我七年又

朱破

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諤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鄰敵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至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此齊相臣傳按斛律金臨敵制勝為齊元勳遂結主知公侯后妃萃于一門自古罕及矧目不知書以質直事主能戒威寵可語賢矣子先以落鴈射雕之手而戰則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周人畏之如虎乃主暗噫自徹藩籬何異李牧之亡而趙隨以亡也此齊相臣傳段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畧以武明皇后甥神武蓋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尔朱兆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尔朱裂冠毀冕拔本塞原芒山之會縉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從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聞小能

將校

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今尔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賜父爵姑臧縣侯芒山之役為賀拔勝所窘詔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賜鞍及馬并金進爵為公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謂大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為欲委孝先以鄴下事名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詔從文宣鎮鄴召文宣相臣傳

卷之十 十 十

進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為託令軍國大事並與籌之从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晉詔守晉陽委以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詔詔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逆涇州陳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詔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心吾揣之熟矣及晉儀同三司敬顯舊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迺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

城于周再破

破于周

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為用斬之并其諸弟並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為大司馬仍為尚書令遷錄尚書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歸彥遷太傅仍蒞并州為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羗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詔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家宰宇文護母閭氏先配中山公護聞尚存迺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詔以為護外託為相其實王也為母請和不通一介之使據移送書恐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攻之未晚不曉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迴等襲洛陽詔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雲山下追番未進武成召詔欲赴洛陽聞但以突厥為慮詔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羗闖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詔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太和谷與將軍陣以待之詔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上山逆戰詔且却引待其力斃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即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大

破而還
破而還

破而還
破而還

統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武平
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龍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
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
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
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
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今斷其要救不能來城勢雖高
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栢
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
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
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
北齊相臣傳
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
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
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六月徙圍
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
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虞耳賊若突圍
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
韶竟以病薨賜溫明祕器輜車軍校之士隨送至
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事
謚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幃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
之故憚有椒掖之惧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畧善於御

衆得將士之心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
聞門雅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勲貴罕有及者
按孝先察帷幄伏節旌知彼知已變化無方料爾
朱榮則曰以順討逆何為不克料宇文護則曰外
託為相內實為王肅時靡有見及此者且望高朝
野而餘以溫體自居齊代時相遂莫及焉

齊相臣傳

卷之六

七

史

北周相臣傳卷之七

李弼

李弼字景和遼東襄平人也六世祖振慕容垂黃門侍郎祖貴魏平州刺史父永太中大夫贈涼州刺史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室喪亂語所親曰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安社稷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資以求榮位乎魏永光元年爾朱天光西討破赤水屬以功拜征虜將軍封石門縣伯邑五百戶又與賀拔岳討萬俟醜奴萬俟道洛王慶雲皆破之弼恒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曰莫當李將軍也

此周相臣傳 卷之七 李弼

前也天光赴洛弼因隸侯莫陳悅為大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太昌初受清水郡守恒州大中正尋除南秦州刺史隨悅征討屢有剋捷及悅害賀拔岳軍停隴上太祖自平涼進軍討悅弼諫悅曰岳既無罪而公害之又不能撫納其衆使無所歸宇文夏州收而用之得其死力感云為主將報其意固不小也今宜解兵謝之不然恐必受禍悅信其言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乃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畧冠世德義可宗侯莫陳公智小謀大豈能自保乎等若不為計恐與之必同至族滅會太祖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陰

歸周

大破

文

打平

以自固翌日弼密通使太祖遂擁眾以歸太祖悅由此遂敗太祖謂弼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手也破悅得金寶奴婢悉以好者賜之仍令弼以本官鎮原州尋拜秦州刺史太祖率兵東下徵弼為大都督領右軍攻潼關及迴洛城剋之大統初進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尋又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實秦周文以所乘驪馬所著牟甲賜弼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率軍居右而左軍為敵所乘弼呼其麾下六十騎身先士卒橫截之賊遂為二因大破以功拜特進爵趙郡公增邑一千戶又與賀拔勝攻剋河東畧定汾絳四年從太祖東討洛陽弼為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眾數千奔至穀城弼偕道而前遣軍士鼓譟曳柴楊塵貸文以為大軍至遂遁走弼追躡之虜其眾斬貸文傳首大軍翌日又從太祖與齊神武戰於河橋每入深陷陣身被七創遂為所獲圍守數重弼佯若創殞絕於地守者稍懈弼睨其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五年遷司空六年侯景據荊州弼與獨孤信禦之景乃退走九年從戰却山轉太尉十三年侯景率河南六州來附東魏遣其將韓軌圍景於潁川太祖遣弼率軍援景諸將咸

此周相臣傳 卷之七 二

平北
稽胡

受命
就道
不問
家事

受弼節度弼至執退王思政又進據潁州弼乃引還
十四年北稽胡反弼討平之遷太保加柱國大將軍
魏廢帝元年賜姓徒何氏太祖西巡令弼居守後事
皆諮稟焉六官建拜太傅大司徒屬如茹為突厥所
逼舉國請降弼率前軍迎之給前後部羽葆鼓吹賜
雜絲六千段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
弼等參議孝閔帝踐祚除太師追封趙國公邑萬戶
前後賞賜累巨萬弼每率兵征討朝受令夕便引路
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其憂國忘身類皆如此兼
復性沉雄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元年十月薨於位
北周相臣傳
年六十四世宗即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窬
給大輅龍旂至於墓所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
太祖廟庭子輝次子耀尚太祖女義安長公主遂以
為嗣輝大統中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賜爵義城郡公
歷撫軍將軍大都督鎮南將軍散騎常侍自周及隋
代有武功

竇熾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也漢大鴻臚章十一世孫
熾子統靈帝時為馬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
遂為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於代賜姓紇豆

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畧平遠將軍以熾者
贈少保柱國大將軍建昌公熾性嚴明有謀畧美鬚
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

畧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熾
乃隨父畧避地定州因歿於葛榮魏永安元年爾朱
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
郝長衆數萬人據薊城不下以熾為都督從驃騎將
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三年除負
外散騎侍郎遷給事中建明元年加武厲將軍魏孝
武即位如茹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賜
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示遠人乃給熾御
箭兩隻命射之熾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嘆異焉帝
大悅賜帛五十疋尋率兵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
爾朱仲遠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攻陷譙
城遂據之子鵠令熾率騎兵擊破之封行唐縣子邑
五百戶尋拜直閣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領華駟令進
爵上洛縣伯邑一千戶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
威重堪處爪牙之任拜閣內大都督遷撫軍將軍朱
永直閣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重至城下與諸
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

十尺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
疋駕馬十疋大統元年以從駕功別封真定縣公除
東豫州刺史加衛將軍從擒寶泰復弘農破沙苑皆
有功增邑八百戶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
騎為敵人所追至却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
衆漸多三面攻圍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矢為敵
人所射破熾乃摠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
而倒敵以殺傷既多乃相謂曰得此人未足為功乃
稍弘退熾因其急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白
額稽胡破之除車騎將軍高仲密以北豫來附熾率
兵從太祖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印山為陣太祖
命留輜重於纏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
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還車騎大將軍增
邑一千戶十三年遣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加侍中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戶出為涇州刺史
熾職數年政疏清淨改封武安縣公進授大將軍魏
廢帝元年除大都督原州刺史熾柳挫豪右申理幽
滯每親巡龍畝勸民耕桑在州十載其有政績州城
之北有泉水焉熾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
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乃去職之後

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魏恭帝元年
進爵廣武郡公屬茹如寇廣武熾率兵與柱國趙貴
分路討之茹如聞軍至引退熾渡河至趙伏川追及
與戰大破之斬其酋帥郁又聞是發獲生口數千及
雜畜數萬頭孝閔帝踐祚增邑二千戶武成二年拜
柱國大將軍世宗以熾前朝忠勲望實兼重欲獨為
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定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世
宗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
邑一萬戶別食資陽縣一千戶收其租賦四年授大
宗伯隨晉公護東征天和五年出為宜州刺史先是
太祖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兔熾一日獲
十七頭護獲十一頭護耻其不及因以為嫌至是熾
又以高祖年長有勸護歸政之議護惡之故左遷焉
及護誅徵六傳熾既朝之元老名位素隆至於軍國
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高祖至其第而問之因賜金
石之樂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時年
已衰老乃振腕曰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啟戎行得
一觀誅翦鯨鯢廓清寰宇省方觀俗登壽告成然後
歸魂泉壤無復餘恨高祖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
武當公恭為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

相州官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
奴婢三十人又雜繒帛千疋進位上柱國宣帝元年
兼雍州牧及宣帝營建東京以熾為京洛營作大監
宮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戶如舊
隋文帝輔政停洛陽宮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
熾乃移入金墉城簡練關中軍士得數百人與洛州
刺史平涼公元亨同心固守仍擢行洛州鎮事相州
平熾方入朝屬隋文帝初為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
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職時人高其節隋文帝踐極
拜太傅加殊禮資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
十八贈本官冀滄瀛趙衛貝魏洛八州諸軍事冀州
刺史謚曰恭熾事親孝奉諸兄以悌順聞及其位望
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為當時盛族子茂嗣茂有
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

韋奚武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春魏懷荒鎮將父長沂城
鎮將武少倜儻好馳射為賀拔岳所知岳征關右引
為別將武遂委心事之以戰功拜羽林監及岳為侯
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岳屍歸平涼同翊戴太祖
從平悅除中散大夫都督封須昌縣伯邑三百戶魏

破秦

孝武入關轉太丞相府中兵參軍大統初出為東秦
州刺史進爵為公齊神武與竇泰高教曹三道來侵
太祖欲并兵擊竇泰諸將多異議唯武及蘇綽與太
祖意同遂擒之齊神武乃退太祖進圖弘農遣武從
兩騎覘候動靜武與其候騎遇即便交戰斬六級獲
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太祖復遣武追之武從三
騎皆水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石步下馬潛聽得其
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槌案
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除
大都督進爵高陽郡公拜車騎大將軍四年太祖拔
洛陽武率騎一千為前鋒至穀城與李弼破莫多婁
賀文進至河橋武又力戰斬其司徒高教曹遷侍中
開府儀同三司出為比雍州刺史復戰邱山時大軍
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至陝武率兵禦之乃退久之進
位大將軍十七年詔武率兵三萬經畧漢川梁將楊
賢以武興降梁深以白馬降武分兵守其城梁州
刺史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數旬循乃請服
武為解圍會梁武陵王蕭紀遣其將楊乾運等將兵
萬餘人救循循於是更據城不出恐援軍之至表裏
受敵乃簡精騎三千逆擊乾運於白馬大破之乾運

退武乃陳蜀軍得級於城下循知援軍被破乃降
率所部男女三萬口入朝自叙以北悉明年武振旅
還京師朝議初欲以武為柱國固辭不受以大將軍
出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齊將高
彥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眾孝閔帝踐
祚拜柱國大司寇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
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
鄭國公邑萬戶齊將斛律金侵汾絳武以萬騎禦之
金退武築柏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
年遷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
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
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
已翔於慶廊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
為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迴圍洛陽
為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
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
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
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事豈可將數營士眾一日棄
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賤時
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

一兩人而外門不施戟恒畫掩一扉或謂武曰公
位冠群后功名蓋世出入儀衛須稱具瞻何輕率若
是武曰子之言非吾心也吾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
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
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勅武祀
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
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絕甘雨天子
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眾人
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靈奧岳既高峻千
仞壁立岩路嶮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
攀藤援技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
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
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
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驚書勞武曰公年
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
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遠乃遠陟高峯但神
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并澤斯應聞之嘉賞無
忘于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
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骨也武性貪吝其為
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

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以武勲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五年十月薨年六十七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

按熾武並以將帥之材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各

著元勲而熾出蒞涇原惠政清標去后見思武祈

犒華岳至誠所感大需隨應可謂國之良翰朝之

爪牙歟

于謹字思敬少沈深有識量累經經史尤好孫子兵

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

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嘆曰

王佐材也及破六韓拔陵自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

行台元纂討之夙聞謹名辟為鎧曹參軍事從軍北

伐蠕蠕出塞纂令謹追之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

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

不敵乃散其騎使匿葦薄間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

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兵然恃衆不以為慮乃進逼

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賊先所識遇使二人各

乘一騎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廼率余軍擊其

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廣陽王元深北伐引

破後

謹為長流參軍相與破賊謹能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

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折郭嶺迎接之謹

口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

先據險則南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

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

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歿謹伏兵發賊大

敗悉破拔也列河之衆孝昌元年又隨廣陽王征鮮

于修禮軍次白斗牛邈會章武王為脩禮所害還停

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于靈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

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畧過人為其謀主恐非

陛下純臣太后詔于尚書省門外立榜募獲謹者許

以重賞謹聞之詣闕披露腹心廣陽許之謹遂到勝

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靈后見之

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併停軍之狀靈后悅而捨之

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

漢舊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

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

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有勅追謹為關內

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遷仍從周文征潼

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偽降立于路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兵于後奮擊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由尚書左僕射再遷加華州刺史賜巨邑一百珪瓚副馬初梁元帝于江陵嗣位密與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蕭譽嘗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隙據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于青泥谷長孫儉曰為蕭繹計將如何謹曰曜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守子城以待援北周相臣傳

至是其中策若難于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裁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累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眾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

鳥銅鑄蟬趺大玉經四尺圍七尺及諸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蕭譽為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并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及周文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群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眾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群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托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眾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辭謹乃起而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群公迫於謹亦拜眾議始定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遷太傅與莫陳崇等參議朝政保定二年以年老乞骸骨歸詔不許三年以謹為三老賜延年杖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護以其宿將舊臣請與同行詢訪戎略軍遠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年薨年七十六武帝親臨

賜繒千段粟麥千斛贈加太師總雍恒等十州諸軍
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公及蔡令王公以下咸送郊外配
享文帝廟廷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
朝廷軍國大務悉與決之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中
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有間言每訓諸子務存靜
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
此莫比子寔嗣

按于公平居自負台鼎之器出仕果膺棟梁之任
平禦梁齊破降虜寇真同及掌奚云破竹至于釋
廣陽王之謗誣請周文之都關誼高千古謨蓋一

此周相臣傳
時卒以著年碩德譽高望重禮脩上庠功歌司樂
豈周代勲臣所可擬哉

隋相臣傳卷之一

高頴

高頴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蓀人也父賓背齊歸
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寮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
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
後官至都州刺史及頴貴贈禮部尚書渤海公頴少
明敏有器局略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
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以平齊功拜開府高祖
得政素知頴彊明又習兵事多韜畧意欲引之入府
遣邢國公楊惠諭意頴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
公事不成頴亦不辭滅族於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
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高祖獨屬意於頴委
以心膂尉迴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
陝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
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頴又
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自遂請行深合上旨遂遣頴
頴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歛就路
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楫頴為木狗以
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逆交戰仍

共宇文忻李詢等設策因平尉迴還侍宴於卧内上
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
馬任寄蓋陰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
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上每呼為獨孤而不名也
頽深避權勢上未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
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頽能推舉吾聞進賢
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頽復位俄拜左衛大將
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為寇患詔頽鎮遏緣邊及還
賜馬百餘匹牛羊百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頽
頽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休行列有司
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
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頽
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
陳令頽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頽以禮不伐喪奏請
班師蕭巖之叛也詔頽綏集江漢甚得人上嘗問
頽取陳之策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
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士馬穀言皆從彼必屯
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使腹中再三若
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
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

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
燒之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懼九年晉王廣大舉伐
陳以頽為元帥長史三軍諸將皆取斷於頽及陳平
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頽曰武王滅殷戮妲己
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
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
乘縣千五百户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及朕
已斬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頽又遜位詔曰公識
鑒通遠器畧優深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
等前後短頽於上上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頽曰獨孤
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晦
荊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頽請
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頽
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疋復賜行宮一所以為莊
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
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上從容命頽
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頽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
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
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素仁取太子弟女前後
賞賜不可勝計時榮惑入太微中執法者劉暉

私言於頰曰天丈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頰不自
 安以暉言奏之上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頰為元帥擊
 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碩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
 頰欲反上未有所答頰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
 於上潛有廢立之意頰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
 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
 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
 不為之娶上以后言謂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
 朝之後唯齋讀佛經而已雖陛下重哀之深至於納
 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頰愛妻產男上聞之極歡
 隔相臣傳 卷之四 高頰

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頰和始陛
 下欲為頰娶頰心存愛妾而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
 下安得信之上由是味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辭不可
 上不從以頰為軍師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疾疫
 不利而還后言於上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
 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頰王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
 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私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其
 術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頰所殺上聞之
 彌不平俄而止柱國王世積以罪誅當推覆之際乃
 有宮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上欲成頰之罪聞此大

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
 胃氏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
 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頰竟坐免
 以公就第頃之頰國令上頰陰事有司請斬頰上曰
 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頰天下其謂
 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頰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
 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頰由是常恐禍及
 此頰歡然自幸以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為太常
 時詔收周齊故樂人及笈下散樂頰奏曰此樂久廢
 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
 帝時修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
 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朕鑒不遠安可復
 爾時帝遇故民可汗旦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
 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
 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謗詆朝
 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頰有文武大畧明達世
 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其良以天下為己
 任蘊威揚素智若弼韓瑗等皆頰所推薦各盡其用
 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
 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頰之力也

元時
賈雄

論者以為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
冤不已所有奇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類皆削索世無
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荅州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
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封渤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
有至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
陽縣公仕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
新興主妻焉見護專權恐禍及已逃入山中為叔父
所逼卒不獲免然威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
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
帝親總萬機拜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
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
雄及其妻子將其心焉周遂遣之威曰夷人昧利可
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者義之宣
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為丞相高祖屢言其賢高祖
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與語大悅居月餘
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祖請追之高祖曰此不
欲預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
為邳國公邑三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

蘇威

職領

類高

威上表陳讓詔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
兼人之才無辭多務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國
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
正如張弓非出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
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威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
漸見親重與高祖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鉤
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彫飾舊物悉
命除毀上常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上怒
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
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
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
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
職安繁慤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
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關何遽迫之顧謂威曰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
蘇威不值哉無以措其言哉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
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
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如此
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
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祖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

職官

何安
友威

裁
律令
格式

政
下稱
天稱

無不籌之故華運數年天下稱治威轉民部尚書
言如故屬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卹之後二載還
吏部尚書威餘慕領國子祭酒威承戰事之後憲章
蹕駁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
威所定世以為威九年威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
去職柴毀骨立上勅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
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公為
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
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顯同總留事俄遷詣
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威必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
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與國子博士何
安各有持於是威安俱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
朝廷多附威同威者十八九安威曰吾席間函夫四
十餘年反為昨暮見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
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
同和等共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
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
繼肅等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威除人王孝逸為書
學博士威屬威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
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

親
實據

黨事令威讀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
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
人未幾上曰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
歲餘復爵威公拜納言威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
命上謂群臣曰世人言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
也然其性狼狽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遠之
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
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邊患
復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
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仁
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
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宮
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賜帝嗣
位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顯賀若弼
等之誅也威生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俄召
還參預朝政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
左光祿大夫帝以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
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
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
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

言成

三人

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察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竊跡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竊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輩直長僕為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為關中簡默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下手詔曰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

隋相臣傳

卷之一

十

下

秦主

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賊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由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計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監授人官長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除名為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誠不能上感咎豐屢彰罪當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與世基奏言臣等竊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弒述也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充偕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問閹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笑之曰公隋朝宰相輔政亂

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充皆
拜伏舞踊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
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八威治身清儉以廉
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已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
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
頗傷苛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
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
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
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為物議所譏子爽志識
沉敏方雅可稱

隋相臣傳

卷之二

十一

蘇

隋相臣傳卷之二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氏祖肱魏輔國將軍諫議
大夫父敷周汾州刺史歿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
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
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群絕倫非常之器非汝
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極研精不倦多
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
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轉禮曹加
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
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令左右斬之
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
是贈敷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
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
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
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
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
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
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叱兵雞棲原齊王以六軍至憲

破陳

明微

神聖

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曉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粟帛奴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微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殺所築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帝孝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素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廼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廼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為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平陳有功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鄧國公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為清河郡公素改封越國公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陵等聚衆為亂以素為行軍總管帥衆討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

原缺第三葉

神聖

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斬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三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頌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屈節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祖為尚書僕射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靈州突厥退走率騎追蹙後掩擊大破之以磧南無復虜庭南郡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又以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享者善爲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之士人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有煬帝初為太

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權成其罪後竟廢之朝臣有

忤者雖至誠歸國如賀正朝賀歲李綱柳茂等素

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

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

於上前面析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

上漸疎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

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

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

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

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入

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

擬乃手自為封出問素素錄出事狀以報太子宮誤

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能疎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

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

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節度又令

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諒又素

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背濟遲明擊之天保敗

走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素為

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安撫大使率眾入高計諒時

晉絳呂二州並為諒所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

素

兵臨之自引兵潛入霍山綠崖谷而進直擣其營

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

懼棄城而走進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卒其將王

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眾二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

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

黨悉平帝遣素第修武公約齋帝手詔勞素素上表

陳謝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

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

司賚物五萬段羅千疋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

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

師餘官如故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

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

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

平生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

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

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

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盛作

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

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

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

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疾之
日帝每令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
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
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
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
店水磴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嗣坐謀反誅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隋書

卷七

卷七

唐相臣傳卷之一

豫章外史
伯子
承孫
同郡後學

魏一編次
維藩考證
胡以良校正
張啟煒全訂
鄧履吉

劉文靜

劉文靜字肇仁世居京兆父韶仕隋戰死贈上儀同
三司文靜以死難子襲儀同個儻有器畧大業末為
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叱曰
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嘆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
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
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
也懿達神武漢高祖之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
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
私入視之計合卒出之相與建大計起兵將發恐唐
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
祖雅兵唐公被劾秦王遣文靜與寂共說唐公曰公
據嫌疑之地勢不固全今部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
矣尚不為計乎晉陽士徒馬廐官庫饒豐大事可舉
也唐公私可會得釋而止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

唐史

通和

止延

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識聞天下尚可帖帖
以待禍哉時寂為晉陽宮監嘗以宮人侍唐公文
靜遂賜寂曰公為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
唐公寂懼乃起兵會王威高君雅猜貳文靜與劉政
會為急變詣留守告二人又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
文靜曰有密牒告及者公驚曰詎有是乎讀已語威
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詎曰友人欲殺我耳文靜叱
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公乃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為
司馬文靜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
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祀
以授後主故大乳唐公國近戚懼毀王室起兵默不
當立者頌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帛子女盡以歸可汗
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匹公喜
曰非君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
和苦闘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急以奇兵從後掩
之顯和敗績唐公踐天子位推納言與討仁果平之
授民部尚書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
功而寂以故舊恩位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駁
遂有隙嘗與弟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
寂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

唐史

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家
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貲臣官爵等衆人家無贏誠不
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
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今任遇
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忌之寂又言文
靜多權詭而性情險忿不顧難醜言悖逆已暴驗今
天下未靖恐為後憂帝遂殺之文靜臨刑撫膺曰高
鳥盡良弓藏果不妄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
襲魯國公詔尚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裴寂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祖融司木大夫父瑜絳州
刺史寂少孤偉容貌貌涉知書傳家貧徒步走京師過
葉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
大業中為晉陽宮副監提子女玉帛之務據倉廩兵
甲之饒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至蒲博
通晝夜秦王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以公與寂
最厚善乃以情告之許諾寂嘗以宮人侍公為文靜
所賜恐事發見誅問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
今者盜徧天下城闕外即戰場徇小節猶不寧死若
奉義師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公愚之遂起兵寂進

計開

陳行
命勳
唐公

受禪

宮女五百米九百萬雜絲五百段鏡四十萬間大將軍府以寂為長史封聞喜縣公兵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傑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倚後猶豫未決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我逐西是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東據渡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群盜處處屯結疑力相挾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彊何向不克通自守賊爾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西從之留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區遷大丞相府長史進唐相臣傳

魏國公邑三百戶及隋帝禪位公固讓寂聞陳行命以勸公遂受禪乃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卧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守將數困授晉州行軍總管為賊所搏大潰死亡畧盡上書謝罪高祖薄其過留撫河東寂無他才惟飛檄郡縣促入屯壘相保復為賊所敗召還責讓俄釋之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刺史寂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謂曰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執所以訊吏欲

天下人信公不反耳詔三貴妃齋王食寶器宴其家經宿去帝常從容夸語曰前王多興細微間開行陣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舊族世姻姬帝室一呼唱義不三月而有天下公復華胄職官光顯非劉季亭長蕭曹刀筆吏比也我與公無媿焉四年改鑄錢賜一鑑得自鑄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委安願賜骸骨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耳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道達晚歲不亦善乎貞觀初太宗親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升金輅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勲無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容乘者遂同載歸浮屠法雅坐妖言辭連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寂請留京師帝讓曰公勲不稱位徒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之政間或弛紊職公為之今歸掃墳墓尚何辭寂遂歸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為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稱國家之興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我戮之非無辭議者多請貸乃放靜州會山羗父戎言劫寂為主既而寂率家僅

破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未及應詔而卒贈相州刺史
工部尚書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臨海長公主終汴
州刺史子承先武后時為殿中監酷吏殺之唐列
女素無行當時目為賣國奸臣及為晉陽宮監以宮
女與帝通亂隋宮室武德之際賄賂公行秦乳紀綱
跡其行事視漢李通勸世祖舉大事功成身退者大
不作矣

新史曰文靜數餞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串
昵外者易乘通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后
坐妖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云

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
女兄為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端正
鯁亮好什氏每與沙門難及苦空必詣微旨嘗以劉
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
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
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嘆曰是足鍼孝
標膏肓矣晉王即帝位妃為后而瑀寢親寵頻遷左
謝衛鷹揚即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
此望為棲遁之資耳后聞而責之曰爾亡國後不安
小官而高為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
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 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瑀

謀解去然帝素不悅又衛瑀阻遂出瑀為河池郡
守部有山賊萬人吏不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捐
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
瑀郡自歸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右元帥署
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
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孜孜自勉抑過
繩遠無所憚上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手詔曰得公
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
歲州置七職務取材望兼美者為之秦王為雍州牧
以瑀為州都督高祖嘗有勅而中書不時宣行帝責

其遲瑀曰隋季內史詔勅多違百司不知所承今皇
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勅
臣必勘審使與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慙
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初瑀關
內田宅悉賜勲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獨留
廟室奉祠及王世充平瑀以軍謀之功進尚書右僕
射內外考績皆委之為群僚指南七年以熒惑犯右
執法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俄拜特進太子少師
實封六百戶瑀議封建當行帝納之羣坐與陳叔達
忿爭封建於御前不恭免職餘起為晉州都督入拜

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得贊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何特太子罪耶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權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說迎隨素等憾之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寶自非正人不可任遂以綱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鄆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

唐相臣傳 卷之十 李綱

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劉武周入太原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奈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之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關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翌日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貸誕時帝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綱諫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膳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脂鯉和昌味

公等善之若弼諸審論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太子寢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頗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天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忌聞太子覽書不憚所為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名臣手勅未嘗稱名貞觀四年復為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閣門以政事請東宮太子承乾為拜每聽政必詔綱與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

唐相臣傳 卷之十 李綱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為難綱以為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初齊王憲女娶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初綱在隋官不進筮之得呂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求徵時為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鄉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恒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為右衛將軍武后革命群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米俊臣問狀安靜曰正

唐書

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後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唐相臣傳

卷之二

七

七

唐相臣傳卷之二

房玄齡

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人曾祖翼後魏鎮遠將軍襲壯武伯祖熊字子繹州主簿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博覽經史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穰神器有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清置嫡庶競侈偕相傾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讐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碩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王比之鄧禹高祖稱其機識宜委任紀詳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唯陛下克之太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理引杜如晦協判大計累進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太子深忌兩人諧

和引

門第

七

斥還第及變王召兩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
為皇太子太子即位為中書令弟功班賞與杜如晦
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食
邑千三百戶淮安王神通不服帝比之蕭何神通愧
屈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更封魏帝欲其廣耳目
訪賢才不當日煩課訟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
僕射帝嘗問創秦守成孰難玄齡主創秦魏徵主守
成帝兩善之詳紀會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
而羣臣讓世襲事故罷刺史遂為梁國公未幾加太
子太師始詣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齡讓不敢謁乃
止居宰相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
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晉王為皇
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事以母喪賜塋昭陵起復
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手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
西顧之憂矣玄齡屢上言敵不可輕尤宜謹慎尋與
中書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于是奏取許敬宗令狄
德蔡來濟等八人分功撰錄至二十年書成詔藏于
秘府二十一年帝委玄齡京城留守補入晚節多
病時帝幸玉華宮詔玄齡居守聽卧治事稍敕召許
肩輿入殿帝視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自勝令尚醫臨

續
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即喜見于色玄齡
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唯討高麗未止上含怒意
決群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極言
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訣詔皇太
子就省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
見之薨年七十一贈太尉并州都督謚曰文昭給班
劍羽葆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詔配
享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疆任公竭節不飲一
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飾以
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
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
惕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謹還第以褚遂良之言遽
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
齡教子弟汛掃廷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
第因載玄齡還宮帝嘗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
問玄齡但稱緯好鬚無他語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
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告玄齡者玄齡明遣追
帝帝視奏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
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
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番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

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誣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高宗嘗以謀反誅遺直以先勲免貶銅陵尉詔停配享

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曾祖皎周贈儀同大將軍祖徽周河內太守祖果周溫州刺史隋工部尚書父吒隋昌州長史如晦少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崇令德因補滏陽尉棄官去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房玄齡曰如晦王佐才也大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莫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條屬共才之封建平縣男燕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為中郎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食邑三千戶別食益州千三百戶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進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覽朝政引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除劉誡如晦等帝怒斥師合于嶺表詳見又之以疾辭職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遺相屬會病力詔皇太子就問帝親

人四十

至其家撫之梗塞及乳超遷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奉御薨年四十六帝哭而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羹輒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然流淚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今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為玄齡言之獻教敕所御饌往祭明年如晦亡日遣尚宮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厭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方為相皆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如晦與玄齡相臣傳卷之五齡討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同心濟謀以佐佑帝故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子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瑯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為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構以累貶死嶺表詳見如晦弟楚客太宗召為工部尚書叔父淹太宗召為吏部尚書恭議朝政前後未薦四十人多知名五世孫元穎六世孫審權七世孫讓能俱相

新史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穰群盜天下已

平用玄齡如晦輔政當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容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唐相臣傳

卷之十

六

杜之細邪

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

唐相臣傳卷之三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祖崇義后魏雍州刺史永康公父詮隋趙郡守靖姿貌瓌偉有文武材畧嘗謂所親曰大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惟斯人矣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附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就大事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時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輕騎至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瑒討不勝靖為瑒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番詔都督許紹新靖紹惜其才為請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何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並攝恭行軍長史軍

平靖

政一委焉 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霖漲
 漲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
 兵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星是震
 震不及塞耳彼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
 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
 江孝恭欲擊之靖以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且故敗之
 師勢不能久請駐兵南岸待其氣衰取之孝恭不聽
 往戰敗績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
 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
 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
 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
 都說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銑將拒戰者家資
 以賞軍靖謂彼青驅以來籍以拒師本非其情新定
 荆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
 堅城劇屯驅之死守非計之善者遂止不籍由是江
 漢列城爭下以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
 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首領馮盎等皆以子
 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
 六戶八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
 州總管以嶺海遐遠又見德非威武示禮義則

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
 天子恩意遠近懽服 輔公柝據丹陽及詔孝恭為
 帥召靖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
 皆受節度公柝遣馮惠亮以舟師屯當塗陳正通領
 步騎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廷表十餘里為犄
 角諸將議欲直取丹陽掩其巢穴靖決計先破其城
 則公柝可禽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
 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柝
 懼眾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
 臺以為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疋
 唐相臣傳 卷之三 三
 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數曰靖乃銑與
 公柝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 八年突厥寇
 太原為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大谷時諸將多
 敗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授校尉部尚書錄功賜實
 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諸部離畔帝方圖進
 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
 馬邑趨惡陽嶺以逼之頡利可汗大驚曰唐兵不傾
 國來靖豈敢孤軍至此於是帳部一日數驚靖縱謀
 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
 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漠然卒降匈奴其

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蹂躪虜庭遂取定襄古
未有革足深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
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
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
詔使到虜必自安遂選精兵一萬齎二十日程自白
道襲之此韓信所以破齊也遂督兵疾進行遇候邏
皆俘以從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頡利乃覺部衆
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
公主頡利走投吐谷渾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
擒之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太宗初聞
唐相臣傳
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
百姓之故稱臣于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
奴今無往不捷耻其重乎于是大赦天下賜民五日
酺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疋增戶至五百還尚書右
僕射靖每奏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
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會長疾瘳乞
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
止者蓋少雖疾頓憊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
之欲成公美為一代法乃授給事中特進執節厚賜物
段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庫中省勿廢疾少間三日

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
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
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
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
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穴其莽退保大非
川衆議春草未牙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逐踰積
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
伏免愁憂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
軍歸鹽澤道後期靖簿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
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
唐相臣傳
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皆謝遣改衛國公十四年
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闕築象鐵山積石山以
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謂曰公
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
乎靖銳然請從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
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
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七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
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子德謨嗣官至將作少
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其郡初靖教侯
君集兵法及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同還省

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其有異謀乎
后果如其言補入孫令問玄宗為臨淄王時與雅
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
國公實封五百戶進散騎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
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為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
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
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
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畧如此文宗愛
之不釋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為管發刻金其上別
為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閻
王帶十三勝勝各附環以金固之又有火鑑大鵬等
囊等物常珮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勅模詔本還
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
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家衛南富多重
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為族所周給無親
疎之間隋大業末帝城翟讓為盜勣年十七往從之
說曰公卿壞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族之會御河在中
舟艦相屬進取之可以自資讓從之說讓推李密

唐相臣傳

卷之五

六

從討逆

勣勳

為主勳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勳右武侯大將軍當
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變不
時發死者日數萬勳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
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勳
與郝孝德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
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勳守倉周掘塹以
自環化及攻之勳為地道出闔化及敗引去武德
二年密歸朝廷其地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直汝
州北抵魏郡勳統之未有所屬以魏徵勸決意西歸
謂長史部落曰人眾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
利主之敗以為功吾所耻也乃錄郡縣戶口啟密請
自上之高祖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
賜姓附宗正屬籍徙封曾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
其父蓋為濟陰王固辭致舒國公詔勳總河南山東
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勳
請收葬詔從之勳服喪經與舊僚吏將士葬密黎山
之陽俄為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
自拔來歸從秦王伐師都戰有功東畧地至虎牢降
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為上
將勳為下將時服金甲乘戎輅帝親于廟其父與裴

平徐

樊城

破賊

破賊

矩入朝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徐員朗重據兗州反勸討之斬首以獻兗州平從王孝恭討輔公柘勸以步兵一萬渡淮拔壽陽公柘并城夜遁勸追斬之于武康江南悉定 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遣使請和詔唐倫往赦之勸引兵與李靖合靖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則不可得今詔使至彼必弛備我等隨后襲之不戰縛虜矣勸曰公此言乃韓信成田橫之策也遂率眾夜發勸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勸前叱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勸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奪哀還官徙封英治并州 十六年以威肅間突厥不敢南帝以為賢於隋之長城遠矣召為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勸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縣公晉王為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為嫌也 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勸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益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一子為郡公延陀部落亂

阿王

武王

詔將二萬騎發突厥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 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勸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鬻灰可治帝為剪鬚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番宴以太子屬勸及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勸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 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置侍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為尚書左僕射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勸已畫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半官日一人迎送及帝欲立武昭儀為后而廢王皇后顧命大臣褚遂良等皆以為不可勸獨阿旨帝意遂決廢后詔勸與于志寧奉冊立武氏帝東封泰山勸為封禪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所乘馬賜之 高麗莫離支男生為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勸為遼東道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畧地至鴨綠水劉仁執郝處俊薛仁貴並從節制會于平壤倚角圖之執高麗男建等累其地以為州縣詔勸獻俘昭陵明先帝意具奏言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

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歲帝曰勳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不立產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賵卹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楊州大都督謚貞武給祕器陪葬昭陵起象陰鐵烏德韃山以旌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故城西北初勳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内推禮之後皆名臣世以勳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君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高祖不許臨刑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唐相傳
卷之五
十
李勳
此肉同歸于土為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療其類姊戒止荅曰姊多疾而勳且老雖欲毀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麗福艾者遺之或問故荅曰命薄之人不足成功名既歿士皆為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即取服之家欲呼醫至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弟弼始為晉州刺史以勳疾召為司

衛卿使省視勿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女妓簪下列子孫于下宴飲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儻死有知庶藉此奉見先帝眾妾願番養子者聽餘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吾視小弱苟違我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弼等遽馬勳本名世勳至高宗時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勳後配享高宗廟季弟咸年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勳對曰兄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勳子震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唐相傳
卷之五
十
李勳
新史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權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勳功帝藉益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勳之節見于黎陽故太宗憐憫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位違不專委誠取決惟義是

聽勅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舊而唐之宗屬
幾滅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
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
夫臨太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
世言靖精風角為占雲侵狐虛之術為善用兵是
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
著怪詭機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按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壓太
宗黷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勳
贊成曰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氏之禍幾至滅唐
唐相臣傳
卷之三
十一
李勣
故二臣者韓彭衛霍之流稱之為元功則可若夫
社稷之計存亡之幾二臣蓋懵然不知矣蘇子議
其為唐腹心之病蓋謂此云

唐相臣傳卷之四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少孤
落鼻棄賢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史隋亂說為道士
嘗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
稱善既聞徵所為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王
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頊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
銳士死傷畧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賞此二者不可
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
取勝之道也頊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
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廼擢秘書丞馳驛
至黎陽皆李勣尚為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
振臂大呼衆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
振卒歸唐者固知天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粟
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遂定計歸而大發舍
饋淮安王軍 會竇建德陷黎陽獲徵偽拜起居馬
人建德敗與裴矩走入閔隱太子聞其名引為洗謂
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秦王責曰
曰爾閱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素從徵言不死今鹿
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及即位誅諸大夫封鉅

臣等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或引至卧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過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上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乃問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親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上曰善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請購天下書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於是帝即位四十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指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難饑人之易食也封德彝以徵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

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帝卒用徵言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閭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校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帝悟寢不問五年諫殺張蘊古指權萬紀附意阿縱之罪太宗因之定制決死刑者皆覆奏六年群臣請封禪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萬國咸集四夷君長皆當扈從日今伊洛以來至千海岱煙火尚布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事遂寢七年為侍中尚書省滯訟

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
人人悅服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帝曰公
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資耶善冶鍛而為器人皆寶之
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勵焉卿雖疾未及
衰庸得便爾徵懇請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
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並同職事 是歲帝在洛
陽宮幸積翠池宴群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
曰日晏玩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高辛亦沉
酒恣情昏王多克己明君解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
善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軼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
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
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言必約我以禮也
八年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請為永華典冊具
或言許聘士人徵諫不可奪婚帝痛自咎即詔停冊
十年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層觀以望昭陵嘗引
徵同登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視之
徵曰臣以為陛下聖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
泣為之毀觀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
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後幸洛陽
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既諫止退又上疏諫之它日

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
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
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帝悟曰非公
不能道此人苦不自覺耳先是帝作飛仙宮徵上疏
指言隋恃富強不虞后患自底滅亡是歲大雨穀洛
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懇切帝手詔
褒嘉於是廢明德宮玄圃院賜遭水者它日宴群臣
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閱草昧玄齡功也貞
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明臣
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群臣徵與諸
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
蹈履仁義以弼朕躬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肯上
封者衆或不切事帝厭之歎加譙徵曰古者立謗
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
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
悅皆勞遣之又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首
時聞過必改少虧于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
貴不期驕富不期侈外虛言也昔隋之末亂也自謂
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
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鑒形莫如止水

鑒敗莫如亡國又上疏論君子小人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未免有敗况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君子雖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君子而復疑之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影之曲乎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上賜手詔褒美置之几案以比常茲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寢不克終逐條陳不克終之漸凡十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乃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底朝夕見之燕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斤馬二匹後復上十思上亦嘉納高昌平帝宴兩儀殿嘆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

觴而起願公無忘在官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讓不拜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譽賢重無踰徵我遣傳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卧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為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勸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抱帶帝悲憑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葵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王時主亦從帝曰公疆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為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相州都督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見許遇用素車白布檐帷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泰詔

致祭帝作文於碑遂書之又賜守冢封戶九百帝後
臨朝嘆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
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已過今魏
徵逝亡一鑑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葉
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
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
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畧如
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
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
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責育不能過上
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鷄
竟死懷中嘗謂告上冢還奏曰向聞陛下有開南之
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始喪亂後典章
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書籍籍然完整嘗
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
美其書錄實內府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
畧四夷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俯首不顧至慶
善樂則諦玩無斂舉有所諷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
登交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矧之錢短日間徵

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
坐逆誅娥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諍語
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迺停叔玉昏而仆所為碑
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後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
破之軍還帳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
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恩禮加焉
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為光祿少卿神
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為酷吏
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子華為太子左庶子武
陽縣男徵五世孫蕃尤著名相宣宗

唐相臣傳

卷之四

九

通鑑

新史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
睿身歿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
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為帝言之以邪佞之亂
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汚硤硤者難全自
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稱惜以為
三代遺直諒哉
按太宗初年有難治之嘆封德彝進雜霸之說獨
徵奮然論化以仁義為本責治以堯舜為極行之
數年天下大治太宗身享其效故曰魏徵勸我行
仁義之效也當隋亂初平治天下向徵徵之一

言上之人以法律持其下是又隋之續也豈復有貞觀之盛哉故人臣託直言毛舉纖計以口舌爭者皆沾名吊譽者也班班顯言昭見戒者犯君顏面者也若徵之諫太宗行仁義法堯舜庶幾孟子所謂責難于君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乎

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頴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郿性沈澹恬於所遇交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內省讎定羣書季父頴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為皇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為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君臣同德則海內安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治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承舊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黃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珪諫之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少孫以樂

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以為輕士與溫彥博同進諫帝怒彥博懼謝罪珪不謝復抗言帝默然慙遂罷上問珪與房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評稱旨玄齡等亦謂盡已所長以為確論進封郡公坐漏禁中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太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與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其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宗族匿之周卹

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時祭于寢為有司所
勅帝為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
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
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
李窺而大驚促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
貴不疑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
外珪孫熹旭熹至孝為徐州司馬按唐書缺母李

唐相臣傳

卷之五

十一

王

唐相臣傳卷之五

高儉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齊清河王岳之孫也父勵入隋
為泚州刺史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書觀書一見
輒誦敏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
滿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友錄是有名自以齊宗室
不欲廣交屏居終南山下高孝基勸之任仁壽中舉
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會世大亂京師阻絕交趾太守
丘和署司法書佐時欽州理帥寧長真以兵侵交趾
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真兵雖多縣軍遠客勢不得
唐相臣傳
卷之五
十一
高
久城中勝兵尚可戰奈何受制於人和因命為行軍
司馬逆擊破之 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與丘
和米降時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為治中親重之隱
太子與王隙已熾乃與長孫無忌密計討定是日率
吏卒釋囚校甲趨芳林門助戰王為皇太子授右庶
子進侍中封義興郡公坐居王珪奏不時上左授安
州都督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而惡疾雖
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校訓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
為設條教辦告督勵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
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

卡金民相侵冒士庶附故渠所引旁出以廣溉道民
以富饒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
氏譜所署州人地無不當者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
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庶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
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
不愛關中者以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
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帝伐高麗皇
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令曹纂
人資公訓道而北聽政攝按對公情所未安所司宜
別設按對士庶固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即所舍問之
唐相臣傳
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為流涕卒年七十一
帝臨弔南向哭詔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文獻陪葬
昭陵方寒食勅尚宮往祭帝自為文高宗即位贈太
尉配享太宗廟庭士庶進止詳華凡有獻納縉紳皆
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榮家人無見者士庶少識太
宗非常人以女歸之是為文德皇后及卒遺令墓不
得他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及先王典訓可
用終始者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閭閻後雖棄子
孫猶負世望公多其人謂之賣券乃詔士庶
與帝批岑文本令孤德素責天下諍諫參考史傳檢

正真為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
望右臂梁左寒峻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
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
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
賢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楸不解人間何為貴之
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
者故以崔盧王謝為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
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而蔽賢實買昏為榮耶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為
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
邪朕以今日冠冕為等第高下遂以崔幹為第三姓
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義
府耻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言道呂才等
十二人判定之裁廢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
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鄧公介公及
三公太子三師關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
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
之凡九等取身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為姓氏錄
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縉紳耻焉目為敝格
美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配西李寶太原

王璵榮陽鄭溫范陽盧子遜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
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
得自為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
二百六品七品百匹為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
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為冠其後矜尚門
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婚皆取當世勲貴名
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昏
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下縣隔李
義府為子求婚不得始奏禁焉其後袁宗洛諸昭穆
素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
唐相臣傳
以為弊云按士廉早識太宗以女嫁之國自結主美
多蓋建興運而能贊王業
者詎可謂外戚恩私乎
元昌元

于志寧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向陵人曾祖謹為周太師父宣
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
盜起棄官歸高祖率羣從遠謁長春宮詔授渭北道
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果平識褚
亮於囚虜中遷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四年
為中書侍郎太宗常宴近臣問志寧安在有司奏勅
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

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群臣請以高
武昭王為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
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名遺實
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天子既生
士負之即置輔弼背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
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啟其
心勉之官當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
欲救正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
百匹俄無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
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
唐相臣傳
須人教約卿疆起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時太
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
以為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為侈麗豈容復事磨
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
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所
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鼗大樂伎兒輒
番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
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奄宦者體非全氣專柔
便佞託親近為威權微出納為禍福故伊尹敗宋為
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顯為侍

陳德信為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願覆之
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轡貴仕品命
失序綱紀不立行路之人或以為恠太子益不悅束
宮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
比志寧上疏極言太子太怒遣刺客張師政往刺之
入其第見志寧惓然在苦塊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
知狀謂曰聞公數諫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宮臣皆罪
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為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
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修國史永徽二年洛
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無忌反有詔不待時斬
之志寧以為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
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衛山公主既公除時
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為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
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心喪成婚非人
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三品項之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
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
中資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頭以臣有餘賜
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
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王皇后之廢長孫無忌褚遂良固爭不從志寧不敢
言武后以其不右已銜之後因殺無忌坐免官出為
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言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
定後追復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
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薦達為士議所少凡格式律
令禮典皆與論譔賞賜以巨萬
新史曰志寧諫太子承乾發遣賊殺然未嘗懼知
太宗之明雖七首堪賀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
一言知高宗之闇雖死益也按新史論志寧為太
宗所殺此是死禍不取言耳孟子所謂達君之惡正
永徽之罪人也安有人臣身任宰相人主逐去為
唐相臣傳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少孤家貧嗜學善詩春
秋資曠超邁鄉人以無細謹行薄之武德中補州助
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仍急縱乃去客於密
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贈使入關番客汴又為浚
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遊長安舍於新豐逆旅
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至
長安舍中即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
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恠

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至道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周上疏諫幸九成宮及不親享宗廟濫授高爵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數上疏言宗室功臣世官及營造供奉器物而諸王寵遇過厚守令選用非人皆極言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勳中事會裁處周密嘗譽歸之帝每曰我于焉周暫不見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繼

唐相臣傳 纔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齊有大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為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嘆曰恨吾資品望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朕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為構第每詔尚食具膳上醫使者視護躬為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當憂恭君之過

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子載咸亨中司州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為終雍州長史

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有幹局明習律令隋末為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為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

唐相臣傳 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說曰善哉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為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剋武牢而得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封武陽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當贖胄曰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譴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

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然有諫
得者獄具冒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
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竇獄邪冒曰法者布大信於
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若阿含違信臣為陛下惜之
帝大感從其言冒數犯顏據正參處法意至析秋毫
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之先是每歲水旱皆以
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冒上
言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即級輪粟民為社倉終文
皇代得無饑乏請立為義倉太宗是其議遷尚書左
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
唐相臣傳七
卷之五
帝謂冒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
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舉冒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
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來始無其輩復拜諫議大
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
選舉委冒由是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
時以宴學為警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
公帝將修復洛陽宮冒上疏極諫帝遂罷役冒所敷
納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榮外莫知帝嘗謂
左右曰冒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
樂所激耳七年卒帝為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

道國公謚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
其女為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冒善每至生平故處
輒流涕冒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後乾封中累遷西臺
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閤十數年父子繼為宰相世美
其榮高宗嘗為飛白書賜至德曰汎洪源俟卿揖遷
尚書右僕射時劉仁執為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
德乃詰完本末理直者宥為奏終不顯私恩時因多
德仁執者號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矩詣省至
德已收牒矩乃復取曰初謂解事僕射乃非是至德
笑還之入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賞刑罰人主
之柄為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聞嘆美之儀鳳四年
卒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大都會謚曰恭

唐相臣傳卷之六

長孫無忌

無忌字輔機河南洛陽人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三兄初為拓拔氏后更拔氏為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七世以來皆為三公父晟隋驍衛將軍無忌貴戚好學該博文史性通悟有籌畧始高祖兵渡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將害秦王無忌請先發之乃與房杜謀誅太子紀秦王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帝以無忌文德皇后兄又唐相臣傳卷之六

有差父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無忌決策立之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以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五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無忌密爭止之后因房遺愛反無忌譖誣吳王賜死補入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傅官遙領揚州都督二十二年無忌進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省事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無忌願無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褚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憾力也爾輔政勿令譏毀者害之有頃崩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中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忌昭儀有子必欲立之無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按致反狀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休置於黔州

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秘書監冲等於嶺外從弟
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李勣中
書令許敬宗侍中辛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
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授縲卒
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於檀口大抵其親皆謫
從初無忌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
微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
張兩人維持力也既而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
帝暗於聽受卒以屠戮自足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
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無忌作墓昭陵
唐相臣傳

卷之六

三

褚遂良

營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
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為猗氏
令按舊史許敬宗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樂與無忌
交通詛反則敬宗承武后旨誣害無忌明矣
按無忌忠亮悉心為國稱顧命大臣矣所可訾者
以晉王甥舅之情蔽之譖殺吳王恪耳卒為敬宗
所構縊死黔州豈非吳王之報哉文德皇后盈蒲
之言驗矣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為
舉通事舍人仁果平授秦王府趙郡參軍貞觀中

褚遂良

遂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
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曰見遂
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
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
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
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羣輒見此天意有
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
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
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
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
唐相臣傳

卷之六

四

褚遂良

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
職載筆君舉必書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
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
禮義為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逐良曰今四方仰德誰
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
十日以衰急雖長子守器而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
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揀賢者保
傳之於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
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置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
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堪臨州然後教遣昔東漢明

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誨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餘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校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後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皇太子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儀絕之遂良諫不可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為忿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詠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近代人主無自伐遼者漢魏俱遣臣平之况海壤荒漫決水潦卑濕宜遣將不宜親征是時帝親意湯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走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部昂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走所貢不臣之能不容受詔可以其使為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爭不可帝

志取西域實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魏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深愛者多愆宜許太子問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母憂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車出為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左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遣詔君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我與婦今付卿且德奇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皇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棄天下耳目何

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
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
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
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
未幾貶愛州刺史武氏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
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
遣僕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使入先帝留無忌玄
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無忌二人
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
陛下手抱臣頸臣及無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
唐相臣傳卷之六
軍謚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燧燧餘齒乞陛下哀憐
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
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無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
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
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
五世孫虔為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室
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
翟云
按太宗時雉飛集宮中上問遂良遂良曰秦文公
得其雌遂霸諸侯光武得其雄有四海陛下本封

秦故並見以告明德上悅之見雉即謂之寶使比
光武設得白魚遂比武王乎此諂媚之甚故太宗
喜之使魏徵在必以高宗品耳之祥諫也

唐相臣傳卷之七

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來秦貞觀中李大亮巡察劔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又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除舍人崇賢館直學士與司直郎未濟俱以文翰顯時稱未李獻承華歲末云伎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唐相臣傳卷之七李義府

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善揣事知上欲立武昭儀為后令義府建白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停司馬詔書番復侍武后后立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蔡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體大臣故后得肆志權取威柄天子歛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於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貓永徽中拜中書侍郎同門下三品封為侯洛州有姦女淳于氏繫大理而寢

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改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鞠治義府且窮逼正義自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及為貶抑義方未幾進中書更封河間郡公初杜正倫為黃門侍郎義府總典儀及同輔政正倫恃先進不相下密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及為所誣交訟帝前帝西黜之正倫為橫州刺史義府晉州刺史流友益峯州明年召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母喪免奪喪為太常伯同東西臺唐相臣傳卷之七李義府

三品更葬其先永康陵側役縣人牛車輪土築墳助役者凡七縣高陵令不勝勞而死公卿厚致賄遺葬日詔御史等車騎相送帷幃奠帳自灞橋屬三原七十里不絕輜輶芻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無與比者義府已貴乃言糸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仕進者往往尊為父兄行給事中李崇德引與同姓既謫晉州亟削去義府銜之及復當國傳致其罪使者殺於獄貞觀中高士廉岑文本令狐德棻脩氏族志凡升降去取時稱允當於是州藏副本以為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耻先世不見叙更奏

剛正委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定其書以仕
唐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
書限更號姓氏錄摺紳共嘿之號曰勳格義府奏悉
收前志燒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為
婚姻後雖益衰猶相夸尚義府為子求婚不得遂奏
一切禁止既主選無品鑒才而谿壑之欲惟賄是利
不復銓判人人咨訕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
湯自永徽後御史多制授吏部雖有調注至門下覆
不番義府自注御史貧外通事舍人有司不敢卻帝
嘗從容戒義府曰聞卿兒子女婿撓法多過失朕為
唐相臣傳
卷之七
李義府
卿掩覆可少最之義府內倚后揣群臣無敢白其罪
者不虞帝之知乃勃然變色徐曰誰為陛下道此帝
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不謝緩步而去帝由是
不悅會義府與術者杜元紀出城占候雲氣或告義
府陰有異圖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
勳監問有狀詔除名流寓州子率府長史治千牛備
身洋及婿少府主簿柳元真並流延州司議郎津流
振州朝野相慶三子及婿亡凶肆既敗人以為誅四
凶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
十三自其斥天下憂且復用比死內外乃安上元故

妻子還洛陽
中贈義府楊州大都督
許敬宗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為給事中
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武
德初補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
觀中除著作郎兼脩國史喜謂所親曰仕宦不為著
作無以成門戶俄改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群臣衰
服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敬宗侮笑自如貶洪州司
馬累轉給事中復脩史以勞封高陽縣男高宗在東
宮遷太子右庶子高麗之役太子監國定州敬宗與
高士廉典機劇岑文本卒帝驛召敬宗以本官檢校
中書侍郎駐蹕山破賊命草詔焉帝愛其藻警由
是專掌詔令初太子承乾廢官屬張玄素令狐德棻
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為民不復用敬宗為言
玄素等以直言被讎忌今一舉被罪朕豈有所未
至帝悟多所甄復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饗齊
遂以女嫁驃酋焉蓋子多私所請有白勳舉下除鄭
州刺史俄復官為弘文館學士帝特以儀儀大臣
切諫敬宗陰揣帝私妄制因言
子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制
太子

而立武后子代王遂蕪太子賓客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閣頃拜侍中監脩國史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蹕徘徊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帝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二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出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考古宮室故區上聞進中書今仍守侍中敬宗於立后有助功知后悍矣能固主以父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比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詔與司空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賈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對敬宗曰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由顓頊所居故曰帝丘臣聞有德者則敎其國土失道者則喪其疆宇自古大都美國居者不一姓故有國家者不可不慎也帝曰書稱浮於濟深今濟與深斷不相屬何故而然對曰夏禹導流水東流為濟入於河今自深至溫而入河水自此次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又汴而至曹濮散出於地合而東次水自南入之所謂決為滎東

出於陶丘北又東會於汶是也帝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帝曰善初高祖太宗實錄敬播所譏信而詳及敬宗身為國史竄改不平專出已私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彞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旬旬請代善心死敬宗踊舞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彞傳盛誣以惡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諫奴也為厓立門閭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賦敬宗猥稱賜敬德蠻酋麗孝泰率兵從高麗賊笑其懦襲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屢破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恭曹斷叔劉伯英出其下遠甚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殿新書西域圖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賞賚不勝紀敬宗營第舍華脩至造連樓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卒年八十一詔百官哭

其第開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大
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微女嫁蠻落謚曰繆
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
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謚繆醜况敬宗醜果過之孰不
改時隋王通次子也

唐相臣傳卷之八

劉仁軌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
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
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強
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
榜殺之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典
語奇其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
秋獻未訖仁軌詳諫書褒納拜新安令遷給事中
為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
欲斥以罪使督水軍以役期坐免官特令以白衣隨
軍自効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番帥將劉仁願守其城
百濟故將福信及淳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
引兵圍仁願詔仁軌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聞陷
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城既而福信
殺道琛并其衆招還叛亡勢張甚仁軌與仁願合乃
解甲休士時定方伐高麗圖解壤不克高宗詔仁軌
拔軍就新羅與金法敏議去番計將士咸欲還仁軌
曰春秋之義大夫出殯有司安國家利社稷者得專
之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番兵鎮守制其心腹

雖尊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秣馬乘無備擊不虞
有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機濟師聲援相接
虜必亡矣今平壤不勝熊津又接則百濟之燼復夷
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似坐客有不如志
悔可得耶扶餘豈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宜堅守
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時賊守
真岷城仁執夜宵新羅兵薄城拔堞比明入之遂通
新羅饒道而豐果裝殺福信遣使至高麗使丐援會
詔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復於是諸將議所
向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蓋先擊之仁執曰兵法避
實擊虛加林險而固攻則傷士守則曠日周雷城賊
巢穴群凶聚焉若克之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頌及
法敏帥陸軍以進仁執與杜爽扶餘隆繇熊津白江
會遂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
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
率其衆與倭人降獨酋率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始
定方破百濟酋領沙叱相如黑營常之嘯亡散據陰
以應福信至是皆降仁執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
効即給鎧杖糧糈仁師曰夷狄野心難信若受甲濟
粟資寇便也仁執曰吾觀州之忠而有謀感恩

之士沒我則成背我則滅誹因機立功在於今日尚
何疑二人訖拔其城遲受信委妻子奔高麗百濟餘
黨悉平仁師等振旅還詔番仁執統兵鎮守民皆安
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畧高麗仁頌至京師推仁執之
功超進仁執六階首拜帶方州刺史賜第一區厚養
妻子璽書褒勉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皆詔使
弔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仁
執具論其弊請加慰養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
綏定餘衆帝乃以隆為熊津都督時劉仁頌為畢列
道總管詔率兵渡海使代舊屯與仁執俱還仁執曰
唐相臣傳
上巡狩方岳又紐畧高麗方農時而吏與兵悉被代
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番舊兵
畢獲等級遺還仁執當番未可去仁頌不可曰吾但
知準詔耳仁執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
也因陳便宜願番屯詔可由是以仁頌為不忠始仁
執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乃請所頒曆
及宗廟諱或問其故答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
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執乃率新羅百濟僧羅倭
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為大司憲遷右相兼檢
校太子左中護累功封樂城縣男 總章元年為熊

津道安撫大使兼淇江道總管副李勣討高麗平之
以疾辭位聽致仕俄召為隴州刺史拜太子左庶子
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咸亨五年為雞林道大
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絕靺廬河攻大鎮七重城
破之進爵為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
之號所君為樂城鄉三柱里俄拜尚書僕射仍知政
事吐蕃入寇命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二
年加太子少傅數乞骸骨聽解左僕射帝幸東都太
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哥輔及太子赴東都
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臨朝復拜左僕
射太孫廢仁軌專知留守事上疏辭疾因陳吕后祿
產禍敗事以規后后遣武承嗣齎書慰勉改文昌
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詔百官赴哭開
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
封三百戶仁軌雖貴顯不自矜驕接舊故如布衣
時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
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
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
然官由州縣至宰輔善致聲譽得吏下歡心及鎮洮
河奏請機急多為中書令李敬玄抑卻仁軌乃表敬

玄為帥以代已果其樂子濟官太子舍人
為酷吏所殺中宗即位以仁軌有東宮舊再贈司空
濟子晃開元中為給事中表請立碑追謚曰文獻初
為巨倉尉相者袁天綱曰君終當位鄰台輔年將九
十后如其言

按樂城公安邊方畧或屯或戰綽有儒將之風故
東夷之功與蘇定方稱最已請罷居守之任深陳
吕后禍敗以申規諫真無忝端揆者哉第其時唐
方強盛無益勝敗之數徒取暴戾之名蓋無病而
服藥也若裴行儉西勝皆在薛仁貴李敬玄喪師
之後足以救敗雪耻使夷狄不敢輕唐此以藥愈
病也詩稱南仲召虎方叔皆迫於不得已而后用
兵何后世以兵為戲如此乎

唐璿

唐璿字休景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周驃騎大
將軍休景少孤受易於馬嘉運傳禮于賈公彥舉明
經高第為王府典籤會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
務以兵授璿破於獨護山數敵多遷豐州司馬永淳
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保靈
夏璿上疏曰豐州自秦漢以來列為郡縣田疇良美

碑

碑

尤宜耕牧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
 寧謚今若廢棄寧夏等州人不妥業
 垂拱中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常侍等討
 其潰亡以定西土校靈州都督乃陳方畧請復四
 鎮武后遣王孝傑校龜茲等城自磧倡之聖曆中授
 涼州都督吐蕃大將麴希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
 洪源磧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幟鮮明謂麾下
 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希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
 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
 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
 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安使者屢覲磧后開
 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
 識之后嗟異權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長安
 中西突厥為質勒失諸蕃舉兵相攻安西道絕表奏
 相繼武后詔磧與宰相計議盡所當施行者既而
 遷州建請也置盡如磧策后口恨用卿晚進拜尚書
 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誦揚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磧
 練知還事卿輩十不當一中宗為皇太子磧進啟
 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間非人臣所宜頌加
 防察復位召授大柱國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顏

碑

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
 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賜邑戶三百封宋國公是歲
 大水上疏自劾免不許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起
 為太子少師脩國史景雲初以特進為朔方行軍大
 總管備突厥磧復請老給一品全祿延和元年卒年
 八十謚曰忠肅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
 地勢山川夷險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
 嘗敗初得封以賦綰數千散燭其族入出財數十萬
 人為營墓盡莖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時張仁愿築受
 降城而磧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始老已
 喻八十猶託倚推述求再用復起宰相為時所譏手
 先慎至陳州刺史先擇為右金衛將軍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
 有大志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
 十萬會有緣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
 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名氏十八舉進士為
 通泉尉任俠使氣騰去小節武后知所為召與語奇
 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
 等即授右武衛將軍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

請龍四鎮兵校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
還上疏曰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其
涼瓜肅是也關隴戍屯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其涼
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也善為國者先料內以敵外
不貪外以害內四鎮吐蕃之要不可解兵后從之又
言歲發和親離間欽陵使吐蕃歸款可也後數年吐
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
元振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
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徹樂拜元振為涼州
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
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
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其州刺史
李漢通開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
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繼易數十斛足支廩十年
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
不舉遣河西諸郡置生祠祠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
衛將軍安西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疆款塞
頤和元振即手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
夕凍冽烏質勒皆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婆葛
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

振夜遁不聽堅卧營為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
婆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
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番數十日助喪事婆葛感義更
遣獻馬駝牛羊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
質勒之將闕噶忠節與婆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噶兵
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噶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
詔許之闕噶遂行至蒲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以悌
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
朝請養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婆葛求阿史那獻為可
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
既得復讐部落更有闕噶然之即勒兵擊於闐城
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
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不與吐蕃十姓四
鎮而不擾遠者蓋其諸豪泥婆羅等屬國自有攜貳
故贊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犬亂嫡廢競立將相爭
推自相翦屠士畜疫癘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而不
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
後且必爭今忠節忽國家大計欲為吐蕃卿導主人
四鎮危機恐泛此答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
若焉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猶欲爭十

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於前疏勒者欲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川藉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顧夷狄妄惠非不欲且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為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緩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俊子俱可汗子孫也姓四鎮以他蜀十姓之亂請元慶為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及懷道為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俊子僕羅并拔布為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戒此非他其子孫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自復為四鎮患則冊可汗子孫其効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孫也又請以郭虔瓘為兵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許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導吐蕃將俊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而無助若履虛邑猶引俊子為敵况今北有婆葛知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拔汗那倚堅城而抗於內突厥邀伺於外虔瓘等豈能復

金鑑

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遂隔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叱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梯代元振且以月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馬者以取婆葛婆葛遣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關囑金款如兵擊滅我故懼死而聞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走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梯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婆葛唐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婆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爭迎都督嗟歎以聞俄進中書門下三品吏部尚書封陶陶縣男玄宗誅太平公主也唐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元振獨總兵扈帝宿中書旬日乃特進封代國公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百段會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三元振生軍容不整將斬之劉幽求張說和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流新州開元初帝思舊功起為饒州司馬快不快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自朝還對親飲飲退就室儼如也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惟元振云

後郭代公不解四鎮之兵竟折欽陵之謀治涼夷
夏慕義置屯田積軍糧未嘗動衆與師夷虜款塞
智鑒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代公有焉

婁師德

婁師德字宗仁鄆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
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託詎
論僚吏哉上元初為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
戰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
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諭因威信開陳利
害虜為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頭來
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
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
天授初為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
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餽和雅之費武后降書勞之
長壽元年召授鳳閣鸞臺平章事後嘗謂師德師旅
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為河源
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
官尚書原武縣男並知政事 證聖中與王孝傑拒
吐蕃於洮州戰素羅汗山敗績貶原州員外司馬
萬歲通天二年與武懿宗伏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

仁傑

納言更封熊縣子龍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
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九月
卒於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諡曰貞英給往還儀
仗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
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
不能遽安昭德遲之惠曰為田舍子所番師德笑曰
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
弟曰人有嚙面索之乃已師德曰未也索之是遠謀
怒正使自乾耳在夏官注選選就按閣簿師德曰容
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汗爾嘗薦狄仁
傑仁傑不知嘆其盛德總邊要為將相者三十年恭
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斃人多不免獨能以功
名始終與部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却
新史曰仁執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
則瞿瞿者不及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
近乎勇於敗則殺勇於不敗則活者耶

唐相臣傳卷之

魏玄同

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為輕車將軍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嶺外既廢不自護惜乃馳逐為生事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材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進拜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三品遷地官尚書檢校納言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時號耐父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使米萬斛將坐誅玄同赦免玄同與河陽令周興不協為所構云言太后老矣當復位皇嗣可以耐久后不察賜死於家年七十三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盍上變異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為告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為御史主簿開元中為穎王傅

按玄同論選舉與相開玄同併非魏晉則愈不見從矣其言一歲以千計似比祥道時稍損然祥道欲限五百人玄同乃言選擇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則又當削小蓋其

時吏部權重如此異日宰相不敢壟也此跡貫通古今包括體統後學但知陸贄而未知玄同之論比贄尤確新史刪簡故觀者莫辨自謂事增於前何也

李昭德

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郁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帝意解由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廬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表異其閭乾祐雖疆直而昵小人嘗為吏所賈坐流驩州昭德強幹有父風擢明經如意元年則天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則天以武承嗣為文昌左丞昭德密奏曰承嗣陛下之侄不宜更在機衡委權與之秉便篡位寧可保乎則天納其言王慶之率儉儉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答殺慶之因奏曰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豈有侄為天子而為姑立廟乎后乃止承嗣恨譖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時來俊臣侯思正舞文法數誅陷大臣昭德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榜殺思正其黨

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為衆所惡丘悖上疏曰陛下自長壽以來則天厭怠細政擢委昭德秉總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強愎聾盲下民芻狗同列聲威翕習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數日群臣奏事陛下制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更不依如此政張不可勝數則天乃惡之免死配流素與來俊臣不協乃誣昭德有逆謀因下獄同日誅衆庶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曰今日天雨可謂一喜一悲矣神龍中降制稱其正色立朝強直自達宜旌壤樹先被幽明乃贈左御史大夫憲宗加贈司空

唐昭德傳

卷之十

三

李昭德

按昭德兩阻武承嗣誅侯思止殺王慶之挫來俊臣可謂正色立朝姑姪一言最為譴論殊非隱語宜其中后心而從之也惜乎用剛少謙涉於專權竟與奸臣同戮何其冤也

吉頊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調明堂尉父哲為易州刺史也賊當死頊往見武承嗣自陳有二女弟請侍王中監承嗣喜迎女以犢車迎之三日未言問其故答曰父犯法且死故憂之為表貸哲死遷頊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治

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閎生平所忤者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冤之擢右肅政臺中丞言來俊臣誣殺忠良后乃斬之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兵制虜南向頊辭不知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太原溫彬茂死高宗時封一笥書誨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事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還頊至募士無應者俄詔以皇太子為元師應募日數千頊還言狀后曰人心若是邪卿可為群臣道之頊誦語於朝諸武惡之始頊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為控鶴內供奉頊又彊敏故后倚為腹心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年章事為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退保相州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僕頊嚴語侵之無所容假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它日安可保衛之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計安出頊曰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為之非止保身且使不絕胙易之流涕請頊曰天下惡居人矣王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皆海內屬意公盍從容請相王廬

言項

陵以副人盟易事為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間如項
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項與謀召見問狀項對廬陵相
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速有所行乃還中
宗明年項生第冒為官貶琰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
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然病棘請須臾間后命坐
項曰水土皆一盞有爭乎曰無曰以為盞有爭乎曰
無曰以盞為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項頓首曰雖臣
亦以為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而安今太子再立而
外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疏之不謂是
驅使必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
何項尋徙始豐尉卒中宗之立項實倡之會得罪無
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者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魏元忠

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太學生不以薦舉為意累年不
調盤屋人左史江融授九州設險畧條載古今用兵
成敗之事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
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
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機一也今言武者
先騎射不稽之權畧言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又
曰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

唐

魏元忠

字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
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
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
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蕡器行副於才陛
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
慙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
孝逸用其策遂進擊敬業平之遷洛陽令陷周興獄
當死以平陽楚功得減歲餘為御史中丞復為來俊
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
相枕籍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勅王隱
唐相臣傳
客馳騎免死傳聲及於市諸囚歡悅元忠獨堅坐徐
謝亦不改容派費州復為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
放嶺南酷吏諸人多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宴
武后曰卿屢負謗讎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
如獵者苟須臣肉為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
何辜 聖曆二年為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
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遷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
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之權豪憚服俄為隴右
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元忠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
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赫功而亦未嘗敗時二張

勢傾朝廷元忠嘗奏之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戡謀挾太子為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白其寃后寤其譏然重違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拜中書令齊國公武三思用事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墜冀韓正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譽墜大咸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曰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天子天下之本譬之大木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水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暇間言於上擇賢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竊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

唐相臣傳

卷之九

七

元忠

唯名與器不可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夫代天非才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禍患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怒害物私賞費財况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非為官擇吏乃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各如蠅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疎賢哲親近習故豎刀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乃有閹豎坐升班秩綰青紫耗府藏此朝廷之六失也古者茅茨採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踞築臺沼崇峙觀廡功用不絕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使人主受謗於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愛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可謂同樂矣今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剝割自私人不聊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桀轍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

卷之九

八

元忠

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而令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今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託鬼神為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遂為宗楚客等所譖貶務川尉至涪陵卒開元六年謚曰貞避武后母諱改今名子

唐相臣傳

卷之九

九

元忠

昇太僕少卿死於節愍太子難

按吉頊語二張復唐保身之策陳武后水土佛道之論太后已領之乃唐祚復人知梁公而不知頊之功有地矣元忠陷周興侯思止之獄治益威明殺張易之之奴似近於剛者既三思用事元忠依違其間坐視五王夷滅何碌碌也由今觀之前日討徐敬業真盡力於武氏之為矣宜其自慙於宗楚客之書也

常嗣立

常嗣立字矩構與承慶異母少女悌母遇承慶嚴每

敬錄

補錄

唐相臣傳

士論

答輒解衣求代母不聽輒自捶母感悟為均愛世比晉王覽第進士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謂曰甫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諫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選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史由是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景龍中中宗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寺觀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嗣立建言今廩帑耗竭無一歲之儲伏見營立寺觀鴻侈繁麗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陛下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月狎衆臣觀國初食封不三十家今橫恩特賜家至四十以上又封家徵求侵漁百姓怨嗟或貨易誅責曾無少息下民饑乏何以堪命臣願以十課一送大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

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為所擇悉而所歷深
 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遷務進徵倖比肩係踵故文
 者治軍則回邪賊汙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國家大
 事豈甚於此刺吏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揮
 京宮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吏部年高不善刀筆
 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精加汰擇
 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聖官當先選
 用刺吏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開元
 中元宗卒謚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承慶
 亦代為天官侍郎及御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
 比

唐相臣傳

卷之九 陸元方

陸元方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曾祖琛之陳給事黃門侍
 郎伯父東之善書名家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初明
 經後舉進士科累轉監察御史時使海外方涉海風
 濤甚壯舟人悉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
 使濟而風訖息使還除殿中侍御史而來俊臣所陷
 后置不罪遷平章事附會李昭德貶絳州刺史擢天
 官侍郎或言其薦人皆親黨后怒免官隨領白衣令
 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雙

黨又薦其友崔玄暉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臺
 平章事 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
 奏民間細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右庶子進文昌左
 丞卒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群臣后必先訪問
 外祕莫知臨終取奏稿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
 興者又曰吾當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押生平
 所臧識者歿後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諸子皆美才
 而象先景倩景融尤知名

唐相臣傳

卷之九

十一

陸元方

唐相臣傳卷之十

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魯孫也祖
襲隋鴻臚卿父勗貞觀中台州刺史瓌擢進士第居
母喪哀毀加人張大安表舉孝悌歷郎歛二州刺史
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
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
書俊臣未致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
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
貨取鉅萬瓌單身携被自將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
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
相給足則不闕番覓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
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
流入比縣旁州更相慶敵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
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覘姦匿歲一
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
虛歲瓌以為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偽相半請併寺著
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 神龍初入為尚書右
丞瓌明曉法令多識省臺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

中宗

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秘書員外支黨徧岐
間相煽誅為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有詔勿治瓌廷爭
不可流思澹州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封許國公帝南郊祝欽明建白皇后為亞獻安樂公
主為獻瓌以為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
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曰
宰相燮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
兵至三日不食臣不敢燒尾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
陳當世甚多開元二年封其家百戶六年詔與劉
幽求配薦宗廟庭子頊誅中宗崩遺詔皇太后臨朝
相王輔政后詔宰相常安石帝巨源蕭至忠宗楚客
紀處訥常溫李嶠常嗣立唐休璟趙彥昭洎張說禁
中楚客猥言相王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
意安得輒改楚客卒削其事瓌稱疾不朝是日韋氏
敗進左僕射景雲元年卒年七十一謚曰文貞遺令
薄葬布車一乘
按中宗棄代韋氏奪權國擅專制之姦人懷綴旒
之懼許國公志存大節首發昌言遂挫邪謀不旋
月而韋氏敗相王即位謚曰文貞宜哉
劉幽求

劉幽求冀州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既五王皆為三思構死韋庶人將謀篡逆幽求乃與苑總監鍾紹京入禁中討平之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睿宗立遷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廢代威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昨以土宇而賦入未廣宜加賜賞封二百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 先天年遷尚書

唐相臣傳

卷之十

三

劉崇

右僕射同中書三品監脩國史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欲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時竇懷貞崔湜居此官幽求心甚不平湜又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國幽求與張暉定計使暉說玄宗請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玄宗列其狀睿宗以幽求屬吏應死玄宗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封徐國公下詔褒美召復故官開元初改左丞相罷政事姚崇素忌之奏幽求贊懷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鞠治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貶州刺史卒于道六年詔配享睿宗廟庭

按劉徐公謀誅韋氏功埒于五王誅二張且咎彥範不殺三思尤先見也姚崇名相譽之貶死為盛德累多矣

陸象先

陸象先本名景初器識淹邃舉制科高第時吉頊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為官擇人豈以吏部乎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官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象先人望重幹樞近主不得已為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

唐相臣傳

卷之十

十四

陸象先

時推服湜嘗曰陸公加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象先言主不得廢立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為主引進將同誅玄宗遽召免之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賜封戶二百詔治赴難投名者象先悉焚之以安反側保全忠義當時無知之者 其年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劒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卒不從而蜀化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錄

事爭以為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
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為始錄事慙而退嘗曰天下
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故
所至民吏懷之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
遷太子少保卒年七十二謚曰文貞始象先名景初
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

魏知古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
郎修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
為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為晉州刺史睿宗立以
故屬拜黃門侍郎會造金仙玉貞觀雖盛夏工程
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之所勤人
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
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哂百姓以從
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
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為政養人之本也今為公主造
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迫令其
轉徙扶老携幼剔塚發瓦呼號道路垂人事違天時
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搖衆口籍籍陛下
為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若舉必記言動

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人欲除工役收之桑榆
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陛下戡剪凶逆保定大器
蒼生顛顛以謂朝有新政今風教頹替益甚府藏空
屈人力勞敝營作無涯吏員寢增諸司試補員外檢
校官已羸二千太府之帛為殫太倉之米不支臣前
請停金仙玉貞觀訖亦未止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登
繇茲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又突厥於
中國為患日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雖遣使
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強則驕逆屬草萊月滿
騎肥乘中國饑虛在和親際會窺犯亭鄯復何以防
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
在東宮又與左庶子先天元年為侍中從獵渭川
獻詩以諷手制褒答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
賞懷貞等說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
百戶物五百段玄宗恨前賞薄手敕加百戶旌其著
節是冬詔知古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優詔賜衣
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
不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
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無之者其魏
公乎贈幽州都督謚曰忠所薦齊濟柳澤宋遙袁晔

封希顏陳希烈后皆有聞于時文宗太和二年求其
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

唐書

卷之

七

魏徵

唐相臣傳卷之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
丞父知遜薨州長史仁傑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
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
方對聖賢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叅軍為
吏人誣告黜陟使闕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
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道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叅軍
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
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同府叅軍
鄭宗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
里憂乎諸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仁
基與司馬李孝肅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由是
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
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時稱平恕權善紀范懷
義誤斧昭陵柏高宗詔誅之仁傑爭免數日授侍御
史劾奏王本立惡有詔原之仁傑爭抵罪繇是朝廷
肅然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
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為患乃
明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市

東漢

秦漢

家教

見張

嘆其達權宜遷度支郎中 帝幸汾陽宮

并州長史李冲去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

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

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也遽令罷

之高宗聞之曰真大丈夫也俄轉為寧州刺史撫和

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入拜天官侍郎持節

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奏毀千七百所止

晉夏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 轉文昌右丞

出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支黨二千人

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

唐相臣傳 卷之十 秋仁傑

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與

皆非本惡註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

迎勞曰伏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

去至流所亦為立碑 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

恃功多暴索仁傑拒之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

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

暴橫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

也且王師之至民歸順以萬計自縊而下四而成蹊

奈何縱邀賞之人以為功究痛徹天如得上方

斬馬劍加君 張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

出獄

唐相臣傳

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 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

諸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

無過臣之幸也諧者乃不顧知后嘆其長者會為來

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滅死

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嘆曰大周革命萬

物維新唐朝舊臣其從誅戮仁傑于獄中丐書筆帛

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

得書上變后悟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因免

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反貶仁傑彭

唐相臣傳 卷之十 秋仁傑

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

震動權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

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

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迎之復

為立祠 俄轉幽州都督賜紫袍氣帶后自製金字

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召拜鸞臺侍郎復同鳳閣鸞臺

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上疏陳又仁傑請省江

南轉饒不納 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

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

問宰相眾莫敢對 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

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從容復言太后曰文皇帝掃風冒雨親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先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移之他族母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永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于廟者也后感悟迎還廬陵王初吉項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忤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兼右肅政御史大夫突厥唐相臣傳

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元帥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請赦詔可仁傑於是撫慰百姓河北遂安還除內史

后幸三陽宮諫后觀葬舍利王公皆從特賜仁傑第一區眷禮特異時無並者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二人仁傑所舉也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后将造浮屠大象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又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上疏諫罷久視元年九月卒年七十一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贈文

昌右相謚曰文惠 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棲之祥中宗即位追贈司空睿宗又封梁國公于光嗣聖曆初為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祈奚內舉果得人歷滄許具三州刺史

聖仁傑伏臘時甚苦堂上無肉仁傑通見表弟孫曰吾只有一子幸為相事有主而仁傑力從其請仁傑之仁傑為唐之仁傑也

按武后據人君之地而欲以神器私其親正之甚難裴炎等言之于禍亂之初不廢則戮惟仁傑深謀遠慮待其已衰而后言之故身與國俱全蓋武后有母子之愛久而自復非漢吕后無子者終難悟也故仁傑以緩計得之耳廬陵既立功成矣而二張尚未去仁傑復置之不問乃授之張柬之侯其惡盈而后除焉此亦以緩得之故也嗚呼此其所以反周為唐異于平勃安劉而同于子房事漢報韓並稱人傑歟

朱敬則

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

門樓

課

史官

不與

授

代旌表門標六開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謀與江融魏元忠友善咸亨初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除右補闕嗣聖九年武后稱制敬則諫罷羅織以秦不知變漢知變為喻后納其言制獄稍衰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郎常安石嘗閱其稿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時賦欽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張說欲誅之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抗疏理之乃得不死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為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絜其為人出為鄭州刺史遂致仕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皆稱職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嶺表蠻叛以裴懷吉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

魏知古為鳳閣舍人張思敬為右史則天以為知人始崔寔仲長統曹問論封建指秦為失敬則以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等論明之儒者以為知言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為冉祖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帝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啟之於是追贈秘書監謚曰元兄仁執字德容隱居養親訓誨子弟曰終身遜路不枉百步終身遜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司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郭山暉員半千魏知古共謚孝友先生

王綝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冊陽徙雍咸陽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任希言希言他遷就卒其業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非前都督路無殷呂取其貨舶猶不勝忿復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始即中旨領番墨民詣訴府曹素相餉謝未嘗治方慶約官屬不得與交通犯者痛論以法境內清長議者謂廣未有如

方慶者號第一下詔賜瑤錦維綵以著善政封石象
縣子遷平章事子為眉州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
子之速方慶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
子庸敢相近后為之悚然方慶論服令其及大功喪
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與享宴比者人不遵用顏秦
禮教有詔申責內外畏之后嘗問求裁之書方慶奏
奉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卷太宗求之先臣悉上
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
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
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猷之等凡二十八人
唐相臣傳
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編示群臣詔中書舍人崔融
序其代閱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人皆歆其寵以老
乞身改麟臺監修國史中宗復為皇太子拜方慶檢
校左庶子諫不宜春季講武手制褒允是歲進封公
長安二年卒贈都督謚曰貞中宗復位以東宮舊臣
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三百餘篇尤精
三禮家聚書不減於府圖書皆異本

唐相臣傳卷之十二

張柬之

東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補大學生涉獵經史尤
好三禮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
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東
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突厥獻表言有以女請和
親則天意欲許之東之奏曰自古無天子娶夷狄女
以配中國主者表入忤旨出為合州刺史尋轉蜀蜀
州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
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邑東漢光武末始請
唐相臣傳
卷之十二
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租罰以利中土其國
西大泰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昭烈據蜀甲兵不充
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
勁兵以增武備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
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
戈戟之用不實珍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
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往
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澤平統之不置漢官不番戍兵
言置官番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
番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

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甚羈縻庶幾之要今宜
 罷姚州隸萬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增萬屯兵擇清良
 吏以統之疏奏不納狄仁傑為東之子武后語在紀
 中乃授司刑少卿後姚崇又薦之曰東之沉厚有謀
 能斷大事武后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誅二張也東
 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王加特進
 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仍授襄州刺史
 中宗為賦詩公卿祖道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
 縱貸會湍水漲鰲城郭東之曰壘為隄以遏湍怒合
 境賴之尋為武三思所構貶新州司馬至新州憂憤
 卒年八十二謚曰文貞東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
 論次書教十篇

按舊史稱誅二張時薛季昶謂敬暉曰二凶雖除
 產祿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匡正王室以
 安天下暉與東之屢謂不可乃止通鑑亦載如此
 又云去章不去根終當復生東之二人曰大事已
 定彼猶枕上肉耳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新史乃
 言東之勒兵景運門將逐武三思日暮事遽變
 範不欲廣殺曰三思枕上肉耳晉為天子藉手是
 東之等初不欲除三思而有屢不可之論舊史通

繼皆合不知新史何所據而云然則止是薛季昶
 有先見之言東之初不欲誅三思明甚新史轉以
 其辭遂失實耳

桓彥範

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祖法嗣雍王府參軍弘文
 館學士彥範少以門蔭調右翊衛狄仁傑曰君才當
 自光大後為司刑少卿張昌宗謀不軌宋璟治其姦
 武后不許彥範諫誅之不納時內史李嶠等屢奏往
 為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
 文明後得罪惟楊豫博三州不免他可悉赦疏上
 唐相臣傳

卒見聽嘗曰今躬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
 辭以求苟免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引與定策以彥
 範敬暉為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共圖其事時皇
 太子每於北門起居彥範與暉因得謁見密陳其計
 神龍元年彥範敬暉率羽林兵討賊令李多祚就東
 宮迎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封譙郡公上書戒帝
 曰詩以閑睢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
 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
 妹喜魯桓威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
 必施帷殿上豫聞政事臣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

國亡家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有曰牝雞晨鳴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以社稷為重令皇后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康人國家者由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帝不省納俄墨勅以方士鄭普思為祕書監棄靜能為國子祭酒唐相臣傳

卷之十
唐相臣傳
範諫不從時帝后既專政三思居中用事以則天為五人所廢將漸除武氏日夜譖毀五人帝私幸三思帝寵信日甚遂用三思計封彥範扶陽郡王賜姓常同后屬籍皆賜以鐵券恕十死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乃貶隴州司馬命李承嘉又推求誅之李朝隱執奏不可裴談請誅斬家籍沒帝業嘗許以不死乃派襄州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從嶺外擢承嘉襄武郡公進談刑部尚書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突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又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南帝怒乃納崔湜

計遣周利貞矯制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尽杖殺之年五十睿宗即位追復官爵還其子孫謚曰忠烈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畧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爭愈切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範第玄範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開元六年詔彥範等勤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彥範為司徒暉太尉玄暉太子太師東之司徒恕已太子太傅

敬暉

唐相臣傳
敬暉字仲暉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騷方秋而城不輟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悉令罷散歸農人歌詠之遷夏官侍郎武后幸長安為番守以清幹著聞尋以誅二張功為侍中加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戶暉表請諸武王宜悉降爵繇是皆為公三思憤之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作亂暉每推坐悵恨彈指流血計州司馬鄭愔素被敬暉廢黜三思令表陳其罪尋貶瓊州為周利貞所害睿宗時追復官爵謚曰肅愍開成三年又詔玄暉

魯孫郢為監察御史暉曾孫元膺河南丞東之四世
孫憬壽安尉恕已曾孫德文檢書郎始帝訪御史中
丞狄兼善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求其後秩以
官唯彥範後無聞

崔玄暉

玄暉博陵安平人父行謹為胡蘇令少以學行稱叔
父行功器之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
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嘗戒玄暉曰吾聞姨兄屯
田郎中辛玄馭有云子姪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
此善也若貨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此見親表

唐相臣傳

卷之十一

六

崔玄暉

仕者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於祿廩
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縱無大咎獨不愧於心乎
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
三牲之養猶為不孝若宜識吾意玄暉所守以清白
名母亡哀毀其露降及樹長安元年為天官侍郎當
公介然不受私謂頗為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
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今要
卿復任又為天官侍郎賜雜絲七十段尋進平章知
政事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暉開陳其枉后感悟
皆為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言玄暉亦屢有諫言

玄暉弟昇時為司刑卿又請寘以大辟其兄弟守正
如此則天不豫宰相累月不得見玄暉奏言相王仁
明請侍湯藥異姓勿令出入宮闈后然之尋以誅二
張功為中書令封博陵郡王冊其妻為妃實封五百
戶會貶流古州道病卒玄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
如也貧寓郊墅群從皆自遠會食無他饗族人貧孤
者撫養教厲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
時稱重少頗屬辭晚以非已長不復構思專意經籍
子璩亦有文終禮部侍郎璩子渙有行已要範十卷
友義傳十卷義士傳十五卷訓注文館詞林策二十

唐相臣傳

卷之十一

六

崔玄暉

袁恕已

恕已滄州東光人長安中歷遷司刑少卿知相王府
司馬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以備非常以功
加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
百戶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啟
游娛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
不聞而專事營構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
史未幾拜中書令進南陽郡王及貶又流環州為周
利貞所害恕已素餽黃金至是飲野葛汁數升不

憤薄抔土以食瓜甲盡不能絕乃擊殺之謚曰貞烈
孫高字公順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德宗將起盧
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
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杞罪當誅陛下赦
不誅止貶新州賊又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諫官亦
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群臣奉詔翌日遣使慰
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帝倫曰高言勁挺自是
陛下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
百姓貧田多荒蕪詔諸道上畊牛委京兆府勸課量
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為聖心所憂乃在窮
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戶止給一牛從
之卒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憲特贈禮部尚書
新史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
下晏然其謀深矣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
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耶繫茅一啟為豔后豎兒
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
常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
平勃遠矣

唐相臣傳卷之十三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岐石人也父懿貞觀中為雋州都
督謚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舉筆成章五
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如流
武后賢之即拜侍郎言酷吏羅織願以一門百口保
內外官無反者后悅賜金千兩聖曆三年進平章事
張易之私有請于崇不納譖之出為靈武道大總管
張東之誅誅二張遂聚計議以功封梁鄉縣侯實封
二百戶后遷下陽宮崇獨流涕東之曰今豈涕泣時
耶恐公禍由此始崇曰事天后久遠舊主而泣人臣
忠節也俄為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
睿宗立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坐言太平公主干政宋
王成器等分典禁兵貶中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
州長史政修簡肅人為記德於碑徙同州刺史先
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
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
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
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璟藏謂臣當佐王佐無自
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

帝悅與俱馳逐緩急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
 乘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
 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
 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敢辭帝曰朕能行之崇
 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
 國公固辭實賜新封百戶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
 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足諧佛理為用姦人以汨
 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
 人 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
 捕崇奏捕蝗蝗害訖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
 唐相臣傳 卷之三
 相畏帝威決皆謙卑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病
 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帝欲崇自近
 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
 以館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
 父之以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
 不悅崇懼引宋璟自代罷政事 帝將幸東都而太
 廟屋自壞帝以問崇對曰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
 且陛下以 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為
 人不為已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詔所司知崇言天
 子遂東八年授太子少保卒諡曰文獻崇尤長吏道

慮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
 儲械無不諳記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
 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
 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
 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
 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錄是天子責
 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謫始為同州張說以
 素感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諸岐王中獻崇
 它出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
 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
 唐相臣傳 卷之三
 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
 所悞故憂之于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
 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 時崇
 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
 日帝召崇曰卿子才手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
 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知
 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為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
 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
 德而請之帝于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
 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遂知古人必謂陛下私臣乃

止然卒能為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至開元世避帝
號更以今名按崇與張說同為宰相與吾陳吾平生服玩
陳者侈尤好服玩弄後亦相與吾陳吾平生服玩
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說不顧吾族無賴矣居時錄
當錄玩用致之仍以前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
後先當有悔若微碑文刊刻者三當引視石仍告
以不為崇張果致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子悉如父
以奏御使者復命張加剛欲詳時謂壺筆數日果遣使取
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按崇事武后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玄宗每有所
縱弛大蝗食苗奏遣分道殺蝗蝗雖息然遇災而
懼修德答天正道也崇止諸臣之論置之不言專
唐相臣傳卷之十一
以捕為事所親吏趙誨以賊死帝不悅崇惧而還
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宋璟蘇頌皆言三
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壓壞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
崇則曰此符堅故久殿也壞與行會理無足怪請
車駕即東遷神主太極殿作新廟帝悅其言由此
復相蓋媚之也非正也孰謂崇為賢乎劉幽求功
臣也魏知古賢臣也稍不協罷斥至死可謂賢乎
倘以為賢則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
恤人言此三者大臣之所諱而崇獨居之不疑何
哉故唐史臣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則

然而風度視宋公弗侔矣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為元魏吏部尚書璟耿
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第調上黨尉為監察
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
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說
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
此受謫芬香多矣或至不測吾必扣閣將與子同死
萬代鑒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劾二張下獄后俄詔原之勅
唐相臣傳卷之十一
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
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
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誦事
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
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
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
卿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
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
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楊州璟奏按州縣終監察

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嶠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嶠出則勅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環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環者環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恣寵數有請于環環厲聲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誅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常月將告三思

唐相傳 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環請付獄按罪帝乃流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環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欽封租環拒不與故為所擠歷杭相三州政清殺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燕右庶子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為戚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閹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清并環與侍郎李乂等從恩澄華之銓總平允 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誹謗元範門伺執政以諷環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也安得與

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于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充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留守東都 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為京府兆復為尹進御史大夫主小累為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環數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梁利而無患災召拜刑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諫李朝隱王怡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為環立遺愛頌環恐成諂諛竟請停碑又諫別封皇子佳邑環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鳴鵲之平帝嘆其賢王皇后父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賓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環請准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于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乃能言之即可其奏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環言當動天以誠無事厘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十二年東巡泰山復為番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用嘉謀以遺朕躬環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者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賜養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進右丞相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

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馮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東乘輿幸其第詔榮王勞問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訴于帝帝益嗟重璟為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數寇邊侵九姓郝靈佺傳首京師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千寵生事竟抑之踰年終授一級靈佺悲憤而卒張嘉貞後為相閱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敬嘆息六子昇尚渾超華衡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興唐相臣傳卷之十李林甫善為平原太守暴欵求進超為劍南採訪使貪縱不法天寶中渾超尚俱以賊敗流貶華衡亦險恃廣平之風衰焉

新史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嘗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待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焉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二

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已夫

唐相臣傳

卷之十

九

宋

唐相臣傳卷之十四

張說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其後或以官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父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彙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后曰善父視中后避暑三陽宮迄秋未還說上疏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后不省張易之誣陷魏元忠引說為助說廷對析易之誣坐流欽州中宗立累工部兵部侍郎以母喪免固請終制禮俗衰薄縉紳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肅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伏誅東都支黨數百人獄又不決詔說

張說

張說

張說

往按一少而罪人得乃拜說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說以宰相兼領朔方節度大使巡行五城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因奏罷戍兵二十餘萬還農以功賜實封三百戶說又請府兵廢而為彍騎以并州為大原府置北都祭后土于汾陰皆說所建也帝還京進中書令置麗正書院以說為使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焉明年以說知集賢書院事東封還詔說撰封禪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勲而不賜勳衆怨其專明年命張說修五禮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遊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教引大體沮格之融揣說不合欲先事中之張九齡謂曰融新用事辨給多詐公不可忽說曰狗鼠何能為融益恨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有所論請說頗抑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辭而奏表其間所親吏張觀范克臣市權招賂帝怒詔尚書省鞠問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緒朝堂列其寃帝令高力士往視見說遂首垢面席藁家人具脫粟飯

疏為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說久納忠于國帝釋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既罷政事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後王君龜大破吐蕃于青海說策其且敗因上萬州閬羊于帝以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闕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董力取勸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龜死十七年復為右丞相十八年卒贈太師謚曰文貞說敦氣節重然許唐相李傳

喜推籍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為忠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府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出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始帝宴集於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為先後于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說嘗自為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詠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

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垧叔均為刑部尚書垧尚親寧公主祿山反俱受其官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

新史曰說于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懃懃
又畱封禪明典章開元人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為
姦人排擠幾不免自古功名始終亦幾希何獨說
哉至于以利敗其家若瓌頤再世稱賢相矣

按開元中玄宗時海內治安偃然有懷卻四夷之

唐相臣傳

卷之十四

四

張

心御史宇文融度帝方調兵食故乘其隙以言利得幸請治籍外羨田進戶分行括實玄宗喜而行之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有司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于是常堅楊慎矜王鉷等以泉刻進百姓愁恐有司寢失職天寶之亂遂基于此當時惟說廷爭而柳之可謂先見矣惜乎玄宗末節情焉聽之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信矣哉

蘇頌

題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父瓌初未知

願令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頤頤擁篲趨庭遺墜文字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頤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父由是稍親之適有人獻堯瑛乃召頤詠之立呈詩瑛大驚由是學問日新補世第進士舉賢良方正除參軍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獲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武后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頤驗發其誣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時瑛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苑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頤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馬公徐唐相臣傳卷之十四五所不及徐不然手腕脫矣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手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頤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頤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頤始時李父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頤及父何愧前人執玄宗欲于靖陵建碑頤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且事不師古動皆不法

若靖陵獨建祖宗之陵皆須追造玄宗從其言而止賊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虜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頤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勿拒去則勿追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况萬乘之重與犬羊蚊蚋語勝負哉遠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穀後實陛下如頒親征之詔而敕虜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不省復上言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遠律必誅殺教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頤稍遷延以頤西音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開元四年進同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頤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頤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頤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是自國器若獻可替否蓋盡臣節斷割吏事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八年罷政事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時蜀郡散人流亡詔頤收餉南山澤鹽鐵自贍頤尚簡靜重典力役即募戍人輸

顧直開并置鑑量入計出分所贏市較以廣見報時
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布錦半臂頤不肯予因上言
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意或謂頤公在遠詎得
忤上意頤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
近麼忠臣節耶從封泰山詔頤朝覲壇世咨其文還
分主十銓事卒贈右丞相謚曰文憲 頤性廉儉奉
廩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贊自景龍後與張說以
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
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番中後遂為
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臣詔誥惟頤敘事外自
唐相臣傳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
于曲江母夢九鵬飛集而生故名九齡七歲知屬文
十三以書干王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
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庭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
校書郎以道倖伊呂糾策高第為左拾遺 時玄宗

子孫

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郊祀又言重守令之選選士
之法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
常與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
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帝封
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
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
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
胥吏乃濫章黻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革尚可以改
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
得謗始說之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
唐相臣傳 卷之十四
思其言召為集賢院學士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
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
以其弟九皋九章為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還
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側白鵲
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同平章事武惠妃謀害太
子瑛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
有與公為援可長慶相九齡斥曰房帷安有外言哉
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上言
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
雅為帝知內廷 會張守珪以斬突厥有功帝欲以

為侍中九齡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又將以牛儼客
 為尚書九齡亦執曰不可九齡既疾帝肯恐遂為林
 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
 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奉終感恩
 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罷政事而用儼客自是朝廷
 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常薦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
 劾奏儼客其語援誠書帝怒流儼州九齡坐舉非其
 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然不戚戚望惟文史自
 娛久之封始興縣伯卒諡文獻 九齡體弱有醞藉
 故事公卿皆指芻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
 唐相臣傳 卷之十四 九齡 九齡 九齡
 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
 九齡手初千秋節公主並獻寶鑑九齡上疏鑑十章
 歸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
 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
 推引皆正人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
 齡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丹敗九齡令誅之
 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與
 絕後患帝不悟帝後在蜀思其言為泣下且遣使祭
 于詔州厚幣恤其家詔褒之曰謹言定其社稷先覺
 合于著策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

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子極為伊闕令會祿
 山亂河洛陷不受偽官賊平權太子贊善大夫弟九
 臯亦有名其曹孫仲方確正有風節進至左散騎常
 侍開元二十二年五月九齡為中書令而宰相年表
 廢九齡則當議廢太子時九齡為相已矣安得云
 卒九齡相於太子廢是終不免禍安得云太子無
 志按曲江公諤諤有大臣節諫相李林甫用牛儼客
 知安祿山反方之宋璟乃玄宗開元時屬精求治
 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已久帝志滿
 意驕九齡爭愈切而言益不聽卒之胡雛亂華身
 播劍門始思九齡先見遣祭曲江晚矣

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為洛州司功休早工文辭
 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趙冬曦並乙
 科擢左補闕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為近
 州秉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他郡張說曰免虢
 而與他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
 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故而不救豈為政哉吾雖
 得罪所非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為工部侍
 郎掌知制誥遷右中丞裴光庭卒帝教蕭嵩舉所以
 代者蕭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即同平章事休直

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常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而疏輒至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謚曰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子洽浩洪沈澆潭洄皆有學尚安祿山盜京師皆陷賊土逼以官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潭復為賊禽殺之洪愛與人交有節義籍甚見者為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潭太常少卿沈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給殿中侍御史洄字幼深安祿山亂士人遇害洄避難江西疏食不聽樂德宗時劉晏被罪憂總其任擢洄戶部侍郎判度支興元元年入為兵部尚書洄位至相

唐相臣傳卷之十五

盧懷慎

盧懷慎涇州人其先家於范陽父哲為靈昌令因家焉懷慎在潼關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嘆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中宗謂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皇太后陽宮以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天子十日一朝陛下守文繼統何兩取法况應天去提象不日而陛下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此集出愚人謂懷慎有犯屬車之座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遵內朝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恭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詔紫微黃門覆實懷慎與姚崇覆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邢州大都督謚曰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嘆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無金玉

裴

文錦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兵止一布囊既傷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草席陪門不施帷會風雨至舉席自遮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憚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治喪家無蓄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加優錫以示勸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唐書懷慎因校獵郭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庫陋家人若有兩營者馳使問焉還白懷慎大

唐書

卷之十五

懷慎

杜暹

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為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暉為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暉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為方美令暹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於家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萬計暹之還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

裴

關

何異哉為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直士也每谷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錄是權為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迦慶更相訟詔暹按其事實唐書虔瓘施帳突厥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我心乃受焉陰埋帳下已出境乃移文令收取之突厥大驚虔瓘追不及而止暹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大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服其清今仍慕思乃唐書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於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謀發兵討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於闐遂安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撫戍練士能自勤勵為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絹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不相得罷為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大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彥暉還復幸東都暹為京晉守還率當番衛士繕修三宮增浚城隍躬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

卷之十五

三

裴

謚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以選行忠孝謚有未盡博士裴總謂選往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於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謚貞孝進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涉於淺近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疊疊為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道學其既卒尚書及故吏致賻其子一不受以選素志云選族子鴻漸

李元紘

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父道廣武后時為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平章事封金城侯謚曰成元紘早脩謹仕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礪硯元紘還之民長史實惟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摧也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辯治得名開元初為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尹詔疏決三輔渠時公主權家旁渠立磴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受其惠三遷吏部侍郎會戶部楊瑒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為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為

唐相臣傳

卷之十五

四

李元紘

唐相臣傳

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明年遂拜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崖檢抑奔競今進者憐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坐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群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師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開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屯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一縣弗可聚

屯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于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為煩費乃止初左庶子吳兢為史官撰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其功詔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正損益褒貶所繫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秘嚴密也請勸說以書就館參會撰述詔可後與杜暹不協皆辭元紘為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為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謚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僕散弱所得封物賜給親族宋璟嘗嘆曰李公引宋遜之美黜劉冕之二

卷之十五

五

李元紘

為國相家無番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裴耀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童子舉弱冠稍遷秘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丘悅文學常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直學士王即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蒙門坐賈預給以直遂無姦僞之弊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歛均省為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裴耀卿上書數百言俄徙宣州前唐相臣傳卷之十五裴耀卿此大 wat 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餘屬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立碑頌德歷冀州又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持財幣涉寇境不可無備乃令分道賜之一日畢突厥室常果邀險來襲卿已還遷京兆明年秋雨害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奏益漕運以實關輔天子然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十二年充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事三年積

明功

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兵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為和市費遷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揚潯以賊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為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過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兼杖刑必三覆後決今時不覆或夭其命非所以寬宥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即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是時蓋嘉運破突厥馳還詔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畧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傲未赴任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當與軍中士卒相習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義又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鑒凶門而出今酣傲朝夕肆自安非愛人愛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警其行帝乃從嘉運

諸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代之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劔佩博士導郎官唱按禮畢就耀卿聽事乃韋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

蕭嵩

蕭嵩祖鈞中書舍人美鬚髯始陸象先時為洛陽尉以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泊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極人臣然不若蕭即信高年父舉門番熾時人不許開元初玄宗擢中書舍人

唐相臣傳

卷之十五

八

蕭嵩

玄宗命李銳與諸學士刊定五禮銳薨嵩繼之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時崔琳士丘齊濟皆有名以嵩少學術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後十五年河西節度王君毘恃衆為吐蕃所敗無何又為回紇所殺乃以嵩為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錢定鼎門玄宗賦詩勞行嵩請以裴寬郭虛已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請以張守珪為瓜州刺史會吐蕃臨瓜州嵩遣副將與吐蕃戰祁連城下大潰虜突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兼中書令

在公頃密人莫見其際帝委嵩擇宰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慚乞骸骨帝咎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自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為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番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柑帝以紫帕包賜之久之進太子太師嵩固請老退修蔣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于華為工部侍郎子衡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盡其榮

唐相臣傳

卷之十五

九

蕭嵩

張嘉貞

張嘉貞蒲州人弱冠以五經舉拜卿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召嘉貞決事草奏大驚因請以官讓之后召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時牘狀盈几即吏不能決嘉貞為詳處不問旬廷無稽牒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辯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

勞突厥九姓新內屬維慶太原以北嘉貞請置天兵
軍綏護其衆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
無狀嘉貞辭且請戒告者死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
嘉貞曰昔馬周徒步謂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
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
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臣常恐
先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
召卿及宋璟等嚴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
侍郎常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
而復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帝即使作詔
以爲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
得其名即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
三年斷決敏速善於敷奏然彊躁自用論者恨其不
裕時中書舍人苗嗣呂大芳功員外表嘉靖侍御史
崔訓皆嘉貞所引門下共議朝政時人爲之語曰令
公四俊苗呂表訓弟嘉祐以賊聞嘉貞遂出爲貞州
刺史明年附會王守一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卒嘉
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嘉貞雖貴不立田園
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
謫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

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弟嘉祐任金吾衛將軍
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
里子延賞孫弘靖皆至宰相

唐相臣傳卷之十六

李林甫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為千牛直長舅姜皎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為姻家而乾曜子素為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授以諭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為御史中丞引與同列稍歷刑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以林甫代為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方具詔武趨語林甫使為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迺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助之即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進兵部尚書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憫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

子孫

子孫

子孫

和州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始九齡錄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特以佞倖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僊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扶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暗嘆曰尚左右丞相耶目恙而送迺止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人而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群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仙客幽國公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帝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獲其家以搖東宮及攝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鄰與婿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鄰變事捕送詔獄勣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未幾擢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

太子宜知謀帝曰吾現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豹傷面甚答曰破而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涉入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昔帝春獵高聽斷稍怠厥絕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疊在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襄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此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柔令初若可親既崖罪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徒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切臨柳升等緣生救百人並相繼誅以王銍吉溫羅希夷為爪牙數與大獄衣冠為累息適之子嘗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即若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子岫為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常從游後園見輩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挾嫌前一旦禍至歎

此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時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詔或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使御史中丞監總而無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以為野無番才俄無隴右河西節度使改右相罷節度加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三百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常子春坐厚善貶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校繼絕道去帝愛其醞籍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神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為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是廢於時有以材興聞者林甫護前皆能得於天子抑遠之改在位恩寵莫比凡御府所貢遠方珍鮮使者傳賜相望帝食有所甘美必賜之嘗詔百僚閱歲貢於尚書省既而舉貢物悉賜林甫輦致其家從幸華清宮給御馬武士百人女樂二部勝麗甲京師以賜林甫他邸第田園水磴皆便好上腹車馬衣服侈靡尤好聲伎侍姬盈房男女五十人故事宰相皆元功盛德不務權威出入騎從簡寡士庶不甚引避林甫自見結

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騎先驅百步傳呼呵衛金吾為清道所居重閣複壁絳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常不朝群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為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林甫無學術發言陋鄙聞者竊笑善苑監郭慎微使主書記然練文法其用人非諂附者一以格令待之故小小綱目不甚亂而入憚其威權久之又兼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俄兼單于副大都護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反讓還節始厚王鉷為盡力及鉷敗詔宰相治狀林甫大懼不敢面鉷獄具署名亦無所申救因以揚國忠代為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庸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讐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卿林甫聞之憂懣是時已屬疾稍侵會帝幸溫湯詔以馬舉從御醫珣居繼至詔旨存問中官護起居病劇巫者視疾云見天子當少間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詔林甫出庭中帝登降聖閣舉絳巾招之林甫不能興左右代拜俄而國忠至自蜀謁林甫床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卒贈太尉揚州大都督林甫居相

九十九年固龍中推戴數子
養正言甘補闕杜雄
其以語勸其林曰明主在上群臣歸順不暇
何二君等獨不見之伏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
第一為明君之矣後雖欲不鳴得手由是諫諍路
絕矣
以忠為奮然猶不為將者皆六臣總制之故上有餘
權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
貞王晔張說蕭嵩杜暹等自節度使入相南疾儒臣
以之零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
以陛下雄材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緣文吏為
憚天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
陣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用之夷狄不足圖也帝
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權祿山高仙芝哥舒
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
得專三道勅兵天子安林甫策不疑故卒稱兵蕩覆
天下王室逐微初林甫夢人替而靜將逼之寤而物
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適之黨逐之其
後楊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國忠素卿林甫及未葬
陰諷祿山暴其短祿山使阿布思降將入朝告林甫

有異謀事下有司其婿楊齊宣懼妄言林甫厭祝上
國忠劾其奸帝怒詔林甫淫祀厭勝結叛虜圖危宗
社悉奪官爵斬棺剝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棺用庶人
禮葬之諸子皆徙嶺南黔中籍其家其婿張博濟鄭
平皆貶官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辦學得幸
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啟聞及房琯為將帝曰
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戒至宋璟曰彼
賣直以沽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
如賢嫉能舉無此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父
邪帝默不應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林
甫楊國忠王鉞子孫不原

楊國忠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
句貸於人無行檢不為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
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卒以優為新都
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從父玄琬死
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褒
其賢至成都擢蒲一日賞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
尉不得志復入蜀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
林甫不平聞楊氏所有寵恩有以結納之為與助使

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頽峻口辨給兼
瓊喜表為推官使部奏貢長安言國忠善擢權金
吾兵曹參軍兼瓊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
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簿書計算鈎畫分
銖不悞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
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吏畏卻以國忠怙寵搏鰲
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罔
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
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為指嚮故國忠乘以為
姦肆意無所憚號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
知其微帝以為能擢兼度支員外郎不淹年領十五
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
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鉞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禁戟
而第舍華僭彌踰都邑初楊慎矜引王鉞為御史中
丞已而有隙鉞挾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
傾中外吉溫為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即誣奏京兆
尹蒲晁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
能救遂結怨鉞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
邢絳事搆鉞誅死已代為京兆尹悉領其使即窮劾
支黨引林甫交私狀以聞帝始厭林甫疎薄之先此

南詔贊子閣羅鳳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殲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為匿其敗更叙戰功因自請兼領劔南詔拜劔南節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開幕府引賓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國忠耻雲南無功知為林甫倚據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叱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辨泣訴為林甫中傷者妃又為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然國忠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李林甫病已困唐相臣傳

入見林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屬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汎汗被頰林甫果死遂拜右相文部尚書監修國史崇玄館大學士太微宮使而節度採訪等使不解也國忠已得相窮蹙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為功封魏國公固讓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番放自是選格紛繆無復綱序帝常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蔓相照帝臨幸必過五家賞賚不訾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自叢夥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賕公謂無所忌國

忠性疏悅捷給硯硯廢決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悻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又使佞事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違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更任之軍凡頃索決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始李林甫給帝天下無事請已漏出休許之文書填嗟生家裁決既成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聯署左相不敢詰署惟謹至國忠時帝見案代希烈稍以為常乃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絢畏國忠置絢高第與珣同列國忠雖當國常領劔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勳戶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關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昂常傑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叱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尋遣劔南番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悶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安祿山方有寵總重兵於邊偃蹇不奉法帝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不出已下又恃內援獨暴發反狀帝疑以位相媚不之信祿山雖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隱忍伺帝一日晏駕則稱兵及見帝嬖國忠甚畏不利已故謀日急反謀遂決國忠令裴昂刺

求反狀諷京兆尹李岷圖其第捕祿山所善李超安
祿李方采王岷殺之貶其黨吉溫於合浦祿山上書
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岷貶零陵太守
以慰祿山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
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祿山反以誅
國忠為名哥舒翰潼關失守帝出奔蜀龍武大將軍
陳玄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玄禮
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蒙難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
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
之文矣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
蕃相臣傳卷之十六國忠
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額殺之爭噉其
肉且盡梟首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和時吐蕃使職
矣御史大夫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
之曰子暄眦眦睚眦位大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
蹶弩衆射之身貫百矢乃殛眦尚萬春公主位鴻臚
卿眦賊見殺眦奔漢中為漢中王瑒榜死眦及國忠
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柔故蜀婦也併坎而
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實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
中鄭昂俱走山谷氏爭其資富瑒國忠是戀其產竊
入都為亂兵所殺餘生誅國忠本名割綠圖識改焉

唐相臣傳卷之十七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累官左
羽林大將軍擊吐蕃封薊郡公謚忠烈光弼嚴毅沈
果有大畧善騎射補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厚
雖宿將莫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俄曩父
封以破吐蕃吐谷渾功進雲麾將軍朔方節度使安
思順表為番後愛其材欲以子妻之光弼引疾去隴
右節度使哥舒翰異其標表遷長安祿山之亂肅宗
求良將委任河北河東之事子儀薦光弼堪為閫寄
唐相臣傳卷之十七李光弼
十五載以光弼為雲中太守充河東節度光弼以朔
方兵五出玉門五載常山次真定常山圍結子弟執
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
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
姦銳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地待明日思
明兵二萬傳檄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
賊退徙陣稍北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知
之提輕兵欲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
去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
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入博陵光弼急攻趙

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
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大破之光弼
以范陽本賊巢穴當先取之樞賊根本會潼關失守
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將兵入太
原有詔侍御史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
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
二載思明希德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
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彼疲吾人
乃微民屋為櫺石車車二十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
人死賊傷十二人思明畏敗乃去番希德攻太原光
弼出敗死士搏賊追敗之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資糧
遁走加檢校司徒封鄭國公乾元初與九節度圍安
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
賊戰尤力殺畧相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剽
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以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
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帥思明乘勝西嚮光弼徐行
趨東京謂晉守常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誅之以
計然洛無見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
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

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
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豫臂
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
我陟不能答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治塹溝
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彈西破逆黨斬千級
溺死者甚衆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守南城
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
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歛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
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
帥周摯引却俄而收兵復振興安太清合衆三萬攻
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方陣而竄不足虞也
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
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景堅曰
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廷玉所將步
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
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
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
以之退者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
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不戰者斬光
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擒周摯等惟太清挺

身走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肉刀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集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兵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番牙將雍希範守曰賊將高暉李曰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刳我爾番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恠語無倫後果降其二將諸軍決冊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王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得太廟唐相臣傳

卷之十七 李光弼

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誣陰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希範除計使宦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抱王守河陽使懷恩傳山陣懷恩不從弼計請陣諸原官軍遂潰懷州復陷帝以懷恩違令覆軍詔召光弼入朝未幾復拜太尉知河南等五道節度帝為賦詩以餞朝義遂乘平山之徒進畧申光等十三州光弼疾與就治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或安知吾眾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時

李岑于宋州

使田神功擊走之 寶慶元年進封臨淮郡王浙東賊袁晁反光弼遣麾下破之遂禽晁浙東平詔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交煙閣比印之敗朝恩蓋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刺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光弼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遂令郭子儀自河中輩其母還京其弟光進與李輔國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光進為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涼國公二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唐相臣傳

卷之十七 五 李光弼

我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將即以其布為行表號哭相聞帝遣使吊恤其母命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奠祭凡四十四幄光弼在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母李氏有髮數十莖長五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將 一品光弼十年間三入朝弟光進異母性亦老矣髮旌在門兄弟奉養追歡極一時之榮子巢有志操廉介從賈耽為裨將

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以光弼遺愛權為刺史後遷
涇原節度使

論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沈鷙有守遭祿山變援
任兵柄其策數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
毅然有古良將風本武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
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異夫庸入武夫者
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
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
邪方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
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
先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謾人為害亦可畏矣將
時之不幸歟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五
州刺史子儀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
累遷軍于副都護振遠軍使天寶八載木剌山始築
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使俄苦地偏不可
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九原太守十四載
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
度使率本軍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擊

高秀巖

唐相臣傳

高秀巖河曲敗之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陞加御史大
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會李光弼攻常山拔之
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眾數萬平
築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縱之斬偽守郭獻璆還常
山思明以眾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
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祿山
益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我心不固
戰則克矣與賊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闘遂破
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
構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
唐相臣傳
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
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
國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
師子儀與光弼率部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眾
寡寡軍容闕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
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眾盡故
帝惟倚朔方軍為根本賊將阿是那從禮以同羅僕
骨騎五千誘河曲九府六胡部部落數萬迫行在子
儀以回紇首領葛邏又往擊之執獲數萬牛羊不可

勝計河曲平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退蒲津會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參軍韓昱司士徐景及宗室子鋒在城中謀為內應子儀攻蒲夏等斬陣者被闔內軍乾祐走安邑偽納之兵半入縣門發乾祐得脫身走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旻與戰多殺至萬級旻死于陣進收倉於是關陝始通始免寇鈔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滴水上賊守忠等軍清渠右大戰王師不利委伏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罪于朝乃授尚書左僕射俄從元帥廣平王率回紇十五萬眾發鳳翔唐相臣傳

子儀為中軍李嗣業為前軍王思禮為后軍大敗賊帥張通儒通儒夜亡陝安慶緒悉眾十萬屯陝又大敗之慶緒渡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子儀頓首陳謝有詔還東都經畧北討

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謂人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回衛

州慶緒分其眾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頃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又戰愁思岡破之連營進圍相州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助之王師眾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晉守東都俄改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嫉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兵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旻食乃授邠寧鄆坊兩節度使仍留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寇首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詔為諸道兵馬都統以晉崇嗣副之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邠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趙范陽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成鄆景山朝廷憂三軍與賊合而少平折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廷潞懷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

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内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為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懼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雖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為肅宗山陵使子儀懼諍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憂患至是悔悟着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為朝恩元振交訾乃止會梁崇義據棗唐相臣傳 卷之十 郭子儀 陽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田訖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紀奉天武功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為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天子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遇射生將王獻以設騎叛諸王欲奔虜子儀諫之取諸王送行在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沒完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關兵屯商州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幟夜叢萬炬以疑賊初光祿卿募兵藍田以勦

請 關中 騎先官軍為遊奕直度涇民給虜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於是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中軍繼之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兆尹亂京城子儀斬以徇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為京成番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群臣數論奏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峭函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且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劫畧盡百曾榛荒宸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群嘯都之不便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陲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節度使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為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進太尉兼領北道邠寧涇原河西通和吐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辭太尉不拜懷恩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太臣偏將雖驍勇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詠

薛尚書

薛尚書

薛尚書

惡歸之人初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
 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
 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
 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子儀至自涇陽恩資崇縹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詔
 趣詣省視事百官往慶勅射生五百騎執戟寵衛子
 儀確讓且言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置員皇太
 子為雍王定關東乃得授詎可猥私老臣賔大難且
 用兵已來備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耻今幽醜
 畧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
 唐相臣傳——卷之十七——
 具所以讓付史官因賜美人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
 帷幣咸具永泰元年詔都統河南道節度使行營復
 鎮河中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羗奴刺等三十
 萬掠涇邠獮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急
 召子儀屯涇陽北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
 李國臣高昇魏楚王陳回并來各當一面身自
 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大驚請降懷恩恭死群
 虜所統不一子儀單騎與吐蕃疑之夜引去
 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大軍繼之破吐蕃
 一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

薛尚書

牛羊馬橐駝不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
 還河中 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反帝聞
 遣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華將吏聞軍起殺智
 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陽邀戰于
 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還河中吐蕃復寇靈武
 詔率師五萬屯奉天白元光破虜於靈武議者以吐
 蕃數為盜馬羗孤軍在邠不能支乃以子儀兼邠軍
 慶節度使屯邠州徙羗為涇原節度使回紇赤心請
 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
 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納一歲奉佐馬直詔不
 唐相臣傳——卷之十七——
 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疆懷
 慨至流涕退上書請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又自陳
 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徐
 以子儀等分統防秋兵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充
 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大尉中書令建中二年疾病
 帝遣舒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
 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贈太師陪葬建陵及葬
 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流涕贈謚曰忠武
 配饗代宗廟廷著令一品墳崇丈八尺詔特增丈以
 表元功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

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 其處外然詔至即日就
道無纖芥顧望故說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
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
及入見帝旁之即號泣曰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
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
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表甲
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
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
嗣傲狠不執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
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李靈羅據
唐相臣傳 卷之十七
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盡
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順指
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
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
子儀歲入官俸無慮四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
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
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
身為天下安危者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子七
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
而已富貴壽考永榮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惟旰

肺咄咄暖曙映而四子以才顯

論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
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
若贅旆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
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
涇陽卑騎見虜歷以至誠情忍沮謀雖唐命方永
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及光弼等畏偏不
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
晉文比之為禍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
忌功益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唐相臣傳 卷之十七
子孫多為名臣 十五 節子儀

唐相臣傳卷之十八

張鎬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譚王霸大略小事吳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徑往醉即反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 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為道場諷誦外聞鎬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禹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可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枕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鄧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信道進檄濠州刺史閻丘曉趣救曉懷桡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鎬大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賊 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鎬揣其情密奏曰思明勢窮而服色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儉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肯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結

唐中宗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宗

唐相臣傳

卷之十八

張鎬

張鎬

張鎬

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略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求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為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駭鎬遣兵北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果之沈千者新安大豪連結雄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眾敗江南西道觀察使卒起布衣二期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唐相臣傳 卷之十八 張鎬

房瑒

房瑒字次津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瑒死高州瑒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渾山讀書為事九十餘歲 開元中作對禪書說宰相張說設奇之奏為校書郎擢盧氏令拜監祭御史坐訊獄非是貶陸州司戶參軍復為縣至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 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潼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臣

署以瑄資機美詔經度驍山疏巖剔藪為天子游
觀未畢坐善李適之常堅斥為宜春太守歷瑄鄆
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瑄馳至晉
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從
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常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
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雜索虜情
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瑄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
一一與瑄參決諸將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
為江淮租庸使瑄諫曰往揚國忠聚歛產怨天下陛
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
唐相臣傳
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無惡
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得對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
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鄧度使入謝帝曰朕
語瑄除正大何為攝邪進明對曰陛下知晉
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為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
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賢才而瑄性疏闊大言
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為臣為陛下用乎帝
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為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
監國而瑄為聖皇建遺諸王為都統鄧度乃謂陛下
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外空虛之地永王豐王

乃統四節度使此於皇聖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
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
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瑄以進
明為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 會瑄請自將平賊帝
猶倚以成功乃詔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
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
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伺伺中
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蒿於邠率南軍復戰遂
大敗初瑄用春秋時戰法以軍二千乘繚營騎步夾
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大之人畜焚
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眾總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
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復圖進取瑄雅自負以
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綝劉秩等皆
儒生未嘗更軍旅瑄每說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
執手帝雖恨瑄喪師而春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
見帝瑄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界李輔國不淹日
被寵遂怨瑄瑄數稱疾不入 會御史大夫顏真卿
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瑄素善何忌不款以惡
名綢之託被酒入朝貶而平即司馬琴工董廷蘭出
入瑄所瑄昵之廷蘭藉瑄勢數招賕謝為有司劾治

瑄訴於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瑄惶恐就第罷為太子少師從帝遷都封清河郡公瑄之廢朝臣多言瑄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瑄亦自謂柄任為天子立功善瑄者暴其言於朝瑄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疾自如帝以瑄虛言浮誕內執鞅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瑄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諭勅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據民居相清謹瑄至一切革之邠人便安政教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為晉漢二州刺史實應二年召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

唐儒多言瑄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後復原瑄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瑄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

幸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累也戒哉

李峴

李峴吳王恪孫折節下士初為長史天寶時遷京兆尹玄宗幸溫湯旬內皆為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惡之出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未騰貴百姓謠曰款粟賤追李峴代宗立拜同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獨前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權制詔或不出中書有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勅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太子詹事卒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等侍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罪有輕重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之意是時崔器等皆獻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頗固爭數日乃見時衣冠蒙更生卒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

唐相臣傳卷之十九

元載

元載鳳翔岐山人也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產業常居岐州載母鵠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慧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試累不第天寶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郾州新平尉監察御史常鑑監選黔中引載為判官載名稍著遷大理評事東都番守遷大理司直 肅宗即位急於軍務時載避地江左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為副拜祠部員外郎遷洪州刺史兩京平入為度支郎中載善奏對肅宗嘉之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數月徵入遷戶部侍郎度支使并諸道轉運使 會肅宗寢疾載與倖臣李輔國善輔國妻元氏載之諸宗因相昵狎時輔國權傾海內舉無違者會選京尹輔國乃以載兼京兆尹載意屬國柄詣輔國懇辭京尹輔國識其意然之翌日拜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轉運使如故旬日肅宗晏駕代宗即位輔國勢愈重稱載於上前載能向上意頗承恩遇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封

許昌縣子 載以度支轉運使職務繁碎負荷且重慮傷名阻大位素與劉晏相友善乃悉以錢穀之務委之薦晏自代載自加營田使李輔國罷職又加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廣德元年與宰相劉晏裴遵慶同扈從至陝及與駕還宮遵慶皆罷所任載恩寵獨盛輔國死載復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委善書卓英倩潛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符合上益信任之 妻王氏狠戾自專載朝謁縱子伯和等遊于外上封人顧繇奏之上方任載以政反罪繇而已內侍魚朝恩恃權寵不與載協常憚之大曆四年冬乘間密奏朝恩專權不執請除之朝恩驕橫天下咸怒上亦知之載遂結北軍大將同謀自防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志氣自若謂已有除惡之功是非前賢以為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胥吏內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瑤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華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穢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

貨賄公行與王縉同列緒方務聚財遂睦於載二人
相得甚歡口益縱橫代宗盡察其跡以載任寄多年
欲全君臣之分載嘗獨見上誠之不悅初扈駕自
陝還與縉上表請以河中府為中都秋秋行幸春首
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以開自
魚朝恩就誅志頗盈滿遂抗表請建中都大略以關
輔河東等十州戶稅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營在
中都以威四方辭多開闢自以為表入事行潛遣吏
於河中經營節度寄理於涇州大曆八年蕃戎入邠
寧之後朝議以為三輔巴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
唐相臣傳 卷之十九 王元載
地不足為守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
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源吐蕃防戍在
推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
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
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壘重復深固原州雖
早霜黍稷不熟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
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東開築之貽累一年戎人更
收多在青海羽書屢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
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為根本分兵守石門木
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冠岬越峭置鳴

沙縣豈安軍為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為之形勢然
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
高枕矣彙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
量井泉計徒庸車乘畚杵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田
神功沮之上遲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乾初六年載
條奏應緣別勅授文武六品以下敕出後望令吏部
兵部便附甲團奏不得檢勘從之時功狀奏擬結銜
多謬載欲權歸於己慮有司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
良密以載醜跡聞載知之奏於上前少良等數人悉
斃於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議載之短門庭之內
唐相臣傳 卷之十九 四
非其黨與不接平素交友涉於道義者悉踈棄之大
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後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
大將軍吳秦收載縉于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
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熊並收禁命吏
部尚書劉晏訊鞠晏以載受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
專斷請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
昕兵部侍郎袁滌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同
推究其狀辨罪問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
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宦官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
秀與載同惡先載於禁中殺之敕曰任直去和懸

於帝典獎筆懲惡急於時政和鼎之寄匪易其人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性頗姦回跡非正
直寵待踰分早踐鈞衡亮弼之功未能經邦成務挾
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陰託妖巫夜行解禱用圖非
望庶寘典章納受賄私貿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
牟曾不隄防恣其凌虐行僻辭矯心狠貌恭使沉抑
之流無因自達賞罰老謬罔不由茲頃以君臣之間
重於去就冀其遷善掩而不言曾無悔非彌蓋凶戾
年序滋遠釁惡貫盈將肅政於朝班俾申明於憲網
宜賜自盡朕涉道猶淺知人不明理績未彰遺闕斯
衆致茲刑辟惻憫良深僉徇行之務中沮勸凡在中
外悉朕懷焉初晏謂涵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况誅
大臣豈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
進止涵等咸聽命及晏等覆奏上乃減緡罪從輕載
長子伯和先是貶在楊州兵曹參軍載得罪命中使
馳傳於楊州賜死次子仲武祠部員外郎次子季能
祕書省校書郎并載妻王氏並賜死女資敬寺尼真
一收入掖庭

楊炎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也曾祖大寶為龍門令劉

武周攻之死節贈全節侯父播舉進士隱居炎美鬚
眉峻風宇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李光弼表為判官
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
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問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
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為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

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
元後善制誥者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
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修撰載當國陰擇才
可代己者引以自近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
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為李楷洛碑寘于壁日

唐相傳

卷之十九

六

楊炎

諷玩之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入左藏庫及炎
為相請出之以歸有司帝從之又行兩稅居數月崔
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又請開豐州陵陽
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思
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安遠
卻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遣秀實為司
農卿以邠寧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
翼之詔書下涇軍士患怒裨將劉文喜因人之怨乃
上疏求秀實朱泚為使詔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詔

開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時方旱人情騷動群臣皆請救文惠帝不聽別將劉海賓斬文惠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皆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度準為荆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於是帝意銜之未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炎中書侍郎同東政杞無術學貌么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為憾舊制中書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為不可杞益怒又密啟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邪始炎遠朝唐相臣傳

道襄漢因勸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邀說之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咎炎以為趣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為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乎居無尺寸功猶僭稱不奉法設使平賊陛下將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憲曰朕業許之不能食吾言遂用希烈又嘗訪群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鑑嚴郾而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為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廷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先是嚴郾為京兆尹不附炎炎諷御史張著劾之罷嚴御史中丞源休與郾不善自流入

權休為京兆少尹令伺郾過休反與郾善炎怒會張光晟謀殺回紇酋帥乃使休使回紇郾坐度田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罷其子弘紫賂賕狼籍故杞引郾為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過惠伯為河南尹時當市炎第為官驛御史劾炎宰相柳吏市私第貴取其直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美利罪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為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賈崖州司馬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歲

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既附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恃害根中不能自止毗睚必讐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戣駁之更曰平厲

按元載矯飭志節以進身弄權固位貪昧無厭卒被殺載雖有司諒其可取然其罪必報果于用私與盛杞不叶竟死崖州豈非誣妄之報乎

唐相臣傳卷二十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祖溫王則天朝為戶部侍郎國子祭酒父侃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慧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衆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沉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含老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耻於自白非知已不可得而唐相臣傳卷二十見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年廿或闕憂見於色親友諷令干祿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玄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既著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為之首起授右拾遺天寶末安祿山反肅宗即位於靈武綰自賊中冒難挾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衆心咸悅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負外郎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舊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廨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為

品秩同列給受宜均悉平分之甚為時論歸美再遷

禮部侍郎上疏條奏貢舉之弊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自叔彙流詐茲道浸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場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為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明經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世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遙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為務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顯顯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垂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恥之行加以

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
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
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辦識牒等一
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
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與古通諸家之
義試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
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
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為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宰相
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
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省通
唐相臣傳 卷二十
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
舉人亦請準此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
貶黜所異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
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恥浮競自止敦龐
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
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
事中李廙給事中李栖筠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
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給舍同尚書左丞至議曰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
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

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
行則及辭也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
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
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
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
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
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
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
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三代而亡漢興
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
唐相臣傳 卷二十
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
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翦
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
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
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
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隤既宅九州攸
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
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
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板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
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虛

張問并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宮族所在耕
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
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
學校以弘訓誘今京有太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
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常貢士不稱行實胄子
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其
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
等望加負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
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
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
唐相臣傳 卷二十 五 楊

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疏忌
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塵汚太學宜
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為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
之載貪冒日甚天下清議亦歸於綰上深知之以載
久在樞衡未即罷遣仍遷綰為太常卿充禮儀使以
郊廟禮久廢籍綰振起之也亦以觀其効用及載伏
誅上乃拜綰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綰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
朝野相賀綰累表懇讓上屬意稍重綰不敢辭 綰
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月
唐相臣傳 卷二十 六 楊

唐相臣傳 卷二十 五 楊
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
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李廩等議
與綰協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
歲舉人望且許應舊舉來歲奉詔仍較禮部即具條
例奏聞代宗以廢進士科問翰林學士對曰進士行
業已久遽廢之恐失人業乃詔孝廉與舊舉兼行綰
又奏歲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其孝悌力田宜有
實狀童子越衆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長僥倖之路
詔停之 再遷吏部侍郎歷典舉選精覈人物以公
平稱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

間喜見容色數日而薨中使在門馳奏於上代宗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詔曰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貞實刑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高廟頃以任非其才毒流於政美登清淨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風既穆於朝班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異於可久而

唐相臣傳

卷二十

七

夫子之命未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況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袞增其欽聘備舊典策載貴朝經可贈司徒又詔文武百寮臨於其第遣內常侍吳承倩會中贈絹千匹布三百端上深惜之顧謂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條及大欽與卿等悲悼同之宰輔贈恩過哀榮之盛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謚曰文貞詔曰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舍和毓德

行為人紀文合典謬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辭稱良史學茂醇儒委在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清風歿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謚法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謚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為廣州貧外司馬綰儉薄自樂未嘗蓄意家產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清

唐相臣傳

卷二十

八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祖睦懷州長史父沔黃門侍郎謚曰芳公家以清儉禮法為士派之則祐甫舉進士歷壽

安尉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進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累拜兼御史中丞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番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關祐甫知省事數為宰相常袞所侵祐甫不從袞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選每有擬官袞多駁下言數相侵時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猫鼠同乳不相為害以為禎祥詔遣中使以示於朝袞率百僚慶賀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吊不可賀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海至紛綸難唐相臣傳

卷二十

崔祐甫

唐史不絕書今茲猶鼠不可溫厠若以創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候無失徵巡猶能不為害代宗深嘉之袞益惡祐甫代宗初崩發哀於西宮袞與禮司議羣臣喪服曰案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國家太宗崩遺詔亦三十六日而羣臣延之既葬而除約四月也高宗崩服絕輕重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且當時遺詔雖曰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在朝羣臣實服二十七日而除則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執曰伏準遺詔無朝臣庶人之

別但言天下人吏勅到後三日皆釋服則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職則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當三日也袞曰案賀循注義吏者謂官長所署則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寮之例祐甫曰左傳云委之三吏則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者豈胥徒歟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榮受殊寵故宜異數今與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於爾安乎祐甫曰若遺詔旨可改孰不可袞堅諍不服而聲色甚厲不為禮節又袞方哭於鈞陳之前而袞從吏或扶之祐甫指示於衆曰臣哭於君前有扶禮乎袞聞之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請謫為潮州刺史內議太重改為河南少尹貶祐甫勅出子儀及此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未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袞誣罔是日百寮直經序立於月華門立貶袞為河南少尹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祐甫出至昭應縣徵還尋轉中書侍郎脩國史仍平章事時上初即位庶務皆委宰司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啓奏填委故官賞賚雜承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及元載敗楊

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
權與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
稍絕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袞薦延推
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
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
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
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相諳若素
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為
然神策軍吏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
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
語連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時李正己畏懼德
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己未
可誠信以計逗晉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祐甫對
曰正己表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
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錫資軍人且使深荷聖德
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從之正己大慙而
心畏服焉祐甫謀猷沃益天下以為可復
貞觀開元之太平也至冬祐甫與入中書而承
旨或休假在幕大事必令中使咨決薨時年六十上
甚悼惜之廢朝三日

曰文貞無子遺命猶子植為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
門下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德宗以祐甫寒賤有大
臣節故特寵異之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
此以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為人乃遣王氏縉帛藏
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
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新史曰楊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議
論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己隱情策吐
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
按楊綰為相數日遂致移風易俗蕭張房杜或未
能及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殊非溫美當
之者無愧色故愚從舊史存之崔祐甫當祿山亂
冒矢石負太廟主而逃勸德宗以正己所獻錢賜
淄青將士除吏八百人無間言非心無適莫者能
然乎惟議喪事聲色陵厲為小失耳
常袞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累
為中書舍人文采瞻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與楊炎
同官時稱常楊魚朝恩賴寵並判國子監袞奏成均
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當番京師屬性易驕後乃剗即第佛祠或伏甲其門
 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舍光門魚衣建言今西
 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
 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衣請卻
 之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者劉翼權震中外涇
 原節度使馬璘為帝寵任有所干請衣皆拒卻元載
 死拜平章事弘文崇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執政綰
 長厚通達而衣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內重綰而顧任
 之禮遇信愛衣弗及也會綰卒衣始當國先是百官
 俸寡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衣皆任情輕重滉
 唐和臣傳
 惡國子司業張參奏惡太子少詹事趙憚皆少給之
 太子文學為洗馬副衣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
 馬上其驛私崇怨類此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饌
 可食十數人衣奏嚴之又將讓封它宰相不從乃
 止政事堂有北門蓋宰相時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至
 衣乃塞之以示尊大既憊元載之敗雖室賣官之路
 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
 轡伯以其轡轡無賢不肖之辨云衣為相散官纔朝
 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於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封
 河內郡公德宗即位衣奏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帝

卷一百一十五

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輔政
 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衣至為設鄉校使
 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
 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於官年五十五贈
 尚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衣於學宮云

唐和臣傳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帝衣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一

張鑑

張鑑字季權蘇州人一字公度父齊丘朔方節度使鑑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為元帥府判官遷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樞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說令說宦人也銜之構樞罪鑑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鑑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樞樞免死而鑑坐貶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罪樞得流鑑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鎰表遷屯田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一

張鑑

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反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訴棄息縱事非叛逆而奴番禁中獨下縱獄情訴不戢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家士僅乾兩婿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婿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錄勲念亡以從藩省况為奴所怨耶陛下方貴武臣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成鳳翔以鎰為鳳翔龍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吐蕃相尚結贊盟清水酌牛馬為牲鎰馳與盟將未殺其禮乃給語吐蕃以羊豕犬代之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為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夜率其黨王分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嘗出齊抗託傭皆免鎰越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為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官張元度柳遇季淑皆死詔贈鎰太子太傅

李揆

李揆字端卿系出關西性驍敏善文開元末擢進士第乾元中進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務棊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非枕圖史不能自措於詞乃大陳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帝嘆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本朝置南北衛文武區別更相檢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一

三

李揆

蕭復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嵩之孫父太僕卿衡之子戚

里嫺從家汰以服御與馬相誇復常不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伯華嘆曰此子當與吾宗推主蔭為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迫不自振議鬻昭應聖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聖奉丞相取右職復曰縉先人豈以濟孺幼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手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居最選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謫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晉王為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欲如鳳翔復止之於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言宦官推重言楊炎盧杞謫毀因召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實疎之也與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鑑判官常臯殺卻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及上功臣已貴唯甄善汰惡為未明少游位兼將相首敗臣節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知以臯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一

四

蕭復

理帝許之尋遣中使馬次緒接宰相劉從一附耳語
既而從一密諭復曰有詔與公議而所奏不欲李勉
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舜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
及公卿今勉翰不可在相位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
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恐寢以成俗政由是敬
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弟并尚部國
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并早卒主以姦蠱事再得罪廢
諸子悉逐配地女為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街暴
憤故復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聖閭
高華勵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為相臨事嚴方數拂帝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一 五 柳渾

柳渾

柳渾字夷曠僕射懷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歲
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
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
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
馬棄官隱武寧山召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
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
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

皇朝

宋

金

盧者歸罪瘖奴軍侯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
甫白奴寃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
代少游渾還團練副使俄為宋州刺史祐甫輔政薦
為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為尚書右丞朱泚
亂渾匿終南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
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
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
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
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
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嫌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一 六 柳渾

謹表關於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
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微倖一時損風教哉請薄責以
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
或日晏它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滉雖為滉
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閭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
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公柰何蹈前非顯
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耶滉悔悟稍褻其威白志貞
除浙西觀察使滉奏志貞與小吏縱嘉其才不當超
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滉移疾出即日詔休外
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滉愀然曰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一
既委有司而復撓之豈賢者用心和士或千里辭家
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貲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滉
城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我息師之便
言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滉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
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滉曰為吾謝張公滉頭可
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滉
謚號好談諧與人交詒如也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
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
勉盧翰皆以舊相監門奏朝請嘆曰吾等固何宜六

真狗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貞元三年
年同時為相是年延賞七月卒滉以八月卒又業延
賞傳以病困不能事請罷吏員事尚不能止之而延
何暇憐人乎山足言
之精薄之言始矣矣
舊史曰張鑑蕭復柳滉李綏材能許謨亮直皆是
相明主盧杞咸忌之管仲有言任君子使小人間
之害霸也朱泚懷光之亂復何尤哉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
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
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振一時天寶中累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一
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
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
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
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
詔拜度支郎中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
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因發義兵堅壁會璘敗欲
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
彭原太守隴華二州刺史隨詔兼京兆尹總大體不
苛弭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誣劾晏漏泄
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時復為

京兆尹戶部侍郎兼諸使晏以戶部讓顏真卿又以
京兆讓嚴武乃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
與程元振善罷為太子賓客俄領東都河南江淮轉
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斛十錢禁膳
不兼時旬農板穗以輸晏乃校行浮淮泗達于汴入
於河右循砥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
文愷梁公堰廝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
利然畏為人牽制乃移書于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
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
可減徭賦半為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
流通則聚落邑屋漸可遷定為二利諸將有不廷戎
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
為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橋可追正觀
永徽之盛為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皋五百里見
戶總千餘居無尺椽爰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
輓漕功且難就為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
崩岸滅木所在厥游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為二病
東垣底柱滎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
兇夾河為藪為三病淮陰去蒲阪亘三千里屹壁相
望中軍皆出司元候每年永無續食半穀輓漕所至

輒當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為四病載
方內樞朝權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益其才
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逐東渭接馳使
勞曰卿朕鄭侯也凡歲至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
旱物不翔貴矣 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
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
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最嚴分明下皆惴服元載
得罪詔晏鞠之晏以憲臺不敢獨訊更教李泂與晏
雜治王繒得免死晏請之也常奉執政忌晏有公望
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為左僕射實欲奪其權
唐相臣傳 卷之五
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
租庸使慎簡臺閣士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
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賢
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廉
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
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覈出納
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雖數千里外奉
教令如目前頗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
能也 李靈曜及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
益削晏常以羨補之人不加調所入自如第五琦始

權監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錢三千百萬而權居大半民不告勤京師監暴貴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楊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買銅易新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壘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輕重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信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詣馬上以鞭筭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閒劇即日剖決無番所居修行里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劉晏

粗樸早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執軋宰相要官華使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非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賞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媚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卒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 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楊炎與晏盛氣不相下炎必欲加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炎證成之詔賜晏死天下以為冤簿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多其人其庶晏歿二十年而韓

泗元秀裴腆李衡包信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諫以為管蕭之亞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 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曰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管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熟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劉晏

陝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于富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歛之荒年蠲赦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猶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遇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 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以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後重歛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之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

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受多出菽粟
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沿逮
自免阻饑不待令驅以為三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
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
功於國者也晏善訓諸子咸有學藝貞元十五年上
悟錄晏子執經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經秘書郎執經
上請削官贈父特追贈鄭州刺史晏兄暹為汾州刺
史方直疾惡建中末召為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
嚴更河南尹于頔代之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一

劉晏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一

李泌

李泌字長源其先遼東襄平人魏八柱國弼七世孫
徙居京兆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召能言佛
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儼者九歲升座詞辯
射座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
有類若者儼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
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
逡巡曰願聞其旨說曰方者棋局圓者棋子動若棋
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
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
要大於身賜束帛勅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
獎愛常引至卧內九齡忽念曰嚴挺之大苦勁然蕭
誠軟美可喜泌在傍言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
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嘆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
博學善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
中詣闕獻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有法
得待詔翰林肅宗即位震武物色求訪會泌自至一
謁見陳天下成敗肅宗悅款授以官因辭願以客從
入議國事出陪輿衆指曰着黃者聖人着白者山

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三人資卿道義云又諫廣平王宜監軍及釋李林甫構諸帝在東宮時事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無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收長安奔命教千里精卒勁騎不逾年而獎我當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剪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共互擊之徐令建寧王為范陽節度使北并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彊我丹困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賊得休養士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海內則無官以賞之奈何泌曰古者官以能爵以賞功有功則賜以茅

土傳之子孫至于周隋皆然貞觀中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為今之計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賞功臣上善之時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遂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王侯耳曰建寧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儼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

辭黃

陽第

謀切

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
不款問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
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
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
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
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
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
哉朕當書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
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
崔員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二 泌
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泌嘗取松膠枝以隱
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
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賜
第強詔食肉為娶故留後李鼎甥婚日勅北軍供帳
元載惡不附已出為觀察魏少游判官載誅召還復
為常衮所忌出為楚州刺史辭不行會澧州闕衮盛
言南方凋瘵請移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
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
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議者欲赦懷光帝傳問群
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

事

田以

不可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
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餽漕以勞進檢校
禮部尚書又議置十六衛上將軍三年同平章事封
鄴縣侯請全功臣論相職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程
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陛
下不以臣不才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其
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失
辭卿言是也上復問泌以復用兵之策泌請鑄農器
給牛種分賜綠緜遣軍鎮募戍卒耕荒田關中久荒所
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舊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二 泌
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碩番者即以所
開田為永業則戍卒皆為上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
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則天下
無復事矣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
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
幾何曰三之二請復所省州縣官泌又奏中朝官常
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能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
員可能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科
奉乃多於減員久帝悅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
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

薛邕田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
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
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大
重內人輕乃請隨官開劇普增其俸時以為宜而實
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
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先是公主肅宗女也適
肅升女為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語
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大
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
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迨已長且孝友溫仁
唐相臣傳
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
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
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
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
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
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款其祀乎因嗚咽流涕
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
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
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
為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中今日復為陛下

相又觀該事且陛下既知肅宗急而建寧寬則願深
戒其失從容三日寃其端緒必詳知太子之無他矣
若果有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
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
諸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
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
有異謀彼諸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表
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為累乎幸賴陛
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勅使楊素許敬宗李林
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
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
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
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
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
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
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
悉卿意泌歸語子弟曰累汝曾見太子遣人謝泌曰
若必不可救欲先自盡
子起敬起孝為泌
開延英殿獨召泌涕泣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

西使
神分
集
清
三
二
相
不
言
事

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
 大誦封物皆三損二至是帝使還舊封李晟馬燧渾
 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受河隴旣歿於吐蕃安
 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泌阻絕李泌請假
 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
 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皆分隸神策禁旅益壯時方
 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
 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
 受私獻九詔旨須索卽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
 下紆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一
 李泌

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覺也泌指其陷李揆
 和蕃頗真卿使希烈之罪又言楊炎罪不至死杞擠
 陷之而相關播懷先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
 卿言誠有之上曰建中之亂術士預請城奉天此蓋
 天命非杞所能至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
 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
 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
 亡也加崇文館學士修國史泌請廢正月晦以二
 月朔爲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清
 囊盛百穀瓜果踵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問釀宜春

酒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
著令與上已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宴會四
年八月月食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
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有文集二十卷
泌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
橫大言時時譴議能寤人主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
玭稱兩京後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初泌
出江南與柳渾渾顧况爲人外之交吟咏自適而渾先
達故泌復得入子繁有才名無行義泌爲相嘗薦慶
士陽城爲諫議大夫又泌歿裴延齡巧佞奉上城歆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二

九

李

奏其過以疏草示繁繁竟白延齡盡述其事父與翰
林學士梁肅友善肅歿繁亂其配士君子以此少之
后爲隨州亳州刺史州有劇賊爲大患繁有機畧捕
殺之舒元與興繁素隙反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人
皆寃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
紙握筆著家傳十篇

新史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
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
宗被僭莽立朝廷筆言暫謀有所寤合皆附以正
當此時泌於獻納間曲全玄肅父子爲不少又佐

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
泌於德宗時一居相位請置十六衛軍請全功臣
請復所省州縣官停西域使者廩給分隸神策軍
議府兵募戍卒屯田京師舉陽城為諫議大夫炳
炳相蔡即房杜姚宋可以並驅而爭先矣舊史謂
德宗晚好鬼神泌乃獲用何視泌之淺而議之容
易哉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三

盧杞

盧杞字子良父爽有傳杞有口才體貌陋藍色不耻
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藉蔭為清
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府掌書記病免
補鴻臚丞出為忠州刺史稍遷吏部郎中為虢州刺
史奏言號有官承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
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號而憂同
州宰相材也詔以承賜貧逐有意柄任矣俄召為御
史中丞所論奏無不合逾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寢露賢者媚
能者忌小忤已不致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眾市權
為自固者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
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權卸御史大
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鑑材裕忠懿帝所倚愛未有
以間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偽請行帝不可即薦鑑
守鳳翔既又惡郢時州朱滔與泚有違言誣其軍
司馬蔡廷玉問閣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以悅
滔下御史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
玉疑送滔所因急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為詔所殺

顧下三司雜治并効大夫郢初詹善張鑑每伺杞間
 獨詰鑑杞知之它日伺詹來即往至鑑便坐詹趨避
 杞遽及機事鑑不得已曰鄭侍御在杞佯驚曰向所
 言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按有詔詹伏死流鄧費州杜
 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佑百緒訖貶蘇州刺史李
 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
 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
 使卒于行李沛以徐州降有所經累使人誤先白杞
 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深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
 杞得君故不敢言是時兵屯河南北學不解財用日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三 盧杞
 急于是度支條軍所仰給月費緡百餘萬而藏錢緡
 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贊判度支其黨常都賓等
 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贏以濟
 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暴責其期人不勝
 寃自殞溝瀆者相望京師囂然不闕日計悉田宅奴
 婢之直緡止八十萬又僦匱質金居買粟者四貸其
 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肆民皆邀宰相所訴帝
 知民愁忿而所得不足給師贊之術亦窮于是間架
 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一者二千
 中千下五百吏皆入第室計之噫不意率二架低

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易舊法率千錢筭
 二十請加五十主會注所售入其筭有私其目相市
 為私籍自言隱不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
 由是主僧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
 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于市曰不奪而商人
 既質矣不稅而問架除陌矣其倡和造作以召怨徒
 亂皆杞為之帝出奉天杞與閔播從後數日崔寧自
 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靈武杜
 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所從道杞請道
 模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為賊乘不如道乾陵北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三 盧杞
 踰鷄子堆而屯與為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
 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
 泚解去或謂王翊趙寶曰聞懷光常斥宰相不能謀
 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楨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
 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
 懼即譖帝然之詔懷光無朝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
 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
 反因言杞等罪惡士議譁沸帝始寤貶為新州司馬
 始帝即位以崔佑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
 初綱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

元

絕天下亂敗相踵及其陰害矯誦雖國屯主尋猶整然肆志獲難并帝尚念之不棄及興元敕令俄徙吉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兼高當行詔書不肯草白宰相曰杞又易天常使萬乘播遷幸赦不誅又委大州失天下望宰相不悅乃召它舍人作制高固執不得下于是諫臣趙需裴信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衆對極言杞罪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寒膺良士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懇到帝語宰相曰授杞大州可乎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爲澧州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爭論杞事朕可之矣泌頓首賀曰此日外謂陛下爲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帝喜杞遷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連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慚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張延賞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本名實符開元末玄宗召見賜名延賞取賞延於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

卿見而奇之以交妻爲肅宗在鳳翔擢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轉殿中侍御史代宗幸陝除給事中轉御史中丞天曆二年拜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久當兵衝閭井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河導渠修築官廟數年間流離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獎爲時罷河南西山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賞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治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人李少良潛以元載陰事聞載黨知之奏少良狂妄下御史臺訊鞠欲有所屬延賞不承其意尋出爲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屬歲旱歉人有亡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適彼而可得生存吾人又何限于彼也乃具舟楫而遣之使吏修其廬室已其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遠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爲便尋以母憂去職終制授檢校禮部尚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數年改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尋就加吏部尚書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朮以兵入成都爲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將叱于遂等討之其月斬朮及同惡者復歸成都先是兵革屢擾自天寶末楊國忠用

事南蠻三蜀疲弊屬車駕其後郭英又淫崔寧之室遂縱崔寧揚琳交亂及崔寧得志後極修靡故蜀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度建中末為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為駕在梁州倚劍南蜀川為根本貞元元年以宰相劉從一有疾詔徵延賞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協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晟意延賞至興元改授左僕射初大曆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于詞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三

六

延賞

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嘗有德於晟因會讌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為相晟然之于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為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若釋仇惡於孟酒之間終歡可解文士難犯雖修睦于外而蓄怒于內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初吐蕃尚結贊與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持牛酒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問晟晟令牙將

王使選銳兵三千設伏汧陽大敗吐蕃結贊僅免自是數遣使乞和晟朝於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繼之上意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延賞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給事中鄭雲達代之上不許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令自舉代已者于是始用邢君牙為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瑊及冊晟太尉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奉禮如關即以前相攝之延賞欲輕其禮始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冊時議非之延賞奏議請省官員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三

七

延賞

曰為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荆南劍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少不下十數年吏部未嘗補授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員可減無疑也請減官員收其祿俸資養職戰士俾劉玄佐復河湟軍用不乏矣上然之初韓滉入朝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委邊任玄佐亦欲自効初滉命父洗卒玄佐以疾辭上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辭不行時抱真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俾曇勸抱真竟拒絕之蓋以延賞快惡能字成兵柄由是武臣

不附自建議減員之後物議不平延賞懼量留其官
下詔曰諸州府停減及所留官並合釐務其中有先
考滿及充職掌遇停減或恐公務有闕宜委長吏于
合停官中取考淺人清白幹舉者留填闕官差攝訖
聞奏但取才堪不限資序如當州官少任以鄰州官
充其州縣諸邑部送準舊例以當州官及本土寄客
有資產幹了者差遣又減員人衆道路怨嘆日聞於
上侍中馬燧奏減員太甚恐不可行太子少保蕭倫
及常參官等抗疏以減員招怨並請復之浙西觀察
使白志貞亦以疏論時延賞疾甚嘗在私第李泌初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三
為相採於群情由是官員悉復貞元三年七月薨年
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贈禮加等謚曰成肅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四

李晟

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為
裨將晟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善騎射
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
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來城拒關頗傷士卒忠嗣募軍
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
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駢
雅聞其名召補列將嘗擊靈州叛羗於高駢州又擊
宕州建狂羗於罕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
德初鳳翔節度使孫志直署晟總遊兵擊破党項羗
高王等以功授特進試光祿卿轉試太常卿大曆初
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為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
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
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
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容公種而還吐蕃因解
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同三司無幾兼人全吾衛
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并總遊兵無何
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靈州大敗晟率所部橫擊
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

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留居宿衛為右神策
 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節度使崔寧朝京三川
 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晟乃踰漏
 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絕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
 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悅
 反將兵圍臨洛邢州詔以晟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
 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
 臨洛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
 洛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固悅
 兵却遂斬朝光戰於臨洛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洛水
 唐相臣傳
 乘水而濟橫擊悅軍王師復振擊悅大破之三年正
 月復以諸道軍擊敗悅軍於泊水遂進攻魏州以功
 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
 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成
 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討賊者吾三帥也邢趙北
 壤人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
 為過公柰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真壘與交歡
 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
 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將軍莫
 仁權等謀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

日與孝忠連兵北畧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
 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迫晟引步騎
 擊敗之清苑益急滔武俊大懼悉起兵來救圍晟軍
 晟內攻景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
 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
 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而孝忠
 以軍介二監間倚晟為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
 子播越人臣當奔赴義武欲止吾當以子為質乃
 以憑約皆并遣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
 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
 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蕪無犯時劉德
 信自寇澗敗歸亦次渭南軍蓄無制德信入謁晟晟
 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以并
 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
 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清斜與懷光聯
 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中懷光望
 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暴為賊餌乎晟曰
 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
 悅遷延有異志晟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恭
 露於外公宜速進兵雖晟不肯願為公先驅死且不

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戡軍
整戡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
其軍即奏言神策兵給賜北方鎮獨厚今禁逐未平
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為言臣無以解惟陛下裁處懷
光欲最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遣翰林學士陸贄
臨詔懷光令與最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
以戰贄數顧最最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最將一軍
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懷光地
咸陽堅壁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屢降中使
促以收復懷光託以卒疲更請休息以伺其便然陰
與朱泚交通其迹漸露最懼為所併乃密疏請移軍
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最以懷光反狀已明
緩急宜有所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以裨將趙光
錡為洋州刺史唐良臣為利州刺史戡子婿張或為
劍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納之未果行
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泚上欲親總六師移幸咸陽
以促諸軍進討懷光聞之大駭疑上奪其軍謀亂益
急時劇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將楊惠元及戡並與
懷光聯營戡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戡戡乃宣令云
奉詔徙屯渭橋乃結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

劫建徽惠元而併其兵建徽遁免惠元為懷光所害
是日車駕幸梁州時變生倉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
駱谷道路險阻儲供無素從官乏食上歎曰早從李
戡之言三蜀可坐致也最戡大將張弘自任在傳口
詔授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
戡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為天下本若皆執
羈勒誰復京師乃浚城隍繕兵甲以圖收復戡以孤
軍獨當強寇恐為二賊之所併乃卑詞厚幣偽致誠
於懷光外示推崇內為之備時芻粟未集乃令檢校
戶部郎中張或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
唐相臣傳
不旬日芻糧皆足戡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
亂逐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予代受國恩見危
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誅滅兇渠以取富貴
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勦力
勤王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三
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戡亦歔歔流涕是時朱泚
盜據京城懷光圖為反噬河朔僭偽者三李納虎視
於河南希烈鴟張於汴鄭戡內無貨財外無轉輸以
孤軍而抗劇賊而銳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激人心故
英豪歸向戴休顏率奉天之韓游瓌治邠寧之師

駱元先以華州之兵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
七盤皆稟嚴節度嚴軍大振懷光以休顏遊瓌從嚴
益懼嚴又致書於懷光諭以禍福令破賊迎鑾以權
前過懷光卒不悟軍衆漸多離散糗糧且竭虜剽無
所得懼為嚴所襲三月懷光自三原富平東抵奉天
所至焚掠乃自馮翊入據河中懷光將孟涉段威勇
者本神策將惡懷光之不臣既至富平結陣於軍中
外向大呼而去懷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數千人歸嚴
乃陳兵受涉降卒乃奏授涉檢校工部尚書威勇
兼御史大夫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
唐相臣傳 卷之五 六 李晟
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
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
安是月渾瑊步將上官望自間道懷詔書加晟檢校
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
百戶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晟承詔
流涕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繫億兆
之心圖翦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即人心失
望武士謀臣無所施矣四月有詔加晟京畿渭北鄜
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府司錄李敬仲自京城
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張或

為副使鄭雲逵為行軍司馬李敬仲為節度判官俾
同主軍畫又請以懷光舊將唐良臣保潼關以河中
節度授之戴休顏守奉天請以鄜坊節度授之上皆
沒之渭橋舊有粟十餘萬斛度先饋懷光軍欲盡
晟又奏曰近畿雖乘兵亂猶可賦歛儻寇賊未滅宿
兵曠時人費耕桑又無儲蓄非防微制勝之術也上
納之晟乃於畿甸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
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
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來與何在而
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壻詣晟軍且曰
公家無恙城中有書聞晟曰爾敢與賊為間適命斬
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勞苦每
以大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會將吏數輩自賊中
逃來言泚衆勢離可滅之狀士心益奮先是賊將姚
令言及偽中丞崔宣威使謀覘我軍為邏騎所得拘
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誠之曰爾報崔宣威為賊
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五月三日晟引軍
抵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晨集將佐圖兵所向
諸將口先拔外城既有市里然後北清宮關晟曰若
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間以居人若賊設伏格間百姓

冀清非計也且賊重兵堅甲皆在苑中君自苑擊其
 心腹移書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剋期進軍於城下其
 月二十五日夜晟自東渭橋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
 村以薄京城晟臨高稍麾令設壕柵以候賊軍俄而
 賊衆大至賊驍將張庭芝李希倩逼柵求戰晟謂諸
 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吳說康
 英俊史萬頃孟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
 賊併力攻之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譟譟
 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僵屍蔽
 地餘衆走入白華夜聞慟哭之聲翌日將復出師諸
 將請侍西軍至則左右大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
 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如侍西軍恐失機
 便二十八日晟大集諸將駱元光尚可孤吳使吳
 說王似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萬頃神策將孟涉康
 英俊華州將郭審金撰文成高州將彭元俊等號令
 警師畢陳兵於光泰門外乃使王似李演率騎軍史
 萬頃領步兵直抵苑牆神農村晟先是夜使人開苑
 牆二百餘步至是賊已樹木柵之賊倚柵拒戰晟叱
 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懼先登校
 柵而入王似騎軍縱進賊即奔潰賊將選誠諫大

軍分道並入鼓譟雷動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猶力
 持官軍晟令決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光銑楊萬
 榮孟日華等步騎齊進賊軍陣成而屢北戰十余合
 衆勝驅蹙至於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
 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
 遣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張庭芝尚有衆
 萬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兇黨相率來
 降是日晟軍入京城勒兵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
 金吾仗仍號令諸軍曰晟實不武上憑膺箕下敵士
 心幸得藏厥兇渠肅清宮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
 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竊則非伐罪弔人之義也晟
 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
 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
 攝長安令陳元衆攝萬年令常上假告喻百姓居人
 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
 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由取賊馬二匹晟皆
 立斬之莫敢忤視士庶無不感悅咸歎流涕二十
 九日令孟涉屯於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
 垂教寺晟自屯於安國寺是日斬賊將李希倩等八
 人徇於市六月四日晟破賊露布至果州上覽之感

泣群臣無不墮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虔奉聖
 謨盈祿兇醜然古之樹勲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
 於不鷄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
 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
 不為朕也百官拜賀而退是日晟斬偽相李忠臣張
 元晟蔣鎮喬琳洪經綸崔宣等又表守臣節不屈於
 賊者程鎮之劉延蔣沆趙暉陸岌等晟初屯渭橋時
 榮感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榮感已退皇家
 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重
 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
 唐相臣傳
 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寧聞
 五緯盈縮無準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
 參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尋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
 封一千戶晟綜理以備百司令大將吳詵將兵三千
 至寶雞清道晟又請至鳳翔迎扈不許七月十三日
 德宗至自興元渾瑊韓游瓌戴休顏以其兵扈從晟
 與駱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時元從禁軍及中南
 隴州鳳翔之眾步騎凡十餘萬旌旗連亘數十里傾
 城士庶夾道歡呼晟以戎服謁見於三橋上駐馬勞
 之晟再拜稽首初賀元恩珍滅宗廟再清宮闕咸肅

梓舜感涕跪而言曰臣忝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奸
 逆致鑿與再遷及師於城隅累月方殄賊寇皆臣庸
 懦不任職之責敢請死罪上為之掩涕命給事中齊
 映宣旨令左右起晟於馬前是月御殿大赦贈晟父
 欽太子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賜永崇里第及涇
 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
 供帳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
 師以為榮觀上恩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
 刊石立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
 賜晟晟以涇州倚邊屢害戎帥數為亂階乃上書請
 唐相臣傳
 理不用命者兼備耕以積粟穰却西蕃上皆從之詔
 以晟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
 度兼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政封
 西平郡王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錡立小
 將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
 誅之上以初復京師及安反側不許八月晟至鳳翔
 理殺張錡之罪斬王斌等十餘人初朱泚亂時涇州
 亦殺其帥馮河清立別將田希鑒方屬播遷不遑討
 伐以涇帥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
 州希鑒兇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為後患從之晟

至鳳翔託以巡邏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坐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石奇等三十餘人具事以聞上曰涇州亂逆泉數非晟莫能理之還鎮表右龍武將軍李為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晟常曰河隴之陷也豈吐蕃力取之蓋因將帥貪暴種落携貳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士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以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異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目榮美息曩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名將李唐相臣傳 卷之五 十一 李晟
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三人必為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和即請盟復因盟以虜瑊因以賣燧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以牛酒犒勞徐乃引去持間晟是役也晟先令衙將王必選銳兵三千設伏於汧陽誠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必如晟節度果遇結贊及出奮擊賊皆披靡必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十月晟出師

襲吐蕃權沙堡拔之斬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數遣使乞和十二月晟朝京師奏曰戎秋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給晟命將擊之上方戢兵疑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張延賞秉政與晟有隙屢於上前間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賞德宗竟納延賞之言罷晟兵柄三年三月冊拜晟為大尉中書令奉朝請而已其年閏五月渾瑊與尚結贊同盟於平涼果為蕃兵所劫瑊單馬僅免將吏皆陷六月罷河東節度使馬燧為司徒盡中尚結贊之計晟既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通王府長史璦者亦為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璦願備左右狡兔三穴盍早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遽執璦以聞四年三月詔為晟立五廟以晟高祖之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祖思恭贈幽州大都督廟成官給牲牢祭器牀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勲力詔曰昔我列祖東乾坤之盛撥掃隋季之荒允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無疆

之士不二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
威不若康不入用端命於上帝宇宙既清日月既貞
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咨列於斯閣懋昭績効
式元己已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老臣
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
艱難親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為代生司
縑其才過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彥
範等著其輔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
勲在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授今則李晟等保寧朕
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社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
唐相臣傳 卷之十四 李晟
未錄孰謂旌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子曷其
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
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於壁焉庶播嘉庸式昭於下
俾後來者尚挹清顏知元勲之不朽復命皇太子書
其文以賜晟晟刻石於門左初晟在鳳翔謂賓介曰
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
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縉紳儒者之事非
勲德所宜晟歛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
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
言豈可謂有犯無隱乎無不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

擇耳叔度慙而退故為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
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臨下明察
每理軍必曰某事有勞某能其事雖屬養小善必紀
姓名尤惡下為朋黨相持好善嫉惡出於天性嘗有
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為嵐州刺史嘗有恩於晟後
坐貶於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
元澄三子晟撫待動至皆為成就宦學人皆義之理
家以嚴稱諸子姪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
王氏甥如己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
曰爾有家況姑在堂婦常奉酒醴中饋以待賓客遂
唐相臣傳 卷之十五 李晟
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貞元九年八月薨
時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廢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
弔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賙賻加等比
大歛上手書致意送柩前曰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
進致旨於故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
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賈山岳之降靈
弘濟患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
人神功業施於社稷臣時定亂實賴元勲洎領上台
克諧中外訏謨帝道叶贊皇猷常竭嘉言以匡不逮
方期與國同休永為邦翰比嬰疾恙雖歷旬日時冀

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微
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慈遺痛惜何極
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樑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
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胤嗣朕
必終始保持況愿等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
平生縱卿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見朕
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誠志無以為念發言
涕零是用躬述數行寫朕所懷臨紙遣使不能銑詞
魂而有知當體朕意冊贈太師謚曰忠武武成薨後城
益州復鹽池上賜宰臣新鹽惻然思晟乃令致鹽於
唐和臣傳 卷之五 十六恩 李晟
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聞愿
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眷遇終始無與晟比元和四
年詔曰夫能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之名重可久之
業者必報以殊常之寵待以親比之恩與國無窮時
惟茂典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西
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贈太師李晟間代英賢
自天忠義邁濟時之宏算抱經武之長材貫以至誠
協於一德寧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鯨鯢既殲
宮廟斯復眷茲勳伐則既褒崇永言天歆之夷載懷
邦傑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協比於後昆其家宜令

編附屬籍以晟配饗德宗廟庭晟十五子同佃借無
祿早世次愿聰總懸憑想憲翹懿聽甚懿聰愿聰聰
最知名
舊史曰西平器偉才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
有將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
應變誠一代之賢將也觀恒山之役立談釋二帥
之憾涇師之亂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為忠義手
對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
橋之軍可不為應變乎解帶結孝忠之心請婚釋
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希鑒之誅可
唐和臣傳 卷之五 十六恩 李晟
不為明於決斷乎而德宗皇帝聽斷不明無人君
之量俾功臣困讒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權丁瓌
之言誠堪太息雖醜醜刻渭橋之石區區賜煙閣
之銘亦何心哉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元和平賊之
功聰憩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始終道家所
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
新史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
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劉河南李希烈江鄭汲
晟無積貲輸糧捉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
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傑樂為之死至師入

長安而人不知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
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
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代
按唐將相彬彬踰美往代如李郭之功後世所稱
最光弼守太原守河陽兩勝可以言功矣然潰於
相州敗於邙山子儀雖復兩京尋與九節度敗北
惟西平王李公玄謨妙畧忠肝義氣佈置尤密賞
罰必行自初隸王忠嗣以來百戰百勝未有敗挫
唐初李靖以來一人而已然不伐不驕子儀同焉
汾陽七子八婿皆為顯官西平十五子愿聽想稱
唐相臣傳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五

李

名臣忠德之報亦異世相埒云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五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其先自右扶風徙焉父李
龍嘗舉明孫吳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畧軍使燧少
時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嘆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
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為一儒哉燧姿度
魁異長六尺二寸沉勇多智畧該涉群書尤善兵法
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
恩首亂雖陷洛城必當夷滅公盍建不代之功誅其
逆將向潤客牛廷珪拔其根抵祿山西不能入關則
坐而授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之計不時決事淺禍
山果遣韓朝陽來召循朝陽至范陽與循語陰伏壯
士以弓弦縊殺之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
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寶應中澤潞節
度使李抱玉署奏趙城尉是時回紇大軍還國恃復
東都之功倨孫志睢所過或虜掠廩粟供餽小不如
意恣行殺害抱玉具供辦賓介皆憚不敢行燧自贊
請主郵驛比回紇至則先賂其渠帥與明要約回紇
乃假驛旗幟為識肥令者命燧取死囚給左右願後
小遽令輒殺之回紇相顧失色虜涉其境無敢暴掠

抱王益奇之燧因說抱王曰屬者與回紇言燧得其情今僕固懷恩恃功樹黨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分授疆土皆出懷恩其子瑒勇不義以燧度之將必窺太原西山以為龍公宜深備之無何懷恩果與太原都將李竭誠通謀將取太原其帥辛雲京覺之斬竭誠固城自守懷恩遣其子瑒率兵圍之初回紇歸遣其將安恪石常庭將兵數百及誘募附麗者復數千人以守河陽東郡所虜掠重貨悉積河陽是時懷恩遣薛嵩自相衛魏糧以絕河津抱王令燧詣薛嵩說之嵩乃絕懷恩從順署奏左武衛兵曹歷太子通事舍人遷著作郎營田判官無幾遷秘書少監兼殿中侍御史為節度判官承務郎遷鄭州刺史燧乃勸課農畝摠其戶籍歲一稅之州人以為便大曆四年改懷州刺史乘亂兵之後其妻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修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教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穰界中生穰穀人頌之抱王移鎮鳳翔以汧陽被邊署奏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廣二百餘步上連峻山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設籬櫓八日而功畢會抱王入覲與燧俱

行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水陸運使大曆十年河陽三城兵亂遂進將常休明以燧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河陽三城使十一年五月汧州大將李靈耀反因據州城絕運路以邀節制代宗務姑息因授靈耀及宋等八州節度晉後靈耀不受命乃潛結魏博田承嗣乃遣兄子悅將兵援靈耀破永平軍將劉洽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靈耀忠臣懼賊焚廬舍西走燧勸其還兵請為前鋒擊破田悅進逼汧州忠臣行汧南燧引軍行汧北又敗靈耀將張清於西梁靈耀還殺兵八千號為餓狼軍燧獨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承嗣又遣悅將兵二萬救靈耀破永平軍將杜如江于曹州又敗李正已遣軍擊走劉洽長孫全緒等軍乘勝去汧州一舍方陣而進忠臣會宋州淮南浙西兵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四千人為奇兵擊破之田悅匹馬遁去靈耀知悅敗明日以百騎夜走汧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汧城乃引軍退舍於板橋忠臣入城果尋其功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大曆十四年六月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光弼傳

使太原承前政艱防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燧乃
悉召將吏牧馬廐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
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行衣以便進趨
又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
為營陣或塞陣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
兵三萬開廣塲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坐作之勢建中
二年六月朝於京師加檢校兵部尚書令還太原初
田悅新代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已詐効誠款燧上疏
明其必反宜先備之其年悅果與淄青相異通謀自
將兵三萬圍邢州次臨洛築重城絕其內外以拒救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五
四
馬燧
兵邢州將李洪臨洛將張仝堅守不拔昭義軍告
急乃詔燧將步騎二萬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
行營兵馬使李晟合軍救臨洛燧軍出鄆口兵未過
險乃遣持書諭悅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
次邯鄲悅遣使至燧皆斬之以徇造兵擊破其支軍
射殺其將成炫之悅自攻臨洛遣大將楊朝光將兵
萬人於臨洛南雙岡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
抱真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明日
燧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悅謂將吏曰朝
聖柵不下萬人賊令燧等盡銳攻之比數日計不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李光弼傳

能下殺傷必甚吾乘此必拔臨洛賞勞軍士而與之
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桓州李惟嶽救兵五千以助
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乃令大
將李自良李奉國將騎兵合神策軍於雙岡禦之令
曰令悅得過當斬爾自良等擊却悅燧乃令推火車
以焚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
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至臨洛田悅悉軍復戰燧
自將銳兵振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兵大敗
斬首萬餘級生虜九百人得救三十萬斛器甲稱是
悅收敗兵夜遁邢州圍亦解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五
十五
馬燧
誓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領
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
尋加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田悅求救於淄青柏
李納遣大將衛俊將萬人救悅李惟嶽亦遣兵三千
赴援悅收合散卒二萬餘人壁於汧水淄青軍其東
柏真軍其西首尾相應燧率諸軍進屯於鄆奏請益
河陽兵詔河陽節度使李元平將兵會之軍次於漳悅
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為固軍不得渡
燧乃於下流以車數百乘維以鐵鎖鑲絕中流實以
上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

不戰欲老燧軍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燧
夾洹水而軍抱負與李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
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
淄青雖三軍為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軍擊
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
法所謂攻其必救彼固當戰也燧為諸軍合而破之
遂乃造三橋道逾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恒州兵以
軍少懼為燧所并引軍合於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
乃伏兵萬人欲邀燧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
時擊鼓吹角潛師傍洹水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則
止為陣又令百騎吹鼓角皆晉於後仍抱薪持火待
軍畢發止鼓角匿其旁伺悅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
數里悅乃率淄青恒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掩其後
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中令無動命前除草斬
榛棘廣百步以為陣燧出陣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
為前列以俟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
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河東
軍既勝諸軍還斷合擊又大破之迫洹水悅軍走橋
橋已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餘級燧大將孫晉
卿安暹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紀淄青軍

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餘里悅收賊卒千餘人走魏
州至門州將李長春開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
乃納悅悅既入殺長春嬰城自守數日李再春以博
州降悅悅昂以洛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悅遣符璘
李瑋將五百騎送淄青兵還鎮璘瑋因來降燧魏州
先引御河入南流燧令塞其嶺口河流絕城中益恐
悅乃遣許士則侯臧徒步問行說朱滔王武俊借兵
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徽傳者京師授武俊恒冀
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張孝忠已為易定節度
使武俊獨為防禦使又割趙深二州為一鎮以康日
唐州臣傳
知為觀察使甚為怨望且素輕孝忠耻名在下時朱
滔討李惟徽拔深州求隸幽州不得亦怨望由是歸
武俊同謀救悅悅恃燕趙之援又出兵二萬背城而
陣燧復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六月朱滔王武俊聯兵五萬來救悅至於城下諸
帥議退兵燧固不可德宗遣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
朔方軍步騎萬五千人赴燧是月晦懷光亦至懷光
勇而無謀軍至之日未休息詰與滔等戰王師不
利悅等決水灌燧等軍燧兵屈糧少七日燧與諸軍
退次魏縣是月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

貝四州節度觀察使田悅朱滔王武俊軍亦至魏縣與官軍隔河對壘十一月三盜於魏縣軍中遞相推獎王號朱滔稱翼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於李納納稱齊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為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偽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偽稱年號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助勦患難四年十月汪師犯闕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議者云燧若乘田悅汴水之敗併力攻之時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五

馬燧

日夕俟降燧與抱貞不和遷延於擊賊乃致三盜連結至今為梗職燧之由燧至太原遣行軍司馬王權將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彙及大將之子與俱未壁於中渭橋及帝幸梁州權彙領兵還鎮燧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面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急乃引晉水架汾而注城之東灌以為池寇至計皆守陣者萬人又決汾水環城多為池沼樹柳以固隄桑燕保寧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正月加檢校司徒封北平郡王七月德宗還京加燧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并管内諸軍行營元帥令與侍中渾

城鎮國軍節度駱元光同討河中初李懷光據河中燧遣使招諭之懷光妹婿要廷珍守晉州衙將光朝敬守隰州鄭抗守慈州皆相次降燧初王武俊自魏縣還鎮雖去偽號而攻圍趙州不解康曰知寢賊欲棄趙州燧奏曰可詔武俊與抱貞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請改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燧乃表讓三州於州降燧故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使燧乃表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恐後有功者踵以為常止嘉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九月十五日燧帥步騎三萬次於絳分兵收夏縣略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燧以兵攻絳州十月拔其外城其夜偽刺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畧定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統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虜士女斬之以徇貞元元年軍次寶鼎敗賊騎兵於陶城前鋒將李黯追擊之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餘級獲馬五百匹是歲天下蝗旱物價騰貴軍乏糧餉而京師言事多請檢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通京邑反覆不可保信捨之無以示天下慮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五

馬燧

上為左右所惑且兵事尚密六月燧乃捨軍以數百騎朝於京師上召見燧曰臣雖不武得芻糧支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許之七月燧因朝京師乃與渾瑊路元光韓遊瓌合軍次於長春宮懷光將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官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而傷必甚乃挺身至城呼廷光廷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拜燧乃諭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未首建大勲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勲力背君上為族滅之計耶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薩堡守將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廷光東道既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往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輩復得為王人矣渾瑊疑是服燧私謂衆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逮遠矣八月燧移軍於焦薩堡其夜賊太原堡守將吳同棄堡而遁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兵凡八萬陣於城下是日賊將牛勣將懷光首以城降

其守兵猶一萬六千人斬賊將閻晏孟寶張清吳同等七人以徇為懷光賜虜者皆捨之燧自朝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詔書褒美遷光祿大夫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宴賜畢還太原是行也德宗賜燧宸宸台衡二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誠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逮也頃靈監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為君臣箴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固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上義又非備重諸耒耨良所惡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致邦之臣歟宸宸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欲交馳利害紛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目不備觀耳難徧聞觀之聞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親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維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因從爾欲門我爾偽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大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埋無求備事多摠集衆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

下之目為瞻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為謀我謀則智
求賢惟廣辯理惟精逆耳拂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
亦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為代作程
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
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祇畏馭朽為戒納隍為志
神將害盈天匪餒易四海為家天豈不富伊昔哲王
勤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奇伎淫巧放珍禽
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欲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
必著清已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為靡不
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
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
斯起垂旒蔽聰難塞耳令弘光大是亦為美覆之
如天燬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
丕圖寇戎薦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其敢以渝俯察
物情仰稽典謨作誠斯言實於生隅台衡銘曰天列
台星垂象於人聖人則天亦建輔臣以翼以弼為衡
為鈞如耳目應心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執云非親
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咸同風雲
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諫諍亦必從繩金其用礪
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咨文陋明揚泊乎有虞

二人騰芳爰迨伊尹相於成湯長牙諒彼武王
道無不行謀無不臧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
蕭曹亦彰烈烈我祖膺期而昌刻滅群兇砥平四方
惟衛及英啟關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
忠譽昂昂偉茲衆材為棟為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
是知道之廢興繫於時主主之得失資於台輔經之
以文緯之以武出為方伯入作中甫絕維載張闕衣
斯補惟德是倚惟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傳託
板築夷吾射鉤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鄙
何警追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於理術術師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五
繫起政刑多失遺茲艱屯夙夜祇懼翊我戴我實惟
勲賢內熙庶績外摠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
壁境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予嘉爾相子理
惟后失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藏曷彛
道冠圖史無俾伊傳克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
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西偏帝為題額其崇
寵如此二年冬吐蕃大將尚結贊陷鹽夏二州各番
兵守之結贊大軍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
餉不繼德宗以燧為綏銀麟勝招討使令與華帥駱
元光帥韓遊瓌及鳳翔諸鎮之師會於河西進討

燧出師次石州結贊聞之懼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
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頽熟厚禮卑辭申情於燧請
和燧頽表論奏上堅不許三年正月燧軍還太原四
月燧與論頽熟俱入朝燧盛言蕃情可保請許其盟
上然之燧既入朝結贊遽自鳴沙還蕃是歲閏五月
十五日侍中渾瑊與蕃相尚結贊盟於平涼為蕃軍
所劫狼狽僅免陷將吏六十餘員由燧之謀謬也坐
是奪兵權六月以燧守司徒兼侍中北平王如故仍
賜妓樂奉朝請而已五年九月燧與太尉李晟召見
於延英殿上嘉其有大勲力皆圖形凌煙閣列於元
唐相臣傳
臣之次九年七月燧對於延英初上以燧足疾不令
朝謁是日燧以冬首入朝勅許不拜而坐時太尉晟
已薨帝謂燧曰常時卿與太尉晟同來今獨見卿不
覺悲慟上歔歔久之燧既退足疾仆於地上親掖起
之送及於陞燧頓首泣謝累上表乞歸陳讓侍中優
詔不許貞元十一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先是司天
頻奏彗或太白犯太微上將問一月而燧薨廢朝四
日詔京兆尹韓皋監護喪事吳王猷為弔祭贈賜使
冊贈太尉謚曰莊武子彙暢彙以父蔭累遷至鴻臚
少卿晉京師暢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子繼祖以祖

蔭四歲為太子舍人累遷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卒
渾瑊
渾瑊皋蘭州人也本鐵勒九姓部落之渾部也高祖
大俟利發渾阿貧及貞觀中為皋蘭州刺史曾祖元
慶祖大壽父釋之皆代為皋蘭都督大壽開元初歷
左領衛中郎將太子僕同正釋之少有武藝積戰功
於遼上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
廣德間與吐蕃戰歿於靈武年四十九城本名曰進
年十餘歲即善騎射隨父戰伐破賀魯部下石堡城
收龍駒駝勇冠諸軍累授折衝果毅後節度使安思
唐相臣傳
順遣瑊提偏師深入葛祿部經狐媚磧略時羅斯山
大破阿不思部又與諸軍城永清柵天安軍遷中郎
將安祿山播逆瑊從李光弼出師河北定諸郡邑賊
將有李立節者素稱驍勇與瑊格鬪臨陣斬之遷右
驍衛將軍既而肅宗即位於靈武瑊統兵赴行在至
天德遇蕃軍入寇瑊擊敗之從郭子儀收兩京討安
慶緒破賊於新鄭收檢校太僕卿充武鋒軍使又從
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數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
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戶及懷恩謀亂令子瑒
與瑊率軍圍擒次朔方將瑒瑊率所部歸郭子儀會

城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為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御史中丞軍還盛禮於邠會吐蕃大入寇至奉天城拒戰於莫谷大破蕃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州周智光反子儀奉詔討之令城領馬步萬人攻下同州智光平詔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軍子儀領之子儀令城先率兵至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穩加兼御史大夫大曆七年吐蕃大寇邈城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黃菩原自是每年常戍於長武城臨盛穩十一年拜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五 十六 年 城父釋之戰死又起復本官為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御史中丞軍還盛禮於邠會吐蕃大入寇至奉天城拒戰於莫谷大破蕃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州周智光反子儀奉詔討之令城領馬步萬人攻下同州智光平詔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軍子儀領之子儀令城先率兵至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穩加兼御史大夫大曆七年吐蕃大寇邈城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黃菩原自是每年常戍於長武城臨盛穩十一年拜邠州刺史其年吐蕃入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

與希烈交通城奏其狀上特保證之仍賜城馬一匹并鞍轡錦綵二百疋時以晉王為荆襄等道兵馬元帥討李希烈大用府幕以城檢校戶部尚書御史大夫充中軍都虞候會涇師亂德宗幸奉天後三日城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置為行在都虞候檢校兵部尚書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居數日邠寧節度使韓遊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募兵三千自乾陵北過赴醴泉以拒朱泚會謀報泚已出兵帝遽令追遊瓌兵纔至奉天賊軍果至遊瓌等戰於城東王師不利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內有草車數乘城令推車塞門焚之以外禦乘大力戰賊方解去然重圍已合賊大修攻具以僧法堅為匠師毀佛寺房宇以為梯櫓是月賊自丁未至辛未四面攻城晝夜矢石不絕城隨機應敵僅能自固十一月靈武節度使杜希全監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難將至上議其所向宰相盧杞白志貞以漠谷路為便城曰漠谷險隘必為賊所邀若取乾陵北過付使城守固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必不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

即出兵應接若取乾陵路恐驚陵寢城曰今朱泚
城斬伐松栢以夜繼晝驚動已多今城中危急佇望
救軍唯希全等率先赴難安危是賴所繫非輕制置
不宜差跌但今希全等於鷄子堆下營固守善地賊
泚可以計破也盧杞等曰陛下以順討逆不可自驚
陵寢白志貞從而贊之上從杞議希全進至漠谷果
為賊軍邀擊奪據水口乘高以大弩巨石左右夾擊
殺傷頗甚城中出兵應援亦為賊姓銳而退希全等
各歸還本鎮賊攻城逾急壕塹圍之旬日復偏攻東
北角矢石亂入晝夜如雨城中死傷者甚衆重圍救
唐相臣傳
絕芻粟俱盡城中伺賊休息輒遣人城外拾樵採
以進御人心危賊上與賊對泣賊泚北據乾陵下瞰
城內身衣蔽以翟扇前後左右皆朱紫閹官宴賜拜
舞紛紜旁午城中動息賊俯窺之慢辭戲侮以為破
在漏刻之頃時令騎將環城招公卿士庶責以不識
天命十五日賊造雲橋成闊數十丈以巨輪為脚推
之使前施濕氈生牛羊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
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羊廬環相屬負土運薪
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惶懼相顧失色
上召城勉諭之令唐相臣傳
自御史大夫實封封

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
之兼賜城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
之不足者必書其身因命以位仍謂城曰朕便與卿
別更不用對策縱有急切令馬承倩在卿處但令附
奏賊俯伏鳴咽上亦悲慟不自勝撫城背而遣之前
一日城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
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丈次三日即令焚火次
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
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
而登城上上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賊但感激誠厲
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
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
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為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
中歡譁振地時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衣聞不
已初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是日上先授城二子官餘
授將校有差賊又別造雲橋周以重鐵方就而朔方
節度使李懷光自魏縣行營赴難先遣兵馬使張韶
入奏韶至奉天與賊填塹者相雜臨城忽大呼謂城
上曰我李懷光使也懷光自河北領大軍至矣即繩
引而登城中得懷光表歡聲振動賊衆不之測乃令

晉詔巡於城上翌日懷光大軍次醴泉是夜賊解圍而去興元元年正月以城為行在都知兵馬使二月賜實封五百戶是月德宗移幸山南時懷光叛逆二賊連結寇盜縱橫城分布諸軍以為翼衛縈入谷口而懷光追騎遮至城令侯仲莊以後軍擊敗之三月加檢校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鹽豐夏等州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等使仍充朔方邠寧鎮武等道兼永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是月賊將諸軍赴京畿賊將韓旻張廷芝宋歸朝等拒我師於武功城與吐蕃將論莽羅之衆大破賊於武亭川斬首萬餘級賊便赴奉天應接李晟抗京城西面五月李晟自東渭橋抵京城攻賊城亦與韓進環戴休顏西面諸軍會合晟破賊之日賊亦進收咸陽尋聞朱泚姚令言奔敗命諸軍分道邀擊其衆離潰相率來降選勁騎三千急追泚至涇州賊將泚傳首來獻六月加城侍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李晟一千戶城八百戶韓進環戴休顏四百戶賒元亮尚孤五百戶七月德宗還宮以城守官兼河中戶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充河中同陝節度及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

改封咸寧郡王九月賜城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入第之日宰相節將送之一如李晟入第之儀以李懷光未平又加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討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以功加檢校司空與一子五品正員官是冬望皇帝親郊昊天上帝城入朝陪祀畢還鎮河中三年吐蕃入寇至鳳翔為李晟擊又襲破其摧沙堡吐蕃深恨之尚結贊入寇時我鹽夏二州以兵守之欲長驅犯京師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陰計圖之乃卑詞遜禮告馬燧情重立盟誓則蕃軍引去德宗不許馬燧自入朝言之上乃令崔翰入蕃報結贊言還我鹽夏則許同盟結贊謂翰曰渭水之會同盟入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靈州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皆和善守信境外重之此時須請預盟翰約盟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曰清水非吉地請會盟於原州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翰歸備奏其事神策將馬有麟奏曰土梨樹地多險恐蕃軍隱伏不利不如於平涼其地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為便乃定盟於平涼川初結贊請李觀杜希全預盟歆執之徑犯京師詔報之曰杜希全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六

陸贄

贄字敬輿嘉興人父侃溧陽令贄年十八第進士中
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謐有重名贄往
見與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
為母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
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
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計
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
簡官事五術曰聽誼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六
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
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
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繁省以稽聽斷
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
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復以稽教導三科曰茂
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
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
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吏之冗食蠲法之撓人
省官之不職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題其言
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

會馬燧計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

問策安出贄言幽燕桓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榮汴
之勢急而禍重今若還李光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
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
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凡京師稅間架權酒抽貫貸
商點召之令一切停止則端本整禁之術帝不納後
涇師急變贄言皆效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
奏請報下書詔曰數百贄初不經思遠成皆周盡事
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他學士筆閣
不得下贄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赴責贄曰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六
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贄意指盧
杞等帝護杞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
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
上書言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亂或資治勿
諉興衰於天命帝又問贄事行於今者贄勸帝群臣
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
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
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為君臣一體故推
信不疑至憚人責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蔽也又
諫者不審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嗣位見言事

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則窮故項不詔次對豈曰倦哉
贊曰是極諫上書論推誠納諫曰擢考功郎中時賊
未平帝欲明年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
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
大慈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
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
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
皇今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
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
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漢及後世皆倣之君
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
如耳若以時心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
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智也寧與加冗號以受
實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素付贊使商
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
之使彊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
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論陛下窮用兵乎竭取
財賦變生京師監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偕帝者二
豎其他顧瞻懷惑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群心惟
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深言又不切人誰肯

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枉者益不臻夫悔過不
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
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
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
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
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
必顧心心必副事二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
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
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
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瓊林大盈二庫
別藏貢物贊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
開元時貴臣巧媚遂建言賦稅當委有司其貢獻悉
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方啟瘡
痛呻吟之聲未息遽私別庫恐群下有舛舛望請悉
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歸之有司先給軍實奇懷纖
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揭小寶固大寶也
帝悟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廣德與
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回請移心帝遣贊
見懷光議事贊還奏懷光怒奔不追師老不用群帥
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回勸帝許晟

移軍初贊與懷光語及嚴懷光妄訖曰吾無所藉嚴
贊即美其疆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
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嚴并
屯東渭橋託言嚴兵寡不足支賊俾為犄角懷光雖
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嚴移屯懷光固
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少須之嚴已從
營不閱旬懷光果奪而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
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
授以試官贊諫止之德宗雖在艱難中雖有宰相小
大之事必與贊謀之當時謂之內相遷贊為諫議大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六 五 諫
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勳得位雖
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伺然帝亦不能容
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
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
者急宣詔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
賊所扼通王命者惟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
者我勝則來賊勝則遂往此其機會不容差跌使楚
琳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
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
通歸途濟大業也帝釋然盡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

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贊曰官官具寮
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
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勲臣之憤帝乃止
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
贊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重傷殘廢之卒
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
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為之者有
下車而為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
主修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殤有
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六 六 諫
葉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中
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
為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耶知
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廢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
詔猶遣使諭瑊資遣上又問贊近有卑官自山北來
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私情頗似窺覷若不追
尋恐成奸計贊諫宜推誠不可蓄疑初劉從一姜公
輔材下不建贊遠其徒以卑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
建台宰而贊孤立一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
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可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

舍人母常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
官客東都諸方贈遺一不取惟帝舉以布衣交先以
間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
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為學士入謝伏
地哽泣帝為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
而實參素不平忌之贊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
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出乃以中書侍郎
同門下平章事帝始用楊炎盧杞樹私黨排忠良天
下怨疾貞元後懲父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
覆參詰乃得下及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
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
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齊桓公問管
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善始而不終害霸
也與賢人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非悉懷險
誠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阻議為出衆自異為
不群趣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
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
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
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材者貴廣考課
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

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
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以公
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
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官長以逾於下流
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
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
薦士時諸道大水贊奏請遣使宣撫帝從之舊制吏
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
墮則素牒叢淆偽冒蒙真吏緣以為姦廢置無恒至
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
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括吏姦天下使之當是時
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
不肯判贊又請如故事內一人秉筆所咨輒判又以
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
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有八利有六
失宜罷四方防秋之兵析而三之帝愛重其言不從
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贊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
延齡辟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
下讐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
罷贊畏慎未嘗通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言贊

與張滂李元等推勳軍情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力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初實參貶郴州受節度使劉士寧賄李異與參有隙具奏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又奏稱實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語得之於贊故參之死贊有力焉會薛延為刺史諭旨慰勞常舉數上表請贊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卒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議可否號為內相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贊指斥吳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曰延齡之譖遠貶之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已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庶叛者革心帝從

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貞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舊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帝驚沮泣詔軍中得贊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怒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它卿乎既貶荒遠十年常闕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贊所陳俱詳奏議新史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贊謀及已平追讐盡言惻然以諛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贊白罷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罷實繁之死贊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嘗也觀贊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謂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兢惜哉蘇軾曰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

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
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何其
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贊勸之以忠
厚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德宗好聚
歛而贊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
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憲天道去小人以
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
謂進吾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
言則貞觀可得而復矣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六

唐相臣傳

按德宗即位之初奸名貪功田悅驚疑而起朱泚
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往迎其鋒勝負未
決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河朔之衆并
集於一而李希烈又乘間而起矣兵連禍結賦不
能供關中已亂而帝不知贊曰兩河淮西為亂者
止四五人其間必有遭註誤蓄疑者若能招懷之
從化者過半帝猶意西師克不用贊言於是涇原
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已老矣於是
一切姑息含容藩鎮之禍遂終唐世嗚呼贊以從
官事德宗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入數年彌縫匡救
實多比其老也功業完矣而卒去於延齡輩之手

帝之闇如此哉

趙憬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憬志行峻潔實應中方營
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若饑憬褐衣上
疏請殺禮從儉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
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
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辨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
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開播為使而憬以御
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獨憬不
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
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
常証以貪敗請降考按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
實參當國欲抑為刺史帝不許參罷進平章事與陸
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
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黃裳遭奄人譏詆穆
贊常武李宣盧雲等為裴延齡構憤勢危甚憬救護
中解皆得免初贊約其執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
帝色變憬不為助遂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
固本在選賢節用薄賦寬刑罰懇懇為天子言之
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帝官六議帝皆然之下

詔褒荅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傳謚曰貞憲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生家也得廩入先建家朝而竟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孤垣崔傲並為部刺史不守法懷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慕懷失於朝及為相乃權傲自大理卿為尚書右丞垣方貶衡州別駕引為吉州刺史人以為賢

賈耽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累進潯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李泌薦之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均州建中三年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為工部尚書耽納詔於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行較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旋銳利公上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為公統之耽曰是為何邪朝廷有命即為帥矣吾今趨覲往以親君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中遂安俄為東都番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獵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滑青李納雖削偽號而陰蓄謀道出滑或謂館之於外耽曰與

我隣道素何疑之使暴於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士

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

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

若謀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因不安帝然之不用也

於是立進檢校司空左僕射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

屢疏辭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曰元靖

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

見之必從詢索風俗故天下地土物產山川夷阻必

究知之方吐蕃盛疆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

不復專耽乃繪布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為

一圖又以洮湟其涼屯鎮額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

為別錄六篇河西戎落錄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

又圖海內華夷廣三大從三尺以寸為百里并謨古

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

漢書郡國題以墨今州縣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

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國問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

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十道在景雲為按察

開元為採訪使置升降備焉至陰陽雜數罔不通其

器脩然蓋長者也不言臧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

危大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每歸第對
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溫世謂淳德有常
者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七

十五

唐相臣傳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七

高郢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為衛州人九歲
通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為好時
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而
并貸之實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
以白衣上書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
意要無以加臣謂悉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剝器不
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卅桓公廟楹
而刻其捕春秋書之為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
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即斟酌古
禮一旦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玄况寺非宗祏所安
神靈所託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
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薦食生人百姓惶惶無日不惕
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大宗難
之業傳之陛下下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
有關况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
補乘於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
百萬之眾資糧靡餒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
父子兄弟相視無伸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

崇財贍寡猶需稍息勞敝以與休之奈何戎虜未
 平侵地未復金華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
 大農有推酤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我比八月雨不
 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
 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工用之
 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
 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我秋乘間以為風塵得不為陛
 下深憂乎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
 也必藉於衆而順於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
 之禍不除而絀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
 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不用有功之功故功莫大
 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故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
 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
 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為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
 曾有為也若以為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
 待也若以致福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不在費財若
 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人今興造趣
 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息食撓管愁
 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
 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左右過

計臣竊為陛下惜之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
 陽尉郭子儀取為朔方掌書記子儀恐判官張曇奏
 抵死郢引救甚力忤子儀意不徙倚氏丞李懷光引
 佐郢寧府懷光將遷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
 反方銳不聽既又息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
 群將未集郢恐為懷光所乘與李鄴固止之會懷光
 子雖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觀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
 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與焉今若恃衆而動
 自絕於天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瑊大懼
 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
 唐相臣傳
 國事殘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誚郢抗詞無所
 愧隱觀者為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
 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
 客員外郎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
 郢疾之乃謝絕請謁顯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
 抑浮華奔競之俗為哀貞元末權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順宗立病不能事上叔文黨根據朝廷
 帝始詔皇太子監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為華
 州刺史政尚仁靜初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
 率軍入神策而州仍歲餉元光僅以困輸入累刺史憚

不敢曰郢奏聞數月改兵部尚書右僕射致仕
贈太子太保謚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
無留業或勸益知前人傳制集答曰王言不可藏私
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答曰祿廩雖薄在我則
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既叔
文用事珣瑜憂甚乃稱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與
珣瑜免故議者贊珣瑜而咎郢子定

杜佑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曾祖行敏荆益二州都督
祖慈右司員外郎父希聖重然諾所交游皆一時俊
僚為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開
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聖為和親判官信安
郡王倚表署靈州別駕開內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
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乞歸
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使故拜希聖鄯州都督
知蕃後馳傳度隴破鳴犢黎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
旅而還摧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聖引師部分塞
下吐蕃懼遺書求和希聖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
虜悉衆爭壇泉希聖大小戰數十俘其大酋至莫門
焚積畜卒城而還時年幾興唐唐憲家希聖居數歲

芻粟金帛豐餘宦者牛童行邊或勸希聖結其驩答
曰以貨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聖不職下遷恒州
刺史徙西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昇金者皆
得罪希聖愛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
時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刺縣丞嘗過潤州刺史帝
元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失禮他日元甫有疑獄
不能決訊佑佑為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楊
炎輔政後為改度支兼和羅使於是軍興餽漕又得
刺決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兵革戰民困
賦無所出佑以為救敝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止
議不從上疏盧杞當國惡之出為蘇州刺史佑母在
辭不行改饒州俄出為嶺南節度使佑為開大衢疏
析屋門以息火災朱崖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
之召拜尚書右丞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詔佑
檢校尚書右僕射討定之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因
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淮南節度使初佑決雷陂以廣
灌溉斥海瀨棄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列營三十
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佐故李亞卿元均
至爭權亂政帝為佑斥去之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追檢校司徒兼

度支鹽鐵使於是叔文為副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即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廼出諫為河中少尹叔文欲誅東宮龔佑為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異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異始度支畜用度多署吏權攝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練桑還少府職務簡修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為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為無良邊臣有為而叛開元初却靈佺補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唐相臣傳

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欲求繇役遂致叛亡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為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也今戎醜方疆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華其茲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

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冊贈大傳諡曰安簡初佑為徐泗節度李藩為杜漸所構詔佑殺之佑懷詔十日不發竟奏免之始仍藩人高其義后藩為名相云佑最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撫百家作周六官法為政典二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佑以為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為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為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亭觀仍鑿巖泉與賓客置酒為樂子弟皆奉朝請貴盛為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為治不暇察數幹計賦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妻梁氏亡以嬖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舊史曰高公楚天縱之性摠州之年代父命於臨刑孝也懷光之亂三人被傷撫巢父於賊庭義也抑浮濫之流考藝文之士盡搜幽滯大變時風正也君卿承陰入仕研獄受知博古通今輸忠效用位居極品榮逮子孫操修之報不亦宜哉及其實察察法嬖妾受封事重因循難平語於正矣

鄭餘慶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為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貞元十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貶又歲旱饑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為中書史漏言疊疊忤故貶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為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貴鉤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唐相臣傳卷之五十一鄭綱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持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為太子賓客後渙以賊敗帝寢聞叱去事喜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徵幸路不可權倖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市多汎泐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即

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綠者服太濫人不以為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還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乃詔為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為副崔郾陳佩楊嗣復更敬休為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詳悉錢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為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謚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為賙賸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賜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儉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後生內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頗用古語人嘗其不識時與從父網家昭國坊細弟在南餘慶弟在北世謂南鄭相北

鄭相云子幹第進士居右補言政言無諱憲宗謂餘慶曰卿子直臣也文宗立為翰林學士萃經史為要錄帝愛其博而精賜金紫服進尚書左丞子虞晦從諫尤知名

鄭珣瑜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榮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為萬年尉崔祐甫為相擢左補闕出為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燕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為河南尹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珣瑜徐曰未到官而據事獻禮欺不聽性嚴重少言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既至河南清靜惠下賤欲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餽運勞凡迎送刺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與監軍別有所取珣瑜趣桂壁不酬至軍

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何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珍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資而重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為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番府緡帛入有數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為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常執誼為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走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餐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嘆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卧家不出七日罷為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文憲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况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覃相武宗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八

杜黃裳

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子儀入朝使主番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狼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為侍御史為裴延齡所惡十替不遷平盧節使李師古卒黃裳請乘其未定分之帝不從後討之頗勞費卒如裳計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常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唐相臣傳卷之二十八

賊以獻蜀平群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是卿之功始得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帥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銓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脍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以機權還宰相紀律張設赫熱號中興自黃裳啟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七十贈司徒諡曰宣獻黃裳權變有王佐大畧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為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既死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坐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載弟勝實曆擢進士宣宗問黃裳首建憲宗事嘉之累官節度使史寄錢數千緡并隨中子一乘使者未暇送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衣出從婢二人青衣繼後是日

公夫人使者陳歸以告則占
師占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按高崇文在長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討劉闢
杜公奏罷中人監軍任用崇文崇文聞命亟出杜
公居中指授且以軍法屬崇文遂能成功可謂斷
矣憲宗中興之業杜公之力居首然論方鎮只言
貞元近事勸以法度整肅諸侯而已宏謨遠慮則
未之逮恐非兩漢人物也

崔群

崔群字敦詩具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
梁肅薦其有公輔之材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校書
郎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教陳謨言憲宗嘉納因詔

學士凡奏議待群署乃得上群以禁密之言人人當
自陳遂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
言矣固讓見聽時惠昭太子薨遂王嫡而澧王長多
為助帝將建東宮詔群作澧王讓表群奏大凡已當
得則讓不當符之焉用讓今遂王嫡宜為太子帝從
其議時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練助營開業佛祠群以
為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元和十二年以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老丐子
以奏帝問宰相群對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

旨若須出敕即無及矣於是免死群凡啟奏平議如
此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
世事為辨謗累以自儆鑒群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
有情則欺偽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沒潤膚受
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紂之
以法則人有歸正而不敢以欺帝聽其言時皇甫鎛
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群數言其佞邪不可
用既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群因推極其言曰安撫在
出今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吏民間疾苦故
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孜孜
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於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
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
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
又言謂祿山反為治亂分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
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群以是諷帝故鑄銜之
帝卒相轉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為太子
卿力也群曰此先帝意臣何力也且陛下向為淮西
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濟南陽之贖允符東海
之貴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卒

按唐
日崔群知貢舉其妻勸令求田群曰予有美庄三
十所謂所取二十八也妻曰君若聽贊門生乎長掌

文柄納其子不令就試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荒一
庄矣群無以答

常貫之

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父肇大曆中為中書舍
人累上疏言得失為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
改秘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
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謚曰貞貫之
及進士第為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
尉河中鄭元澤潞郡士美以厚弊召皆不應居貧敏
亶廉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
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
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六 常貫之

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為果州刺史半道貶州久之知
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
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垍曰奉教事果見聽垍因
曰君異時當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
行實流競為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
曰侍郎是宰相余安得重曰然為陛下揀宰相者得
無重乎帝美其言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討吳元
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
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
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佗速於撲
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
已討鎮不從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為都
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
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恃重
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
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貫之謂學
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鑄張宿
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曰宿姦
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除構
之 又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為吏部侍郎翰林

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出貫之為湖南觀察使
不三日韋顗李正辭薛公幹李宣常處厚崔昭坐與
貫之厚善悉貶為州刺史覲正處厚等皆清正以鈎
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
程昇督諸道賦租昇諷州縣厚歛以獻貫之不忍橫
賦而所獻不中昇意因取屬內六州番錢繼之左遷
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
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貫之
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為偽辭以悅人為
右丞時有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八

七 韋顗

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
易裴均子持萬纁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
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美財

新史曰杜黃裳善謀韋貫之忠實皆是穆天宰經
國體檢豪亂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
然邪

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任為湖南觀察使有
名於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致閑美敏於學居父喪
家本饒財姻屬不弔有侍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

數年畧盡年四十餘困廣陵問不自振妻子追咎藩
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
運為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
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
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覲聖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
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効君兼錯愕去恨
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憾其軍有非聖德宗怒密詔徐
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
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
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
唐相臣傳一 卷之二十八 李藩

七 韋顗

李藩

佑曰慎毋畏吾以閨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
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
王昭德邀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
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疆致之
仲舒等為俳說度語相狎耽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
終日不曉所語何也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為皇
太子王詔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為諂藩曰自占
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詔何誅累擢
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
便執勅尾批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

曰勅邪裴垪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綱罷因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嘗問前代帝王或家給人足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于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勅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故堯舜之德惟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故但務安人而已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易以休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唐相臣傳卷之二十八李藩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為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鈞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鈞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著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使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一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為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為太子詹事後數月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為華州刺史未行半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藩材能

不及常貴之裴垪然人物清楚是其流亞云

權德輿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畧陽人父臯字士繇後秦尚書翼之後少以進士補具州臨清尉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為蘇縣尉署從事臯除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索退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自京師迴過福昌福昌尉仲墓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墓墓至臯示已暗瞪墓而瞋墓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既逸臯而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之死恸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盡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淮南採訪使高適表臯試大理評事充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以自從臯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玄宗在蜀聞而嘉之除監察御史會丁母喪因家洪州時南北隔絕或喻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宣至洪州經時未復過有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邁為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臯白其事臯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勅使而遽

有此言因掩涕而起遣使拜謝之浙西節度使顏真卿表為行軍司馬詔徵為起居舍人又以疾辭嘗曰本自全吾志豈受此之名耶李季卿為江淮黜陟使奏華節行敗著作郎役不起兩京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誠兄弟者皆仰幸之德而友善之大曆三年卒於家年四十六元和中謚曰貞孝前贈秘書監至是因子德與為相立家廟至元和十一年復贈太子太保德與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才召為左補闕 正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大水德與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權德輿資數道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開宜擇群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來問人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為美利以夸已功用官錢舊常平雜物還取其直流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兼知制誥時帝親撫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居數歲德輿自帶省上書言左右

振垣承太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為姦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為乏事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戒膳憫惻元元告於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矣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播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宜詔所在裁留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權德輿經用以種貧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之又言比經紕放者自謂試用無期坐為匪人以動和氣近陛下洗宥紕放者或起為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掣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採用之憲宗元和初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大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權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為輔相寬和不為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

終參贊大機是時帝切於事巨細悉責宰相吉甫
論事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遜言亟辭德與從容不
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為東都留守卒諡曰文德興生
三歲知變四歲四歲能賦詩精思經術無不貫綜自
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
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於世述作最盛六經
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瞻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
卓異者皆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飭其醞藉
風流自然可慕元和間為縉紳羽儀云

舊史曰叔翰修身慎行力學承家批制勅有夕郎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八 十三 推轂

之風奎御書見宰執之器而乃輕財散施天爵是
期偉哉自待之意也德與疏延齡恣行巧佞論臯
謨不書明刑三十年羽儀縉紳實臯之餘慶所鍾
也

鄭綱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
皆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劍南奏
署掌書記入為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
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
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蓋左右神策以監軍為中

尉實文場時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
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
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者為令也
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
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
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謂爾脅我為之文場叩
頭謝更命中書作詔拜罷統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
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在內職十三辟上
遇之頗厚順宗初即位遺詔不時宣下綱與同列街
次公密中正論中人不取逮及王叔文擅權綱守道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八 十四 推轂
中立順宗病不能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
外憚廣陵王雄魯欲危之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
報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意乃定憲宗即位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
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洛從史辭洛乏糧請番軍
山東李吉甫密諧綱溺言於從史帝從洛堂殿召學
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
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
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
忌造為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

案方為帝夷削節度疆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於綱
綱常默默居位四年罷為太子賓客久乃檢校禮部
尚書出為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人為御史
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太保文宗太和中年
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諡
曰宣綱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為垣赫事以
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按鄭綱以溫閑雅麗之文居獻納論思之地補深
王度拒中人進機之制守道寡欲世以耆德稱云

唐相臣傳

卷二十九

十一

鄭綱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九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
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氏躬加訓誨既長
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
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决
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兩使使河東効
奏朔方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
者聳然時御史古溫以姦惡遷東潭謫賀州真卿曰
奈何以私忿欲危宋璟後手宰相楊國忠惡不附已
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手草真卿度必反陽託
霖雨增俾濟陰料材壯儲膏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
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
陷獨平原城守且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
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喜
謂人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時平原有
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
統之以刀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為將分
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咸勵饒陽太守
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

李常郡太守王壽各以兵歸李詔北海太守賀蘭
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遠段子光傳
李澄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長眾懼給諸將曰吾
素識澄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易
續體歛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
守斬賊將李欽奏等清士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
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
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錡賈載沈震為
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濟河太守使郡人李萼
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河朔恃公為金城清河西隣
唐書
也有江淮租布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
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眾公因而撫有以為腹心運
之如臂使指耳真卿為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
何以教我萼曰朝家使程千里統眾十萬自太行而
東將出鄆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
知泰以勁兵拔鄆日出官師討鄆幽陵平原清河合
十萬眾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不與戰不數
日賊必潰真卿然之乃撤清河等遠大將李擇交
副將范東叟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七五千宅堂已
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賊賊敗斬

萬級知泰走吸部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奕兵絕平
救軍真卿懼不敵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
議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澳陽歸真
卿欽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道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為
質頗甫十歲軍中因請留之不從肅宗已即位靈武
真卿數遣使以蠟丸累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復為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
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後得其法
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
諸郡復陷獨平原傳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
唐書
真卿謀於眾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
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
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
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
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
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驛日當關不敢乘趨出柩
柩乃乘王府都虞侯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
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
而辭卿姑容之百官肅然而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
選告宗廟祀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

在蜀可乎器遷奏改之帝以為達識又建言奉新
 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為賊毀請等置於野皇
 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為馮翊太
 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為御史詹旻誣劾貶饒
 州刺史乾元初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
 戰備都統李岷以為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為刑部侍
 郎展卒舉兵度而岷奔江西李輔國矯詔遷上皇
 西京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遂州長史代
 宗立起為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
 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
 唐相臣傳 卷之五十九 五
 而即官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
 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
 刑部尚書為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晉知省事更封
 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群臣論奏乃給帝曰群臣
 奏事多挾諛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
 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
 也皆得專達於天子即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
 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皆得訪察還以聞此
 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耳目使不聰明
 則天下何望焉帝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

方糾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
 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
 甫國忠猶不敢公為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
 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
 器不飭載以為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
 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
 崩以為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罷不報時
 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輒建議釐正為
 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
 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
 唐相臣傳 卷之五十九 五
 數遣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辭曰先中丞
 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抵之公忍不
 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衙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
 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
 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
 固番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
 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肯希烈養子千餘
 拔刃爭進諸將皆嬖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
 身扞麾其眾退乃就館逼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
 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

其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義士寧以未見信望於人要友諸已得其正而後懾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論曰真卿元老風烈凜然朝廷無出其右者出使希烈已歷年而德宗曾不一問其存亡焉真卿五奉表皆不報坐觀忠義道臨天下幾何不解體耶向能用薦言真卿得時則孰不思奮然德宗之問既入盧杞之言則必棄薦策無疑矣

唐相原傳

卷之二十九

八

唐相原傳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

裴瑒

裴瑒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鄭珣瑜委瑒校考辭判守正不受請託考校皆務才實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瑒曰吾茫覩遠商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情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瑒即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為於數月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為戶部侍郎帝器瑒方直以為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甫罷乃拜瑒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瑒始承旨翰林天子新剪蜀亂屬精致治中外機筦瑒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既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闕說帝悼瑒戒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瑒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為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瑒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

李輔光

承

承

李輔光均効其儒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
 帝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瓘每欲撓均權因
 探帝意自請往於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均固
 爭以為從史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
 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
 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依違不能決久
 之卒用承瓘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
 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均從容
 以語勸之翊元曰言從史惡穢可圖狀均比遣往得
 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均乃為帝陳從史暴戾不君
 唐相臣傳
 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殺之
 後無與師之勞帝初瞿然徐乃許之均請秘其計帝
 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於朝曰
 班師均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誅之人心不厭請
 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承瓘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
 三曰上供曰送使曰晉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
 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晉
 州送使人入格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日苛齊
 民重困均奏禁之以一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
 州租調至不足乃取夫郡以贍故送吏之財悉為上

供自是起

相

供自是起淮江而少息矣均器局峻整持法度
 雖宿貴前望造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
 政多忌之惟均獎勵便盡言初拾遺獨孤郁李正辭
 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均均獨讓休復曰君異夫
 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為疑休復大慙均
 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相又擢常貫之裴
 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丞皆蹇蹇為輔相號名臣自
 均選任用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均年少柄
 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賴朝無幸人五年暴
 風痺帝悵惜遣使致醫藥悉進退輒聞居三月益
 痛乃罷為兵部尚書均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
 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會均與史官蔣
 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均引疾解史任不宜冒奏
 乃徙均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加贈給事中
 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均始相建言集賢
 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為學士下為直學上餘皆按理
 使館以登朝者為修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遂著
 於今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祿二州已而
 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均明日乃明帝怒召學士李
 絳議斥武絳言均身備宰相明練時勢不容先見

武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明倚任方為尚不免疑嫌益信處位之難云

按垣薦引正人使諫官盡言忠也請罷斥承璫兵柄正也精吏治練朝章才也可謂忠於事君不負相職矣憲宗中興之功垣其最已

李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父栖筠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年尚少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廢卹禮廢缺吉甫章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實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

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一

李吉甫

史贊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并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權人益重其量憲宗立入翰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常璽蓄財多故劉闢曰以備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規其不也帝寤乃以李巽為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關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回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

唐書

李吉甫

蜀隸江道者四且宣... 琴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搗三峽之虜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聞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瀾塞亭鄧南比數千里求盟吉甫諫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綿山跨谷以數番紂而國千里起靈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情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情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謀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扼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專恣通賂吉甫劾之伏誅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限諸道歲終巡察以絕苛歛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實

書易星詔曰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塞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疆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即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叙進官無番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辭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為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蓄乃亡命羣盜非有圖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為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一多憐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殺聞徐梁兵與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撓擅權用事者皆怒帝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平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寬群羊士謬言溫薦群為御史中丞群即奏事譖侍御史溫知維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群等銜之俄而吉甫為相者夜宿其第群捕醫者効

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群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均代已因自出鎮乃以檢校兵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帝為御通化門賜御餌禁方居二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因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防關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中平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曰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均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詔有唐相臣傳司省吏員併州縣均俸廩省冗官八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於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戚義陽之半吉甫乃請裁制公主墓戶封恩王等女為縣主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門閤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洛曰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劉潼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

請
州

請
州

吐番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為我寇常
 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曰請起夏州至天德復
 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中經略故
 城以護党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大胡州在靈武
 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
 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
 州以軍達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
 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隸綏銀道取廊城
 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士三十萬給太原澤
 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
 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
 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汴自
 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
 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天誠才
 而唐州乃蔡嶠襟請拔進誠為刺史以臨賊境且慰
 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
 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
 歸國則為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
 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
 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
 以內地無屑尚援固時可取不常河朔故事與帝

請
州

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群帥
 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
 五十七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奠
 祭以少牢贈司空賜諡曰忠懿卒前一歲焚或掩太
 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如吉甫當國
 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賢薦士大夫三十人用盡稱
 為得人羊士諤呂溫崔群皆甫所知拔者袁忠臣後
 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運位未幾節度使劍南屢言元
 衡材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修怨
 罷李藩宰相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悅同
 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
 召為翰林學士獨用悅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
 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
 然畏慎奉法不忤言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
 曰已晏帝令它日見因請不肯退既見論中人許
 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未幾歸置院具婚
 禮帝怒其輕肆欲逮斥之李絳為言不能得吉甫見
 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
 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徒者字 絳不敢遷吉
 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微而新之甫於食物食
 味必極珍美而不殖財產一宅之外無他第墅嘗討

論易象異義付於一行集註之下及綴錄東漢魏平
周隋故事大端目為六代畧凡三十卷分天下諸鎮
紀其山川險易各寓其畧於首為五十四卷為元和
郡國圖入與史官等錄當時戶賦兵籍號為國計簿
凡十卷纂六典諸職為百司舉要一卷皆奏上之行
於時子德修有志操德裕為名相

舊史曰裴瑒精鑒默職舉賢任能啟沃帝心弼諧
王道如崔群裴度常買之輩咸登將相皆瑒之薦
立事立言知無不為吉甫該洽典經詳練故實伏
裴瑒之拔擢致朝倫之式序吉甫知瑒之能別髦
彥瑒知吉甫之善任賢良相須而成不忌不克所
謂經緯之臣又何慙於王佐矣

按劉闢之叛杜黃裳以宰相而當伐叛之任凡兵
進退雖委高崇文實裳指授無不中機及闢平憲
宗曰是卿之功當時吉甫乃一中書舍人耳其子
德裕秉政重修實錄詔其父請宣洪蘄鄂之兵構
三峡之虛使崇文懼舟師有功又云崇文圍鹿頭
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不唯其時日已太遲緩而
其所指又皆捨近而指遠殊非兵家攻取之要也
文成功不聞宣礪之兵自三峡進者則也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一

武元衡

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
名元衡舉進士累為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
撓政元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
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為御史中丞常
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
人誘以為黨拒不納劉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
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
相太子識之及即位為憲宗元和二年拜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
睦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踰
其期帝問宰相鄭絪止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
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不可不在錡陛下新即位
天下屬耳目若姦臣得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
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不
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為劍南西
川節度使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門敕遣之崇文去
成都盡以金帛幣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為空元衡至
綏請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雖

性莊重雖淡於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
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
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悉以機政委之
王承宗上疏請勅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
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
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有復擊其
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顯骨持去
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不食贈
司徒謚曰忠貞部侍郎許孟容言於上曰宰相橫尸
路隅而盜不獲為朝廷辱下詔懸賞格乃捕得張晏
唐相臣傳 卷之二十一 元衡
等十八人皆承宗所使皆斬之元衡工五言詩好事
者傳之往往比於管絃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
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
絳以足疾免明年十月吉甫以暴疾卒至是元衡為
盜所害始元衡與吉甫齊年又同日為宰相及出鎮
同分領揚益及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
元衡生月卒元衡后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甫之數
若符會焉方舊史元衡字正石姿狀秀偉不
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元衡死帝待之益厚知諫議
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鏘以宰相領度支嗣下以

天子儒術其狀鏘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邪
鏘不敢對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術鄙厭之會食
瓜蠅集其上儒術彈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
一坐失色
李絳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元
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畢
取其貲絳與裴均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
骨髓今元惡倖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惠綏困
窮意願賜本道貧民租稅制可帝嘗稱太宗玄宗
之盛絳對以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帝曰此諫官多
朋黨輪奏不實皆陷謗訕欲出其尤者若何絳曰此
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榮誤上心自古訥諫昌拒諫
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
以雷霆之威彼盡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
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才十二何哉
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礪尚恐不至今
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杜稷利也帝曰非卿言
我不知諫之益帝詔絳與崔群等校次君臣成敗五
十種為連屏張便生是時盛興安國佛祠吐突承璀

請立石紀聖德營構華廣請絳為頌絳上言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秦始皇縱逸之君始立碑揚功伐適足為百王羞今安國有碑若叙遊觀而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事請罷之帝悟曰微卿我不自知命倒石令中使勞諭襄陽裴均遠詔書獻銀壹甕數百具絳請歸度支示天下以信帝可其奏初承璿討王承宗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璿師喪當抵罪今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前干賞陛下何以屢之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疏橐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一

四

李絳

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帝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便殿帝嘗敗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他日帝曰無賢可用絳曰有賢而不知猶無賢也帝深以為然六年遷戶部侍郎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帝曰九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嘗用度易美餘以為殿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為有美羸哉帝悟無有詢訪隨事補益兩言無不聽欲以相而承璿敗短乃出承璿淮南節度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江淮歲儉民存饑有御史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九任大臣毋得以小臣間之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而域內訏近以涇隴為郛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以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果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體真宰相也遣使者

卷之三十一

五

李絳

賜醇醪 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
 言甫謀討之絳曰不然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
 惟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與果立以魏博聽命帝拜興
 節度使絳請賜錢以賞其軍帝從之帝患朋黨以問
 絳絳極言以陳其害絳居中介特尤為左右所不悅
 遂因以自明王播為鹽鐵使重事月進絳曰比禁天
 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
 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
 犯涇州掠人畜絳曰言瀕塞屢藉多實兵少今京兆
 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
 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應變失毫釐差千
 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
 樂而軍姑息者以為言議遂寢又從絳議置振武
 天德營田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
 朕官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
 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
 姻故冗食者當為惜官吉甫排德與皆稱無有絳曰
 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
 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非臣親舊孰知其
 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帝又問玄宗開

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邪絳曰初任用
 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林甫國忠則亂時教坊使稱密
 詔閱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貴然絳入言
 於帝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帝乃
 召承瓌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忿已曰上言此虜
 方彊其憂有五出為華州刺史承瓌田多在部中主
 奴擾民絳捕擊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
 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州有捕鵠戶歲限貢絳以為
 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為
 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鏐惡絳
 故薄其恩議者不直鏐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
 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
 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番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為番守
 寶歷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備儀質以直道進退堅冠
 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為譏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
 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石璠下
 遷絳太子少師司馬卿文宗召為太常卿以檢校
 司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
 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
 軍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訖軍曰將收募直而

還為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
撲擊聲陣或言緄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
執殊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
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冊贈司徒謚曰貞大甲初詔
史官姜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番中絳
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將借次為七篇子
璋字重禮大甲初擢進士第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
湖南宣歙觀察使

新史曰武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
所棄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
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歎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
名與岱嵩等矣

宋申錫

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兩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
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
寶曆間風俗蕭蕩驅煽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
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人復
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
王守澄典禁兵假禁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
事者察申錫忠厚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

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
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是年遣軍侯豆盧革誣告
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遣騎二百屠申錫
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
議不然京師跋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群司
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乏死於道易所棄以復命
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及
無宋中錫中錫始知得罪墜延英門以笏叩頭還第
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
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賈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脅成
其罪帝乃罷申錫為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
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
師譁言相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群臣悉入初
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
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
因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將係裴
休竇宗直韋溫裕遺李群常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
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
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是議貸申錫

於嶺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皆請出著與申
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
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寬擢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
申錫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
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
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初中錫以清節進疾
要位者納賂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
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咨
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
元年李石曰廷英乃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
唐相臣傳 卷之五十一 十 宋中興

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
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
坐此曰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
錄其子慎微為城固尉 會昌二年賜諡曰貞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二

皇甫鏐

皇甫鏐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為監
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膳部府司直久之遷吏
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史奸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
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鏐
哀會嚴急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
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鏐以吏道進既
由聚斂勾剝至為宰相雖市道皆嗤之崔群裴度以
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鏐姦邪苛刻天下
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係朝廷朝廷輕重在
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關韓弘與疾討賊非力能
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鏐則四方解矣
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畧平亦欲
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鏐與程昇知帝意故類貢羨財
陰佐所款又賂吐突承曜為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
之反以度為朋黨不內其言鏐乃益以巧媚自固建
中內外官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
斥內帑所餘詔度評直鏐貴售之以給邊兵故鏐陳
絲綢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鏐指所

著韓曰此內庫所出牢鞞可服彼言不可用詎也
信之鑄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檄之出度大原
又以崔群有天下重望勳正敢言後議帝號鑄乃諧
羣抑損徽稱帝怒逐群湖南昇罷度支進門下侍郎
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
大通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奸妄始聽
政集群臣於月華門貶鑄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泌
者本楊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于鑄召入禁中云能
致藥為不死者因言天臺山靈僊所含多異草願官
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
唐相臣傳
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
致長年於君父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
谷鞭笞苛急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
察使捕得鑄與道古營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
寢躁怒不常宦侍懼以弑崩大通自言五百十歲鑄
敗與泌皆誅鑄弟鑄字蘇鄉第進士鑄為相時任河
南少尹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鑄不悅乃求分司為
太子右庶子鑄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
太子少保卒鑄能屬文工詩為人寡言正色衣冠甚
偉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李逢吉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舉明經擢進士第德宗拜
左拾遺元和時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改中書未幾
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逢吉性忌嫉險譎
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
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
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徙山南東道緣講侍恩
陰結近倖長慶二年召入為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
知政度嘗條稹愴佞逢吉以為其隙易乘遂并中之
遣人上變言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為稹刺度帝命尚
書右僕射韓皋給事中鄭覃與逢吉參鞠方無狀稹
度坐是皆罷逢吉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因以恩爵
動詭薄者更相挺以詆傷度於是李紳常處厚等訟
言度為逢吉排逐度初得留時已失河朔王智興以
徐叛李亦以汴叛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相度而中
外交章言之帝訖不省度遂外遷畧平進尚書右僕
射帝暴疾中外阻遏逢吉因中人梁守謙劉弘規王
守澄議請立景王為皇太子帝不能言頷之而已明
日下詔皇太子遂定鄭注得幸於逢吉遣從子訓賂
注結守澄為與佞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及訓

八人而傳者又八人皆任要劇跡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為作讖言以沮度而常處厚並為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陳番人果敢而辯度之計蔡遣說吳元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悅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州刺史罷歸不得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憤酒所語其友劉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忿隙得解逢吉素厚待彙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僕當以利見字君辭頗猥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御史中丞王樞按之訓諷彙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涉康州仍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權審長壽主簿而逢吉謀益露昭死人皆寃之初逢吉與昭獄以止度入而不果天子知度忠卒相之逢吉於是寢跡以檢校司空平章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表李續自副張又新行軍司馬頃之檢校司徒初門下史田佐倚

逢吉親信顧財利進婢嬖之任坐事匿逢吉家索捕弗獲及出鎮表隨軍滿歲不敢集使人偽過門下省調房州司馬為有司所發即襄州捕之詭譎不追柳史劾奏詔奪一季俸因是貶續為涪州刺史又新汀州刺史久乃徙宣武以太子太師為東都留守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無子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三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陽令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宋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於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進御史中丞壹徽五坊小使方穩聞鷹狗所過梳官司厚得餉謝乃去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三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陽令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宋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於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進御史中丞壹徽五坊小使方穩聞鷹狗所過梳官司厚得餉謝乃去

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惠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薦李光顏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綏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元衡又擊度議者欲罷度安二鎮之心憲宗人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一賊矣度亦以罪削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益信伏及病創一再旬分衛兵護葬存候煙路疾愈詔毋須宣政衙即對延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連諸道兵環挐不鮮內外大恐及度當國外始安由是討賊益急始德宗嘗尚何伺中朝士相遇金吾輒飛啟宰相至閤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自是天下賢俊得以效計議於丞相由度之請也會莊憲太后崩為禮儀使帝討諒議置冢宰度曰冢宰商周六官首秉統百僚王者諒闇有權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置否不常不宜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三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陽令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宋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於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進御史中丞壹徽五坊小使方穩聞鷹狗所過梳官司厚得餉謝乃去

論

元

王

論

監自處進退度奏罷之使將得顯制既令一戰氣倍
 仍奏以馬德為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為行軍
 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
 外郎李宗閔為兩使判官書紀皆從之未幾李愬夜
 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遣馬總先入蔡明日統
 泐曲降卒萬人持節徐進撫定其人既而申光平定
 以馬總為節度後度入朝會帝以二劔付監軍梁守謙
 使悉誅賊將度遇諸郾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
 請如詔度固不然騰奏申解全宥者甚衆策勳進金
 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戶三千
 復知政事程昇呈市鑄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三
 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纖人始得乘
 鑄初淮蔡既平王承宗懼度遣辯士柏耆脇說乃獻
 德棣二州納質子兵不血刃而承宗竄伏又諭程權
 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為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乃
 離李師道怙羈度密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寧
 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弘正請自黎陽濟合諸
 節度兵宰相皆謂宜度曰魏博軍度黎陽即耶賊境
 封畛比聯易生顧望是自戰其地弘正光顧素少威
 斷更相疑惑恐致遷延不如養威河北須霜降水落

五坊錄

絕楊劉深抵郾以營陽較則人人殊死銳勢窮矣上
 曰善詔弘正如度言弘正奉詔師道果會大賞張陵
 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薄閭貸錢雖
 已償悉鈎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箠挺脇不承又獲盧
 大夫連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群券坦子上
 許朝汶謂語錢入禁中何可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
 官列陳中人橫恣度亦極言之時方討郾帝曰姑議
 東軍此細事我自處辦度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
 橫暴將亂都下帝不悅徐乃悟讓朝汶曰以爾使我
 羞見宰相命殺之而原繫者繇是京師澄肅帝常語
 唐相臣德
 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
 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
 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
 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以
 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縛昇野備
 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為河東節
 度使穆宗即位長慶元年張弘靖為幽州軍將因田
 弘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元泰亂河朔進度檢校
 司空加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帝以李光顏為重獵爪
 牙將倚以擊賊兵十餘萬有野畏無尺寸功度既受

宋
王
延
平

命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師入賊境數斬將以
聞俄兼押北山諸蕃使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
執政俾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居中持梗不使有
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稹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
稹近職俄擢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番守
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權衆心帝不召於是交
章極論未之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
而西河諸侯忠者懷疆者畏今居東人人失聖帝悟
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畔渙受命無
功并陳所以入觀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三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者謂度無與援且又外
為奸檢排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
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殺將貴臣至嗟咨出涕
舊儀閣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
以度勲德故待以殊禮度之行移克融廷奏書開說
諄沓傳以大誼二人不敢禁矣皆願罷兵帝方憂深
州圖欲必出牛元翼更使度騰書布告或曰賊知度
失兵柄必背約顧聖帝釋然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
節度使會昭義監軍劉承偁慢劉惲舉軍譁怒執承
偁惲拘以聞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

宋
王
延
平

與政辭不對帝疆之度曰臣素知承偁怙寵悟不能
堪嘗以書訴臣是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持
摺書以奏陛下亦知之邪帝曰我不及知顧悟誠惡
之胡不自聞何執度曰維悟得聞恐陛下不聽且
臣視天威不咫尺比尚未能決千里草言可悟聖聽
執帝亟曰前語姑置直謂今日奈何度曰必欲收忠
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偁則四方群盜隱然破膽
矣帝曰顧太后養為子且我所愛更言其次度曰枚
諸荒裔可手帝曰可果出承偁昭義遂安是時徐州
王智興逐崔群諸軍盤互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
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倖側目謂
季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
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再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
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
內殿求立太子翼曰乃見帝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
代相思有以牙孽之引所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
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文黨醜且日聞乃出度山南西
道節度使奪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之
家敬宗羞悅歎宰輔非其人使亮賊熾學士常處
厚上疏薦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使位巖廊委

決必使我虜畏威幽鎮自臣帝感悟於是復度兼平
章事帝雖孺蒙然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
且示召期實曆二年度請入朝廷吉黨大懼權重
作偽誰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
平元濟也城都東西岡六民間以為乾救而度第平
樂里宜第五岡權與乃言度名應圖識第攝岡原不
召而來其意可見欲以傾度天子獨能明其誣詔復
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因度言止
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
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令所在禁塞朱克融執
唐相臣情
賜衣使者楊文端說言慢已并許所賜溫惡又句候
度支帛二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且請遣工五千助
治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怒患之欲遣軍臣臨慰度曰
克融無故而恃是將亡譬猛虎自哮躍山林憑窟穴
則然勢不得離其處人亦不為懼陛下無庸遣重使
第以詔書言中人倨驕須還我自責譴春服不謹方
詰有司所上工宜即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
矣陛下若未能然則於宮室營繕既有存毋遣工為
重勞朝廷緣召發乃所賜與朕無所愛獨與范陽體
不可爾帝曰善用度次策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

亂殺克融帝繼地日晏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去
七臨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美
益神恐萬機奏稟有所壅闕夫順養之道當順適時
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起取雞鳴
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
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敷坐廣庭加延問漏及
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帝嘉納為數視朝未幾
判度支帝崩定策誅劉克明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加
門下侍郎李全畧死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奏討平
之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夫歸有司奏可進
唐相臣情
階開府儀同三司賜賞封戶三百度懇讓不得可乃
受賞封太和四年數引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
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相問攝乃詔曰晉國公裴度
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閒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
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為社稷之鎮才定邦國之楨
故能祗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時掃滌區宇爾則
有出車殄寇之功在穆宗時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
入輔之績在文宗時阜康兆民爾則有治國庇人之
勩迨弼朕躬揔齊方夏爾則有吊伐底寧之力皆不
遺廟美布在簡冊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

我心實知方用舉陶之謨適佐晉侯之疾歷懇牢鑒
備列奏章塞詔上言動形貌色果開勿藥之喜更候
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執
彰寵待之恩宜其協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
卿士宣德而鎮撫羣吏耆養精神保祚福履為國元
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軍國事頃疾已三日或五
日一至中書度讓見問禮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
慮稍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媚度助
業人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
即白帝進燕侍中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白罷元和
所置臨漢鹽收千馬納之校以善田四百頃還襄人
頃之固請老不許八年徙東都番守俄加中書令李
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姪賓客悉收逮訊
輒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時聞豎權威天子
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
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別墅其嶼館涼臺
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刻馬錫
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
雖艾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 開成
二年倭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年辭老疾帝命吏部郎

中盧弘宣諭意曰為朕卧護北關可也趣上道度乃
之鎮易定節度使張璠卒軍中將立其子元益度遣
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旬還東都
真拜中書令卧家未克謝有詔先給俸料上已宴群
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
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別詔曰方春慎疾為難勉
賢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
及門而度薨年七十六帝聞震悼以詩置靈几冊贈
太傅諡文忠贈禮優綽命京兆尹鄭復護喪度臨終
自為銘誌帝怪無遺奏敕家人索之得半案以備貳
為請無私言會昌元年贈太師大中初詔配享憲宗
廟拜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
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
狀貌孰若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
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
不思其風烈葬管城建今廟食五子識諡知名初度
自興元入朝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棻楚附
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善
官帖耳耳語度笑而飲之桺楚不自安趨出度復知
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

復自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舊史曰章武皇帝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伸威竟殄西河宿盜雄執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乃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遺屯托脫凶醜誓以身殉不亦壯乎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適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關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口刀已堪留苟非死義之臣能靖內攘外則元和之時世運未可知也

新史曰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帝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陣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難韓愈誦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憐人乘隙譖詆遂無顯功非前知後愚用不用耳前史謂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是不然矣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四

韋處厚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父萬監察御史為荊南節度參謀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名處厚幼有至性事繼母以孝聞居父母憂廬於墓次既免喪遊長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元和初登進士第應賢良方正擢居異等校秘書省校書郎裴垪以宰相監修國史奏以本官充直館改咸陽縣尉遷右拾遺並兼史職修德宗實錄五十卷上之時稱信史轉左補闕禮部考功二員外早為宰相常貫之所重時貫之與議兵不合旨出官處厚坐友善出為開州刺史入拜戶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時張平叔以便佞詆諧他門捷進自京兆少尹為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宣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權益舊法為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為利者反害為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數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

厚條件駁奏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改導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緡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燕充史館修撰實錄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侍郎敬宗嗣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尚輕臣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德不合不言紳先朝唐相臣傳卷之四獎用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譏嫉大興詢於人情皆甚歎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諸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猶宜洗滌瑕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賤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謂太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奸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

後世虛托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賜賜州司馬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岐遊每月生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政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其意賜錦綵一百匹銀器四事實曆元年四月群臣上尊號御殿受冊肆赦李逢吉以李紳之故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欲紳不受恩例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左降官有不該恩澤者在宥之體有所未弘臣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節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內廷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繇繼仲尼選為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累况鴻名大號開禮重儀天地百靈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

宜臣與逢吉素無讐嫌與李紳本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在至公伏乞聖慈察臣肝膽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臣並編入赦條令準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乃追改赦文紳方霑恩例更厚為翰林承旨學士每立視草愜會聖旨常奉急命於宣州徵鷹鷂及楊益兩浙索奇文綾錦皆抗疏不奉命且引前時赦書為證帝皆可其奏 寶曆季年急變中起文宗底綏內難詔命將降未有所定處厚聞難奔赴昌言曰春鵠之法大義城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避諱遂唐相傳

奉藩教行焉是夕詔命制置及踐作禮儀不暇所司皆出於處厚之議及禮行之後皆叶舊章以佐命功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進爵靈昌郡公處厚在相位務在濟時不為身計中外補授咸得其宜初真元中宰相齊抗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已來西河川兵備裨立功者往往權在周行率以儲家王官維補之皆盛服趨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閒居者常數十人趨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候謁繁於辭詔及處厚秉政便奏置六

雄十聖十紫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而清疏不雜朝政清肅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相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看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看出於橫議臣等何名品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實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弄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巽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還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後令詔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替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裴度勲高望重為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數奏人不取橫議俄而滄州李同捷叛朝廷加兵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持憲誠於不疑常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厚謂曰晉公以百口於上前保爾主使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大懼自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又嘗以理財制用為國之本撰太和國計二十卷以獻李載義累破滄

鎮兩軍兵士每有俘執多遣割剔厚以書喻之載
 義深然其肯自此滄鎮所獲生口而歸遠地前後全
 活數百千人處厚居家循易而不克任至於廷評數
 啟及駁轄待吏吏勤確巖然不可奪質狀非魁偉如
 甚儒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雖與語移晷不敢私
 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
 故推擇群材往往棄瑕錄用亦為時所譏惟信釋氏
 因果晚年尤甚聚書踰萬卷多手自刊校奉詔修元
 和實錄未絕筆其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焉太和
 二年十二月因延英奏對造膝之際忽奏臣病作遽
 退文宗命中官扶出歸第一夕而卒五十六贈司空
 處厚當國柄二周歲故沃之謀頗叶時弊咸共惜之
 路隨
 路隨字南式其先陽平人高祖傳高宗朝為越王府
 東閣祭酒曾祖惟恕官至睦州刺史祖俊之仕終太
 子通事舍人父泌字安期少好學通五經尤嗜詩易
 左氏春秋能諷其章句其先世源音博涉史傳五言
 詩性端亮寡言以孝稱其族連中末以長安尉
 從調與子益常縱等判日高第必授城門郎蜀
 德宗避難奉天泌時在京師安子滄諸行在時又

從幸梁州排潰軍而出再為流矢所中裂裳濡血以
 策說渾瑊城深重之辟為從事瑊討懷光累奏為副
 元帥判官檢校戶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中平隨瑊
 興吐蕃會盟於平涼因劫盟陷蕃在絕域累年棲身
 於釋氏之教為贊普所重待以賓禮卒於戎麓貞
 元十九年吐蕃遣使將書求和隨哀泣上疏願其請
 表三上德宗命中使諭旨朝廷懲其宿詐俟更要於
 後信訖數歲不報元和中蕃使復款塞隨後五獻封
 章請修和好又上書於宰執哀訴裴垍李藩皆協力
 數奏憲宗可之命祠部郎中徐復報聘乃特於詔中
 唐補臣傳卷之十四
 疏平涼陷蕃著名氏令歸中國吐蕃因復等還遣使
 來朝遂以泌及鄭叔矩之喪與銘及遺錄至朝野傷
 嘆憲宗憫之贈終州刺史委所任在官給喪事泌累贈
 太子少保泌陷蕃之歲隨方在孩提後稍長成知父
 在蕃乃日夜啼號坐必西嚮饌不食肉母氏言其形
 貌肖先君遂終身不照鏡後以追經調授潤州參軍
 為李錡所困使知市事隨脩然坐市中一不介意常
 夏卿為東都番守聞而辟之由是聲名日振元和
 五年遷吏以計至隨居喪益以孝聞服闋權拜左補
 闕會李絳諷上納諫皇帝曰諫官路隨常處厚

章疏相繼朕常深用其言自是識者敬伏焉俄遷起居郎轉司勳員外郎自補闕至司勳員外皆充史館修撰穆宗即位遷司勳郎中賜緋魚袋與常處厚同入翰林為侍講學士祿三代皇王典著六經法言二十卷奏之諫議大夫依前侍講學士將脩憲宗實錄復命兼充史職敬宗命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賜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文宗即位常處厚入相隨代為承旨轉兵部侍郎知制誥太和二年處厚薨隨代為相拜中書侍郎加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唐相臣傳卷之二十四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隨進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畢日聞奏臣自奉宣命取史本欲加筆削近見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甚便宜又聞班行如此議論頗衆臣伏以史冊之作勸誠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証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據實蓋出傳聞知差舛便令刊正項因

坐局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日臣及宗閣僧孺亦以永貞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皆是接於耳目既聞非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極公之說皆多此比類難盡信書所異稟鑒詳於聽言深宮慎於行事持此比類上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由是近重宣命令有改修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悞亦固盡存諸說宗閣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若遣蔡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職監修盡令唐相臣傳評正及經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庶僚競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群議輒冒上聞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已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職實謂正名其實錄伏望條示舊記最錯悞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則異聖祖重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非據獲減矣於臣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言自弭肅論攸宜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抵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所奏

四年轉門下侍郎加崇文館大學士七年兼太子太師備禮冊拜表上史官所修憲宗穆宗實錄八年辭疾不得謝會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隨不署奏狀始為鄭注所忌九年四月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太和九年七月遘疾於路薨於揚子江之中沅年六十冊贈太保謚曰貞隨有學行大度為諫官能直言在內庭匡益自寶歷初為承旨學士即參大政矣後十五年在相位宗閔德裕朋黨交與攘臂於其間李訓鄭注始終奸詐接武於其後而隨藏唐相臣傳卷之三十四

器諂光隆汚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史臣曰常處厚路隨等皆以文學歸身致位崇極兼之忠謹垂名簡書茲實足多也處厚危言切議振士友之急稱同列之善君子執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五

元稹

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也六代祖巖為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官而稅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太宗為太子得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宴遊飲食十人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三四年而名高千古功垂萬禩稹性直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宮中群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微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微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上下下之志霑然而通合天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

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及乎夫進諫者入而直言者戮則天下君子內謀曰與其言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則擇利曰吾君所惡者拂心逆耳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由是進見言事者日緘默矣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况天下四方之遠乎故曰聲譽之君非無耳目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太宗初即位天下莫有言者孫伏伽以小事待諫厚賜以勉之自是論事者惟懼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上之盛意曾不以忌諱為虞於是房杜王魏議可否於前四方言得失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五於外不數年大治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下盡其言以宣揚發暢之也夫樂全安惡戮辱古今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上激而進之也喜順從怒冒犯亦古今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思為子孫建永安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意而蔑文皇之天下乎陛下即位已一歲百辟卿士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而受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封執諫而蒙勸者設陳鼓置匱函曾未聞雪冤決事明察幽之意者以陛下睿博洪

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然下不能有所發明耳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它有司或時召見僅能奉簿書計錢穀登降爾以陛下之政視貞觀何如哉貞觀時尚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今陛下當致治之初而言事進計者歲無一人豈非群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輒昧死條上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固磐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復正衙奏事八許方幅糾彈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遊帝不納時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為刺史閔旬追還詔書稟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悅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違詔遇賊數百萬沒入金山甫等八十餘家田產奴婢時礪已死七刺史皆奪俸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時浙西觀察使韓皋扶安吉令孫泐數日死武寧王紹護送監軍孟昇喪乘驛內長部中吏不敢止內園繫人踰年臺不及知河南尹誣殺諸生尹大僧飛龍使誘亡命奴為養子田季安盜取洛陽衣冠女汴州沒入死賈錢千萬凡十餘事悉

論奏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積舉劾校故事追攝後書
 停務詔薄式罪召積還少數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
 積不讓中人怒擊積敗面宰相以積年少輕樹威失
 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融白居易皆論
 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號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
 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積之辭學尤
 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得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
 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積
 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峻方親幸以積歌
 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悅問積官安在曰為南宮散
 郎即程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
 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訾薄積內不平因歷
 詆群有司以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
 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積交
 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
 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積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
 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積為工
 部侍郎然眷倚不棄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
 野雖然輕笑積思立奇節報天子以厭人心時王廷
 湊方圖牛元翼於深州積所善干方言王昭于友明

皆豪士雅遊燕趙間能知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
 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募士積
 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謂裴度曰于方為積
 結客將判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遂與度偕
 罷宰相出為同州刺史諫議官爭言度不當免而然
 積輕帝獨憐積但削長春宮使再募徒浙東觀察使
 明州歲貢蚶蜆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積罷奏之太
 和三年召為尚書左丞務振綱紀出即官元無狀者
 七人然積素無檢挈輕不為公議所右王祐卒謀復
 輔政甚力訖不遂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贈
 唐相臣傳
 尚書右僕射所著詩賦詔冊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
 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善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
 集並行世在越時辟實筆輩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
 湖秦聖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積始言事峭直欲
 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
 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燕即不飾云
 按元稹論事忠直剴切一為內侍仇士良所忌憲
 宗從而重譴之一經折挫不克固守遂與賢人君
 子為仇敵乃知士君子始進不以正末路自墮爾
 史謂其忌裴度考稹與白居易書自辨則當時有

構之者集會逢其際耳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一條指失政。其言散訐。不避宰相。宰相怒。故楊於陵。鄭叔常。賈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調去。僧孺調尹閩。改河南。遷監察御史。進直學士。穆宗初。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官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

唐相傳

卷之三十五

六

牛僧孺

梁州

唐相傳

卷之三十五

七

牛僧孺

復歲費。又出汴州。以省冗官。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不宜棄外。改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不時召宰相問計。僧孺曰。不足為朝廷憂。夫范陽。古曰安史。後國家所繫。休戚前日。劉總。李境。歸國。荒財耗力。且百萬終不附。范陽。尺帛斗粟。入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并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遂遣使慰撫之。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學士。是時。吐蕃。請和。約。施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韋皋。經畧。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止。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窟。可以得志。帝使群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遂棄維州。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沮解之。帝亦以為不直。會中尉王守澄。引纖人。竊議。朝政。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上。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退。謂宰相。曰。上。主。見。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固。請。罷。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判平章事。為淮南節度副大使。天子既急於治。故李訓等。投隙得售。其妄幾至亡國。開成初。表解劇鎮。以。無。校。司空。為。東都。留。守。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三年。召。為。尚書

右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薨既見嗟曰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泣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金樽龍勺詔曰精石古器以比况君子卿宜少留僧孺而以漢南水旱之後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固請乃行會昌元年漢水溢壞城郭坐不謹防下遷太子少保進少師明年以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誅而石雄軍士吏得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黜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徙衡汝二州還為太子少師卒贈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五

李肅

太尉年六十九謚曰文簡子蔚藥俱登進士有丰采名俱累官諫議大夫尚書僕射初僧孺與宗閔同門生尤為德裕所惡但僧孺貞方有聖無以伺其隙德裕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織以斥僧孺又自為太宰公其相恨如此

李宗閔

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

與李肅
德裕

白徽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相黨相磨軋凡四十年縉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知名士若唐冲薛平袁都等世謂之王荀太和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引牛僧孺同秉政相唱和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久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為刺史帝然之宗閔曰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常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嘗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宗閔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常詆鄭亞為妖氣今自為妖耶訓注乃劾宗閔其時陰結宦者求宰相乃貶宗閔潮州司戶親信並斥時訓注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二人黨逐去之人駭栗連月帝乃詔宗閔德裕姻家門生故

卷之三十五

九

李肅

自今一切不問所以慰安中外常嘆曰去河北賊焉
去此朋黨難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
覃乃託宦人諷帝帝因紫宸對果曰朕念宗閔久斥
欲授一官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實曆時
李績張又新號八關十六子朋比險妄朝廷幾危昔
奔逐四出天下治朝廷何惜數儉人使亂紀綱嗣復
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遂擢宗閔杭州刺史會
昌中劉蕡敗得交通狀流封州宗閔性機警始有當
世今名既沒責善權勢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
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刺之
唐相傳卷之三十五
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敗子珣瑋皆擢進
士

范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非陵二部相讖而成
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
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
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群臣有黨山主聽不明
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以黜陟之而聽其
自相傾軋以養成也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朝
無公政事無公治爵賞僭濫刑罰故縱士之附會
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惟恐

八十

嗣復字繼之父於陵見識於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
曰吾聞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
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
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
與裴度柳公綽皆為武元衡所知表直史館再遷禮
部員外郎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權
禮部侍郎凡二暮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宦文宗即位
與李珣並拜同平章事嗣復為帝言陸濟屏居民間
而尚書論兵可勸以官珣趣和曰士多趨競能獎濟
貧夫庶矣鄭覃不平曰陛下當察朋黨珣曰朋黨固
唐相傳卷之三十五
少弼軍曰附離復生珣乃陳遺事欲絕其語覃曰論
違事安危臣不如珣嫉朋黨珣不如臣嗣復曰臣聞
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為黨耶因頓首
曰臣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朋黨獲譏非所以
重朝廷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他日帝問天
后時有起布衣而為宰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天后
重用刑輕用官自為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
可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
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璹趙景皆請置時政
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

書門下直日記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久之
 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廷監脩國史對曰臣之
 職也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
 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珣同進臣
 不能悉心奉職使政事日不逮前臣之罪也縱陛下
 不忍加誅當自殄殲即謝趨出閣門不肯起帝乃免
 覃夷行相而嗣復尋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
 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
 批渣者菁華乃出帝曰昔肅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
 其志之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五
 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
 復後欲誅之德裕言昔太宗元宗德宗三帝常用重
 刑后無不悔願徐思其宜使天下知盛德有所容不
 欲人為冤乃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召之至岳州
 卒

舊史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
 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及奮私昵黨排掣
 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逢吉
 險邪穢浮躁嗣復辨給固無足言幸主辱昏不底
 於戮治世之罪人歟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六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宰相吉甫子也少力學尤精西漢書
 左氏春秋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
 蔭補校書郎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
 仕進張弘靖辟為掌書記真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
 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
 厚凡號令大冊書更其手數召見褒獎優華帝急荒
 於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挾宦人詞禁中語關託大臣
 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五
 訂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大臣私第是等無它材直
 洩洩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
 輒詣第帝然之再進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
 孺宗閔對策直言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
 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
 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
 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謫吉甫而怨度積德裕不
 得進至是間帝暗庸使度與元稹相怨本其宰相而
 已代之欲引僧孺益相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
 洩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

清亂實易直傾府庫資軍費用空彈而下益驕德裕
 自檢約以留州財賄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替則
 賦物儲物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
 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
 之義使歸相曉救遠約者顯真以法數年惡俗大變
 入按蜀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
 舍寇無所虞蔽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
 浙西上脂盃莊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物非
 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
 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欽怨則前救後詔咸可
 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六 李德裕
 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
 接於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線綾千匹
 復奏言優詔為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
 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禁鹽度人以資福詔可民
 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
 德裕劾奏智興為鹽泗州募鹽度者人輸錢二千則
 不復勘詰普加免落自淮而南三丁男必一男削
 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算臣聞度江者數百蘇常齊民
 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過則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為
 細變有詔即日罷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

朝簡忽德裕上丹朱六歲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
 用其言猶敕常處厚諄諄作詔厚酬其意時亳州浮
 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南方之人率一戶僦一
 人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敢近羣血危老之人率
 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亡汲轉鬻於道互相欺
 誑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勅津邏捕絕之且言昔
 龐有勝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
 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
 祈年浮屠方士並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
 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浙馳
 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六 李德裕
 駟敦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
 聖者莫若軒轅孔子者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
 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
 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
 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能色與淫志是皆無益
 於子之身陛下修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
 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
 者皆迂怪之士以小術欺惑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
 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

金可成以為修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
龜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
息元米誕謠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書至
肖狀為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
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
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
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
去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
劍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勗代之病
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
次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上
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
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剃髮
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
是二遠寢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
悉怛謀以城降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討且陳出師
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逐悉怛謀以信所盟
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賓言一日盛言悉怛
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乃召尚書召召俄
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相丞郎諸宰相

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
通賓客李聽為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閤酣
醉乃去至德裕則諭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
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閤者又罷京
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
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
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
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淮江
大賁使主堂厨食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為
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帝暴感風害
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
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言訓小人不宜引致左右訓
注皆怒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入
見帝自陳願番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
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
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番
後使如詔書璠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
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受賂仲陽導王為不軌
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者
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譖誚少衰遂貶

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淮南府錢八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緡為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姚合魏謨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崔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六 六 李德裕傳

即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初父吉甫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入相德裕復入相亦如父之年亦為異事帝嘗疑楊嗣復李珣傾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固諫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畋游畋乃還德裕上言人居勅法於日放出而視朝入而燕息願節畋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為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饑

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時議者不一武宗從德裕議而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求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樞番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發諸道兵討之王元逵何弘敬皆為之用而劉沔王宰石雄悉從裕指授澤潞平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又陳先臣封于趙豸孫寬中始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子庶臣前益封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為黨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陶臯轉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黷亂堯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進為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甚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災感犯上相又懇避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

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大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大尉耶每顧我毛髮為森豎翌日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孤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威介德裕陰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說至為熙御史周上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孤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塋綯語其子高高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贊褒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為已任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州收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預又諸道銳兵力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跡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德裕建詔書付

宰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為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邇書謗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劇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敦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為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逐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喜其切于事而能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教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為其帥道之故河朔畏感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亡命多趣州德裕召即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吏曰僧敢遊者斬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怯于武不可恃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極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每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帝不聽于是挾術說時者進帝志哀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

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殺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
十世云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
書左僕射

新史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為流涕而主
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斥邪正再被貶
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孰根夫王威奪
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
人引所私以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穎相
閻於前而以眾寡為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解為
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擢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
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替歟不然
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崇等矣

按文宗與宰相李石鄭覃等稱訓稟五常性服人
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
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乎世以德裕言為然
所謂用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逮武宗深知德
裕推誠任之削平僭亂庶幾中興賢相矣黨禍始
于乃父成于牛勳之其工驩兒與舜禹同朝于
文饒何尤

鄭覃

澄術

鄭覃鄭州人父向倫以父蔭累擢諫議大夫穆宗初
立不卹國事數荒娛吐蕃方強覃與崔郾等廷對曰
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
吐蕃在邊徂詠中國夫金縢所出固民膏血願節用
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
不憚問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帝曰朕之
闕臣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後有為我言者當見
卿延英時閤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文宗召為翰林
侍講學士覃於經術該深淳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
閔等執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遷工部尚書
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帝嘗謂啟
侑善言經其為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
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他人不欲聞惟
陛下宜聞之俄宗閔得罪遂拜同平章事不喜文辭
病進士浮夸建言廢其科目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
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曰文人多佻薄帝
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待進士且設是科二百年渠
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一日弛慢要重條舉因
指香案爐曰此始非好川久則悔不治飾何由復新
覃曰救世之弊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慕王夷

四史
詩史

五經
王經
石經
九經

甫以不及為斬此本於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然帝
曰要在謹法度而已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
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
風大小雅皆下刺上所為非上化下而作故王者采
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辭
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談議願陛下不取也
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宣當時屈人耶昔
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
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還
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
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禁
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已宜寢食以之
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士
祿廩比王府官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李固
言復為宰相與宗閔善因起居郎闕固言奏周敬復
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輩遊宗閔
之門不可任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異論乃止
開成三年大旱帝多出宮人李珣入賀曰漢至八月
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陸
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也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

補子
作奏

失舉天下為左樞宜陛下以為鑒帝善其將美武宗
即位李德裕欲起之為相以病致仕卒覃清正退約
與人未嘗褻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繡蔽風雨
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覃在侍講每以厚風俗熟
朋比再三為天子言故終為相然疾惡多所不容人
以為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
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草漢事鏤石大學示萬世
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等定正其文刻于石弟朗
李紳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為人短小精悍於詩
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常夏卿數稱之舉母有
烏銜芝墜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
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寢不法賓客莫
敢言紳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番後王唐勸其
行錡怒陰教士嚮食之即脅使者為衆奏天子幸得
番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
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乎對曰生
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
言許緘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緘至操書如所欲即
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歎以聞謝曰本激於義非市

乃止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為右拾遺
翰林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
人預為宰相欲引牛僧孺元稹等在禁近沮解乃授
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改以紳為御史中丞顧其氣
剛亢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
臺參以激紳紳愈兩不相下更村臺府故事論其反
詆訐紛由是皆罷之以紳為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
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為樂外遷紳泣言為逢吉中
傷入謝又白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逢吉終欲
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
唐相崔胤傳 卷之三十六 李紳
來省紳雅與相者程普範善及者為拾遺虞以書求
薦紳惡其無立標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暴紳
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虞
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
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
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
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即不能辨乃貶紳為
瑞州司馬接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
吉唯右拾遺吳思不往逢吉自思令告大行喪於吐

蕭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
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
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為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
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滿瀨險濫惟乘漲派乃
濟康州有媼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
漲寶曆敕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為追
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獺茶
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
為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權
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
唐相崔胤傳 卷之三十六 李紳
開成初鄭覃以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咸危帽散
衣擊大毬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
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即位徙淮南召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
郎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
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使淮南卒贈太尉諡文肅
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為朋黨所擠溺於禍患賴正
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終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七

李訓

李訓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也始名仲言進士擢第
形貌魁梧神情洒落且敏捷善揣人意寶曆中從
逢吉為宰相以訓陰善計事愈親厚之初與李
肇欲中傷李程及武昭事發訓坐長流嶺南會赦得
還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為晉守思復為宰相且深
怨裴度居常憤鬱不樂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
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以為然遣訓金帛珍寶數百萬
令特入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悅乘間言於中尉王
守澄乃以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薦於文宗守澄以
訓粗疎難入禁中帝令訓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入內
帝見其指趣甚奇之大和八年補四門助教召入
內殿其年十月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
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
之西省諫官伏閣切諫言訓姦邪海內聞知不宜令
侍宸衆終不聽文宗性守正惡以宦者權寵太過
終為禍胎元和末弑逆之徒尚在左右雖外示優假
心不堪之恩欲芟落本根以雪讐耻九重深處難與
將相明言前與侍講宋中錫謀謀之不臧幾成反噬

自是巷伯尤橫因鄭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訓冀黃門
之不疑也訓既在翰林解易之際或語及巷伯事則
再三憤激以動上心以其言論縱橫謂其必能成事
遂以真誠謀於訓注自是二人寵幸言無不從而深
秘之謀往往派聞於外上慮中人猜慮命疏易義六
條示於百辟有能出訓之意者賞之蓋欲知上以師
友待之九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九月遷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詔以平
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訓既秉權衡即謀誅內豎
中官陳弘慶者自元和末負弑逆之名忠義之士無
不扼腕時為襄陽監中乃召自漢南至青泥驛遣人
封杖決殺王守澄自長慶已來知樞密典禁軍作威
作福訓既作相以守澄為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罷
其禁旅之權尋賜醢殺之訓愈承恩顧每別殿奏對
他宰相莫不順成其言黃門禁軍迎拜載歛訓本以
織達門庭趨附之士率皆狂悖險異之流時亦能取
正人偉望以鎮人心天下之人有冀訓以致太平者
不獨人主惑其言訓雖為鄭注引用及祿位俱大勢
不兩立託以中外應赴之謀出注為鳳翔節度使俟
誅內豎即兼圖注約以其年十一月誅中官須假兵

力乃以大理卿郭行餘為知京師度使戶部尚書王
瑞為太原節度使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大尹事太
府卿韓約為金吾衛使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權知
中丞事皆訓之親厚者冀王瑞郭行餘未赴鎮間廣
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是月二
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下安奏曰金吾左
仗院石榴樹夜來有甘露已進狀訖乃踴舞再拜
宰相百官相次稱賀李訓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宮禁
陛下宜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舁出紫宸門由
含元殿東階昇殿宰相侍臣分立於副階文武兩班
唐相傳
列於殿前上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之既還曰臣等
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上曰韓
約妄耶乃令左右軍中尉樞密內臣往視之既去訓
召王瑞郭行餘曰來受勅旨瑞恐悚故不能前行餘
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
召之唯瑞從兵入郊軍兵竟不至中尉樞密至左仗
間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闕者欲扃鑰之為中人所
叱執關而不能下內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舉
首中官謂之曰將軍何及此耶又奏曰事急矣請陛
下入內即舉軟輿迎帝訓殿上呼曰金吾衛士上殿

乘雙乘輿者人賞百千內官決殿後果恩舉與疾趨
訓攀呼曰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隨訓而
入羅立言率府中從人自東來李孝本率臺中從人
自西來共四百餘人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
訓時愈急遽逸入宣政門帝瞋目叱訓內官却志榮
奮拳擊其曾訓即僵仆於地帝入東上閣門門即闔
內官呼萬歲者數四頃吏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刀
出閣門遇人即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方中書會
食聞難出走諸司從吏死者六七百人是日訓中奉
而仆知事不濟乃卑騎走入終南山投寺僧宗密訓
唐相傳
與宗密素善欲剃其髮匿之從者止之乃趨鳳翔欲
依鄭注出山為整屋鎮將宗楚所得械送京師至昆
明池訓恐入軍別授榜掠乃謂兵士曰所有兵得
我者即富貴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奪取乃斬訓弟仲
景自從弟戶部員外郎元臯皆伏法仇士良以宗密
容李訓遣人縛入左軍責以不告之罪將殺之宗密
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
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
中尉魚弘志喜之奏釋其
罪

鄭注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樂術游長安權豪之門本姓魚冒姓鄭氏故時號魚鄭注用事時人目之為水族元和十三年李愬為襄陽節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樂力因厚遇之署為節度衙推從愬移鎮徐州軍政可否愬與之參決注詭辯陰狡善探人意旨與愬謀謀未嘗不中其意然挾邪任數專作威福軍府患之時王守澄監徐軍深怒注一日以軍情白愬愬曰彼雖如此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不如旨去未為晚愬即令謁監軍守澄初有難色及延坐與語機辯縱衡盡中其意遂延於內室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七五 鄭注

登之門都無限隔愬署為巡官齒於賓席及守澄入知樞密當長慶寶曆之際國政多專於守澄注晝伏夜動交通賂遺初則讒邪姦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數年之後達察權臣爭奪其門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歷衛佐評事御史又檢校庫部郎中為昭義節度副使既以陰事誣陷宋申錫守道正人始側目焉太和七年罷邠寧行軍司馬入京師御史李元平內諛之曰鄭注內通勅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匪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

旬日內諫章十數文宗不納尋授注通王府司馬充右神策判官中外駭歎八年九月注進樂方一卷令守澄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綵召對之夕彗出東方長三尺光耀甚繁其年十二月拜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起第善和里通於永巷長廊復壁日聚京師輕薄子弟方鎮將吏以招權利問日入禁軍與守澄款密語必移時或通夕不寐李訓既附注以進承間入謁而輕浮躁進者盈於注門九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召自九仙門帝面賜告身時李訓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側以為朝夕可致昇平天子益惑其說是時訓注之權赫於天下既行其志生平思營絲毫必報曰楊虞卿之獄挾忌李宗閔李德裕心所惡者目為二人之黨朝士相繼斥逐班列為之一空人人惴惴若崩厥角帝微知之下詔慰喻人情稍安訓注天資狂妄倫合苟容至於經畧謀猷無可稱者初浴堂召對上詔以富人之術乃以權茶為對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權茶使又言秦中存災宜興工役以權之文宗能詩嘗召杜甫江頭篇云江頭宮殿縹千門細柳新蒲滿綠始知天寶已

前環曲江四岸有樓臺行宮僻署心切慕之既得注
 言則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洵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
 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
 紫雲棲彩霞亭內出樓額以賜之注言無不從皆此
 類也九月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尹鳳翔節度使蓋
 與李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勢十一月注聞訓事發
 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赴闕至扶風聞訓敗乃還
 監軍使張仲清已得密詔迎而勞之召至監軍府議
 事注倚兵衛即赴之仲清已伏兵幕下注方坐伏兵
 發斬注傳首京師部下潰散注家屬屠滅靡有子遺
 唐相原傳
 初未獲注京師憂恐至是人人相慶注而目不能遠
 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始李愬自
 云得効乃移之守澄亦神其事繇是中官視注皆憐
 之卒以是售其狂謀而守澄自貽其患復致衣冠塗
 地豈一時之冷氣歟既籍沒其家財得絹一百萬匹
 他貨稱是

新史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硯硯小人邀天功寧
 不殆哉李德裕云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
 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說諸將易如靡風而乃
 以台府抱關將傲抗中人以博精兵其死宜矣傳

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
 顛天下為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閹
 人所棄天果厭唐德哉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八

李珣

李珣字待價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擢右拾遺穆宗即位荒酒色即召李光顏於邠寧李懇於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珣與宇文弼同進曰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懇忠勞之臣方盛秋比邊如令訪謀敵付疆事君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為厚邪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珣上疏謂權稅本濟軍興而稅茶自正元唐相臣傳

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八

李珣

益熾矣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永平希矣珣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關禍亂可弭哉杜崇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于奪願陛下自斷珣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共平章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陛下嘗謂臣曰實易直勸我凡宰相啟擬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珣曰德宗晚言聚材方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弊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也珣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武宗新聽政珣數稱無遠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犬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珣請却之以示四方後遷河陽節度使罷橫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珣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宣宗立俄為淮南節度使時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糈儲穀半價與人淮南之人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新史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

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
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
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為之階劉向所云持不
之慮者聞羣枉之門殆文宗謂耶

杜悰

杜悰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為相
其婿翰林學士獨狐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嘆
曰德輿有婿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
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疾唯悰
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太和
初由澧州刺史召為京兆尹遷鳳翔節度使入為工
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恠之戶部
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尉皆為公主服斬棄三年故
悰不得謝帝然始詔杖而著於令會昌初為淮
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娼家女十七人進禁
中監軍請悰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悰曰吾不
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於帝帝以悰有大臣體
乃詔罷所進使有意倚悰為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水官罷出為劍南東川

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籍籍民
至漉漚渠遺米自給呼為聖米取陂澤茭蒲實皆盡
悰更表以為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酒宴適不
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為留守復節度
劍南西川召為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始宣宗世廢王以下五王廢大明宮內院而鄴
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
詔立廢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為歸長
等矯詔乃迎耶王立之是為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
慶詣中書獨揖悰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
乃授悰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悰劾大臣名不在者
抵罪悰連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
秉權以喜憎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
亦釋大臣遂安未幾再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
徒為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
匡謀討蠻兵敗奔於悰悰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
之悰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
宰相百官臨奠悰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
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
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裔休懿宗時歷翰林學士

給事中坐事貶瑞州司馬

周埤

周埤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為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開藏召還大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縉紳有名士皆逐之獨埤雖嘗為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埤最為天子欽屬俄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剪捕賊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賊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警不循令者埤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埤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幾幾罕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常讓求為京兆持不與錄是妄進者少哀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

埤對不合旨罷為劔南東川節度使治行有數埤嘗以世道有礪及為相常澳曰願無摧埤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之勿以已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摧之有埤深然之故居相稱職云

裴休

裴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也祖宗父肅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越州刺史時山賊為亂陷浙東郡縣肅召州兵討之因紀其事號平戎記上之德宗嘉賞肅生三子儔休休皆登進士第休志操堅正童戲時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贄儔者儔休魚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豈日何繼不宜改饌獨不食長慶中應賢良方正升甲科大和初歷諸藩辟召入為監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中自尚書郎歷典數郡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自太和以來重臣領使者歲漕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能至渭河倉者十不三四漕使使盡敗匿百端官舟沉溺者歲七十餘隻緣河姦吏大索劉晏之法泊休休領使分命僚佐深

漢書

按其樊園漢書通地里悉令縣令兼董漕事能者獎之自江津達渭口以四十萬之傭歲計緡錢二十八萬貫悉使歸諸漕吏巡院無得侵牟舉新法凡十條奏行之又立稅茶法十二條奏行之物議是之初休典使三歲漕未至渭河倉者一百二十萬斛更無沉舟之弊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休在相位五年十年罷相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戶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冬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唐相臣傳卷之六

十三年十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咸通初入為戶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太子少師卒休性寬惠為官不尚微察而吏民畏服善為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際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屏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贊唱以為法樂故尚書紆于衆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多以詞語嘲之休不以為忤漢書卷之六

魏謩

魏謩字申之文貞公五代孫曾祖殷汝陽令祖明亦為縣令父憑獻陵臺令謩太和七年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為長春宮巡官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微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為右拾遺謩字魁秀帝異之邕管經畧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衛方厚貶潯州司戶俄徙硤州刺史謩諫昌齡專殺特被矜貸中外以為屈法今天授刺史復使治人不可詔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伏誅二女沒入宮謩言極諫帝即出二女以謩為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禪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虞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名朝霞者善為新聲詔授楊州司馬謩固諫工坐降官荆南監軍呂令琛縱從人辱江陵令觀察使常長避不發謩劾長亂法度請明罰不報俄為起居舍人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資限授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尚存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比非在笏而已謩將退又勅之曰事有不常毋嫌論奏謩對頃為諫臣得有所言今則記言動不

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暮不可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決大獄當與衆共請歸有司未報暮上言事繁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帝延停決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始暮之進也李珣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暮坐二人黨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賊摧戚縮氣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請立東宮至泣下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六 九 魏某

帝為感動先是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故臣下不敢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暮作相之日率先啟奏當時稱焉詹昆國獻象暮以為非土性不可畜請還之詔可河東節度使李業叛降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無敢言者暮徙滑州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戴甲有異謀按無它狀杖曙嶺外議者免慶暮引律固爭卒論慶死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一年以平章事領紉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召拜吏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暮

為宰相議事天子前謹切無所畏宣宗嘗曰譽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令孤絢所忌讒罷

劉瑑

劉瑑字子全高宗宰相仁執五世孫第進士陳夷行表為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文宗方士言多懇悞太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為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郎乃衰彙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九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錄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瑑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臨觀又下令不呵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內以安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瑑在翰林帝素惡過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問帝視按上脣謂瑑為朕擇一今日瑑跪曰某日良帝嘆曰是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瑑贊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遂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

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
由不得對由是罷宰相俄而瑒大病加工部尚書拜
卧内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
左僕射瑒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
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

按杜棕如晦之孫弗從監軍進妓女不奏白兔為
祥魏謩徵之孫諫李孝本女入宮劾杜中立奸賊
而首請建儲議事尤勁切挺挺有祖風烈劉瑒仁
軌之孫諫罷方士欲循名責實竟沮慎由皆可謂
世其家者李珣言鄭注姦回進奉弊政裴休操履
唐相臣傳卷之二十九
嚴正復劉禹漕運之法周墀諫止王宰貽權幸求
宰相皆清廟之器擢擊之持器位俱有可觀非碌
碌者魏謩劉瑒尤艱正云

唐相臣傳卷之三十九

鄭畋

鄭畋字台文榮陽人也曾祖鄰祖穆父亞並登進士
第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數歲之內
連中三科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亞以
文干謁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為從事累屬家艱人多
忌嫉久之不調會昌初始入朝為監察御史累遷刑
部郎中中丞李回奏之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德
裕罷相亞出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經
畧使大中二年吳汝納訴冤德裕再貶潮州亞亦貶
循州刺史卒畋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宋節度推
官得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
萃授渭南尉直史館事未行亞出桂州畋隨侍左右
大中朝白敏中令孤絢相繼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
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諧於士伍咸通
中令孤絢出鎮劉瞻鎮北門辟為從事入朝為虞部
員外郎右丞鄭薰令狐之黨也撫舊事覆奏不放入
省畋復出為從事五年入為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
九年劉瞻作相薦為翰林學士轉戶部郎中畋以久

權擢并幸承校權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
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結綬王畿便貯青雲之望
一涉風水久換星霜歎外府之罇壘渴明庭之禮樂
咸通五年方得登朝若匪遭逢聖君無以發揚幽迹
臣任刑部員外郎累日於閤內對敕去冬蒙權宰萬
年又得延英中謝傾藎幸依於白日捨盆終覩於青
天昨以京縣浩穰苦心為政疲羸粗息強禦無蹤方
專宰字之心用副憂勤之化陛下過垂採聽超授恩
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翰苑遽陟郎
曹尋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
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九 三 本
中首歲書判登科其時替故昭義節度使沈詢作渭
南縣尉兩考罷免楊収以結綬替臣詢則備歷顯榮
致經數載収則寵極台輔絀已三年臣則外困賓選
內并散秩仰窺霄漢空歎雲泥雖云賦命屯奇實以
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滌如此俄遷中書舍人十年
王師討徐方禁庭書詔旁午畋灑翰泉涌動無滯思
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尋遷戶部侍郎龍勛平以
本官充承旨畋以德望先達淹滯久之既冠禁庭當
為宰輔因謝承旨自陳曰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充稱
峻重偏膺顧問首冠英賢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

騰躍其為盛美更與尋常豈謂凡流繼茲芳躅臣所
以憂不稱承旨之任也至若繼劉瞻之慎密守保衡
之規程瀝懇事君披肝翊聖以貞方為介胃用忠信
作藩籬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
况沉舟墜羽因聖主發揚有薄藝微才受鴻恩知遇
再周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至於貳卿自末僚而
遷於上列其切於大用如此其年八月劉瞻以諫囚
壁工宗族罷相出為荊南節度使畋章制過為美詞
懿宗甚怒責之曰畋頃以行跡玷穢為時棄捐朝籍
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遂致叨居塵忝既多狡蠹
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九 三 本
尤甚且居承旨合體朕懷昨劉瞻出藩朕豈無意爾
次當視草過為美詞逞譎詭於筆端寵愛憎於詞內
徒知報瞻效唾之惠誰思蔑我拔擢之恩人之多僻
一至於斯宜行竄逐之科用屏回邪之黨可梧州刺
史僖宗即位召還授右散騎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
四年遷吏部侍郎尋降制曰頃者時鬱正途權歸邪
幸爾畋執心無惑秉節被讒徵復駕行愈洽人望既
致彌綸之榮宜居輔弼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僖宗
上尊號禮畢進加中書侍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
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五年黃巢起曹鄴南犯

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瑒求鄆州節鉞瑒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寮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瑒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駁採群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携曰高駢將畧無雙淮士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最爾織寇不足平珍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咬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薦食殆半國家久不用兵士皆忘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支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枕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群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今妖賊所有國藏漸當罄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議及中書商量制勅咬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剪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晝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携怒拂衣

而起袂染於硯因授之傳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瑒陷淮南郡縣高駢止令飛璫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天子始思咬前言二人俱微還拜咬禮部尚書尋出爲鳳翔右節度使是冬賊陷京師僖宗出幸咬聞難作候駕於斜谷迎謁垂泣曰將相悞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駐蹕興元卿宜堅扼賊衝勿令滋蔓咬對曰臣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無東顧之憂然道路艱虞奏報梗澁臨機不能達稟聖旨願聽臣便宜從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所行咬還鎮蒐乘補卒繕修戎仗濬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夜如臨大敵中和元年二月賊將高讓王璠率衆五萬欲攻鳳翔咬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咬儒者必不能拒步騎長驅部伍不整咬以銳卒數千陳於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測衆寡始欲列卒而陣後軍未至而昌言等發伏擊之其衆大撓日旣曠矣岐軍四合追擊於龍尾陂賊委兵仗自潰斬馘萬計得其鎧仗岐軍大振天子聞之謂宰相曰

予知政不盡儒者之勇甚慰予懷即授政檢校尚書
左僕射同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時畿內諸
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汴京師後衆無所歸政承制招
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政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普
期匡王室又傳檄天下曰鳳翔龍節度使檢校尚書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
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畋移檄告諸
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數否泰相公
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
卓肆其姦克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借趙
唐相臣傳
尋亦誅夷郎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
力為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王之垂
統綿區欽化而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
百年之滌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
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
窮御璫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
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
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熟耨不勵力於田疇偷
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兇黨驅迫平人始擾害
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不武戎士貪財徒

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聖
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而罪已用百姓以為
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後革免困疲羸而殊無
犬馬之誠但悉蟲蛇之毒剽掠我征鎮覆沒我京都
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謂大
寶易取如奕碁而乃竊據官闈偽稱名號爛羊頭而
拜爵續狗尾以命官驚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
廣侵田宅濫漬貨財比磔壑以難盈類烏焉而縱攬
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內
固以人神共怒行路傷心政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
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剪狐
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即離三
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群彫虎肅以風生應龍驤而雲
起淮南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
於關內政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
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
中之蟻聚而吐蕃覺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難願以
沙漠之軍共獻盡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
旌旗煥爛於雲霞劍戟晶瑩於霜雪莫不持繩待試
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耻矧茲殘孽

不足殄除况諸道世受國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
畧咸傾致主之誠自幽洛構氛鑒興避狄莫不捐銅
駝而背裂望玉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
憤激速殄寇讎永圖社稷之勲以報君親之德迎鑾
反正豈不休哉時駕在坤維者驛阻絕以為朝廷無
能復振及畋傳檄諸藩聳動各治勤王之師巢賊聞
之大懼自是賊騎不過京西當時非畋扼賊之衝襄
蜀危矣尋進位檢校司空其年冬畋暴病以岐山方
禦賊衝宜須驍將鎮守表薦大將李昌言詔可之詔
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以王鐸代其將兵收復
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九
畋尋加僕射平章事以疾久不拜累表乞解機務二
年冬罷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畋子給事中凝績為
龍州刺史詔侍畋就郡養疾薨於郡舍時年五十九
光啓末李茂貞授鳳翔節度使畋會兵時茂貞為博
野軍小校在奉天畋畫召其軍至岐下以茂貞勤於
軍旅甚奇之委以遊邏之任至是茂貞恩畋獎待之
恩上表論之曰臣伏見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畋
瑞應星精祥開月角建洪鑪於聖代成庶績於明時
鳳毛方浴於春池龍節忽移於右輔旋以群鳴肅聚
萬蟬鋒橫倉皇而玉帛省方次第而金門微鑰九州

初猶豫以從風百辟無歸半旅旋而委質而畋
猶怨髮投袂治兵羅紉戰於樽前練銳辦於閭外
坎牲誓衆衆鼓出師馳羽檄於四方暢皇威於萬里
身為地軸決橫流而盡入東溟手正天關掃妖星而
重尊北極及至囊沙滅寇伐鼓揚旌四兇方侈於獸
心一陣盡塗於龍尾大振建旂之捷易於反掌之間
不期天柱朝摧將星夜隕竹帛徒書於茂烈松楸未
煥於美名臣始冒從戎爰承指顧稟三令五申之戒
預一匡九合之謀今則謬以微功獲居重鎮竊武侯
之遺愛城壘宛然念叔子之高蹤涕零何極伏異特
唐相臣傳
卷之三十九
加贈謚以慰泉扃昭宗嘉之贈司徒謚曰文昭畋文
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彩如玉尤能賦詩與人
結交榮悴如一始為員外郎為鄭薰不放入省畋不
以為憾及畋作相薰子為郎畋特獎拔為給事中列
曹侍郎其以德報怨多此類子凝績景福中歷刑部
戶部侍郎
按台文氣激壯畋志據宿憤竟扼賊喉保全褒蜀
天子得西狩無恙乃曰令致在內與僖宗如一人
畋獨且奈何哉嗚呼當時天下已不知有唐畋能
坎牲誓衆衆鼓檄兵破賊奏功可謂忠憤矣

蕭倣

蕭倣字思道太和中擢進士第累除給事中宣宗即位喜直言嘗以李璣為嶺南節度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璣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孔溫裕曰給事以奏為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奏劾李璣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為左散騎常侍懿宗急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為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唐相臣唐

蕭倣字思道太和中擢進士第累除給事中宣宗即位喜直言嘗以李璣為嶺南節度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璣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孔溫裕曰給事以奏為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奏劾李璣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厨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為左散騎常侍懿宗急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為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唐相臣唐

王鐸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宦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為世稱艷十二年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兼保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竊政權將災斥不附者鐸持其事不得肆縉紳賴焉鐸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為宣武節度使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跂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群盜帝即以鐸為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械武備張設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為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前駢代之賊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

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加侍中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假蹇而外廷挽鐸感悅王室每入對必噫鳴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恒王搏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寶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為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洎果蜀師三萬壁整屋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吳肯先及鐸檄至號令凜然士氣奮起爭欲破賊故果戰數慶宜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己乃構鐸于帝罷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幾就而遽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勲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彦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因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使兵高維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鐸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

唐相臣傳卷之四十

鄭從讜

鄭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累遷左補闕今狐絢魏扶皆泮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為吏部侍郎姪次明允出為河東節度使徒宣武以善最聞改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為約束使宰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為刑部尚書久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護李昌國間遼多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畧大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剌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傳圭斬軫以狗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為亂朝廷以為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讜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為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讜即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崇為節度觀察使判官前進士劉崇曾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平亂剽寇日旁午從讜既視事姦無慶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

意且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死力
士皆寒毛惕伏會黃巢犯京師帝駐梁溪詔從譙發
部兵備北面招討副使諸葛爽入討從譙國士五千
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奄
入其地壁汾東歸言討賊須索繁仍從譙以餽醪犒
軍克用謂曰我且引而南欲與公而約從譙登城開
勉感慨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賊陰
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譙追安使與將王瞻高弁
等踵擊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即遣安等也石
北井安檀還從譙合諸將命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
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縣嵐
石並河而南獨克用從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譙以名
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
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譙即日以監軍用從寓
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救克用至
按籍數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去貲從譙間走絳
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東政進太傅兼侍
中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謚
文忠從譙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從殺有謀在汴時
以處誨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康於後生數

孔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徽令赴行
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
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詔宰相誣其怨望貶集州
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鷄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
書封瑯琊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煜作亂帝進次漢中
煜逼召徽以庭廢自言及煜僭號迫群臣作誓牒徽
托手弱卒不肯寫煜平帝至鳳翔召徽為御史大夫
固辭足痺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治
帝顧宰相曰徽神氣精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
時銓選失序吏肆為姦補調重複不可檢徽為手籍
一驗實之遂無姦滯進左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
謚曰貞

孔緯
孔緯字化文少孤宣尼之裔曾祖岑父位終著作郎
諫議大夫果父兄也祖幾禮部尚書依諸父多與有
名者游才譽蚤成擢進士第東川崔慎由表置幕府
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守河中遷監察御史進禮部
員外郎兼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遷為右司員外郎趙
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俄知制誥遷戶部侍郎權
御史中丞綿方雅疾惡中丞開風不絕而自肅

三遷吏部侍郎權要私謁至盈凡一不省當路不悅
政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蕭選
雅不喜坐調度不給政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玖次陳
倉推黃門衛士數百扈乘輿詔拜歸御史大夫令趣
百官行在時群臣露次盤屋為盜剽脅衣囊畧盡歸
謁宰相歆有所論選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
見歸歸召御史曰吾等身被國恩詎不辭難今詔群
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恤況於君乎且
泣下御史亦辭請辦一日費而行歸曰吾妻疾日暮
盡夫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公善自謀吾行決矣往
唐相臣傳
見李昌符曰詔書再至而羣臣顧未行僕大夫也不
敢後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既及行
在綿策政必及建言關邑院狹不足駐六師上幸梁
州即日去陳倉而攻兵至微綿言幾不脫進拜兵部
侍郎同中門下平章事攻平從帝還領諸道鹽鐵轉
運使累遷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義功臣鐵
券恕十死又賜天興良田善和里第各一區兼京畿
營田使昭宗即位進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
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見中尉樞密使
索宰相朝服有司白中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

禮官必得謠言中人不朝服國典也陛下欲假借之
則請以所燕官為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
禮為我容之進兼太保時張濬將伐太原帝不決以
問綿綿助濬請既濬敗坐傳會出為荆南節度使俄
貶均州刺史濬密遣人求援於汴州朱全忠上章論
救綿至高州有詔俾令就便還寓居華州乾寧二年
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常昭度李谿帝以大臣朋
黨外交方鎮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趨華州召歸入
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授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吏
部尚書翌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
唐相臣傳
使修本太廟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食邑並如故
旬日之內驛騎敦從相望於路扶疾至京師延英中
謝奏曰臣前時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負謫諧陛下
特貸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泉壤不望今於玉
階復拜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止嬰衰疾伏枕累年形
骸雖存生意都盡半居勉強御事猶踈况此臨羸寧
勝重交國祚方泰英彥盈庭豈以朽腐之人再座機
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鳴咽流涕
綿久疾拜踊艱難上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令開門
使送綿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陀次河中同州王行約

天京師謀訖天子出幸右門綿從駕至蒞城疾漸危
 焉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光德里第贈太尉綿家尚節
 義挺然不屈雖權勢熾灼未嘗假以恩禮天武都頭
 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
 事謝日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準例班見百
 寮綰判曰不用立班順節應濁小人不開朝法盛飾
 趨中書既見無班心甚怏怏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
 綿曰必知公慚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庭臣也比來班
 見宰相以輔臣立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
 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寮班見意自安乎必若頃此
 儀侯去却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其秉禮不回
 多此類也孔氏子元和後昆仲貴盛至正卿方鎮者
 六七十人未有為宰相者至綿始在呂司子崇弼亦登
 進士第仕至散騎常侍

唐相臣傳卷之四十一

杜讓能

杜讓能字群懿傳宗符對奔謁行在召為翰林學士
 方關東兵興調發綏來書詔叢浩讓能思精敏凡號
 令處事無所遺算帝倚重之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
 翔倉皇無知者俄而狩梁足時棧道為山南石君涉
 所毀天子間關險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
 道再違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
 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
 肖使杆牧圉避難苟免臣之耻也昭宗立進尚書左
 僕射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竄疆恃有功不奉
 法朝廷弱不能制帝怒詔讓能議討時宰相崔昭緯
 陰結茂貞讓能所言悉漏之帝曰今詔令不出城門
 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卿為我圖之讓能曰陛下
 欲削祿階嫚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
 之不宜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
 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
 身乎且陛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它日臣
 蒙晁錯之誅顧不足彌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福二
 年李茂貞悉兵至三橋請必殺之乃賜死

蕭選

蕭選字得聖，雲子，權進士第。姿宇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由起居舍人升樞州司道三決，方迫畏不暇。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御。」選恍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僖宗入蜀，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知貢舉而得選，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殿中，選掖起之。帝喜曰：「選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選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選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厲，天子器之。時藩鎮橫放，莫制權綱。權池田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惟選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他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選素惡之，召朱玫於邠，起兵奉迎。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政怒，令孜并怨帝，不諒其心。謂選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民與賊肝腦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與馬音流涕相歎，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為救使之寵。今姦臣為國產怨，我奉命而來，反以為脇君群臣。」

報國極矣，力殫矣，尚能垂頭塌地求生於黃門哉？選曰：「上無負天下顧，為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請天子復國。」改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選曰：「人非伊霍，欲為禍首，未或利也。」玫退曰：「我擇一王為帝，遠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煊，而召選作同選。苦辭煊罷，選為太子太保。帝還，孔緯與選隙，乃劾選為偽臣，即賜死。選見柄任凡五替行完，而材薄逢世多故，召懷臣以濟乳身汗偽署，不得其死人哀之。

張潛

張潛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攢簿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閭閻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為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為此？」張潛教臣也，乃急召潛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都統判官。時王啟武平盧軍，最疆累召不肯應，潛往說之，而啟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潛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

請
諸
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
欽武愕眙愧謝潯宣詔已按兵默然潯召將佐至鞠
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取鹽虜耳拾天子
而臣之何利邪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
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
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
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欽武即引軍從潯西擢潯為
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狩山南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潯始孫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
田令孜故復恭街之及為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使
復恭持授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潯有方
畧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政治之要對曰在疆
兵兵種天下服矣天子孫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
今事潯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禹富天資
英特內偏宦人外迫疆臣故不能安此臣所痛心而
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用
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
上言先帝幸梁縣李克用與朱攻連和請舉兵誅之
願帥兵為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
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潯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

大
欽
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其討之斷兩雄勢帝曰
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
決孔緯曰潯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
師度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既
潯緯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潯為河東行營兵馬招
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為
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並為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誼
為行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為帳下發五十二軍卻寧
邨夏雜虜合五萬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潯飲酣泣下
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除之復恭聞不憚率中尉
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潯潯不肯舉是役也潯外幸成
功而內制復恭故街之先是汴華邨岐兵絕河會平
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潯慮汴人逐據有之乃令揆
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至軍會太原將
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為存孝所擒汴人亦棄城
去潯又引他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逃北委
伏械去潯飲衆夜遁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晉絳
慈隰兵鋒甚盛潯開道出王屋奔河清梓而濟鹿下
畧盡全誼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
因韓歸範以聞朝廷震動即日下詔罷潯為宣武軍

請誅

子休

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為申請詔聽使汴
 潘乃至藍田依韓建及常昭度死復用緯為宰相故
 潘亦拜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
 若朝以潘為相募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
 書左僕射上疏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於長水墅
 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潘徒步
 入洛泣論于全義致書諸藩誅王室之難王師範起
 兵青州歆聚潘為謀主不克全忠勸帝東遷潘聞曰
 乘輿卜洛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潘搆它
 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
 餘人時天復二年十二月始潘素厚永寧史葉彥彥
 知其謀以告潘子格潘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晉則
 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率士三十人送
 之泝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揚行
 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紫極宮玄宗
 像前致仕誥于案乃出之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家冤
 而不克終廣陵

新史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祇其德又美纖人柄
 朝靡謀不垂如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
 天下倡扶持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為宦豎所乘功

業無所成就潘以乳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胡氏曰張潘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敦李康秦樸
 糧于行在責王敬武效忠順於朝廷其與庸臣遠
 矣卒之功名不立者急于自售行事反覆故也使
 其抑制欲心克忍私憾豈不以才氣未見于世哉
 按自咸通以來李氏失馭宦奄內亂藩鎮外強家
 無規避之忠輒效敦玄之逆鄭畋鄭從諲雖懷濟
 時之具王徽孔緯張潘雖有扶顛之心而內有亂
 燦賣國外有全忠問鼎意長星竟天樞太微豈非
 時事之驗哉

唐相臣傳卷之四十二

崔胤

崔胤字垂休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彊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可畏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王兄弟爭河中以胤為節度使不得赴半歲復以中書侍郎番輔政及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陸梁常國時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內相陵脅胤素厚米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逐袁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務安唐相臣傳卷之四十二

師西問所以幽帝狀全忠乃使張存敬攻河中晉絳神策軍大將孫德昭常念閹尹廢辱天子胤令判官石戡與游乘間伺察德昭飲酣必泣胤揣得其情乃使戡說曰自季述廢天子天下之人未嘗忘武夫義臣搏手憤惋今謀反者特季述仲先耳它人初於威無與也君能棄此誅二豎復天子取功名乎即不早計將有先之者德昭感寤乃告以胤謀德昭許諾胤斬帶為誓俄而季述仲先誅以功進司徒不獻復輔政帝德之延見或不名以字呼之寵遇無比天復元年全忠已取河中進逼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剪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胤怨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遣幕府裴鑄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為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趣還鎮因詔遣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今知非陛下意為所誣誤師業入門但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懼因下詔顯責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俱屈事胤事無不行每議政事請盡誅中人以宦人掌內司事全誨

等知之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會
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
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
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詔徙家舍右軍賜帷
帳器用十車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
宦臣寢盛德宗分羽衛為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
以二千人為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
人共相彌縫為不法朝廷微弱禍始於此請罷左右
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
傳導詔命祇用宦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
唐相傳
蘇檢為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衰等三十
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晉與偕東帝動靜一決於
胤無敢言者胤議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
其功全忠內利輝王冲幼故胤藉以請帝曰濮三長
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偓陰佐胤卒不
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群臣班辭胤獨至霸橋置酒
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宦人為舞劍
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咸
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
揣全忠將篡奪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

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以守今
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捕幸之餘無見兵請軍置四步
將將一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番休遞侍以京
兆尹鄭元規為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為威遠軍使募
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取銅鐵
為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倫入宿
衛會為毬戲墜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傳胤將
挾帝幸荊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都洛懼其異議密
表胤專權亂國請誅之即罷為太子少傅全忠令其
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爭
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復
四年正月胤罷凡三日死死十日全忠脅帝遷洛發
長安居人悉東胤屋木自渭循河下老幼係路啼號
不絕皆大罵曰國賊崔胤導全忠賣社稷使我及此
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彊諸侯相持未敢決移國及
胤開內隙與相結得梯其禍取朝權以成彊大終亡
天下胤身屠宗戚世言慎由晚無子遇異浮屠以術
求乃生胤字緇即及為相其季父安潛嘆曰吾父兄
刻苦以持門戶終為緇即

柳璨

柳璨河東人曾祖子華祖公器僕射公綽之再從弟也父遵璨少孤貧好學僻居林泉晝則採樵夜則燃木以照書性寒直無緣飾宗人壁此貴仕於朝鄙璨朴鈍不以諸宗齒之光化中登進士第尤精漢史魯國顏薨深重之薨為中書舍人判史館引為直學士璨以劉子玄所撰史通譏駁經史過常璨紀子玄之失別為十卷號柳氏釋史學者服其優贍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奧日為柳氏子昭宗好文初寵待李谿頗厚泊谿不得其死心常惜之求文士似谿者或薦璨高才召見試以詩什甚唐相臣傳

喜與幾召為翰林學士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勅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前驅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勅莫測所以翌日對學士上謂之曰朕以柳璨奇特似可獎任若令預政事宜授何官承旨張文蔚曰陛下拔用賢能固不拘資級恩命高下出自聖懷若循兩省遷轉拾遺超等入起居即臨大位非宜也帝曰超至諫議大夫可乎文蔚曰此命甚愜即以諫議大夫平章事改中書侍郎任人之速古無茲例同列裴樞獨孤損崔遠皆宿素名德遽與璨同列意微輕之璨深蓄怨昭宗遷洛諸司內使宿衛將

佐皆朱全忠腹心也璨皆將迎接之以恩厚相交結故當時權任皆歸之二年五月西北長星竟天掃太微文昌帝座諸宿全忠方謀篡代而妖星適見占者云君臣俱灾宜刑殺以應天變蔣玄暉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璨即首誅素所不快者三十餘人相次誅殺班行為之一空冤聲載路傷害既甚朱全忠心惡之會全忠授九錫蔣玄暉等別陳意見王殷至大梁誣玄暉等通導宮掖欲興復李氏全忠怒捕廷範令河南聚衆五軍分裂之兼誅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初璨遷洛後累兼戶部尚書守司空進階光祿大夫監鐵轉運使其弟瑀城坐璨告死

五季梁唐相臣傳卷之一

駁翔梁相

駁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為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為太祖謀盡多中太祖欣然以為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勲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

重寶錄
時無

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為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沉有大略從太祖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皇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

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揚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
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疆
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
則皆親戚之私而聖成事乎臣聞進攻揚劉李亞子
負新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
遣賀瓌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慙矣受國恩
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叢華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
後王彥章敗於中都末帝懼召陵疑於河上是時梁
精兵悉在疑軍疑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
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慰卿其教我當安歸
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
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陵疑
臣已爭之今疑不來敵勢已迫款為陛下謀則小人
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
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
群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
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
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
門乎乃自經而卒

按敬翔首事太祖惟帷籌度陳符遂謀為臣觀其對

契丹
破册封契

郭崇韜
臣

太祖謂春秋用兵法不可用於今末帝與晉相拒
楊劉翔曰昔用段凝臣已爭之不聽今用賀瓌為
將無及矣臣請先死遂自經視李振二心者遠矣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為河東教練使為人明敏能
應對以幹材見稱莊宗為晉王孟知祥為中門使崇
韜為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
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
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
親信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
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
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為王都以利誘之耳
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
然之果敗契丹 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
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劉彥章圍之莊
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墜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
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彥
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
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
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

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版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為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大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而入於梁契丹數犯幽詠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為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

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幽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龍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鉄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於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為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群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楊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

德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
 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
 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
 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
 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手崇韜以為然
 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性廉自沒入洛始受
 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
 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
 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於私
 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
 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
 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
 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
 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
 慙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
 一鎮不許卿去歎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
 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
 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
 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
 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

崇韜
為祖
庸惜
財用

救河
南今
加官
高

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
 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金盛時大明興慶宮
 樓閣百數崇韜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
 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宦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
 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為祖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
 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
 於河上雖初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
 陰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
 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
 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
 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
 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
 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強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
 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凡案一
 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
 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
 義廝養畜之及貫為之於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為
 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
 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
 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

橋壞莊宗止與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
賈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
部復問何人即下賈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
詔殺之崇韜諫曰賈罪無它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
宗大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與往來橋道不修
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賈雖有罪當具擬行法
於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
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賈公所愛任公裁
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
不得入賈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為總
管當行而崇韜以議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之計乃
曰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
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
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為我擇其副崇韜未言莊宗曰繼
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
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町過迎
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於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
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行於西宮悉
取行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
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

明因以事請宗弼及其弟宗渥宗渥沒其家財蜀人
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
旋必為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岌
監軍李從龍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
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
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龍等共構之
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二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
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
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
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
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
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
皇后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
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
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
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
革等即因它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其姓郭因
以為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為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
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然崇韜盡忠國家有
大畧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

歆因以後來之可謂有志矣

按唐莊宗克敵之後沉湎聲色國已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一時功臣皆武夫未有識安危者惟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又不見許及命將伐蜀崇韜歆立大功為自安之計請以魏王為元帥而已為副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雖立大功然不免中人詭死於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為亂河朔克汴入洛便無一人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京師有重兵崇韜不犯河朔叛臣心有所畏而不敢妄動矣惜哉

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為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於鄆州晉兵救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為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為中門使及兵變於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為左領軍衛大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所參決其熟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

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崇所主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守護軍士桑弘遷毆傷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慶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慶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降勅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園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園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園而後白誣園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而重

誨恐天下議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為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答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

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它日按鷹於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今方所又為瘠而多荒也

使馬

使

好越之吳

好越之吳

効當先。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國得城苑，明宗遣司馬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抹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內為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疆，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路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重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業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發吏韓政副供奉官烏昭復使於鏐，而政恃重誨勢數凌辱昭復，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歎其事，昭復以為辱國，固止之。及政還，交譖於重誨，曰：「昭復見鏐舞踊稱臣，而以朝廷事告鏐，昭復見鏐，史獄乃下制削奪鏐中爵，以人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路王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為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為國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聞馬黃龍莊其

溫將

升內指揮使楊彥溫，開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言，請公趣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驅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溫以金龍不金鞍勒馬賜彥溫，拜彥溫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樂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戒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戒口。重誨率群臣稱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未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見為姦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見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為臣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日，道等又以為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担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弟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

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制其姦心凡
 西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
 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為圖已益不自安
 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即日斬嚴又分
 閬州為保寧軍以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
 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
 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西川而唐之精兵皆陷蜀
 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雖
 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鏐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
 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鏐即引諜者見重
 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為
 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
 至始奏貶鏐行軍司馬已而林聖都軍使李行德小
 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
 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欲自伐吳又相與諜者交
 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頗疑
 之大臣左右皆為之辨既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
 之言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
 溫行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
 已辨慎無措之胸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

失身

去朕不忠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趙馮道等
 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經
 其禍也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為樞
 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
 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以西
 民苦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
 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
 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達
 驍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絕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重
 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
 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譏構幾不自全
 賴人主聖明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
 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
 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述重
 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
 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
 希旨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嘗為重
 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
 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遣樂
 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崇質宿衛京

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子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於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於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樂彥稠率兵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於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搥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籍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為非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五代史曰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邸見敬翔李振為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為之至梁戒其禍始更

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於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為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按重誨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頗有忠益第恃功矜寵遂以天下為己任輕信韓玟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故知祥貳而董璋叛此所謂作威福而自貽伊戚也噫安郭二公俱以西師賜死唐祚遽促有由然然崇韜忌存審俾快快而死重誨矯殺任圜二公固有死道矣於唐君何尤

任圜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為人明敏善談辯見者愛其容止及聞其論議縱橫益皆悚動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大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放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問圜去就之計圜勸嗣昭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為嗣昭畫守計甚嘉之由是益知名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說解嗣昭卒免於禍

對虛
林正
欺不

園之力也嗣昭從莊宗戰柳擊敗梁兵園頗有功
莊宗勞之曰儒士亦披鎧甲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張
文禮弒王鎔莊宗遣嗣昭討之嗣昭戰歿園代將其
軍號令嚴肅既而文禮子處球等閉城堅守不可下
園數以禍福諭鎮人鎮人信之園嘗擁兵至城下處
球登城呼園曰城中兵食俱盡而父抗王師若泥首
自歸懼無以塞責幸公見哀指其生路園告之曰以
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其如拒守
經年傷吾大將一朝困竭方布欵誠以此計之子亦
難免然坐而待斃曷若伏而俟命處球流涕曰公言
是也乃遣人送狀乞降人皆稱園其言不欺既而他
將攻破鎮州處球雖見殺而鎮之吏民以嘗乞降故
得保其家族者甚衆其後以鎮州為北京拜園工部
尚書兼真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為政有惠愛
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軍節度使改園行軍司馬仍
知真定府事園與崇韜素相善又為其司馬崇韜因
以鎮州事託之而園多所違異初園推官張彭為人
傾險貪黷園不能察信任之多為其所賣及崇韜領
鎮彭為園謀隱其公解錢後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
時宮人百餘人有訐氏者左有邑彭賂守者匿之後

指在
為在
碑字

中覺召彭詣京師將罪之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
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園有隙同光三
年園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登崇韜伐蜀懼
園攻已於後乃辟園參魏王軍士蜀賊表園黔南節
度使園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園代將其軍而旋
康延孝反繼岌遣園將三千人會董璋孟知祥等兵
擊敗延孝於漢川而魏王先至渭南自殺園悉將其
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
三司是時明宗新誅孔謙園選辟才俊抑絕僥倖
私給足天下使之是秋因豆盧革罷相園與安重
誨鄭珣孔循議擇當為相者園意屬李琪而珣循
不欲琪為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不應耳重
誨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為之太常卿崔協可也重
誨以為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者重誨即以協對園爭
前曰重誨未諳朝廷人物為人所賣天下皆知崔協
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為沒字碑臣以陛下誤加
採擢無功幸進比不知書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
有幾豈容更益矣端明宗曰宰相重任卿等更自詳
審故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世言肅名家子且
待我甚厚置之此位可乎肅或末可則馮書記先胡

判官循循然者可以相全記者道也議未決重
誨等退休於中興殿廊下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
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園園乃何人園謂重誨曰李琪
才藝可無時輩百人而謾夫巧沮忌害其能若舍琪
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蟻蛭之轉也重誨笑而
止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居月餘協與馮道皆拜相
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為然園與重誨交惡自
協始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重誨奏請自
內出園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辨於帝前園
穀色俱厲明宗罷朝後宮嬪御迎前問曰與重誨論
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奏曰妾在長安見宰相
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
給券卒自內出園益憤沮重誨嘗過園園出妓善歌
而有色重誨歎之園不與由是二人益相惡而園遂
求罷職乃罷為太子少保園不自安因請致仕退居
於磁州朱守殷反於汴州重誨誣園與守殷連謀遣
人矯制殺之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
不問為下詔坐園與守殷通書而言涉怨望愍帝即
位贈園太傅

趙鳳

合不
可并
為全
義父

趙鳳涿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聽
燕人以為兵鳳懼因髡為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
奇奔梁梁以守奇為博州刺史鳳為其判官守奇卒
鳳去為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
喜以為鳳樂學士莊宗即位拜鳳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莊宗及劉皇后幸河南尹張全義家酣酒命皇后
拜全義為父明日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
事之鳳上書極言其不可全義養子郝繼孫犯法庖
宦官伶人冀其贓財因請藉沒鳳又上書言繼孫為
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於法不至籍沒刑人
利財不可以示天下是時皇后及群小用事鳳言皆
不見納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
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
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
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為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強素與
任園善自園為相頗薦進之初端明殿學士班在翰
林學士下而結銜又在官下明宗鳳遷禮部侍郎因
諷園升學士於官上又詔班在翰林學士上園為重
誨所殺而誣以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明宗不能詰
也鳳獨號哭呼重誨曰任園天下義士豈肯謀反而

諫
術

牙
牙

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對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為北京巡官明宗為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風諫曰好惡上祈慎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轉相惑亂為患不細明宗遂不復詔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守殷已誅又詔幸鄴是時從駕諸軍方自河南徙家至汴不款北行軍中為之洶洶而定州王都以為天子幸汴誅守殷而又幸鄴以圖己因疑不自安宰相率百官詣閣請罷幸鄴明宗不聽人情大恐群臣不復敢言鳳手疏責安重誨言甚切直重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砍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天成四年夏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秘書少監於嶠者自莊宗時與鳳俱為翰林學士而嶠亦許直敢言與鳳素善又鳳已貴而嶠久不遷自以姓名在鳳上

言
大

而不用因與蕭希甫數非斥時政尤訖訾鳳鳳心銜之未有以發而嶠與鄰家爭水實為安重誨所怒鳳即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乃辭以沐髮嶠詎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嶠武天下寃之其後安重誨為遼彥溫等告變明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啟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聞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紫微閣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政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為朋黨罷為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鎮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廢帝入立召為太子太保病足居於家疾篤自筮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清泰二年卒於家

五季晉漢周相臣傳卷之二 附南唐

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曰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它仕卒以進士及第 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成之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篡唐高祖懼事不果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 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遣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維翰使至卧內謂曰此

面之事方枕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 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以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授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寢理 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為浮薄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譏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穀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樞密院使既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疎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胤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藥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 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以景延廣故自兵

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遣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母絕盟而已遠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貨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驍悍自矜每往候之維冬月未嘗不泥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

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和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

史弘肇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驍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隸開道指揮選為

禁兵漢高祖興禁軍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暉拒命弘肇攻破之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是時契丹北歸晉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至遂入京師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嘗小忤意立搃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鄆州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朱勲趙思綰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於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詭言坐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散筋析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故將失職之家姑息僅奴而所養之輩往往脇制其在侍衛孔目官解暉校酷因緣

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
十萬貫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咎責
之僅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
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
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弘肇領歸德其副
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為獻穎州趙場官趙溫與軍將
陳拯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極訴之弘肇以謂
穎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已乃追溫殺之連坐者數十
人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
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
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太后有
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輒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
等玉帶錦袍往謝弘肇弘肇怒曰健兒為國征行者
未有偏賜爾曹何功敢當此乎悉取所賜還官周太
祖出鎮魏州弘肇議帶樞密以行蘇逢吉楊邠以為
不可弘肇恨之明日會飲賓貞因第弘肇厲聲舉爵
屬太祖曰昨日廷論何為異同今日與公飲此逢吉
與邠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事也何必介意乎遂俱飲
醉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
安足用執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

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為
手勢令弘肇不能為客省使閭胥卿坐次弘肇屢救
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閭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閭氏
酒家婦以為讖已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弘
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弘肇起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曰
蘇公漢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乎弘肇馳馬去
邠退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隱帝遣王峻置酒
公子亭和解之是時李業郭允明後贊韓文進等用
言業等乘間譖之以謂弘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為亂
隱帝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鐵甲聲以為兵至達旦不
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
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
人自內出擒弘肇邠車斬之并族其三家弘肇已死
帝坐崇元殿召群臣告以弘肇等謀又群臣莫能對
又召諸軍校見於高殿帝曰弘肇等專權使汝曹
常憂橫死今吾得為汝主矣軍校皆拜周太祖即位
追封弘肇鄭王以禮歸葬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

使楊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
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
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
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
世宗鎮澶州朴為節度掌書記世宗為開封尹拜朴
右拾遺為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
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
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偕大不制而至
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亂幽
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
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
材恩信詭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
用以豐其財從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
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
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
願為之開謀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
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效取
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蜀圖東至海南至江可達
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備之備東則控西備西則

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
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
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
我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
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
彼之民楊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也如此則用力
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
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
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以
強兵攻力已竭氣已衰不足以為遠患可為後圖方
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
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
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
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
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群議親親劉昫是於高平歸而益
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
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
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
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
穀實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

江准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其議論當益以為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為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為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時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命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按日月五星為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五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為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為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為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為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收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乎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昇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下地大恸者數四贈侍中

李穀字惟珍汝陰人身長八尺少任俠頗為鄉人所困發憤從學第進士晉少帝尹開封穀為推官及即位拜職方郎中歷磁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使契丹入汴少帝蒙塵舊臣無敢候謁者穀拜迎於路相對泣下因傾囊以獻會契丹主發使至州穀擒斬之契丹攻安陽穀遂見獲詞不屈卒寬焉德光道殂永康繼立署穀給事中歷漢周至中書侍郎平章事周祖在乾祐中已有人望屬漢政紊亂潛貯異志屢譏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故開國之初倚以為相穀世居洛陽穀既貴訪得舊地建蘭若又立垣屋凡族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詔改清風鄉高陽里為賢相鄉勲德里顯德初進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穀以史氏所述本於起居注喪亂以來遂廢其職請命精明樞密直學士編記言動為內廷日曆以付史官二年冬議伐南唐為行營前軍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領兵渡淮進圍壽春南唐遣將來撲穀守浮梁以待成賂之至仍焚多糧回軍之際遽相掠奪淮北沒大數百悉陷於壽春世宗聞之怒亟命李重進將兵以援判壽州行府旋歸闕得風痺疾

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
向向如也烈祖受彈為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
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立用事績常守正
不為黨附常夢錫屢言齊丘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
觀大臣中唯嚴績能中立雖然無與援者卿可助之
夢錫因喻旨於績績亦善遇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
錫罷宣政院績亦出為池州刺史頃之復為中書侍郎
即燕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為中書侍郎
即知尚書省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割地之後龍為
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即歸
政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績亦與群輩不
協遂出鎮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於私第晚歲尤屈
身下士旌別善惡壽春人劉良有學識性方直動
多忤物績薦之為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績
自以少貴倦學命群徒子弟皆囑以儒業諸子及孫
舉進士者十餘人績疾病不乳與賓客譚論如平常
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績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
群臣所宜用捨者辭氣慨然口卒



宋相臣字卷之一

豫章外史

魏顯國

伯子

一鵬

泉孫

維藩

同郡後學

胡以良

張族煒
鄭履吉

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父昶徙洛陽普沈厚寡言周
節度劉詞辟為從事詞卒遺表薦普世宗用兵繼上
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為軍事判官太祖常與
語奇之淮南平調補滑州軍事判官太祖領同州節
度辟為推官移鎮宋州素為掌書記陳橋推戴排闥
入告及授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
士歷拜樞密使檢校太保 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
同日罷以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既
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太祖數微
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更衣冠一日大雪向夜
普意帝不出久聞之扣門啟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
惶懼迎拜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
普計姑置太原以當西北二面俟削平諸國然後下

之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五年春加右僕射昭文館大學士俄丁憂起復視事勸帝徵諸道丁壯籍名送京師以備守衛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從之錢王俶遣餽普海物十種皆瓜子金也上至命故之嘆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普為政頗專廷臣多忌之嘗遣觀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鬻都下事聞太祖大怒將下制逐普賴王溥奏解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上廬中上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郎令分異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廣居第又營邸店規利廬多遷屢攻其短會雷有隣擊登聞鼓訟胡贊李度可受賕訛法及劉偉偽牒得官王洞紉賂趙孚授西川官稱疾不上皆並庇之太祖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為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平興國初遷太子太保奉朝請數年辭爵不得志會吳越錢等告秦王陰謀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變退又上書自陳願託事帝慰諭之俄拜司徒普子承宗封梁國公陪陵事收多遜南還普之力也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使

作詩餞之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帝賜手詔謂朕將救焚而極溺匪黜武以佳兵卿當悉之也普表謝謂陛下端拱穆清審神和志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帝豈必窮邊極武與契丹較勝負哉時彗星見普上疏曰臣伏觀御批劄子為妖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違寧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使欲遍與恩澤優加賞賜既發一言之善頃增百福之祥今有惠物之心必有變災之望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言深惑明聽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尚書克典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謂契丹對疆不屬萬方之數臣以前書證驗案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石氏云掩槍為天棊又曰彗星所為掃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小者數寸長者竟天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聖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強近古無比諸方僭偽並受驅除若非聖德神功終恐兆民未泰戰事勞役寧有了期雖哲后修仁本意固無于虧闕而群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招儻時運以相逢於聖賢而不免免水湯旱乃是明微臣謬將

按太祖始事即辟普掌書記造謀翊運既入相無所規避實以天下自任庶幾佐命元勳也收節度之權勸誅李筠止符彥卿典兵補綴擬奏定議下江南其功甚大然受吳越之遺金庇劉侗之求官營邸店規小利市材致吏冒貨其失亦多矧渝金櫃之盟使秦王廷美及太祖諸子不得其死大為太宗盛德之累乎噫普其功過相半者歟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成德軍節度芸之子彬

卷之十

六

賈渾厚試遇左手控干戈右手持俎豆以口哺啜人咸異之初為成德軍牙將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彬因得諫世宗帳下歷河中都監潼關監軍逮西上閣門使奉使吳越私餽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致數四燠於近名受而籍之歸輸之官世宗不允則悉以施予不留一錢出為晋州兵馬都監遷引進使初太祖典禁旅彬非公事未嘗造門群居讌會亦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遷客省使與諸將攻河東平樂縣遂建平樂為平晋軍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彬為都監所下

悅服蜀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

無已彬屢請旋師不聽俄而全師雄等繼起彬復破

之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

永兼而已及還上謂彬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

節度使 開寶元年征太原為都監二年議觀征復

為都監率兵先往降其將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

伐江南其秋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

戰艦滿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爲節度署兵

由荆南順流而東註軍采石幾作浮梁濟大江以濟

宋相臣傳

師八年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大敗

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凡三時吳人樵采路絕頻經

敗衄李煜表請緩師上不之省彬每緩師冀煜歸服

使人諭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

之上也城壘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者將皆來問疾彬

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以挽救之

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明日戊寅與世立雨餘

人詣軍門奉彬詩以實堂卒願保金甌矣

奉教江南幹事回其不戢如此

且謂曰笑乞李昱當以郎為使目則中書美顏為買

不言曰自天子外庶伯叔畧品濫美不器在

和使不

宋史

彬曰是行也伏天威遠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
使相極品手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獻傳
上謂曰本校鄉使相繼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
視彬微笑上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
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
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中武軍節度使太宗
即位加同平章事召議征太原彬曰以國家兵甲精
銳剪太原孤壘如摧枯拉朽爾太宗意遂決太平興
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燕侍中八年約珣
德超所誣罪為天平軍節度使上尋悟進封魯國公
宰相臣傳 卷之二

待之愈厚 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
水陸之師與崔彥進未信田重進潘美分路北伐三
月彬敗契丹于固安克其城又破涿州四月又與未
信破契丹于新城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上聞
至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上遣諸將約期齊
舉將發上謂彬曰備美之師但先趣雲應鄉等以十
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
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
塞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
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

宋史

不

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糧餉
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糧餉失策
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未信
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畧山後地
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
美及重進累捷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
起彬不得已乃復稟報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
時方炎暑軍士乏困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驕而
敗彬等至具狀遠詔失律之罪彬謫授右曉衛上將
軍彥進等降黜有差彬後起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徙
宋相臣傳 卷之二

平盧軍節度 真宗即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教
月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問以後
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皆堪為將上問優
劣對曰禦不如常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追封濟陽
郡王謚武惠詔配享太祖廟庭 彬淳厚恭儉位無
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室必引車避之不名
下吏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
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外非臣所聞固問
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庶謹可任為帥北征失律
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彬為請

於上乃許朝謁平居於百歲所繫亦不忍傷其存心
類如此七子珣娶秦王女至昭宣使珣女為仁宗后
累贈彬諱王玘吳王謚安僖玘子倫傳傳榮州刺史
倫見外戚

按彬之翔運也兩總機密五臨藩翰平南唐不妄
殺一人奏凱而歸止稱幹事篋中惟有圖書親曹
翰來信異矣君子謂其位無將相而不以功烈自
高清慎仁恕保功名守法度為宋將相第一云

宋相臣傳

卷之十

十

宋相臣傳卷之二

薛居正

薛居正字子平浚儀人登進士第歷仕晉漢周至刑
部侍郎宋初遷戶部侍郎建隆三年為樞密直學
士權知貢舉宋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會亡卒聚山
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推
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因率衆翦滅群寇擒賊帥汪
端詰之僧皆不預賴以全活乾德初加兵部侍郎轉
駕將親征太原大發民餽運時河南府饑逃亡者四
萬家上憂之命居正馳傳招集浹旬間民盡復業以
本官兼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開寶六年拜門
下侍郎平章事太宗加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又進
司空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遽出至殿門外
飲水升餘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庶間儲水器左
右取水至不能飲吐氣如烟燭輿歸私第卒贈太尉
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氣貌瑰偉性孝行純居家儉約
為寬簡不好苛察自奉政至為相凡十八年恩遇
始終不替太祖嘗謂曰自古為君者鮮克正已為臣
者多無遠畧雖居顯位不能垂名後代而身陷不義
子孫罹殃蓋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吾觀唐太宗受人

諫疏直詆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見 若自不為之使
人無異詞居正既卒同時沈倫盧允迪二相皆獲譴
論者以居正守道蒙福果符太祖之言居正好讀書
為文藻筆不能自休子惟吉集為三十卷上之賜名
文惠集真宗朝配饗太祖廟庭

宋琪

宋琪字儼實幽州薊人少好學晉祖割燕地奉契丹
契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時天
福六年也幽帥趙延壽及子贊皆署琪為記室贊仕
宋連移壽陽延安二鎮皆表為從事乾德中太祖召
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為尹初甚禮遇琪與宰相
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
祖出琪知龍州移開州又為護國軍節度判官太宗
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頗
抑琪數年方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
自新遷太常丞出知太通監既而召歸將擢用為盧
多遜所沮改都官郎中出知廣州將行復以藩邸舊
僚番判三司勾院坐與王仁贍廷辨忤旨責授兵部
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趙普
出鎮河陽琪遂與李昉同拜正章自員外郎歲中遷

尚書為相太平興國八年也明年上幸景龍門外
水磴因謂侍臣曰此水出於山源清冷其美九近
河水味皆耳豈非餘潤所及乎琪等對曰實因地脉
流通而然亦猶人之善惡以染習而成也郊祀禮畢
加門下侍郎文館大學士一日上謂琪等曰在昔帝
王多以崇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言者朕與
卿等周旋款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
蔽卿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會宣徽使張禹
錫為琪請虛多遜舊第上不悅先是簡州軍事推官
王泚引對上嘉其雋爽可與東宮官琪執不從擬太
理丞告牒進入上批曰可右贊善大夫琪勉從命上
滋不悅初上令琪娶馬仁瑀寡妻高繼冲之女厚加
賜與以助采廣南轉運王延範高氏親也知廣州徐
休復密奏不軌且言依附大臣上因琪與禹錫入對
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禹
錫旁奏與琪同上意琪交通不欲暴其狀因以其素
好詆諧無大臣體嚴守本官端拱初親耕籍田進吏
部尚書二年將討幽薊詔群臣言邊事琪疏上謂靈
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隘必若取雄
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且述蕃部兵馬山川

史記

不為相

形執甚悉琪本燕人故究知其事俄又奏十策頗采
用之淳化二年詔百官轉對琪首應詔建明堂辟
雍之議五年命李繼隆李繼遷王繼恩討李順琪入
上書言邊事上密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
二年春拜右僕射優給月俸是秋被病令其子貽序
秉筆授辭作多幸老民叙大抵謂洪範五福人所難
今乃兼有之實天幸也又口占遺表數百字卒年八
十贈司空謚惠安琪素有文學頗諧捷在使府前後
三十年周知人情尤通吏術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求
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

李至

論曰自古君國者易嘗不倚輔弼之助矧創業初
乎藝祖乾德中設參知政事以薛居正分領而沈
倫為副樞未幾並繼趙普為相歷事兩朝雖無赫赫
赫功然醇謹仁恕裨益治匪細宋琪久不為太
宗所知晚乃柄用觀其惜名器不阿天子取容悅
又安恤百執事之怨懟乎

李至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幼沉靜好學能屬文及長辭華
典膳第進士遷右補闕知制誥太平興國八年自給
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初加給事中時

史記

不為相

議親征范陽至上疏陛下恭守宗廟不離京國示
人以閒暇慰億兆之仰望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
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壯軍威策之中也若乃
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契丹之虞南有中原之慮
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肖耻在二賢後
也至以目疾累表求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吏部兼
秘監上嘗幸秘閣賜草書十字文至勒石上曰千文
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
取若有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乃書以賜淳化五
年燕判國子監上言二傳二經孝經論語爾雅七經

李至

卷之二

之疏未備望令崔順正等重加雋校以備刊刻從之
後又引杜鎬等檢正謬謬至與李沆總領而裁處之
真宗為太子至與沆並兼賓客詔太子事以師傳禮
即位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咸平初復以疾請授武
信軍節度入辭節制不允居二年徙知河南府四年
以疾求歸鎮許之詔甫下卒年五十五贈侍中至剛
嚴簡重人士罕登其門性頗吝幼育於飛龍使告
知需及貴即逐其養子以利其資知審因至亦至金
吾衛大將軍
按宋制中書樞密並設副貳以參大政贊要

為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官
對曰古者兵出於民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
縣官萬一生變悔無及矣營田之議遂寢 俄知代
州入判吏部司并鹽鐵使恕有心計宿弊悉釐去
太宗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遷給事中參知政事
致月以泄禁中語罷流出知江陵府 淳化中召為
工部侍郎充總計使歲餘復為鹽鐵使太宗晉意金
穀召三司吏李傳等二十七人對崇政殿詢以計司
利害謂宰相曰傳等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文章猶
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頗自幼至長寢處其
中必周知根本知等假以顏色引命剖陳必有成
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隸
當問婢冠準曰夫子入太廟每車問乃以貴下賤
有司之義後太宗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恕等對曰
臣等驕力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治太宗曰知
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長黎大剖
煩析滯恕等頓首謝 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
判其勾院磨勘理欠憑由交收行帳提點等司命恕
條列其事以聞恕奏三司之中簿牒填委官吏故過
不暇若各該主司專心不撓上心此亦一時良

策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
雖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而主轄支收以
謹出納亦為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絕舊帳帳
目告盡司額自除若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
廢怠之事固非有司敢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
司合為一命官兼判餘悉從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
十人俾各條利害第為三等曰中等公私皆濟吾裁
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 恕
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退至殿壁
肩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執奏或至三四太宗以
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真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
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
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
之 咸平五年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九江南貢
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所取甚少首薦
則王曾也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每自歎曰
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 恕事母孝母亡
哀慕過甚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還尚書左丞權知開
封府恕病劇表求歸殿獲奉以濟其貧真宗曰卿求
一人可代者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

以準為三司使恕為集賢學士判院事準檢尋恕前
後興革事類為冊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
請判押恕亦不讓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
規模漸革矣恕未幾卒年五十九贈吏部尚書恕頗
涉史傳多識典故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
私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真宗曰三教之興其
來已久但存而不論可也子執中別有傳
按陳恕父典計司為宋能吏稱首其卒也張詠稱
惟公惟正為國家欽然於身每三嘆不易得知
貢舉而得王曾謝三司而舉魁準可謂知人則始
宋相臣傳卷之三
以人事君之忠矣

宋相臣傳卷之三

李昉

李昉字明遠饒陽人父起晉集賢殿直學士從父父
右贊善大夫洛無子以昉為後蔭補齋郎遷授太子
校書漢乾祐第進士歷右拾遺集賢殿修撰歷翰林
學士 宋初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昉知貢舉其鄉
人武濟川預選既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後復拜中
書舍人翰林學士判吏部銓盧多遜數言趙普之短
太祖以訪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之所為非臣所知
太宗即位遷至工部尚書承旨又改文明殿學士
宋相臣傳卷之三
遂察知政事趙普出鎮昉與宋琪俱拜平章事未幾
加監修國史復時政記先進擢而後付有司自昉議
始也 雍熙元年加中書侍郎王師討幽薊不利遣
吏分詣河南東籍民為兵九八丁取一昉等相率奏
曰河南之民素習農桑固知戰關若因而囂聚更須
剪除如此則河北間閭既困于戎馬河南生聚復擾
于淮蒲上納嘉之 端拱初有布衣馬周訟昉罷為
右僕射命遣籍益急詔群臣進策備禦昉又引漢唐
故事陳以屈肥好拜兵息民為言時論稱之 淳化
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四年

為右僕射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事朝會
宴饗令綴宰相班至道元年上元觀燈乾元樓召昉
賜坐於側酌御酒飲之自取菓餌以賜顧侍臣曰
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事宜其今日
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二年卒年七十二贈司
徒諡文正 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
無赫赫稱為文章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好接賓客
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游雅厚張洎而薄張
佖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而佖朔望必詣昉或詰
佖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佖曰我為廷尉日李公方秉
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昉所居有園亭
別墅之勝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議將集會蜀
冠而罷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請昉於
上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
居常毀卿一錢不直上由此益重昉居中書日有求
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而擢用或不
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
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
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昉再相因
表贈所生父母官詔從之有文集五十卷子宗訥宗

以陰歷太常博士頗習典禮累遷比部郎中卒子
昭迴真宗時獻文召試賜進士第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
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
通判昇州累擢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寵與妻
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囿害之劉誓不復嫁及
蒙正登仕迎二親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未幾
遷都官郎中入為翰林學士權左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
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簡遇事敢言上嘉其無隱丁
內艱又起復先是盧多遜為相子雍起家授水部員
外郎後遂以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
褐止受九品京官况天下才祇老于嚴穴不露寸祿
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
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為定制 朝士有藏古鏡者
自言祇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
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淳化中張為吏部尚書復
相李昉及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上嘗論及征伐
又因歡宴論及理亂皆正言規戒不顧忌諱 上嘗

欲遣人使判方論中書選才蒙正以名上上不許他
日三問三以其人對既而卒用所薦果稱職 至道
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番守真宗即位進
左僕射會營奉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
財三百餘萬以助用 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
昭文館大學士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
烏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
封萊國公改封隨又封許 景德二年表請歸洛陞
辭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上嘉納之
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西
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
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見知
於上許國命再下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文穆
蒙正初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賊免或言於上曰紳家
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
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紳蒙
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賊蒙正不辨亦不謝
子七人皆為京朝官六子居簡最顯慶曆中捉點京
東州獄時夏竦有憾石介介死言于上曰介未嘗死
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居簡不可中使乃令保

以聞介事乃白人稱為長者終兵部侍郎判西京
御史臺 按宋名臣言行錄曰蒙正取人排解置之夾
王洙曰宋自趙普誣陷李美中傷虛多遜後作相
者卒多以無量誤國若安石不能容韓富丁謂不
能容李迪萊公蔡京不能容元祐諸賢秦檜不能
容岳飛汪黃不能容李綱張浚不能容趙鼎史彌
遠不能容周必大陳宜中不能容文天祥嗚呼求
雅量如呂穆公難矣
賈黃中
晉黃中字嫺民南皮人父玘字仲寶石晉天福三年
進士解褐宋終水部員外郎知後儀縣年七十卒玘
嚴毅善教子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賦詩
十五舉進士由集賢校理遷直史館建隆中遷左拾
遺歷左補闕開寶末通判定州判太常禮院損益得
中號稱職嶺南平以為採訪使遠人便之還奏利害
數十事皆稱旨遷知宣州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
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為政簡易部內
甚治一日按行府署見一室扁鑰甚固發視之得金
寶數十積直數百萬乃李氏遺物也即表上之賜錢
三十萬丁父憂起復視事五年召歸有薦黃中文學

常

第...中書拜駕部員外知制誥八年充翰林學士
不數年遷至給事中參知政事帝召見其母王氏命
生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賜之頒賚甚厚黃
中喜薦引當世文行士而未嘗言人美之知也然畏
慎過甚中書政事頗留不決甫二年罷守本官既而
知萊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辭日上戒之曰
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則失大臣體黃中頓
首謝至道初特拜禮部侍郎黃中素嗜文籍既居內
閣甚慰未幾卒年五十六贈禮部尚書黃中端謹能
守家法廉白無私多知臺閣故事談論盡聽者忌
倦在翰林日太宗召詔時政得失黃中言臣職典書
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為誼
厚及知政事卒無所建明時論不之許有文集三十
卷于守謙 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有遠志慕
唐李元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
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以下書地條陳十事曰下平
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厚曰樂賢曰大學曰籍田曰
遷良吏曰廣刑曰懲豪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中

常

大

上怒拽出及還謂太宗曰我得一佳士異日汝可用
為相太宗權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檢選上
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
州代還歷左拾遺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
齊賢上疏欲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出為江南西
路轉運副使俄改右補闕加正使齊賢至官詢知饒
信虔州七產銅鉄鉛錫之所推求前代鑄法歲鑄五
十萬貫詣闕而陳其事數奏詳確議者不能奪先是
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路死者十常五六齊賢適逢
所送索賂視之率非首犯悉伸其冤因力言於朝後
允送囚至京請委強明吏審問不實則罪及原問官
屬自是送罪人者為減大半前代弊政齊賢悉論免
居使職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左人思之不忘召還
拜樞密直學士擢食知樞密院事雍熙初遷左諫議
大夫三年大舉北伐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
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
馬足時契丹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
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賈民儒保
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以計取勝捷奏且
歸功漢賈 端拱元年冬還工部侍郎契丹又自大

石路南侵齊賢預簡用兵千人為工部分屯繁峙
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
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峙
兵所敗二年拜刑部侍郎樞密副使 淳化二年參
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
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上嘆
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子縉紳榮之 四年
罷為尚書左丞丁內艱終喪復轉禮部尚書知河南
府徙知永興軍時閤門祗候趙贊以言事得罪提點
關中勑報所為多豪橫齊賢論列其罪卒抵于法俄
徙襄州移荆南又徙安州尋加刑部尚書 真宗即
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從容為上
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皇王之道非有
跡但庶事澆治道則近之矣郊祀加門下侍郎與李
沆同事不相得坐事免 咸平四年李繼遷陷清遠
軍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上言謂靈武
一郡接隔執孤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執益增師難
必勝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
恐繼遷且募川兵斷彼賣馬之路也 後又言靈州
既絕一隅自繼遷為患已來尤困彌甚若能增益精

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消鎮戍之師率
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兵鋒未
交自可解靈州之圍矣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十
一月拜右僕射判汾州不行改判永興軍兼馬步軍
部署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蓄其貨
產及書籍論告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
欲寘于理命官就訊柴氏所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
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含宗誨教柴氏為嗣齊賢坐
謫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為
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澶淵命兼青淄濰州安撫使
二年改吏部尚書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時建下清
昭應宮齊賢言繪畫符瑞有損謙德又違奉天之意
屢請罷其役三年出判河陽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
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歸洛得萊度午橋莊有
池樹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咏其間意甚曠適七年
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慷
慨以致君自負番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雋种
放之起齊賢所薦也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
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
諸相傾人以調水之諸子皆能自立宗禮最賢累

資登朝而畏羈束故多居田里云

論曰太宗續人崇而臻盛治匪獨謨猷也蓋有
良執政之助焉李昉循謹重厚似薛居正呂蒙正
雅量忠實似石熙載張齊賢明敏果斷似趙普賈
黃中持廉有容似李穆帝方勵精政事虛懷聽納
數君子若將順德意協贊昇平想見當時賞花曲
宴庶幾卷阿之風乎

宋相傳

卷之四

宋相傳

宋相傳卷之四

呂端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父琦晉兵部侍郎少好學以父
蔭歷著作佐郎直史館開寶八年假太常少卿副郝
崇信使契丹改司門員外知成都府為政清簡遠人
便之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員外郎充判官太宗
征河東將命廷美居留端白廷美曰主上擲風跡雨
以申弔伐王當表率危從主留務非宜也廷美謝是
懇請從行尋坐王府親吏請託執事者違詔市竹木
貶商州司戶參軍移汝州復為太常丞判寺事出知蔡
州吏民列奏借留歷拜右諫議大夫許王元僖尹開
封端又為判官王堯有發其陰事者坐左遷會置考
課院諸官有負譴寘散者引對皆涕泣訴饑寒至端
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賴州副使臣之願也帝曰
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擢至叅知政事趙普嘗曰吾
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
於言真台輔器也歲餘遷諫議大夫寇準亦拜叅知
政事端請居準下帝即以端為左諫議立準上每獨
召便殿語必移晷時呂蒙正為相帝欲相端或曰端
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會曲宴

地止知呂
公公輔
器

舊廷
重美會
通從

死帝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
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罷蒙正拜端戶部侍郎平章
事時至道元年四月也端應同列寇準不平乃請參
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端持重
識大體帝手札戒諭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聞奏端
愈謙讓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庫軍奏獲其母至是
寇準在樞府帝召與謀款誅之準退端邀謂之曰邊
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
不知也準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
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願少緩之端將覆奏入曰
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徒結怨讎
其叛心爾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
繼遷雖不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
矣帝撫髯稱善用其策其母後病死繼遷尋亦死繼
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
書帝不豫內侍王繼恩忌太了英明陰與參知政事
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知制誥胡旦謀立故
楚王元佐帝崩李皇后命召端端知有變鎖繼
恩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宗真宗既立垂簾升
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見輔臣入對惟於

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戶
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加右僕射明年以疾請罷為
太子太保在告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錄其四
子端儀瑗秀有器量善與人交輕財好施而使絕域
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每問端為宰相否端不蓄賢
產諸子貧賈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出內府錢
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孫誨自有傳
王洙曰天下大事類非躁進浮薄者所能辦也正
惠公當波濤震撼之時寵辱紛拏之日鎮靜暇裕
無異平時人曰臺輔之器固誠然也太宗嘗有詩
曰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蓋以太公
事業許之矣後日虞繼恩定儲位若素卜然太宗
固知人哉

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雲中人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
祝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文如鄭得楊璞韓丕
劉錫為友因為鄭人中賢良方正三科第進士歷充
州觀察推官太平興國中歷監察御史復出知乾州
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
諸王出閣遷左拾遺燕冀王府記室參軍本名士元

化王諱政馬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
 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
 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然之俄以本官知制誥淳
 化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帝不以為
 然士安以父名林抗章引避朝儀謂二名不偏諱不
 聽三年以疾調外政諫議大夫知穎州真宗為壽
 王尹開封府召為判官及為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
 給事中登位遷至禮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以目疾
 求解政兵部出知滁州後入為翰林侍讀學士景
 德初兼秘書監與舟謀入境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
 運將餉兵理財之策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
 宗曰未也行且相卿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手對曰
 臣薦朽不足薦任私準義實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
 也準既相小人日傾之士安為中辨帝始不疑未聞
 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史居準
 上有布衣中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
 所自明士安力辯其無下宗古吏具得姦周準乃安
 會與舟統軍趙覽引兵分掠轉輒見其天雄兵死二
 十萬真宗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禦備狀又合議
 請幸澶淵初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為奏請議和獨

王士安

王士安

士安以為可信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時已詔地
 幸議者猶開爭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士
 安坐同準請對力陳不可惟堅定前計車駕至澶淵
 伏弩射撻覽死和議遂定歲遣契丹銀絹三十萬朝
 論以為過士安曰不如此恐不能久及罷兵乃按邊
 要選良守將易置之塞上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
 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
 畧安量時制法次第行之復置賢良方正直言諍諫
 等科以廣取士二年以病求免不允十月晨朝疾作
 帝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以有與送歸第卒年六十
 八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錄其子孫士安端方沉
 雅有清識醞藉美丰采善談吐年耆目眊讀書不輟
 手自讎校繕寫又精意詞翰有集三十卷嘗謂人曰
 僕仕宦無赫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後真宗
 悼甚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鈐躬慎行有古人
 風及王旦為相面奏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
 園居第浸未終喪家用已訖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
 其家假貸為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
 敢為私惠真宗感嘆賜白金五千兩魯孫仲衍仲游
 最顯

寇準

寇準字平仲邠人自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朝人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其可欺邪後中第累遷益鉅判官會詔百官言事準極諫利害帝益器重之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帝復坐事決乃退帝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歲大旱帝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召問所以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杖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拜準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準與知院張遜數爭事上前他日與溫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馬呼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遜相善遜上其事準引仲舒為證遜令賓獨奏其辭頗厲且互斥其短帝怒諸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明年詔拜參知政事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

若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

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悅首以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立為皇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宮中皆前賀復出廷準飲極醉而罷馮拯陳準擅權又條上除拜不平數事康戡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故得以任胃臆純經制帝召青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自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前帝益不悅因嘆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即位遷尚書工部侍郎咸平中累遷兵部為三司使景德元年與畢士安並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時契丹寇小不利輒引去猶豫無聞意準曰是狙我也請帥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果大入急言準不發欽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真宗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

清河
成河
使高
行

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賊棄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庇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軍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欽悌歌謠懽呼帝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弩矢中其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

無城

不用人

執若

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蓋帝將許之準欲邀使稱臣止故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諸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準之力也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準頗自矜澶淵功雖帝亦以此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放寇準為其有社稷乎帝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陛下聞博平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準眷寢衰明年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遂相王旦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為已恩俟行當深戒之大中祥符中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遷兵部入判都省已為樞密使同平章事準惡三司使林特沮之而助轉運使李士衡帝不悅謂旦曰準剛忿如昔旦曰準好人臣患又欲人畏威此其短也未幾罷為武勝

山命
準上
天書

請授
人羽
軍太

州應
縣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徙永興軍 天禧初
政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族內侍都知周懷
政許為天書帝以問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命
準上之遂拜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景靈
宮使郊恩進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 時帝得
風疾劉太后預政準請開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思
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錢惟
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士楊
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謀洩罷為太子
太傅封萊國公 時懷政謀殺大臣丁謂等奉帝為
宋相臣傳 卷之四
太上皇傳位太子復相準謂以計誅懷政降準太常
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問
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崩
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乾興初再貶雷州司戶參
軍觸暑冒險日行百里左右為泣下準昂然無墮獲
色閭閻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卜里準恍然悟曰吾
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人生得喪豈
偶然邪初謂出準門至參政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
美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
官長拂鬚邪謂準之由是傾摺日深準貶未幾謂

謂
不
欲
雷
州

張
詠
以
實
準
傳

成
竹
在
胸

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迎境上謂欲火牛
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讎者乃杜門使縱博母得
出天聖初徙衡州司馬太宗常得通天犀為二帶一
以賜準及是準取自洛中既至數日沐浴朝服束帶
北面再拜起設卧具就榻卒年六十三 準之入相
也張詠在成都聞之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
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待詠
將去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
讀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為準也
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客多闔扉脫蹠履虎
耳在必然炬燭在雷州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歸
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
地桂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荀象因為立廟祀之
無子以從子隨為嗣後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
公賜諡忠愍皇佑四年詔撰神道碑篆曰旌忠
論曰呂端輩士安寇準皆以忠義果斷之資輔政
於至道咸平景德間內折王繼恩廢立之謀外弭
遼夏兵戈之禍所謂非常之功固非常人之所與
也端士安寡資產子孫不免饑寒野贈準詩曰
有官居禹禹無地起樓臺彼肯請共國事違念其

家謂準喜搏擊不如端之器量準耽宴飲不如士
安之謹飭準寬允南商不如二公之令終要之大
節磊磊落落未易議優劣云

王洙曰大臣濟變之道莫要於膽氣莫難於才氣
膽氣所以定手其中而浮言虛聲不足憾才氣所
以發手其外而紛拏盤錯不足以擾忠愍公處景
德之變羽書交馳博飲如故是之謂膽氣賞罰嚴
明調度精密是謂之才氣此其所以卒濟澶淵之
難也使當時無幸兵自重之譏則隻輪不返豈難
事哉

宋相臣傳

卷之五

十一

按後唐廢帝憂石敬瑭鎮河東有二志直學士呂
琦李松請與契丹和引之為助如漢故事給金帛
十數萬妻以女是時張延朗為三司使謂歲費十
數萬緡責吾取足可也因共建其事廢帝大喜他
日問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甚謂琦廢廢
帝大怒事寢不行宋朝與契丹結好輒增數十萬
遂以寇準王旦富弼為大功何也噫五季君臣十
數萬尚不肯與堂堂大宋反以增幣為功愚讀呂
琦傳惟掩卷嘆息而已

宋相臣傳卷之五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曾祖祖俱仕州縣父炳為
殿中侍御史知舒州太祖征金陵以供億勞加侍御
史沆少好學器度宏遠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甲科
為將作監丞通判潭州歷直史館雍熙中右拾遺王
化基上書自薦太宗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佳士并
化基試召並除右補闕知制誥沆位最下特升於上
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別賜三十萬以
償遷至翰林學士淳化三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
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拜給
事中叅知政事四年以本官罷奉朝請未幾丁內艱
起復出知河南府真宗升儲遷禮部侍郎兼太子賓
客詔東宮侍以師傳禮即位遷戶部侍郎叅知政事
咸平初拜平章事監修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
邊車駕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累加門下侍郎尚
書右僕射帝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喜事之
人因薦梅詢曾致堯等而疏溫仲舒不足與共事帝
嘗語及唐人樹黨使王室微弱則以盧杞蒙蔽德宗
為真我邪一夕帝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乃

對使楚詔其議遂寢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唐
 問沆沆曰無戰功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孰議如初
 遂止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
 也對曰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
 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時李繼遷久叛有圖
 取朔方之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為靈州乃必
 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頗惑之因
 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
 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
 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為相王旦
 參政事以西此用兵或至肝食旦嘆曰我輩安能坐
 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
 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後契丹和親旦問何如
 沆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急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
 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
 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
 然血氣方剛不番意聲色犬馬則上木甲兵禱祠之
 事作矣吾老不及見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
 封俗祠汾大營宮觀蒐講暨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
 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

厚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日遂謂之聖相寇準
 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
 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
 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也準後竟為謂所
 傾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
 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貌維乘間達亮
 語沆曰吾非不知也今邦國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
 人日旰食夜衣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紳如李崇
 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發吾意其
 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
 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
 即世所謂籠罩也沆又嘗言居位無補惟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
 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
 人擾之是已嘗讀論語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沆為
 宰相尚未能行景德初辛年五十一哭之慟贈太尉中
 書令諡文靖仁宗即位詔配真宗廟庭沆性直諒內
 行脩謹言無枝葉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嘗與宋白同
 知貢舉而物議一不訖及沆嘗與胡旦同知制誥旦
 謫外久聞沆崇政啓賀歷詆前居職四人之短而盛

譽沈沈不說迄為州小之... 恭儉燕居終日危
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謂
太監沈嘆曰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大祝奉禮聽事
已寬矣至於垣額壁楨不以屑慮曰內典以此世界
為缺陷安得完滿如意且人生朝暮不可保安事重
屋哉弟維字仲方博學少以文章知名第進士事真
宗累翰林學士承旨仁宗朝歷遷工部尚書會傳契
丹將絕盟遣維往使其主隆緒重維名館加禮使
賦兩朝悠久詩既還帝欲用為樞密副使或為維賦
詩自稱小臣乃寢歷知陳州卒贈尚書左僕射維至
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歷幸四方典章名物多維所
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修續通典冊府元龜
按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文靖近之矣時目為無口
貌然而端丁謂度真宗一時才智聰敏者皆所不
及嗚呼豈所謂一個臣斷斷乎無他技者哉

王旦

王旦字子明父祐以文章顯於漢周之際事太祖太
宗為名臣又多陰德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
有為三公者及旦舉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
縣歷遷殿中丞通判鄭州徙濠州 淳化初王禹偁

薦其才驛召至京旦不樂吏職獻文召談命直史館
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旦登第不十年繼其父任時
論美之同列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鸞壑
棟梁之材非吾所及李沆同年生亦推為遠大器

王旦

真宗即位連拜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
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未幾拜給事中同知
樞密院事又以工部侍郎兼知政事 景德元年契
丹犯邊從幸澶州命旦權番守事三年拜工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王欽若進封禪
之說帝心憚旦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既歸發之
皆珠也由是不復異議 大中祥符中兩為大禮使
累進秩拜司空又為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
行恒色色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會契丹
脩和而西夏誓守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無事治天下
旦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帝久益信之凡大臣有所請
必曰王旦以為如何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
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
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不足罪真宗怒不解旦因自
取嘗所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
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為宰

知張
德門

知張
德門

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
惡焚所得書已而復悔馳往取之蓋已焚矣然其
免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以是愈賢旦帝欲相
止欽若旦曰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立賢無
方然須賢士乃可帝遂止其後欽若語人曰為王公
遲我十年作宰相內臣創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
求為節度帝語旦旦執不可自是內臣官不過晉後
後旦為相贊滿堂凡有所薦皆人未嘗知人亦無得
以私請者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
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審籍其
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密疏三四人姓名
以請奏入無不可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
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為從容明之及議知制
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
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
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
何也敏中啓以師德之意旦曰師德後進待我薄爾
敏中固請旦曰第緩之使師德知卿以戒貪進激薄
俗也辭為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
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也張士遜為江西轉

知張
德門

知張
德門

運使辭旦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退更其職
嘗求利時謂識大體李迪賈遜有時名舉進士迪以
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為衆與注疏異
旦曰迪出於不意其過可畧邊特立異說將令後生
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收迪而黜邊旦素羸多疾自
東魯復命連歲求解俟詔褒答繼以面諭委任無貳
天禧初進太保為兗州大極觀奉上帝冊使復加太
尉兼侍中一日獨對源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
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曰卿萬一不諱朕以
天下事付之誰乎旦強起舉笏曰莫如寇準旦帝歲
餘竟相準旦年六十一帝臨其喪勸贈太師尚書令
魏國公謚文正有集二十卷乾興初配饗真宗廟庭
賜碑曰全德元老之碑旦為人嚴重能任大事為
相十年兵革不用海內富庶百司各得其職旦事家
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至被服質素不好珍異家人
未嘗見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
投羹中旦惟啖飯後又墨其飯則曰今日不喜飯可
別具粥平生不置田宅曰徒與爭為不義爾真宗以
所居陋欲治之旦以先人舊廬辭旦臨終謂其子曰
吾無狀久坐台司即死當削髮披緇以塞吾志家人

以其言壻蘇耆力排而止之三子素別有傳

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第進士歷淮南轉運副使或薦其武幹召入將校諸司副使敏中懇辭獻所著文加直司館還任以耕籍恩超左司諫入為戶部判官知制誥尋權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以婦翁張去華累落職知廣州兼掌市舶敏中預市藥物往在官無所須以廉聞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為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付中書曰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中材並命為樞密直學士太宗欲大任敏中當塗者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為末戒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觀其名不啓封遣去俄捕得侃私童詰之云其書尋納簡中盛臨江傳舍馳驛極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召見慰諭遂決登用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遷給事中真宗即位進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復拜兵部參知政事時大兵之後議遣重臣慰撫邊郡命為河北河東安撫大使既而以本官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故相薛

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屋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遠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娶婦柴將攜貲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以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真宗因不復問柴又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并得敏中質宅之狀時王嗣宗為鹽鉄使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窳約已定而未納采真宗詢於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為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景德初復兵部侍郎夏州趙德明納款因命為郎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遷京兆是冬真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時舊相出鎮不以軍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游宴以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厚有得張齊賢憫儻任情獲劫盜或至縱遣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民事爾於是復用意歷知河南府兼西京番守大中祥符中歷刑部尚書拜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加中書侍郎進兵部尚書天禧初加吏部尚書累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四年卒年七十二帝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敏中姿表瑣頗有儀矩性端厚多智曉民政慎於采拔居大任三

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人主優禮雖衰疾終不得謝
有集十五卷子傳範傳亮亮子經經女為神宗后得
贈敏中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

論曰真宗倚任賢弼如李沆王旦向敏中尤專且
久沆格後宮戚畹溫恩蓋以道事君者乃若日奏
四方艱虞一切罷喜事者建白元城劉氏推許得
大臣體誠知言也旦守文多匡救謗不校犯厲不
市恩遂真請求咸片言定之其器度頗類沆顧依
違符瑞何哉敏中勤政理慎采拔惜與張齊賢競
十萬之貲清節畏焉嗚呼漢韓安國唐杜黃裳皆
喜賄為名宰張向非其倫耶

宋相臣傳卷之六

王欽若

王欽若字安國新喻人年十八獻平晉賦於太宗後
擢進士甲科歷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母賓
古為度夫判官嘗言曰天下通負自五代迄今理賢
未已民不能勝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
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曰殆
番與陛下收人心爾帝即日行之由是益器重欽若
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蜀寇
王均始平為西川安撫使還授左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加給事中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
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初欽若知貢舉懿舉諸科富
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恭者與欽若厚懿與惠恭約
賂欽若書其數於紙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
書於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
告欽若御史中丞趙昌言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屯
小吏雖從欽若而名猶隸毫州欽若乃言嚮未有祁
睿惠恭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禹等別鞠之
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宜俱造湛門始但
屬二僧不知進主司為誰昌言遂誣湛湛適使陝西

通鑑
卷之六

上合
神成封

草制

百年始有此作世謂之孫丁進士甲科歷夔州路
運使變地饒粟常乏鹽謂聽以粟易鹽蠻人大說由
是屯兵之州不須轉餉施之諸若積聚皆可給特遷
秩賜金累擢知制誥判吏部派內銓景德四年契
丹犯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燕濟濮等州安
撫使明年召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上會計錄詔
獎之尋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謂對大
計有餘議乃決因詔謂為計度泰山路艱草使還給
事中真拜三司使又屢為修官使遷至參知政事歷
兵部尚書保信軍節度使天禧三年以吏部尚書
復參知政事時寇準為相尤惡謂謀其過遂罷
準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懷政事敗帝意欲請
準江淮間謂退除道州司馬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
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其後謂
欲引所善林特為樞密無東宮官李迪斥之語在迪
傳於是二人俱罷相以謂為戶部尚書尋出知河南
府迪知鄆州明日入謝謂復舊仍進尚書左僕射門
下侍郎平章事燕太子少師乾興元年封晉國公
仁宗即位進司徒燕侍郎為山陵使寇準李迪并貶
謂取制草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王遠豫之初

通鑑
卷之六

上合
神成封

草制

懼此震怒遂至沈劇凡與準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
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
結內侍雷允恭傳達中旨同列不與聞允恭倚謂勢
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為山陵都監擅易皇堂地土石
相半衆懼不能成功奏請待命謂允恭依違不決
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
而咸請復用舊地詔遣王曾履視遂誅允恭後數日
太后與帝坐承明殿召馮拯等論曰丁謂為宰相乃
與宦官交通且陵寢擅易幾誤大事乃降謂太子少
保分司西京仍榜朝堂布諭天下先是女道士劉德
妙者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速繫德妙內侍鞠之
德通款謂嘗教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
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允恭數至請禱及帝崩引入
禁中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
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死又坐與德妙姦除
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第誦
說諫悉降黜坐謂嚴者自參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
數人謂後徙雷州又徙道州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仕
居光州卒謂儉狹過人三司案牘吏久難解者
言判之衆皆釋然尤喜為詩

附
人
助

無
不
洞
曉

真宗朝營宮觀奏祥異多謂與王欽若
之初議營昭應宮料工二十五年謂日後四萬人以
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以成真宗崩議草遣
制軍國事無取皇太后處分謂乃議去權字語在王
曾傳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由是太
后深惡之其竄也併錄前後欺罔事焉謂初判饒州
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既而曰贊皇不及也

夏竦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父承皓上平晉策於太宗補左
侍諫大名府契丹內寇承皓蘇間道發兵夜與契丹
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錄竦簿錄明敏好學自經
史百家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
典雅藻麗舉賢良方正累遷知制誥禮部郎中竦娶
楊氏亦工筆札有鈞距及竦顯多內寵寢與楊不諧
楊悍妬即與弟媚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因左遷知黃
州後徙鄧州襄州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徙壽安洪
州竦材術過人急於進取事結任術數傾側反
覆世以為姦邪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為
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
為景星判官後遷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脩國史遷給

中
樞
得

軍中改參知政事祥源觀使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
復為樞密副使進至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為禮部尚
書歷知青州蕪安撫使踰年罷安撫遷刑部尚書徙
應天府寶元初以戶部尚書入為三司使趙元昊
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聽便宜行事徙忠武
軍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畧安撫招討進宣
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初竦
在涇州朝廷遣龐籍就計事竦上奏以為不校注賓
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
十事頗採用之其募土人為兵令下而楊偕奏辨竦
議遂屈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
數請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為樞密
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嘗出
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元昊嘗募得竦首
者與錢三千為賊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體解矣
且呂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乃薦之以
釋宿憾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
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不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
靖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
歲中加資政殿學士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

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新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二
城節度使判并州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
名府又明年召入為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大
臣和則政事修諫與陳執中不可使共事遂改樞密
使封英國公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為亂領皇城司者
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為
疎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
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
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未幾赴本鎮加
蕪侍中饗明堂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錫賚與
宋相臣傳卷之六八夏竦
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竦始尋以病歸卒
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正劉敞言竦姦邪不可為正改
謚文莊竦以文學擅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
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卷其為
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
敢發然性貪數商販部中家累鉅萬自奉尤侈畜聲
伎甚衆所在陰間僚屬使相猜沮以鈎致其事遇家
人亦然子安期字清卿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召試
賜進士出身累遷龍圖閣直學士蕪侍讀提舉集禧
觀以學士復知延州卒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厲

朝廷數器儀之然竦學術求入侍經筵為世所譏其
侈不減父云按夏文莊公宋仁宗朝舉制科有老宦
請公題曰殿上者曰賢良他日必大用以吳綾手巾乞
體相器也初除諫職時早秋上在拱宸殿後殿命二
宰相器也初除諫職時早秋上在拱宸殿後殿命二
使索新詞公立遣喜還鸞上大賞悅之後知南京二
詩寄執政云造化平分鶴過十春海雁橋邊水歸南
湖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取人知否自有江臨此
心又從西都到花陰忘機不取人知否自有江臨此
完孤飛誰敢雲頂鸞先明珠自院張昇云弱羽臨人作
道孤義不戴天難下平子之既於行陣春初恩聞禁
館音此生事對觀燦燦會子回車勝母之遊遂縹緲
大后想已披尹文和云夏公詩詞實優文之遊縹緲
宰相臣傳卷之六九
尚書布衣文莊異特之命作落苑詩是時諸下兄第
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苑而不言落苑大宋須臾元及第
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非爾及然亦須登第
論曰王欽若為小官奏對稱旨及入樞府協謀天
書丁謂在三司獻會計錄且力贊封禪故皆獲寵
遇躋鈞軸夏竦結欽若暨中人張懷德共推挽遂
起謫籍至使相三人者巧於謀身曾不為國家計
世皆指為姦邪黨邪害正若謂者其尤與然欽若
作相最晚謂未久即逐竦居外不果徵何則朝多
君子而人主猶畏公議也

宋相臣傳卷之七

陳堯佐

陳堯佐字希元父省華登進士事太宗為左諫議大夫堯佐長子進士及第為魏縣中牟尉撰海喻一篇人奇其志累遷開封府推官言事迨旨通判潮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鰐魚尾而食其子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吏擎小舟操網往捕鰐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鰐珥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召還直史館知壽州後歷諸路轉運使母老祈就養召糾察在京刑獄為御試編排官坐置等誤降監鄂州茶場天禧中河決起知滑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為陳公堤初營永定陵復徙京西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度支權知制誥進樞密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每汾水暴漲州民輒憂堯佐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召同修三朝史代弟堯咨同知開封府累遷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天聖七年三月拜樞密副使八月以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戶部侍郎知永興軍改知廬州徙同知復徙永興鄭州既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以災異罷為淮康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開封府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惠堯佐少好學初肄業錦屏山後從科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輟喜古隸八分尤工詩性儉約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使相納祿不為辱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其言有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廬編愚丘集遺興集

宋庠

宋庠字公序安陸人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歷官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閣爭論坐罰金父之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帝遇庠厚且大用矣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奇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為不祥帝弗為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實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庠為相儒雅練習故事與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皆指為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慶曆中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其弟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為參知政事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

詔策以時事庠曰西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
 備位政府而此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會議
 條奏時陳執中不學少文故夏竦為帝畫此謀意欲
 困執中也論者以庠為知體明年除尚書工部侍郎
 充樞密使皇祐初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饗明堂遷工部尚書三年諫官包拯
 奏庠不戢子弟又言在政府無建明乃以刑部尚書
 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縣遷
 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荊國公御史言庠
 昏惰乃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
 以疾召還英宗即位移鎮武軍改封鄭國公以老請
 出判亳州庠所至以慎靜為治及再登用浮沉自安
 晚愛信幼子御史呂誨請敕庠不得以二子隨以司
 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謚元獻帝為篆
 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自應舉時與祁俱以文學名
 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堂
 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止閏為
 十二卷掖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天
 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亦才吾終身弗為也
 論曰宋初竇氏諸昆弟並張聲於朝竟不至公輔

逮咸平天聖間乃有陳宋二家非云盛歟先位相
 業以無踰人然寬裕敦厚實裨治體庠當國練習
 典故擅儒雅之望或問二相優劣曰免佐長者庠
 因邊事請誅范仲淹甚哉其弗憐才也

馮拯

馮拯字道濟河陽人第進士累擢右正言歷度支判
 官淳化中有上封請立皇太子者拯與尹黃裳王世
 則洪湛伏閣請立許王元僖太宗怒悉貶領外知
 端州既至上言請遣使括諸路隱丁更制版籍及議
 監法通商凡十餘事帝欲召還冠準素不悅拯乃徙
 知鼎州改通判廣州郊祀畢覃恩通判彭惟節以太
 常博士為屯田員外郎拯以左正言為虞部員外郎
 極書名舊在惟節上及奏事如故準切責之拯上書
 言準阿意不平準坐此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命知江
 州真宗即位累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帝欲
 修綏州謀諸輔臣拯與向敏中等皆曰便呂蒙正王
 旦王欽若皆曰宜棄勿修帝遣洪湛馳驛往視還上
 七利二害卒修完之遷尚書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
 事賜手札訪邊事景德中為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
 郎大中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帝前

請兼致策論不專以詩賦為進退帝曰可以觀才
識者文論也極論事多合帝意如此封泰山祀汾陰
為儀仗使擢至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乾元年進封魏國公遷司空
兼侍中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謂知
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遞曰嘗致力無大憂也極熟視
惟演惟演踧踖又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極
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
謂豈有逆謀哉太后怒少解謂既貶極代謂為司徒
王清昭應宮使病告表願罷相拜武勝軍節度使檢
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忠
極氣貌嚴重宦者傳誥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
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錢惟演營入相極以太后姻
家力言之遂出惟演河陽子行已仲已

陳執中
陳執中字昭譽豫章南昌人以父恕任為祕書省正
字累遷衛尉寺丞知梧州上復古要道三篇真宗異
而召之帝屬疾春秋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進
三篇以承定天下根本為說因權右正言未幾遂
為皇太子 寶元初執中自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

夫同知樞密事院議刺土兵久不決罷知青州遷知
河南府又為工部侍郎陝西同經畧安撫招討使與
夏竦同知永興軍議邊事多異同詔令互出巡邊乃
屯涇州表解兵柄以為兵尚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
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朝議善之就知陝州復徙
青州 慶曆四年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冉蔡襄極
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踰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皇祐初以足疾辭位遂
出知陳州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明
府復以吏部尚書拜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每朝
退閉中書東便門以防泄漏三司勾當公事及監場
務官權勢所引者皆奏罷之內外肅然時張貴妃治
喪皇儀殿追冊為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
執中隨輒奉行會嬖妾管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
列八事奏劾歐陽修亦言之至和二年諫官范鎮等
言不已卒罷執中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毫
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也不敢獻姪世修獨
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
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喻年辭節改曹州皆不
赴過都以疾賜告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兼

侍中 執中為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為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及議謚禮官韓維謂執中追冊張貴妃位號此大不忠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動成名曰靈請謚曰榮靈後改謚恭憲詔謚曰恭賜碑曰褒忠之碑子世儒官至國子博士

劉沆

劉沆字冲之永新人祖景洪始楊行密得江西衛將彭玠據州自稱太守屬景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退歸不任及徐溫建國以禮聘之不起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玠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御隆山沆擢進士第二歷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奉使契丹館伴強以酒沆霑醉拂袖起因罵之坐是出知潭州又降知和州改右諫議大夫知江州湖南蠻徭數出寇殺官吏以沆知潭州兼安撫使降知鄂州歷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尚書工部侍郎皇祐三年拜參知政事初沆在府有張彥方者客越國夫人曹氏家受

富民金為偽告敕既敗繫獄沆抵彥方死辭不及曹氏曹氏張貴妃母也沆既用諫官御史爭論之仁宗不聽貴妃薨追冊皇后沆為監護使數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國陵使御史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等言宰相不當為贈后典葬不報既葬賜后閣中金器數百萬力辭而請其子瑾試學士院遂帖職時中書可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訟而法有不行沆進言三弊曰近臣保薦之弊噉旬親屬之弊叙勞干進之弊既施行衆頗不悅尋如舊沆言疾言事官遂舉行御史遷次格滿二歲者與知州范師道趙抃歲滿求補郡沆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時樞密使狄青亦因御史言罷知陳州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等復論之罷沆知應天府遷刑部尚書徙陳州卒沆長於吏事然任數善刺探權近過失陰持之以軒輕取事及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璠草贈詞詆沆其家不敢請謚帝為篆碑曰思賢之碑

賈昌朝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真宗初穀雨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賜對便殿除同

請傳

金止

子監說書孫奭判監獨稱其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
 隨常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再選
 殿中丞歷知宜興東明縣奭辭侍讀薦昌朝自代召
 試中書尋復國子監說書景祐中置崇政殿說書以
 授昌朝加直集賢院太平興國寺災其夕大雨震雷
 昌朝上言天示警告可勿繕治西域僧獻佛骨銅像
 又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中外悉行其言天章閣
 置侍讀亦首命之累遷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內銓兼
 侍講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縢啗契丹使
 宋相臣傳卷之七契丹使
 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
 之乃上言極諫又上備邊六事多施行之慶曆三
 年拜參知政事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明
 年春早昌朝引漢災異開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吳
 育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御史中丞
 高若訥言大臣廷爭不肅故雨不時若遂罷育而除
 昌朝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大明府尋以討貝州賊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三
 司使葉清臣移用河北庫錢昌朝格詔不與清臣論

陳乾

列不已遂出清臣河陽徙昌朝判鄭州過關入觀晉
 為祥源觀使拜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
 都省歲中求外復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
 太師無侍中判鄭州固辭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
 中謝自昌朝始也母喪服除判許州召對通英閣帝
 問乾卦昌朝開陳上九之所以曰悔用九之所以曰
 吉者手詔優答復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時河決
 商胡昌朝請復故道不從嘉祐初封許國公兼侍中
 尋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使三年文彥博請罷
 相諫官御史恐昌朝代之乃相與言昌朝建大第別
 宋相臣傳卷之七相臣傳
 勅客位以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遂以鎮
 安軍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侍中兼充景靈宮使
 出判許州移大名府兼安撫使英宗即位徙鳳翔節
 度使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後以左僕射觀
 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卒謚文元賜碑曰大儒元
 老之碑所著群經音辨通紀時令奏議文集百二十
 二卷昌朝右侍從多得名譽執政然不為正人所
 與唐詢奏傾吳育世以昌朝指然釋宦官矯制後
 驗問無事實云

梁適

對次 公字 諫按 智西 柳廣 諫稱 南共 朝

梁適字什賢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為開府工曹歷知梧州更舉進士知淮陽軍仁宗知其名召為審刑詳議官嘗與同院燕肅奏何次公案帝顧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進曰益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詢適家世益器之拜右正言累擢樞密副使儂智高入寇移嬭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賊平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遷參知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遂止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太瑋王守忠求為節度使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又以為不可將以適為園陵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寔與陳執中不合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為清議所許御史馬遵吳中復論其貪黷怙權罷知鄭州累遷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還知河陽領忠武昭德二鎮檢校太師復為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進太傅卒贈司空燕侍中謚懿肅孫子美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去子美先諸終成役書就遷提點刑獄累直龍圖閣河北都

市珠 其福

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捐緡餒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利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光顯以疾罷為開府儀同三司奉祠卒

論曰馮拯在真宗朝論事多迎合及章獻稱制盡言免丁謂於誅庶睹大體陳執中劉沆梁適並相仁宗豈無可稱顧或希肯固位或任數怙權無已鄙乎然執中清介可稱焉賈昌朝優經術世號碩儒石介作慶曆聖德詩列之衆賢時始參政耳其後乃有阿私之跡為正人所弗與人固未易識哉

宋相臣傳卷之八

魯宗道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第進士歷海鹽令縣有港導海水歲久湮塞宗道疏治之人號魯公浦累擢右正言嘗言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教化矣真宗納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請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連遷左諭德直龍圖閣仁宗在

宋相臣傳

卷之八

魯宗道

歷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宗道曰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太后輩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輩後乘輿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統禱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貴戚用事者皆憚目為魚頭

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

對賢使

臨問賜白金三千兩卒年六十四皇太后臨奠贈兵部尚書初議謚剛簡改肅簡論者謂剛得其實焉宗道不為小謹為論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粟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且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盃盤故託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云

薛奎

薛奎字宿藝

卷之八

薛奎

薛奎字宿藝降州人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遂至血偶泥永捕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縣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徒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魚蒲錢累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為政嚴敏孽斷無所貸使契丹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嚴色凡數十事仁宗初或議奎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

廟見

廟見

廟見

留學書院論不許召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逐舉

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為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

也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曰匪獨臣

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對帝然之太后謁太廟

欲被服天子衣冕奎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

崩帝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

也奎曰其在衣冕也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以后

服欵因請逐內侍羅崇勳等時二府大臣多罷去奎

得喘疾數辭位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

都省尋卒年六十八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性剛不

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需醉者奎諫

曰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

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嘉納奎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

錫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以從子為嗣

王曙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第進士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

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遷秘書省著作郎知定海縣

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絕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

夜告其軍將執立辨其偽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

張後王入為給事中仁宗為皇太子與李迪同選兼

廟見

廟見

廟見

賓客生貢舉失寔黜官後復為給事中兼群牧使其

妻冠準女也準再貶曙亦再貶鄧州團練副使累遷

給事中知洛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果

辨為作辨獄記以戒官吏徙河南府永興軍召為卿

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始王清昭應官災

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修復上言昔魯桓僖

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遼東高廟及高園便

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魏崇華殿災高

堂路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

復興今所建宮非應輕義災變之來若有藉者願除

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

衛罪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曙又請三品以上立家

廟復唐舊制遷工部侍郎叅知政事以疾請罷歷知

河南府召為樞密使同中書拜門下平章事逾月卒

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

深自抑損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初錢惟演留

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修等頗游宴曙後至嘗

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魏萊公晚年

之禍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

爾曙默然終不忍及為樞密首薦修等置之館閣有

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傳問三卷莊子旨
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集兩漢詔議四十卷子孟恭
益柔恭以蔭為衛尉丞性恬淡慕唐王龜之為人
數解官就養曙察知政事治第西京勸曙引年謝事
曙不果去終父喪遂以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間與
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也

蔡齊

蔡齊字子思萊州人舉進士第一儀觀俊偉真宗命
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歷祕
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初歷尚書禮部員外郎

宋相臣傳

五

蔡齊

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
獻太后將許之齊以為不可遂劾奏惟演以起居舍
人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
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勲主之命齊為記崇勲陰
使人誘齊曰當得蔡知政事矣齊久不上崇勲陰
罷為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
府召為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后崩遣詔以楊太
妃為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齊入白執政曰上春秋
富始親政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未幾
拜樞密副使蜀大姓王齊雄者太后姻家坐殺人除

齊

名未更赦復官齊奏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
之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為后齊極論之拜禮
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曾與齊善曾罷相齊亦以戶部
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
文忠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不伐丁謂秉政欲齊附
已終不往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十
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從子延慶

論曰宋真宗詎不謂知人耶魯宗道薛奎王曙蔡
齊皆簡拔置侍從仁宗踐阼相繼登政府屢獻
太后臨朝正色敢言耻效群臣希合為祿利計及
帝親政始終一條益剛介方嚴之性誠也嗚呼其
茲以為大臣歟

宋相臣傳卷之九

李迪

李迪字復古濮人深厚有器局嘗搆所為文苑閣
奇之曰公輔材也舉進士第一歷權知制誥真宗幸
毫為番守判官遂知亳州代歸會角廝羅叛帝憂開
中進迪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徙陝西
都轉運使入為翰林學士時頗歲蝗旱迪因召對
請發內藏以佐國用又言陛下東封時救所過海岱
木除道行宮裁令加坐墜而已及幸汾毫土木之役
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所以警陛下也他
日又召對帝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第怯耳
誰可代瑋者對曰瑋知角廝羅欲入寇且窺關中故
請益兵為備可分關右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
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冊書兵糧備調發猶置佩
囊中帝令自標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帝顧曰真可
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哺廝羅米犯邊秦州方出兵
復召迪問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數日奏至帝曰卿
何以知瑋必勝迪曰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勝帝自
是歛大用迪矣初帝將立章獻后迪屢諫謂起寒
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

丁未

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
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上大悟仁宗
為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
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傳加禮部侍
郎寇準罷帝欲相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
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為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
曰尚可辭謝耶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景靈宮使集賢院學士初真宗不豫寇準
議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為不便曰即
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和
力乎不已於是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
準既貶謂竄權擢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自此
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謂又欲引林特為
樞密副使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
命宰相丁謂周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
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
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俱罷左遷迪戶部侍郎
出知鄆州仁宗即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
附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迫之或曰迪若貶死
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

而已謂敗北壯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
 后番籙語地曰卿向不款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
 保養太子至此卿以為何如地對曰臣不知皇太后
 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
 部尚書 太后崩兩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學士坐范諷獄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改相州既而
 為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晉京師曰奏呂夷
 簡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地奏所部
 隣兗州欲行縣因祠獄為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
 臣曰大臣當為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母令
 宋相臣傳 卷之九
 往父之政戶部尚書知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元
 吳攻延州武事久弛地頑守遠詔不許然甚壯其意
 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逾年之本鎮請
 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後其子東之為侍御史知雜事
 奉地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卒年七
 十七贈司空侍中謚文忠帝命其碑曰遺直之碑又
 改所葬節候鄉曰遺直鄉從子茂大

王禹偁

王魯字孝先青州人布衣時以梅詩謁呂蒙正稱其
 為狀元宰相及見韓琦稱其德器謹厚由鄉貢試禮

諸葛

諸葛

諸葛

諸葛

部廷對皆第一劉子儀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看不
 盡曹曰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
 歷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真宗
 嘗以語曹曹曰願陛下推而弗居異日或有失診則
 免與議及帝既受命大建玉清昭應宮下莫敢言者
 曹陳五害以諫命判太理寺曹因請自辟僚屬著為
 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既退使內侍
 諭曰卿思卿善故不及朝服見卿其尊禮如此命知
 審刑院曹遺制無故失率生徒二年曹請須親被旨
 乃生既而有犯者曹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無復有
 違制者曹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
 亦無復有失者卒從曹議而權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為王欽若所排罷為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
 應天府民間訛言有妖若帽夜飛轉人會令夜開里
 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徙天雄軍後參知政事遷吏部
 侍郎兼太子賓客 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
 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憂曹密語
 后威嚴惟演謂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太子安所
 以安劉氏也惟演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
 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軍國大事丁謂

入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是亦國家否運
 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執
 之耶遂不敢去仁宗立遷尚書群臣議太后臨朝儀
 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主帝右垂簾奏事丁謂獨欲
 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
 令入內押排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
 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既而允恭生誅
 謂亦得罪自是皆如曾議 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
 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靈觀使王欽若
 卒曾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
 修國史王清昭應宮使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
 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嘗因帝問請抑奔
 競崇恬靜時曾利用惡曾班已上快快不悅及利用
 坐事太后大怒曾為之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彊橫今
 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析之今加以
 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乃釋 初太后受冊將
 御大安殿曾執以為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具張便
 殿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王
 清昭應宮災出知青州以彰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

車契丹使者往還欵車徒沐浴過其境無敢譁者人
 然其政為畫像生祠之政天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景祐元年為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曾進退
 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曰明楊士類宰相任也
 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恩欲歸已怨使誰
 歸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
 薦為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專決不能堪與夷
 簡交論帝前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射資政殿學士
 判鄆州 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竅左右驚告曾
 宋相臣傳 卷之九
 曰一月後當知之如期而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諡文
 正曾資質端厚肩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
 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僚友亦不敢狎戲自來甚
 儉雖貴顯如寒士云仁宗為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又
 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後配享仁宗
 廟庭曾無子養子曰緯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為後繹
 至尚書兵部郎中秘閣校理
 按王文正當國七年正色立朝四夷休寧務大体
 如丙吉清靜如曹參領衆職如魏相且進賢不植
 私愛士不為黨可謂以道事君者矣

張知白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人幼篤學登進士第累遷河陽節度判官咸平奏疏言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權右正言獻鳳宸歲出知劍州逾年召試中書加直史館面賜五品服開析司江南安撫還權管勾京東轉運使事周伯星見司天以瑞奏群伏閣稱賀知白以為人君當修德應天因陳治道之要帝謂宰相曰知白可謂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知鄧州權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尚書工部郎中使契丹知白以朝廷制官重內輕外為引唐李嶠議遷臺閣典藩郡乃自請補外不許遂命糾察在京刑獄固請知青州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拜給事察知政事知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時王欽若為相知白論議多相戾因稱疾辭位罷為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番守意其報怨既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復徙知白亳州遷兵部仁宗即位進尚書右丞為樞密副使以工部郎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知白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清約如寒士雖素羸夏畏

契丹

契丹

日寢疾在中書與歸第帝臨問已不能言俄卒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節知白九歲其父卒邢州殯於佛寺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頽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眾歎其誠孝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眾議備栗練師以備不虞知白謂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可自生累若終以為疑因今河決發兵防河為名可也未幾契丹果罷去無子以兄子子思為仕至尚書工部侍郎致仕

杜衍

杜衍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總髮苦志篤學登進士甲科初歷州郡咸有遺愛命提點河東刑獄遷至尚書祠部員外郎衍多平反知潞州王曙為判獄記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衍辨獄法當賞遷刑部歷知江陵諸路轉運使累遷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始衍為治謹肅不以威刑督吏賅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親政特召為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內銓改知審官院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徙梓州元昊反以太原要衝加龍圖閣直學士既而遷刑部侍郎

使知永興台選知開封府權近開衍名莫敢干
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時夏竦上攻守之策宰相欲
用出師衍曰使倖成功非萬全計事誠久之求罷不
許手詔赦免為河東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
內降恩幸竊格不行猶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歐陽
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于朕
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衍封還也 契丹與
元昊戰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敵以兵
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關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失出仲
淹手議帝前詔衍語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
為恨 契丹婚劉三殿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
詰契丹除事歐陽修亦請番三殿帝以問衍衍對曰
遣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殿為契丹近親而
通逃來歸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遂不納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學士兼樞密使衍好薦賢士而沮
僥倖小人多不悅御史中丞王拱辰諷僚屬劾奏其
矯誣辭欽又所知王益柔欲因以危衍衍罷丁度車
制指衍為朋比蓋范仲淹富弼與衍共攻二人為言
者所攻而行獨左右之也衍以尚書左丞知兗州年
南七十一上表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故相一上

幸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抑之
也 皇祐初特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詔都亭驛
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連進太子太師封祁國
公 衍家居聞國事可憂慨然若任其責者清介不
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纔數十楹居
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為帽皂綿袍革帶或勸
為居士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和善為詩正
書行草皆有法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戒
其子努力忠孝又謂平生履行不足名後世無得紀
述歛以一枕一席小墳塚家以莫遺疏曰無以久安
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
心語不及私
論曰真仁朝不乏賢相若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
風烈卓然且相類焉迪曾佐國家多故之秋正色
危言使宦官近習沮謀不敢肆章獻太后亦全令
名非古所謂社稷臣耶知白衍並清約勁正裁抑
僥倖而衍尤能斷大事於韓琦范仲淹論議不苟
同顧友柔朋比之譏何哉夫行高則毀衆識惑則
眷衰衍與迪曾皆弗免焉君之始終之遇誠不易
夫

宋相臣傳卷之十

晏殊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祖塋官江西居筠父延昌徙臨川七歲能屬文張知白薦之景德初以神童召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神氣不懾援筆立成真宗嘉賞賜同進士王旦曰晏殊屬文有貞元元和風格出身宰相冠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二日演試帝數稱善權秘書省正字秘閣讀書明年試中書遷秩東封恩遷為集賢校理喪父歸奪服起之從祀太清宮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母求終服不許歷遷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蒙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初立章獻太后權聽政丁謂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殊建言群臣奏事者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屢進侍郎拜樞密副使疏論張耆忤太后旨坐茂章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殊知宣州尋政應天歷拜叅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濠州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復為三司使陝西用兵殊請罷內臣監軍不以

晏殊

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募弓箭手教閱備戰圖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九他司領財利者還度支皆施行康定初自樞密使進中書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雅好獎掖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亦奮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而殊誌妃墓沒而不言又奏殊役官兵治獄舍以規利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所役兵乃輔臣例宣者非殊罪也歷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經建卒年六十五贈司空諡文忠公其子元獻其碑曰舊學之碑殊性剛簡清儉累典州吏民畏其稍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婿也殊為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為副使辭弼兼不允其信過如此博學洽聞文章麗應用不窮為世推重尤工詩晚歲益篤學致仕表有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類或不如人文集四百二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

龐籍

龐籍字醇之武城人也進士及第歷官殿中御史章獻遺詔以楊太妃為太后議軍國事籍請於仁宗下閣門取畫簾儀制畫燭之又奏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權進近列願株公論無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時之天子御史也為開封府判官奏尚美人遣內侍不當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於上為下詔戒飭籍又數劾范諷諷素惡李迪寢不報反坐言官禁事不實以祠部員外罷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知臨江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擢侍御史政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坐令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州轉運使受詔同按黃德和獄建言宿兵西鄙將士弗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生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勵戰功寇不逞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無郵延都總管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逾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降金明諸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使部將狄青等悉渡

此許也

所亡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許也乃叱兵青澗城後數月米大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為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於義無嫌淺之會敵新破湟原城皆方議修邊使者往還逾年又遣賀從勛來籍送闕下因陳便宜言羗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寔願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申論之朝廷采用其策元昊既臣連權籍至樞密使遷戶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蓋殊拜也儼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為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君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帝以為然既而韓書至帝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堂吏受賂韓絳論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仁宗不豫籍密疏請擇立宗室其言甚切坐州將武戡等為反人所敗洩為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月徙定州召還上

平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敏籍曉律令長吏事持決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剝磔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為相殷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

按元獻誘掖名士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進用韓琦富弼至臺閣皆一時之賢其休休之度可想焉麗籍料元昊來臣任於青澗金明之地破儂智高其功亦偉雖為相殷望損於治郡何可訾焉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軍推官歷

宋相臣傳 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按執送蜀賊李順

非是左右業已稱賀趣具徽簡以實奏判永興冠軍

點罪人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簡曰準治下急

是款中傷爾宜勿問益徙遠方從之歷知制誥進龍

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嚴辦有毅

帝識姓名於屏大用之 仁宗即位以給事中叅知

政事累進吏部侍郎同中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又加中書侍郎 帝所生母宸妃薨宮中未治喪夷

簡朝奏事因口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

係宮中事邪引帝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

大內

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歆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

希太后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

葬之 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

御拱辰門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故曰宮廷有變群

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為修穴內史太

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

尚書 太后崩帝始親政夷簡疏陳八事曰正朝綱

塞邪徑禁貨賄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

費四方奏獄帝問何以裁之夷簡贊從輕典帝與夷

簡謀以太后所任張耒夏竦皆罷之退告郭皇后后

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爾由是夷

簡亦罷為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陳

州未幾而夷簡復相郭后批尚美人頗誤傷帝頸帝

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加右僕

射封中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

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

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

幾以右僕射復入相慶曆初徙許國公 時方飭兵

備政暴橫密使契丹聚兵幽薊數言入寇議者請城

洛陽夷簡謂契丹侮之以示威景祐之役非衆與

謀大建名

簡賜夷

旋用士

濟河其心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渡河雖高城深池何恃邪乃建北京夷簡感風眩拜司空平章事軍國重事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疑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及授司徒監修國史同議軍國事固請老以太尉致仕卒年六十帝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公之書懷忠之碑賜之自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求關南地頗賴其計畫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職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給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許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孔道輔等諫廢后夷簡謂伏閣非太平事范仲淹辱言事獻百官圖夷簡指為狂肆富弼爭廢后夷簡不悅出之使契丹時論以此少之數為言者所訾帝春倚不棄然所存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為世名相配食仁宗廟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傳

按呂文靖秉政十餘年天下晏然調護之力為多然因私憾而廢郭后惡仲淹沮道輔屈王曾出富

弼雖曰功過相掩而厚葬宸妃之功不足以掩其華之議君子惜之

張士遜

張士遜字順之陰城人生百日始啼淳化中第進士調鄆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移檄治郵民遮馬自不得去因聽還政襄陽令為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治射洪禱雨白崖山陸史君廟尋大雨士遜立庭中湏臾乃去至是邵武禱歐陽太守廟離城踰舍士遜徹蓋雨霑足始返歷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為諸科巡捕官請避進士親嫌真宗記名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為令再遷侍御史江南河北轉運使振乏權贏公私利之仁宗初出閣帝謂宰臣宜以士遜為友改昇府諮議於是以前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為壽春友改昇府諮議參軍以右諫議大夫歷太子左右庶子進樞密直學士以樞密副使給事中領詹事天聖六年自尚書左丞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訥獄起宦者羅崇勲江德明方用事因譖曹利用帝疑以問執政眾顧望莫對士遜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一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仁宗以

人放書

所政

不行

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儀
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 明道初復入相進至兵
部尚書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群臣上
章謫謫而退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
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勸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
南府 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鄆
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
閑燕閒亦省浮費近復有獻嬰女者朕卻弟受士遜
曰此盛德事也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對曰有之第
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
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
府豈養病地耶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乃拜大傳
封鄆國公致仕間遣中使勞問嘗請買城南官園帝
以賜之宰相得榭自士遜始年八十六卒贈太師中
書令諡文懿御篆其碑曰舊德之碑 士遜生七日
喪母鞠於姑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為行服徒跣扶柩
以葬追封南陽縣大君初陳亮佐罷參政怨家告變
又有奏諫官陰附崇寧者士遜力言不可開森偽構
陷之門帝特抵告者罪諫官事亦不下然嘗利用藉
寵肆威士遜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又嘗納女

口宮中為御史楊偕所劾子友直用蔭至工部郎中
知越州友正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三十年不輟神
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

論曰呂夷簡在下僚王旦與諸父蒙正皆目為遠
大器觀其按偽捷護大臣奏黜農美誠為知體既
握鈞衡深謀遠慮聿新文教以飾慶曆之治非獨
制禦夷而已張士遜在乾興有輔翼之忠明道嘗
元亦號職相然夷簡晚年溺於權利頗務收恩避
怨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違士遜以計傾孔道輔
以罕異處曾利用其心術聚與李迪王曾異矣

宋相臣傳卷之十一

韓琦

韓琦字稚圭國華子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滿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滯筦庫處之自若後歷右司諫連蹕宰執玉隨陳亮佐韓億石中立罕建明仁宗從之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前後七十餘疏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王曾為相謂之曰知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權知制誥值益利饑為體量使撫使活民百九十萬元昊反為陝西安撫使遣密直學士副夏竦為經畧安撫招討使詔遣督出塞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乃詔廊延湮原同出征既還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趣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即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於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自劾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

路置帥琦兼秦鳳經畧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

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許拜琦受之辭未幾還舊職為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屯湮州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稱為韓范元昊既臣召為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為援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八事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教者之舉諫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仁宗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群盜歸陳西北四策謂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云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勳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為己任群小不便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為辦析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安州兼安撫使進至資政殿大學士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犯平貝州功需費資出怨語至欲誅城下琦以為不治且亂用軍制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

其家籍其孤娶繼廩之又做古三陣法日月訓
齊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又振活饑民數百萬重
書褒激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 承受廖浩然怙
中貴勢貪恣既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為益不法琦奏
還之帝命鞭諸本省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內
徙空塞下不耕琦以為此皆良田不可棄以資敵遂
請距北界十里為禁地其南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萬
頃久之求知相州 嘉祐元年連拜樞密使三年拜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遷昭文館
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王久疾不
御殿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為言積五六歲依違未
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自昔禍亂之起
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早為宗廟社稷計
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
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
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遂與仁宗於中書批出立英
王為皇子 英宗嗣位加琦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
或語及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皇太后
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得疾太后垂簾聽政
帝疾舉措或改常度遇疾 乃其為說間而

遂成隙琦即日出空頭敕一道坐政事堂召內侍
任守忠責以罪即日押行安置鄆州中外快之他日
又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泣語之故琦曰此病固
留子疾母可不容之手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
後數日琦獨見上稱舜之孝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
乘輿因禱雨且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
左僕射封魏國公 帝寢疾琦入問起居因請早建
儲以安社稷神宗三拜司空兼侍中琦執政三世或
病其事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為跋
扈琦請去帝為黜陶數月請益堅除鎮安武勝軍節
度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賜興道坊宅一區琦辭兩鎮
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絳州西邊傲擾改判永興軍
經畧陝西琦初言絳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
琦復言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所以卒
存之 熙寧初復請相州以賜河北地震河決徙判
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
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示宰臣曰不可害民如此
於是安石勃然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
例司合其屬疏駁刊石頒於天下琦辯論愈切竟不
克從於是請解回紿安撫使止一路安石欲沮琦

即從之 六年還判相州府事時契丹來求代北地
帝手詔訪琦琦奏言保甲戰車置將等事以致契丹
之疑而散青苗更先役置市易務以聚財歛怨非禦
戎之策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
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壞
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曰而罷去益養民
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
備日充若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累朝
之宿憤雪矣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
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 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
未拜命忽大星隕治所次日卒年六十八帝發哀死
中哭之慟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
謚忠獻配享英宗廟庭贈不燕他官蓋貴之也琦早
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
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
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當是時朝廷多
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
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虞所琦歎曰人臣盡
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
遂輟不為之計親都久遠使無後患必書名曰以韓

公在此故也忠孝之遠遼主問知其親類父命工圖
之其見重於外國如此折節下士無賤貴禮之如一
尤以獎援人材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
用之故得人為多王安石有盛名琦獨不然之及守
相陞靜神宗謀相安石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
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下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為
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闕訟傳相勸止曰勿撓
吾侍中也與富弼並稱賢相謂富弼云徽宗追贈魏
郡王子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
純彥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
士嘉彥尚神宗女終瀛海軍承宣使忠彥及曾孫貴
胃有傳孫浩在忠義傳接涑水公開曰諫議大夫貴
第性亮直善西語人親公善顧諟之魏公執政監司
有非其人者公獨進曰公居陶鑄之地宜以遠人為
心造化以純麗富人故置於於泰澤置於於山林公
今何乃置之通衡
王洙曰魏公之在宋人曰重厚如勃勃處諸呂之
變魏公處哲宗之變皆能以忠智濟之古稱社稷
臣庶幾哉絳侯之時有賈生魏公之末有安石其
為少年新進一也魏公言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
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真知安石者矣使神宗而
漢文雖賈生不足以動况安石哉

論曰韓琦輔政於嘉祐治平間內外輯寧黎庶樂且再定大策調而宮誠可謂社稷臣考其平生朴忠不避難險自為學士帥邊仁宗已屬意柄用遣使諭之曰卿無人援薦朕自知之是何其知人也神宗之智不逮而琦弗得行其志於熙寧惜哉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更適朱氏從其姓名淹既長知家世感泣辭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登進士第為廣德軍司理察軍迎母歸養政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監就遷大理寺丞繼監楚州糧科院以母喪去知應天府晏殊召賓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遊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九萬餘言後以殊薦為秘閣校理每感激論事有不顧身由是士大夫多矯厲尚風節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仲淹言天子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為後世法且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上言建太乙宮及洪福院非所以警天戒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仁宗以為忠太后崩召為右諫言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

帝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故以全后統帝為詔中外毋輒論及初太后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祭決軍國事仲淹言太后母號自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事遂止諸路蝗旱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條上救赦八事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明日將晉百官揖宰相廷爭俄詔出知睦州徙蘇州州苦大水仲淹疏五河導大湖泄之海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以進曰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以為宜修洛陽帝問夷簡對曰此迂濶之論也仲淹乃為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貶知饒州殿侍御史韓渚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朝堂秘書丞余靖上言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脩以諫官高若

訥坐視不言移書責之三人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
自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論薦仲淹不已仁宗再下
詔戒飭歷徙越州元昊反召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
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
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
淹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卿論蓋國家事於夷簡
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
兼知延州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
通斥候於是羗漢民相踵歸業既而元昊歸陷將高
延德因與仲淹約為書戒諭之屬任福敗好水川元
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為不當輒通書
又不當輒焚其書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秩知耀
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為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
討使諸羗陰助元昊為寇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
詔書犒賞諸羗閱其人馬為立條約皆受命自是始
為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
守邊數年羗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與王
興朱觀為伍第恐為賊輕辭不拜城大順築細腰胡
盧諸砦羗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仲淹率衆
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帝聞大喜曰吾

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已
命文彥博經畧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
王懷德諭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恐臣不足當此路
帝乃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
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彥博仲泰騰
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明號令撫士卒諸羗來者
推心接之故賊亦不敢輒犯境慶曆三年元昊請
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崇知政事仲淹固辭願與韓琦
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崇知政事帝銳
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再賜仲淹手詔又開天章閣召
二府條對仲淹惶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廢
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
司非遷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
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
以下若監司遷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
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
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關者以名聞
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
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
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

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為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卜諸路豐凶農田利害堤堰深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汙田浙西之河塘墾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強壯為衛士以助正岳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責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勅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戶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戶少者為鎮併使州西院為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民無重困之憂矣天子方信嚮仲淹悉未用之獨兵法衆以為不可而止又建言倣周漢以來之制分委輔臣兼判三司司農等

事臣請自領兵誠章得象寺皆曰不可久之乃命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值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警自與樞密使富弼請行邊乃以為河東陝西宣撫使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為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在中書所施為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建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晉仲淹亦願晉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病甚請頴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遣使賜藥既卒嗟悼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雅以天下為己任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性內剛外和隆於孝義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庄以贍族人學嚴明而養民之政尚忠厚邠慶民與屬羗皆立生祠遠近聞其死莫不歎息羗

音教百哭之如父齊三日而六曰子純祐純仁純禮
純粹仲淹嘗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
略云視諸家不才監司仲淹純仁下事取諸
為司一侯諸公才監司仲淹純仁下事取諸
子問司由來多不才今為之一家哭如三貴不舉曰
子口已付之矣

論曰自古賢豪出應世務其規畫皆預定於平居
仲淹自為諸生毅然有任天下之志及為參政更
張庶事與曩時在制上宰相書無異惜沮於讒倖
不獲所欲為也考仲淹之學好明經術當時諸儒
鮮有崇信子思之中庸者而仲淹舉以勸張載其
倡道淑人不在濂洛後矣彼謂韓范皆天資不由
講學何哉

按王洙曰文正公本朝人物第一又曰百代殊絕
人物又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數百年上下
依稀手應碩立儒之風夫有宋稱相業者多矣何
令人感激企慕如此哉蓋公主之以先憂后樂行
之以正大光明決之以出處去就不以私繫不以
已撓不以物忤不以黨錮不以失患如斯而已矣
是故太后一也生則曰慈死則曰孝曰夷簡一也

遇則抗疏德則奏記天子用則輔相立朝不用則
避行遷其洒洒落落胎次如青天白日即今猶
可想見豈有一毫芥蒂固執之私哉或曰文正公
更張太驟規模宋閣入相二年竟以讒去嗚呼是
不知道者也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宋
之再相久相三入相者多矣視文正公人品奚啻
什伯千萬而已哉故特表之以為萬世相者法

宋相臣傳

卷之十

十四

宋相臣傳卷之十二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曰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僉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貶弼論救不聽歷開封府推官知諫院時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曰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偽增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弼臣傳卷之十二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徽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徽呂夷簡不悅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徽大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難測其敢行夷簡因是薦弼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弼折辨及至契丹面論則曰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則北兵無得脫者契丹願得地則曰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及欲結婚則曰婚姻易生嫌隙竟與歲幣後復與爭款納二字不為少屈契丹主甚敬憚之自是通好如故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三年拜樞密副使辭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月

富弼

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諸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論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仗遠故弼乃受帝銳意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陳所欲言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安遠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監司不才者使澄汰弼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使卒臣之卷之十二憾石介誠已而無弼會介以書遺弼責以伊周之事因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遂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燕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流民就食弼曲撫之立法簡便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帝遣使勞拜禮部侍郎弼辭不受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齊州弼所部恐害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衛令至青弼度其可用密行以事使馳至齊從吏卒取之無得脫者即自劾稱擅罪帝益嘉之復以為權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縣河文獻學士

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
士大夫相慶帝微服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
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 嘉祐三
年進招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為相守典故行故
事而傳以公議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以
母憂去任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辭既除喪英宗立召
為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
中書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 熙寧元年
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
命母拜生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因對
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則姦人得以傳會又問處
事對曰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嘿然欲以集禧觀使
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者弼聞而嘆曰
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書論之又言陛下刻
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
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時王安石用
事弼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公稱疾求退章數十上
帝將許之曰卿即去誰可代弼者薦文彥博神宗

嘿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嘿然拜武寧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坐格青苗以僕
射判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
養疾帝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
雖家居朝廷有人利害知無不言復以開言路改新
法為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卒年八十手封遺
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大畧欲休兵息民罷陝西保甲
帝覽奏震悼內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文忠弼名聞
夷狄遼使每來必問其出處安否性至孝恭儉好
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
必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
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逮其得志遂肆毒
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
哲宗篆其碑曰願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章
惇執政罷配享至靖康初復焉子紹庭字德先性嗜
重能守家法歷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錢曰熙寧變
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為此官徽宗
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
直柔

文彥博

又彥博字寬夫汾州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及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西方用兵備校有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以直史館為河東轉運副使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未幾召拜樞密副使舉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為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環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養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為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為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為慶語見弼傳明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

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門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熱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到劉沆富弼謀啟醢大慶殿因留宿殿廡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門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類彥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遽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為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諸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英宗即位自喪起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制許之初仁宗不豫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爭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彥博既復開

入觀英宗曰卿於朕有恩彥博避不敢當帝曰暫
 頌西行即召還矣彥博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
 為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中慶州兵亂彥
 博言於神宗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
 靜重為先陛下屬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
 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
 石知為已發奮然排之曰萬事舉勝乃西晉之風何
 益於治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為安石所惡
 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尋加
 司徒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府遷入朝神宗
 問及至和中定策事對曰先帝天命而在神器有歸
 實仁宗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加兩鎮
 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西園中謁者遺詩
 祖道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
 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命平章軍國重
 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居五年復致
 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
 毀先烈降太子太保卒年九十二崇寧初黨籍後特
 命出籍追復太師諡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
 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邪律永昌劉霄來

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觀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
 容曰此洛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
 容未聞其語其絳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
 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
 也既歸洛西羗首領有名馬請於遼吏願以餽彥博
 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
 以道自重彥博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
 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故事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
 者莫不慕之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與邢恕相
 善歷權工部侍郎罷為集賢殿修撰提舉明道宮蔡
 渭邢恕皆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連請詔獄及
 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奪職未久而復
 論曰富弼之生也異哉景德元年其母潘驚旌旗
 鶴鴈降於庭云有天赦是年寇準畫澶淵之策契
 丹請盟弼異日使虜之功與準並寧非天欲赦民
 俾數十年免於兵戈之禍歟文彥博手采疑峻名
 聞四夷語曰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元夫鉅人之為
 國重固如此矣夫西人者皆忠亮果斷有古大臣
 之風至和並相允懌與情後之議者乃謂弼懷顧
 慮少達明彥博膽大不能畏謹知仁宗所料是豈

足繫其平生耶

按宋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司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凡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自太傅遷太師蓋太師者異數也宋自趙普淪金匱之盟後此大臣多自要其定策之功文潞獨讓美韓琦深厚不伐當時比之丙吉宜矣終宋世任太師者前此則趙普文潞公後此則蔡京王黼南渡後則韓侂冑賈似道求其德足以稱其位豈足以當其寵者其潞公一人乎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撫之學未嘗至以藏書地學書幼敏悟過人及冠巍然有聲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洪泥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慕唐韓愈所為文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從尹洙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故范仲淹若訥上其書貶夷陵

慶曆三年由集賢校理知諫院初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與修同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又論燕度勤勝宗諒事教吏司引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竊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搖將士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末同修起若注不待試即除知制誥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奇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教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乳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口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問其有可罷之非自古小人讒害忠賢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誣以顛權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散國之福也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復學士留守南京母憂復除

石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
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為修奏乞澄汰內侍為姦利
者其群皆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
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聞其名加尊禮為
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
學體修痛排抑之既畢事向之舊簿者伺修出聚謀
於馬首街選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如龍圖
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
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
即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至和
二年修六塔河修上疏論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
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况大
臣聞李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
不信為奇策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
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
患二而連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
後乞聖慈速罷六塔之役令恩冀官吏相度隄防併
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不然功必不成
後悔無及帝不聽後竟無成功六塔河決仲昌流貶
執中被論猶遷延固位修上疏請罷之論日曆疏論

除三司使樞密使伏青有威名帝不豫說言籍
籍修請出之以保其終皆從之帝在位久而儲嗣未
立修嘗因水災上疏曰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
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
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
而久不定乎既由樞密副使拜察知政事修以兵民
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
之不復求諸有司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諸
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搆修
成嫌隙太后泣語琦琦以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修
進曰昔溫成之罷太后震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及不
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
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后
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
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
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
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修
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
而不殺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殺也若本
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也遂封大國

不與
學
多
第
修
父

又禮無加魯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於是
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
說合修修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
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於修造惟薄不根之謗在
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
上章劾修神宗初即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
思恭為辨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求之奇問所
從來薛窮皆坐熙修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大學士
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
南院使判太原府薛不拜徙蔡州修以風節自持既
來相臣傳
教被汗鐵連乞謝事帝批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論
青苗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
師致仕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始
在滁州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
雖機穽在前而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
自若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史事謂
文章止於運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寬簡不擾
所至民便之嘗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政事弛廢
而民受其焚辱寬不為苛意簡不為繁碎可毋嘗謂
曰汝父為吏常夜獨治獄求其生不得則廢書而

其
上

嘆修聞而服之終身其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
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超然獨覺衆莫
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
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及子軾轍布衣屏
侯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
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搜輯周漢以
降金石遺文研精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
集古錄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輓遺音蘇
軾叙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
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子發字伯和少好
學師事胡瑗得古樂鐘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獨探
古始立論議以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
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
皆晉茂先之流也中子棐字叔弼亦博學能文用蔭
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
仕親終始為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
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學求居襄規占公私田園
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僞官邸廢趾為天荒請之
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旋罷去元符末
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未幾

黨籍廢

論曰歐陽修著論升羸秦曹魏朱梁於正統豈得
春醴之旨童子問年繫詞易道殆未深究也其主
議漢王典禮尤為當時所非而修自謂援據禮經
俟百世而不惑晚年作五代史於晉出帝父敬儒
周世宗父柴中禮皆有論說發明父子之倫甚顯
無乃護其前議耶

按宋興百餘年而文章體裁駢儷聲偶猶有主季
餘習公苦志探賸上追唐漢知貢舉崇雅黜浮士
習丕變蘇子推其有衛道之功世以為知言及知

宋神宗時

卷之十三

十一

諫院舉政府輒攀官邪劇王躬其足以扶國是而
動主聽且慶曆生苑仲淹黨無寧知青州止青苗
為安石所詆何其光明俊偉也故文章政事氣節
當時未之或先並彌韓范富歐實無愧云子繁子
榮皆博學好古無異蘇過蘇過殆西文忠公正之
報典